回溪先生史韻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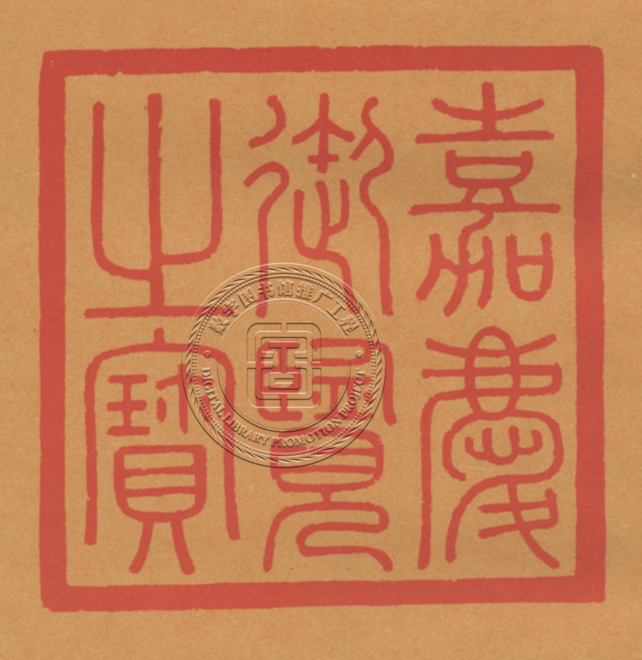
宛委別藏

江蘇古籍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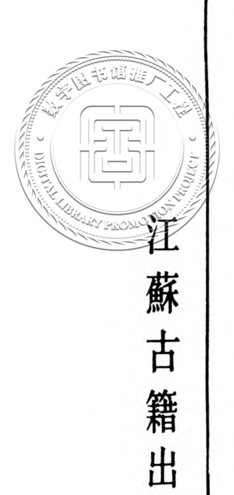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嘉慶御覽之寶



回溪先生史韻　三



江蘇古籍出版社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回溪先生史韻去聲卷第三十五

回溪錢諷正初編集

二十五願與恩恨通

〔願〕當世無所願 魏管輅曰|||||欲得與梓慎裨竈晋卜偃宋子韋楚甘公魏石申共登靈臺披神圖步三光明災異決狐疑無所復恨

敢衣儕服是臣所願 後魏樂良王忠見衣字

異聞異見心之願 後魏李炎之恒閉門讀書不交人事謂人曰吾所以好讀書者不求身後之名但|||||也此乃天性非爲力强

有富貴之願 宋王華|||||||||

〔愿〕欲相崔琳盧從愿 唐崔琳傳見甌字

霸上見閨人濮陽愿 唐陽敬之見癖字

〔券〕事成操石券 史記虞卿傳公孫龍說平原君曰虞卿操其兩權||||以責不成

以虛名德君

燒債券 史記孟嘗君使馮驩收債於薛驩至召取錢者殺牛置酒與期肯者取而燒之曰有君如此豈可負哉孟嘗君聞而怒召驩云云驩曰有餘者與期不足者終無以償焚無用之券捐不可得之虛計令薛民親君有何疑焉孟嘗君拊手而謝之

與蠻人盟破銅券 晉應詹見扝字

焚子綽一厨責券 宋顧覬之子綽私財甚豐鄉里士庶多負責覬之禁不能止後誘出文券一大厨悉令焚之宣語遠近皆不復還綽懊歎彌日

道研焚債券 北齊蘇瓊見間字

閱張陟家簿獲盧大夫逋券 唐裴度爲相大貫張陟負五坊錢亡命坊使楊朝汶收其家簿閱貲錢獲盧大夫逋券捕盧坦家客責償錢久乃悟盧羣券坦子上訴朝汶言錢入禁中何可得度極言中人恣橫憲宗讓朝汶曰以爾使我羞見宰相命殺之

抵鐵券 唐李懷光陰連朱泚德宗詔加太尉賜鐵券懷光赫然怒曰凡疑人臣反則賜券今授懷光是使反也抵于地

不悅李崧獻宅券 五代漢蘇逢吉爲宰相會詐喜殺戮晉相李崧從契丹以北高祖以崧第賜逢吉崧別有田宅在西京逢吉皆取之崧自北還因以宅券獻逢吉逢吉不悅崧子弟數有怨言

逢吉使人告崧下獄崧自誣伏與家僮二十人謀爲亂獄上逢吉改二十人爲五十人遂族崧家周兵起逢吉見崧在側與隱帝走趙村自殺周太祖梟其首適當崧被刑之所

五代張氏取鐵券 朱友謙梁太祖養以爲子封冀王鎭河中後降晉莊宗賜梁友謙來朝拜尚書令賜鐵券恕死罪後爲伶官所譖被殺莊宗遣夏魯奇族其家妻張氏率宗族二百餘口見魯奇曰願無濫及平人乃別其婢僕百人以其族百口就刑｜｜｜｜｜示魯奇曰此皇帝所賜也不知爲何語魯奇亦慙

焚常思所進絲券 五代常思周太祖少孤無依食于思家以思爲叔太祖已即位每呼思爲常叔自歸德節度來朝因啓曰宋民負臣絲息十萬兩願以券上進太祖頷之即焚其券詔宋州悉蠲除之

〔勸〕此酒不可相勸 宋王景文爲江州刺史明帝爲身後計疑景文難信送藥賜死景文是夜政與客棊扣函看復還封置局下神色怡然方與客思行爭劫竟斂子內奩曰奉勅見賜以死｜｜｜｜｜｜遂飲之

宰相無狀使天下至此不失爲尚書後何勸 唐韋倫爲太常卿從德宗狩奉天盧杞敗闕播罷爲刑部尚書倫在朝堂泣曰｜｜｜｜｜｜

文類 卷三十五

｜｜｜｜｜｜｜｜｜
｜｜聞者憚其公

【怨】有高世之功者負遺俗之累有獨智之慮者任驁民之怨 史記趙武靈欲胡服曰｜｜｜｜｜｜｜｜｜ 冨民之怨 漢劉德爲宗正封陽城侯寬厚好施家貲百萬則以振昆弟賓客食飲曰｜｜｜｜也 冨口讓多怨 漢朝錯見危字 人主有深怨私怨 漢鄒陽傳見節字 冨者衆之怨 漢疏廣見過字 戚而不見殊孰能無怨 漢杜鄴與王音書曰人情恩深者其養謹愛至者其求詳｜｜｜｜｜｜｜｜｜｜｜｜ 豈可北詣單於以告怨 後漢虞詡字升卿爲尚書僕射先是寧陽主簿詣闕上書訴縣令之枉六七歲不省主簿上書曰臣爲陛下子陛下爲臣父臣章百上終不見省｜｜｜｜｜｜｜｜｜乎順帝大怒尚書劾以大逆詡駮之曰主簿所訴百上不達是有司之過愚戆之人不是誅帝納其言笞之而已詡謂諸尚書曰小人有怨不遠千里斷髮刻肌詣闕告訴而不爲理豈臣下之義 車過君與濁長吏何親而與怨人何仇乎聞者慙

三步腹痛勿怨 後漢橋元睢陽人位至太尉初曹操微時候元元見而異焉謂曰今天下將亂安生民者其在君乎操感其知己及後經過元墓輒致祭奠自爲文曰故太尉橋公懿德高範汎愛博容國念明訓士思令謨操以幼年逺升堂室特以頑冐見納君子增榮益觀皆由奬最上死知己懷此無忘又承從容約誓之言徂沒之後路有經由不以斗酒隻雞過相沃酹｜｜｜｜｜｜｜雖臨時戲笑之言非至親之篤好胡肯爲此辭哉 魏志勿怨作勿怪

鄭默猶有嫌怨 晉鄭默爲光祿勳卒衛瓘奏宜贈三事而后父楊駿以默辭婚恨之駿議不同遂不施行默寛冲博愛不以才地自矜於事上以禮御下以和雖僮豎厮養不加聲色而猶有嫌怨故君子以爲處世之難

平昌公與吾罪吾何怨 隋元巖封平昌郡公蜀王秀鎮益州巖爲長史其得罪者相謂曰｜｜｜｜｜｜｜｜｜馬

付之兵不疑退處散地不怨 唐李聽文宗嘗歎曰｜｜｜｜｜｜｜｜｜｜｜｜唯聽爲可

堰

僞捕魚立隅 後漢董卓見魚 字隅讀作堰

造沉萊堰 晉傅祇爲滎陽太守

自魏黃初後河濟汎溢鄧艾著濟河論開石門通之至是復浸壞祇乃｜｜｜至今豫兗無水患百姓立碑頌焉

浮山堰 梁康絢傳武帝用魏降人王足計堰淮水灌壽陽足引北方謡曰荊山爲上格浮山爲下格潼池爲激溝併灌鉅野澤帝以絢都督二十萬人起｜｜｜將合復決或謂江淮多蛟乘風雨壞岸其性惡鐵乃引東西冶鐵器數千萬斤投之伐樹爲幹塡以巨石加土其上堰成長九里魏人患之其秋淮暴長堰壞殺數萬人其聲如雷聞三百里水中怪物殊類詭狀隨流而下不可勝名初鎮星守天江而堰成

平津堰 唐李吉甫罷相爲淮南節度以退旨而決 漕渠庳下不能居水乃築堤閼以防不足洩有餘名曰｜｜｜

〔獻〕

鬻魚蝦鮮尋當有所上獻 晉虞嘯父見致字

以太上弄晷獻 北齊武成胡后見璧字

以皇后爲亞獻 唐高宗乾封元年封太山禪社首｜｜｜｜｜唐中宗景龍三年有事南郊｜｜｜｜｜

表疏凡四十五獻 唐李渤字濬之爲石補闕以直忤憲宗下遷丹王府屬分司東都渤雖處外志存朝廷｜｜｜｜｜｜擢庫部員外郎

〔憲〕手握王爵口含天憲 後漢朱穆爲冀州刺史宦者趙忠喪父歸葬安平潛爲璵璠玉匣偶人穆聞之下郡案驗吏畏其嚴遂發墓剖棺陳尸出之桓帝大怒徵穆下廷尉輸作左校太學生劉陶數千人上書訟穆志清姦惡由是內官恚疾當今中官近習竊持國柄｜｜｜｜｜｜｜｜穆獨抗然不顧身害徒感王綱之不攝懼天綱之久失云云帝覽奏赦之

平頭憲 齊王晏傳見行字

〔建〕不忍刑檀建 後漢鍾離意爲瑕邱令吏檀建盜竊縣內意屏人問狀建叩頭服罪不忍加刑遣令長休建父爲建設酒曰吾聞無道之君以刃殘人有道之君以義行誅子罪命也令建飲藥而死

蠢動皆神之爲癡聖惟賢所建 晉庾敳著意賦曰｜｜｜｜｜｜｜｜｜｜｜｜｜

〔健〕著妻兒袴去時以爲通健 魏賈逵見袴字

闘兒作此爲健 晉闘纘字續伯爲河間王西戎司馬愍懷之廢纘輿棺詣闕上書理冤賈謐曰｜｜｜｜｜｜然觀其意欲與司馬家同

奇健 晉諸葛長民常夜見一物甚黑而毛脚不分明｜｜與之相打

三老何

以健 晉劉曜載記見觴字 盧健健 晉志義熙初小兒相逢於道輙舉兩手曰健健次曰鬬

歎鬬歎末曰翁年老翁年老其後盧循內逼舟艦蓋川健健之謂也既至查浦與官軍屢尅期鬬鬬歎之

應也翁年老羣公期顧之慶也 何物女子乃如此健 唐李君羨見子字

〔飯〕自持比客飯 史記孟嘗君見光字 廉將軍雖老尚善飯 史記廉頗

爲趙將後奔魏而趙數困於秦兵思復得頗使使者視頗尚可用否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使

者見頗頗爲之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可用使還報趙王曰||||||||然與臣坐頃

之三遺矢矣王以爲老遂不用楚聞頗在魏陰使迎之頗一爲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卒于壽春 身

食一肉脫粟飯 漢公孫宏見閤字 無蔞亭豆粥滹沲河麥飯

後漢馮異見恩字 令見清平吏不敢飯 後漢賈琮舊交阯多珍產前後刺史率無

責行故吏民怨叛靈帝時交阯屯兵反執刺史及合浦太守三府舉琮爲刺史琮到官移書使各安業謌

復徭役誅斬渠帥選良吏守諸縣百姓以安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

閒鄉

爲吏䓹婦公不過從兄飯後漢第五倫見公字設祭雞酒斗米

飯後漢徐穉見維字殺雞供母自以草蔬與客同飯後漢茅容字季

偉陳留人年四十餘耕於野與輩行避雨樹下衆皆

箕踞相對容獨坐愈恭郭林宗見而異之遂與言因

請寓宿旦日容｜｜爲饌林宗謂爲已設既而以｜其｜｜｜｜｜｜｜｜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

因勸令學卒以成德爲河南尹茹菜食乾飯後漢羊陟見菜字推去葱

菜麥飯後漢井丹見春字不能效君昔在會稽折秔米飯魏王

朗字景興太祖嘗㗎朗曰｜｜｜｜｜｜｜｜｜｜｜｜也朗歎曰宜適難值朗昔者未可折而折如明

公令日可折而不折也飽焦征羌小盤飯吳步騭見羌字幸其舍求視

蔬飯吳是儀爲尚書僕射食不重膳孫權｜｜｜｜｜｜親嘗之歎息勞薪炊飯晉荀

勗見鐸字兩頰着飯晉郗鑒見頰字對食談論奮擲麈尾毛悉落

飯晉孫盛見尾字拾噉落席飯晉殷仲堪見盌字歲饑門生莫敢爲

設飯晉庾袞見食字令年食麥𪌭昔年食白飯晉志見唉字姊爲

設菜羹麗飯宋朱脩之薄於恩情姊在鄉里饑寒不立修之爲荊州刺史未嘗供贍往姊家

｜｜｜｜｜｜｜激之脩之曰此貧家好食進之致飽林中見青衣小兒與飯

宋王仲德見狼字母好食鐺底飯宋陳遺少爲縣吏｜｜｜｜｜｜遺在役恒帶一囊

每煮食輒錄其焦貽母人餉新米出示麥飯齊劉懷慰見此字作縣唯

日食一升飯齊傅琰見聖字蜀人牀無百錢布被甑無數升

麥飯梁羅研見口字與范雲食蒸鮑魚赤倉米飯梁孔休源見魚字

作菱米飯梁魚宏爲湘東王司馬西上道中之食緣路採菱｜｜｜｜給所部宏度之所後人

覔一菱不得又捕獼猴作脯以供酒食此二人唯堪噉飯隋賀若弼以功在朝臣之

右每以宰相自許既而楊素爲右僕射弼仍爲將軍甚不平形於言色文帝下弼獄謂曰我以楊素高熲

爲宰相汝每昌言｜｜｜｜｜｜耳是何意也弼曰熲臣之故人素臣之舅子竝知其爲人誠有此謂

公卿奏弼怨望當誅上惜其功特令除名義餘復爵位擊鼓會飯唐裴寬見對字郭子

儀敕士蔬飯唐蔣沈見清字

〔萬〕陳皇后求子與醫錢凡九千萬史記衛皇后世家｜｜｜｜｜｜｜｜｜｜｜

｜然竟無子紿日賀錢萬漢高祖見事字陛下不過能將十萬漢韓

信見伍字須兵滿萬漢趙充國見見字以敢死三千破尋邑百萬

後漢光武見勇字受馬援馬送錢五萬後漢杜林見我字悔不小靳

可至千萬後漢崔烈有重名於北州歷郡守九卿靈帝開鴻都門榜賣官爵公卿州郡下至黃

綬各有差或因常侍阿保別自通達烈因傅母入錢五百萬得爲司徒及拜日天子臨軒百僚畢會帝謂

親倖曰｜｜｜｜｜｜｜｜程夫人於傍應曰崔公冀州名士豈肯買官賴我得是反不知姝邪烈於是

聲譽衰減久之不自安問其子鈞曰吾居三公於議者云何鈞曰大人少有英稱歷位卿守論者不謂常

爲三公今登其位天下失望烈曰何爲然也鈞曰論者嫌其銅臭烈怒舉杖擊之鈞時爲虎賁中郎將服

武弁戴鶡尾狼狽而走烈罵曰死卒父撾而走孝乎鈞曰舜之事父小杖則受大杖則走非不孝也烈慙而止

以司馬真有清名減責三百萬後漢宦者張讓傳見錢字

陰就劫致井丹詭說五王求錢千萬後漢井丹見春字

一日之供以錢二萬晉何劭見處字

以計代戰一當萬晉杜預見江字

歳取梁趙祖錢百萬晉裴楷見宅字

君前作書勝衆十萬晉荀勗見衆字

五代羅紹威類

一日散錢數千萬晉郗超見取字

友人有蒲葵扇五萬晉謝安見扇字

以精銳八千破苻堅百萬晉謝元見至字

父導夢人買悅以錢百萬尋掘地得錢百萬晉王悅見悅字

劉毅家無擔石之儲樗蒱一擲百萬宋武帝舉義桓元懼曰劉裕足為一世之雄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何無忌劉牢之外甥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無成

因潘妃求錢三十萬宋文袁后家貧薄每就帝求錢帛上性儉所得不過五三萬五三十足後潘妃

有寵所求無不得后求信乃｜｜｜｜｜｜
｜｜與家以觀上意便得后恚根成疾而死｜廣州刺
史經城門一過便得三千萬宋王琨爲廣州刺史南
土沃實世稱｜｜｜｜
｜｜｜｜｜｜｜｜琨無所貺及還孝武知其
清問還資多少琨曰臣買宅百三十萬宅物稱是帝
悅其
對三兒敵錢三千萬宋戴法興
見錢字虎䶄釧一隻直
百七十萬齊東昏
見釧字供一身一月十萬齊到撝資藉豪
富厚自奉養｜
｜｜｜｜｜｜｜宅字內他使
藝皆窮上品又見珠字賣宅須四十五萬齊崔
慰祖
｜｜｜｜｜｜買者云寧可減不答曰誠異韓伯
休何容二價買者又云君但責四十六萬一萬見與
慰祖曰豈
是我心乎見夢梁武索所換錢十七萬齊曹武
見宅字此一
戶內年辨百萬齊恩倖呂文
顯等見戶字江千萬梁南平王
恪見客字江無
畏寶屧直千萬梁臨川王
宏見屧字宋李雅宅價一千一百萬
梁呂僧珍
見隣字我精騎三千足敵君贏卒數萬北齊孫搴
學淺行薄

邢卲嘗謂曰須更讀書搴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以時與溫子昇齊名嘗問子昇卿文何如我
子昇謙曰不如卿搴要其爲誓子昇笑曰但知劣於卿便是何勞旦且搴悵然曰卿不爲誓事可知矣搴
嘗服棘刺丸李諧調曰卿應自足何假外求坐皆大笑實二千騎登樓望之以
爲三萬後周楊忠以梁蕭詧懷貳觀兵漢濱易旗遞進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警懼而服
馬不肯市突厥珠以八百萬隋文獨孤后見匳字魏徵一言賢
於衆十萬唐魏徵見衆字詔給宅直二百萬唐馬周見宅字與縗服
者錢四十萬唐郭元振爲太學生家送資錢四十萬會有縗服者言五世未葬願假以治喪
先振舉與之無以吝請歲輸董秀錢五千萬唐陳少游擢桂管觀察不樂遠去乃
詣宦者董秀曰七郎親屬幾何月費幾何秀曰族甚大歲用常過百萬少游曰審如是俸入不足爲數日
費吾雖不才丨丨丨錢五千萬今具其半請先入之秀大喜遂改宣歙觀察圬墁工二百
萬唐楊貴妃姊虢國見毀字馮球妻置玉釵以七十萬唐柳玭見釵字殺

民姓國姓萬 五代皇甫暉見姓字 紹威折簡勝用兵十萬 五代羅紹威在魏馳書燕王劉守光勸降梁太祖曰吾嘗攻燕不能下｜｜｜｜｜｜｜｜

二十六慁

〔溷〕人生如樹花有墜茵蓆有落糞溷 齊范縝見墮字

〔困〕悲莫甚於窮困 李斯見忽字 智勇俱困 漢蒯通說韓信曰漢王將數十萬衆距鞏洛阻山河一日數戰亡尺寸之功折北不救敗滎陽傷成皐還走宛葉之閒此所謂｜｜｜｜者也 兩主不相困 漢匈奴傳見向字 死政復一往之苦不足爲困 宋謝莊見門字

〔悶〕決大事政自難項目來欲使人悶 晉王彪之爲吏部尚書桓溫欲北伐輒下武昌或勸殷浩引身告退彪之曰彼抗表問罪卿爲其首欲作匹夫豈有全邪且靜以待之令緗王手書示以款誠彼當旋旆若不順命即遣中詔如復不奉當以正義相裁浩曰｜｜｜｜｜｜｜

｜｜｜｜｜聞燭此謀意始得丁溫亦奉詔不進

〔遜〕寒士不遜 齊劉祥見人字 詩多而能者沈約少而能者謝朓何遜 梁何遜字仲言文章與劉孝綽並見重時謂何劉梁元帝著論曰｜｜｜｜｜｜｜｜｜｜｜｜｜｜｜ 吳均不均何遜不遜 梁何遜與吳均俱得幸武帝後稍失意帝曰｜｜｜｜｜｜｜｜｜ 醜舍人必荀士遜 北齊荀士遜爲中書舍人狀貌甚醜以文辭見重當有事須奏遇武成在後庭因左右傳通傳通者不得其姓名乃云｜｜｜帝曰必士遜也看封題果是內人莫不歡笑 每歲責人問五品不遜 隋郎茂傳見家字 治浙東兩失孟簡李遜 唐孟簡傳見失字

〔寸〕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 史記孔子見狗字 有留死一尺無北行一寸 後漢楊倫自太中大夫爲大將軍梁商長史諫爭不合言出補常山王太傅病不之官詔書催發倫留河內上書曰｜｜｜｜｜｜｜｜｜｜刎頸不易九裂不悔云云 毋截肉以

方斷蒽以寸後漢陸續見方字殺築城者以錐入一寸晉載記赫連勃勃見城字柑大供御者三寸宋彭城王義康見相字有前死一尺無却生一寸梁臨川王宏督諸軍侵魏次洛口聞魏援近畏懦欲旋師呂僧珍曰知難而退不亦善乎馬仙琕曰天子掃境内以屬王｜｜｜｜｜｜｜｜｜｜成四韻詩燒燭一寸梁王僧孺傳見鉢字豈北生一尺寧南死一寸後魏崔巨倫見舌字艾炷圍將二寸後魏李洪之志性慷慨多所堪忍疾病炙療｜｜｜｜｜｜首足十餘處一時俱下言笑自若獻明珠徑寸隋史萬歲見碑字

【頓】與弟子分財田廬取其荒頓後漢薛包見取字趙行臺頓北齊趙彥深爲東南道行臺爲政尚恩信爲吏人所懷營軍處士庶追思號｜｜｜｜此輩會是衰頓後魏平恒見突字

【鈍】爵禄束帛所以厲世摩鈍漢梅福見石字汝謂吾刀鈍晉王

育見鳩字棗膏昏鈍宋范煜見方字言京師文體儒鈍梁庾肩吾傳見傳字

干戈朽鉄鉞鈍唐藩鎮傳叙枉收曰厥令天下何如哉｜｜｜｜｜｜含引混貸煦育逆擘執事大人偷處怙逸爲後世子孫背脅疽根

[論]鄒衍之徒不治而議論史記齊宣王見下字目論史記越王無疆時齊使人說越王曰越不伐楚又不王｜不霸越之所以不伐楚者謂不得晉也王之所以待於晉者將以分楚衆楚衆已分何待於晉吾不貴其用智之如目見毫毛而不見睫也令王知晉之失計而不自知越之過是｜｜也晉楚不關越兵不起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

特持文墨議論漢蕭何見功字

畢之毋甚高論漢張釋之與兄仲居以貲爲郎事文帝十年不得議釋之曰以官減仲之產不遂欲免歸中郎將爰盎知其賢請徙爲謁者釋之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上曰｜｜｜｜｜｜令今可行也釋之言秦漢間事文帝稱善

不根持論漢嚴助傳東方朔枚皋｜｜｜｜上頗俳優畜之

口諸倡辯不能持論漢東方朔經典文雅足以謀王體

斷國論漢薛宣谷永薦宣曰法律任廷尉有餘||||||||||因劉伯宗著絕交論後漢朱穆見宗字刊滅典論魏文帝著典論西域舊獻火浣布以爲火性酷烈無含生之氣明其不然明帝刊石於廟門後西域獻此布於是刊滅此論天下笑之齊王芳紀恨蔣濟不觀世要論魏桓範見似字對過秦論吳闞澤爲侍中孫權問書傳篇賦何者爲美澤欲諷喻以明治亂因|賈誼||||最善太子使爲博奕論吳韋曜見奕字以百姓疲弊作仇國論蜀譙周見發字平曹爽司馬懿設甲乙論蜀費禕以司馬懿誅曹爽設甲乙論平其是非甲以爲爽兄弟凡品庸人驕奢僭逸乙以爲司馬懿初無忠告一朝屠戮若懿以爽奢廢之刑之可也滅其百口絕子丹血食濫矣著崇有論晉裴頠患時俗放蕩王衍之徒位高勢重不以物務自嬰遂相放效風教凌遲||||以釋其蔽衍等攻雜文至不能屈白論晉劉毅上疏武帝罷中正除九品略云今九品所踈則削其長所親則飾其短徒結||以爲虛譽無鬼論晉阮瞻見鬼字宋范曄常謂死爲滅欲著|

||宦塗淪滯著勞生論後周盧思道見賦字陳師合上拔士論唐杜如晦為右僕射總監東宮兵仍領選監察御史||||||謂一人不可總數職陰諷如晦等太宗曰師合欲以此離間君臣邪斥竄嶺表三賢論唐元德秀字紫芝李華兄事之而友蕭穎士劉迅華作|||||曰德秀志當以道紀天下迅當以六經諸人心穎士當以中古易今世德秀欲齊愚智迅感一物不得其平穎士呼吸折節而獲重祿不易一刻之安德秀據師保之位乃見其仁迅被卿佐服居官支謀治亂根原參千元精乃見其妙穎士當廢興一死一生間乃見其節然各有病元病酒劉病嘗物蕭病貶惡太亟毀茶論唐陸羽著茶經三篇後獎能太重世謂篤論李季卿宣慰江南有薦羽者召之羽衣野服挈具而入季卿不為禮羽愧之更著||||非辯命論唐蕭瑀見盲字駮赦論五代張允為散騎常侍晉高祖優赦天下允為||||以獻使作為君難為臣不易論五代周王樸世宗數顧大臣問治道選文學士二十人|||||||

二十七恨

〔恨〕即蒙子公力得入帝城死不恨漢陳咸以三公子少顯名於朝廷而薛宣朱博翟方進孔光等在官絕在咸後後皆先至公卿而咸滯於郡守時車騎將軍王音輔政信用陳湯咸數賂遺湯予湯書曰｜｜｜｜｜｜｜｜｜｜｜｜｜｜｜｜｜｜｜｜後竟後入爲少府貧而不衰賤而不恨後漢馬行常曰少事名賢常有凌雲之志｜｜｜｜｜｜｜｜年雖疲曳猶庶幾名賢之風修道德於幽冥之路以終身名爲後世法汝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後漢范滂見惡字天下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吳虞翻見客字使我終身爲祭酒不恨齊邱靈鞠爲東觀祭酒曰人居官願數遷｜｜｜｜｜｜｜｜｜｜｜也推坐悵恨唐敬暉見坐字

二十八翰與換通

〔翰〕下論三王如翮如翰魏管輅見漢字李崧爲製姓名曰蕭

翰五代契丹入晋以蕭翰爲宣武節度翰契丹大族妹嫁德光本號阿鉢無姓氏｜｜｜｜｜｜｜｜

｜

〔旱〕霍太山爲祟晋大旱史記趙世家見祟字殺孝婦郡中旱漢于公後漢孟嘗傳並見婦字隴畫根深能音耐風與旱漢食貨志見法字繫東海君莒陂海上大旱後漢費長房見魁字見黥面者爲當致旱魏毛玠見兩字問壽陽以東恒水壽陽以西恒旱晋袁甫見水字我知入不知旱唐段秀實傳見死字

〔汗〕獸從北來鼻頭汗晋志見灌字父在家得疾忽心驚流汗梁庾黔見糞字妻佛軀流汗唐劉元佐見流字土馬嘶且汗唐董昌在越州自立生祠或言｜｜｜｜｜皆受賞昌自言有謽者我必醉有客游吳隱之祠言止一偶人昌怒曰我非吳隱之比支許客祠前張彥澤倏之雖冬月未嘗不流汗五代

晉桑維翰字國僑狀貌既異素以威重自持晉之老將大臣見者無不屈服張彥澤以驍悍自矜每往候雖冬月未嘗不流汗

〔漢〕且爲楚且爲漢 漢彭越 稱美天漢 漢蕭何見美字 匈奴中皆聞趙廣漢 漢趙廣漢爲潁川太守威名流聞｜｜｜｜｜廣漢本始二年擊匈奴徵廣漢以大守將兵屬遼充國 收斂薛漢 後漢廉范少受業事博士薛漢後辟公府漢坐楚王事誅范獨往收斂之吏以聞顯宗大怒召范詰責曰薛漢與楚王同謀范公府不與朝廷同心何也范叩頭曰臣以爲漢已伏誅不勝師資之恩罪當萬坐帝怒稍解問曰卿廉頗後邪與右將軍褒大司馬丹有親屬乎范曰褒臣之曾祖丹臣之祖也帝曰怪卿胆志敢爾因貰之 上論五帝如江如漢 魏管輅與諸葛原高譚｜｜｜｜｜｜｜｜下論三王如翩如翰 猶牛蹄中魚冀賴江漢 吳呂蒙圍蜀零陵太守郝普使人說之曰今子以旦夕之命待不可望之救｜｜｜｜｜｜｜｜｜不可恃也明矣 張華善說史漢 晉王戎善發談端朝賢上巳曰禊洛或問王濟曰昨游有

何言談濟曰｜｜｜｜｜裴頠論前言往行袞袞可聽王戎談子房季札之間超然元著其爲識鑒者所賞如此**識魯漫漢**北齊楊愔聽記强識爲吏部尚書有選人魯漫漢自言猥賤不見識愔曰卿前在元子思坊内騎禿尾草驢經見我不下以方趣障面我何不識卿漫漢驚服又謂之曰名以定體卿名漫漢果自不虛**爾反時當以此骨嚇漢**北齊平秦王歸彥武成時爲太傅司徒志意盈滿高元海高乾和等咸言其短帝以爲太宰冀州刺史不自安遂反見獲送鄴武成使問其故歸彥曰使黃頷小兒牽挽我何可不反曰誰邪歸彥曰元海乾和豈是朝廷老宿遂棄市初魏時山崩得一石角藏武庫文宣入庫以二石角陽歸彥曰爾事常山不得反事長廣得反反時以此角嚇漢歸彥頷骨三道著幘不安文宣以馬鞭擊其頷血被面曰｜｜｜｜｜｜｜｜｜其反竟驗**日下粲爛有裴漢**後周裴漢初爲文帝相府參軍府中曰｜｜｜｜｜｜｜**鼻息所衝上拂雲漢**唐李昭德武后時爲相頗怙權爲衆指目邱愔上疏曰昭德才小任重負氣彊愎聾盲下民蜀狗同列臣觀其胆乃大於身｜｜｜｜｜｜｜｜后由是惡之曰昭德固負國矣貶南賓尉**自古**

聞漢來和蕃不聞蕃去和漢五代契丹與晉出帝敗好連年入寇晉人若兵遣使求和耶律德光語不遜然契丹亦自厭兵德光母謂晉使曰南朝漢兒爭得一向卧邪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若漢兒實有回心我亦何惜通好

〔看〕體中不佳時脫復看晉王湛見叔字龍從南來登城看晉志見濯字父書可號哭看齊張融見奇字馬何用看齊劉暄見惰字若憶時自往看北齊文宣沈酗至故僕射崔暹第謂其妻曰頗憶暹不妻曰結髮恩深實懷追憶帝曰丨丨丨丨丨丨親自斬之取蝨將蛆混看北齊南陽王綽見狗字客行忩忩故不出看北齊獨孤永業見槽字但道疑者半信者半誰撿看北齊李業興見家字柳郎中判事我不復重看後周柳虬字仲盤元季海獨孤信鎮洛陽以虬爲行臺郎中時裴諏爲北府屬並掌文翰時人語曰北府裴諏南府柳虬時軍旅務殷虬勵精從事或通夕不寐季海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幹】泰山之雷穿石單極之統斷幹　漢枚乘諫吳王書曰｜｜｜｜｜｜｜｜｜｜｜｜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然也注統古綆字單盡也極盡之綆斷幹幹井上四交之木常為汲索所契傷也

朝廷者天下之楨幹　漢臣衡上書曰｜｜｜｜｜｜｜｜｜｜｜｜｜也公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惠則眾相愛四者明主所以不嚴而成化也

迎折蔣幹　吳周瑜見客字

對栢元鞭門幹　晉王忱字元達坦之子也為荊州都督忱恃才放酒年少居方伯之任談者憂之及至鎮威風肅然栢元時在江陵既其本國常以才雄駕物元嘗詣忱通人未出秉轝直進忱｜｜｜｜元怒去之忱亦不留嘗朔日見客伏衛甚盛元言欲獵借數百人忱悉給之元揮而服焉

庸神而宅偉幹　晉魏詠之見器字

以寶鈿為井幹　唐王鉷既誅有司籍第舍數日不能徧｜｜｜｜｜引泉激霤號自雨亭

寧食三斗炭不逢楊德幹　唐楊德幹歷四州刺史有威嚴時語曰｜｜｜｜｜｜｜｜｜｜｜

【案】韓夫人怒常侍奏事抵破書案（後漢更始傳見將字）肅慎丁零可并案（後漢孔融見公字）喪至宏農民庶皆設盤案（後漢王渙見渙字）舉齊眉案（後漢梁鴻妻見歌字）孫權拔刀斫前奏案（吳周瑜見同字）作勸進文醉書所據案（晉阮籍見辭字）爲僕射初不省讀文案（宋王敬宏見解字）留新安郡所作書案（宋江秉之爲新安太守在郡書案一枚去官留以付庫）應以淡退求不可責以文案（宋王球見責字）綸帽貂裘南面向案（齊徐龍駒見敕字）閹豎包裹魚肉並是五省黄案（齊東昏侯常以五更就卧至晡乃起臺閣奏案月數十月乃報或不知所在｜｜以然｜｜｜｜還家｜｜｜｜｜｜）爲中書郎歎息撫案（齊王融見騶字）句燕時至几案（陳馬樞見燕字）瞋目大呼投折几案（後魏李冲見裂字）内宴以棨擊案（後魏裴伯茂爲中書侍郎好飲酒頗疎傲嘗因｜｜｜｜｜傍汙衣冠又侮慢尚

書章武王景哲爲景哲所劾萬里追證百年舊案隋劉炫傳見死字老吏
死抱案同上失聲閱堂案唐宋璟傳張嘉貞後爲相閱堂案見其危言切議未嘗不
失聲歎息學官推判祥瑞案唐儒學敘貞觀中三學生真八十餘人雖二代之盛所未
聞高宗尚吏事武后於權變至諸王驛馬皆得領祭酒初孔穎達等始署官發五經題與諸生酬問及是
推判祥瑞案三牒即罷

〔岸〕或時思至亡失衣冠顛隊坑岸後漢朱穆見足字門前之
溝忽起爲岸晉殷仲堪見洲字當與卿共登霸陵岸晉郭澄之字仲
靜爲劉裕相國參軍從裕北伐既剋長安裕更欲西伐集寮屬議之多不同次問澄之澄之不荅西向誦
王粲詩曰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裕意便定謂澄之曰||||||||耳因還詠南登
霸陵岸宋謝晦爲武帝從事中郎帝聞咸陽淪沒復欲北伐晦諫乃止於是登城北望慨然不悅
命羣僚誦詩晦||||||回首望長安悟彼下泉人喟然傷心肝帝流涕不自勝取迮舟

石西陵岸梁江革見石字　盧思道崔儦杳然崖岸北齊崔儦傳李若每謂其子曰｜｜｜｜｜｜｜｜｜吾所重也　駐馬渦口岸唐張萬福見船字　李石稜稜有風岸唐仇士良以宰相｜｜｜｜｜｜｜深忌之使賊刺石馬逸而免

〔粲〕劉惔比荀粲晉劉惔見羊字　似外祖袁粲梁王筠見似字　急召觀裴粲後魏裴粲見度字　後來之王粲唐蘇晉數歲知爲文作八卦論房穎叔王紹宗歎曰｜｜｜｜｜也

〔贊〕我善結贊唐崔漢衡以兵部尚書與渾瑊盟吐蕃放執將殺之因夷言謂曰｜｜｜｜無殺我至河州得還

〔讚〕可弔不可讚晉嵇含見周字　詔爲洞井讚宋謝胡莊之子也十歲能屬文孝武幸姑孰敕莊攜胡從駕｜｜｜｜｜於坐奏之　神力雲讚北齊高昂傳見曹字　口誦補聖歷中侍臣圖讚唐蔣乂爲翰林學士德宗幸凌煙閣視左壁頹剝題文漫缺問

宰相無能知者遽召入答曰此聖歷中侍臣圖讚帝前口以誦不失一字帝歎曰雖虞世南默寫列女傳不是過

〔炭〕竇少君爲宜陽人入山作炭史記竇后見人字猶以鴻毛燎爐炭荊軻傳見上字漆身吞炭史記豫讓見之字政治猶鐵炭漢李尋曰||感陰陽|||之低卬注曰天文志先冬夏縣鉄炭於衡各一端令適停冬陽氣至炭低而鉄卬夏陰氣至炭卬而鉄低也陰陽爲炭漢賈誼賦親突煙炭後漢夏馥字子治陳留人靈帝大誅黨人詔捕馥爲黨魁時張儉等亡命經歷之處皆被收考馥頓足歎曰孽自己作空汙良善一人逃死禍及萬家何以生爲乃自剪須變形入林慮山中隱匿姓名爲治家傭|||||形貌毀瘁其弟遇馥不識黨禁未解而卒此兒欲踞吾着爐炭魏武帝見上字温酒以獸炭晋羊琇見酒字聞君之談心熱如炭晋夏統見處字得爐治者惟挾炭晋王沉見爐字家人牀下竊置炭梁劉杳見酩字令妓燒指

吞炭後魏高聰見梨字 屍色如炭北齊永安王浚見鼻字 寧食三斗炭唐楊德幹見幹字 按囚大甕周熾炭唐周興人告其反詔來俊臣問狀初興未知俊臣曰囚多不服柰何興曰內之大甕熾炭周之何事不承俊臣曰善命取甕且熾火謂興曰有詔按君興叩頭服罪

[歎] 臨朝歎史記范雎傳見拙字 頓足歎漢王溫舒見事字 投筆歎後漢班超見相字 誦詩至汝墳之卒章慨然而歎後漢周磐字堅伯汝南人家貧養母儉薄不充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乃解韋帶就孝廉之舉及母歿徵辟皆不應建光元年年七十三歲朝會集諸生因令其二子曰吾日者夢先師東里先生與我講於陰堂之奧既而長歎豈吾齒之盡乎若命終之日歛形懸封濯衣幅巾編二尺四寸簡寫堯典一篇并刀筆各一以置棺前示不忘聖道其月望日無疾而終注西南隅爲奧 夢東里先生歎上見 擲楯歎後漢逢萌見楯字 沮投臨船歎後漢袁紹見功字 至江亭坐簀牀

而歎後漢袁術兵敗困窮六月｜｜｜｜｜｜｜｜曰袁術乃至是乎因結病死｜每有西

風何嘗不歎後漢嬌慎傳見同字爲蔡邕所歎因字元歎吳顧雍見

雍字筍未生入林哀。歎吳孟宗見筍字正晝死復何歎晉庾敳以王室多難終知嬰禍著意賦略曰存亡既已均齊兮｜｜｜｜｜｜榱棟雖新便有黍離

之歎晉王恭字孝伯性有節義讀左傳至奉王命討不庭每輟卷而歎孝武以恭定皇后兄深加禮遇以前將軍鎮京口帝崩會稽王道子執政寵昵王國寶恭每正色直言道子深憚之及赴山陵罷朝歎曰｜｜｜｜｜｜｜｜｜矣後舉兵道子誅國寶恭乃還鎮後再起兵討司馬尚之兵敗爲道子所殺

讀左傳至奉王命討不庭每輟卷而歎見上盧健健鬬

歎晉五行志見健字捨書歎隋來護見硯字投策歎唐馬燧見儒字

〔彈〕比過彈吳孫登見丸字懸郭開帆檣仰而彈晉陶稱見閒字凡戲

多端何急彈齊宗室曲江公遙欣七歲見小兒彈雀曰｜｜｜｜｜｜｜此鳥空中飛翔何

下缺

明頊還舊觀晉王羲之見行字賓遐觀晉張軌孫駿據凉州西域並降鄯善王獻女號曰美人文｜｜｜以爰之時運政如此唯有修真觀後魏節閔見翫字

起齊雲觀陳後主見畔字明月樓清風觀北齊邢邵見樓字立通道觀後周武帝詔｜｜｜｜聖哲微言先賢典訓金科玉篆秘賾元文可以濟養黎元扶成教義者並宜宏闡俾翫培塿者識嵩岱之崇崌寸磧礫者悟渤澥之泓澄太宗泣毀苑中層觀唐魏徵見陵字以宅爲千秋觀唐賀知章見居字

〔灌〕坐婦人石槽中用寒水百灌後漢華佗有婦人病寒熱經年十一月佗令坐石槽中平旦用寒水汲灌當云滿百始七八灌戰欲死灌者欲止佗不聽至八十灌熱氣蒸出滿百灌便温床厚覆良久汗出即安齊徐嗣伯事類此見斛字荀灌晉荀崧女灌幼有奇節崧爲襄城太守爲杜曾所圍欲求救於故吏平南將軍石覽計無從出灌時年十三率勇士數十人喻城突圍夜出賊追急且戰且前獲免自詣覽乞師又爲崧書與南中郎將周訪請援訪以三千人會覽俱救崧崧賊乃走灌

之力也水從西來何灌灌晉志趙王倫既篡謠曰獸從北來鼻頭汗龍從南來登城看｜｜｜｜｜｜數月齊成都河間兵起誅倫案成都西藩在鄴故曰獸從北來齊東藩在許故曰龍從南來河間水源而在關中故曰水從西來而齊輔政故言登城者

〔腕〕秦川中血沒腕晉張軌據涼州威著西土化行河右軌卒子寔攝位劉曜陷長安焦嵩陳安冠隴右秦雍之人死者十八九初長安謠曰｜｜｜｜｜｜唯有涼州倚柱觀至是謠言驗矣

鬪腕齊鬱林王何妃性淫亂王侍書馬澄年少色美甚為妃悅常與｜｜較力王以為歡笑

奪人脛纏截其右腕後魏于洛侯見纏字

欲解箜篌妓腕北齊盧宗道見素字

起軌源休腕唐段秀實見笏字

殯母截左腕唐張進昭母患狐刺左手慬而終及殯進昭截左腕廬于墓

契丹斷張彥澤腕五代張彥澤見光字

述律斷一腕五代契丹阿保機妻述律左右有過者多殺於木葉山阿保機墓曰為我見先帝大將趙思温中國人述律怒之使送木葉山曰爾先帝親信可往見之思温曰親莫如后后何不行述律曰我以

下闕

囬溪先生史韻去聲卷第三十五

田溪先生史韻去聲卷第三十六

田溪錢諷正初編集

三十二霰與線通

〔薦〕給范逵馬剉所臥新薦 晉陶掇母湛氏見鮓字 輟蕈送王忱遂坐薦 晉王恭見物字 淚霑爛坐薦 齊庾沙彌見爛字 朕用鄉師德薦 唐婁師德傳見容字

〔電〕至如焱風去如收電 漢韓安國曰匈奴輕疾悍亟之兵||||||||叱咤可以興雷電 後漢皇甫嵩見雲字 眼爛爛如巖下電 晉王戎幼而穎悟神彩秀徹視日不眩裴楷見之曰戎||||||||年六七歲於宣武場觀戲猛獸在檻虓吼衆皆走戎獨不動神色自若又嘗與羣兒戲道側見李樹多實等輩競趨之戎獨不往曰樹在道邊而多子必苦李也 闘雷電 北齊薛孤延見闘字 突厥見其走馬稱爲取之信然

閃電隋長孫晟見㦸字緼尉氏門隨電五代唐李克用見光字

〔奠〕可朔望一奠後周韋敻年老預戒其子曰吾死歛以舊衣揞足周身牛車載柩壙高四尺壙深一丈朝晡奠食於事彌煩｜｜｜｜而已仍薦蔬素

〔殿〕歎息登閣殿漢張臨見厚字受業金華殿漢班伯見出字楊安殿後漢董卓傳李傕郭汜相攻獻帝自長安潛度河次安邑征東將軍張楊先使繕修洛宮帝還洛幸｜｜｜張楊以爲己功故因以楊名殿鍾離尚書若在此不立德陽殿後漢鍾離意見立字指姑臧南石地曰此後當起宮殿晉索靖｜｜｜｜｜｜｜｜｜｜｜｜｜至張駿於其地立南城起宮殿起齋倣清暑殿晉王國寶坦之之子以無士操搢王道子輔政國寶諂事之位至中書令驕蹇不遵法度｜｜｜｜｜｜孝武惡其僭侈國寶懼遂諂媚於帝而踈道子道子愆於內省面責國寶以劍擲之舊好盡矣帝崩國寶復事道子遷尚書左僕射威震內外王恭等起兵道子乃收國寶付廷尉賜死陛下當終一柱殿晉麻

擩見褵字斬杜靜以諫起承華殿晉慕容盛見價字諫起鵠儀殿晉載記劉聰爲皇后劉氏起鵠儀殿廷尉陳元達諫之聰怒曰吾爲萬機主將營一殿豈問鼠子乎將出斬之并其妻子固梟東市使羣鼠共穴時在逍遙園李中堂元達抱樹叫曰臣所言者社稷計也而陛下殺臣若死者有知當上訴於天下訴於先帝元達先鎖書而入至是即以鎖繞樹左右曳之不能動劉后私敕停刑手疏切諫聰乃解引元達謝之易逍遙園爲納賢園李｜堂爲愧賢堂諫懸珠簾于正殿晉載記苻堅傳裴元略見簾字霜繁廣除風回高殿宋汪誕字茂世少有才藻晉孝武崩從叔珣爲尚書令爲哀策出本示誕曰猶恨少序節物誕攬筆便益之接其秋冬代變後云｜｜｜｜｜｜｜｜珣美因而用之植蜀柳靈和殿齊張緒傳見時字杉

齋光麗埒延昌殿齊茹法亮見齋字驟雨如寫振動宮殿梁武帝見廟字作虎狀以手扶殿梁羊侃見狀字梁武禳熒惑跣而下殿後魏孝武見天字鏡殿寶殿玳瑁殿北齊後主起｜｜｜｜｜｜｜焚上

善殿後周武帝幸道會苑以上善殿壯麗焚之頌宣光清徽殿後周薛憕大統四年宣光清徽殿初成憕爲之頌造觀風行殿隋宇文愷爲將作大匠揣煬帝心侈宏營洛陽宮殿窮治壯麗又｜｜｜｜上容衛有數百人離合爲之下施輪軸推移倏忽有若神功四裔見之莫不驚駭以金階玉砌爲水殿隋秦王俊見羅字造五色瑠璃行殿北史大月氏國魏太武時其國人商販至京師自云能鑄瑠璃既成光澤美於西來者乃詔爲行殿容百餘人光色映徹見者震駭以爲神明自此中國瑠璃遂賤人不復珍之鸛鵠見數千集麟德殿唐元宗時｜｜｜｜｜｜｜｜廷樹特以爲天子友悌之祥帝自作頌營正寢輟小殿唐魏徵見寢字問披香殿唐蘇世長爲諫議大夫侍宴披香殿酒酣進問曰此煬帝作邪何彫麗底此高祖曰卿好諫似直然詐也豈不知此殿我所營乃詭云煬帝邪對曰今天下厭隋之侈以歸有道陛下宜去奢淫復樸素乃即其宮加彫飾焉欲易其亂得乎上書有益於政者皆黏寢殿唐吳兢傳見壁字請以本分錢易棟浴堂

殿唐裴延齡見棟字張河朔險要圖於浴堂殿唐李吉甫傳見壁字召見金鑾殿唐李白見羹字命小部張樂長生殿唐楊貴妃見香字諸鎮進物暖殿五代唐莊宗見物字拜殿五代唐六臣傳蘇循無廉恥梁太祖受禪爲唐冊禮副使自以附梁希見進用敬翔勸太祖勒歸田里以厚風俗乃依朱友謙於河中友謙遣循見莊宗於魏時莊宗未即位循望州廨廳即拜謂之拜殿莊宗大悅明日又進畫日筆三十管莊宗益喜作九龍殿五代楚王馬希範｜｜｜以八龍繞柱自言身一龍也指中興殿五代唐趙鳳爲相奏事中興殿曰閒姦人有誣安重誨者因｜｜｜曰此殿尊嚴宏莊者棟梁柱石扶持也大臣國之棟梁柱石安可使姦人動搖明宗改容謝之曰卿言是也遂族誣告者以端明殿學士拜相入謝端明殿五代劉昫明宗時拜相詣中興殿謝是日大祠不坐入謝端明殿｜｜｜｜｜｜｜｜｜｜｜｜｜時以爲榮爲玉堂珠殿五代南漢劉龑奢侈聚珍寶｜｜｜｜｜諫內園起小殿五代王峻以樞密兼宰相於密院起廳事極華侈太祖內園起

一小殿峻奏曰宮室已多何用此爲太祖曰不許加
樞密院屋不以御亦何必有作峻戇不能對

丹臒廣壽殿 五代唐明宗廣壽殿災有司理之請加丹臒帝曰天以火戒我豈宜增侈邪

三十三線

〔練〕常衣大練 後漢明德馬后見袑字 隋鄭善果母崔氏年二十而寡有節操博涉書史自初寡便不御脂粉常服大練靜室端居未嘗輒出門閭 初生其上有物若匹練 後漢虞延見天字 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 後漢張芝見書字 身衣大練 後漢循吏叙光武長於民間見稼穡艱難百姓病苦及天下已定｜｜｜｜色無重綵云云 請宵女工盜官練 魏司馬芝見工字 張九齡文如輕縑素練 唐王勑傳見可字

〔見〕顯也 錐處囊中其末立見 史記平原君傳見出字 天下昏亂忠臣乃見 史記魏豹傳周市曰｜｜｜｜｜｜｜ 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

見漢婁敬見背字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漢鄭當時見情字考掠兩踝

骨見晉孫極成都王穎討長沙王乂以陸機為大都督極為機司馬機兵敗孟玖誣以謀反被害極亦被收｜｜｜｜終不變辭遂死獄中歲在季真人乃見晉慕容儁載記初石季龍使探策于華山得玉版文曰歲在申酉不絕如綫｜｜｜｜｜｜及儁僭位燕人以為應入

朝以戎服見唐張說為幽州都督｜｜｜｜｜元宗大喜

見武帝不冠不見漢汲黯為九卿時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視之丞相宏宴見上或時不冠至如黯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帷中使人可其奏見敬禮如此

百聞不如一見漢趙充國為後將軍先零羌及充國年七十餘宣帝老之使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曰亡踰於老臣者矣上曰羌敵何如當用幾人充國曰｜｜｜｜｜兵難隃度願至金城圖上方略充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

張公子時相見漢孝成趙皇后號飛燕立十六年而誅先是謠曰燕燕尾涎涎｜｜｜｜｜木門倉琅根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成帝每微行常與張放

俱而攝富平侯故曰張公子倉琅根音宮門銅鍰也吾輿服豈可使許子將見後漢許劭字子將汝南人少峻名節同郡袁紹公族豪俠去濮陽令歸車騎甚盛入界曰｜｜｜｜｜｜｜｜｜｜遂以單車歸家讀書百徧其義自見魏董遇見餘字將使張子布見吳張昭傳見讀字目傳瑕云汪洋靡所不見晉裴楷見器字君若無狂司馬我何由得相見晉謝奕傳見兵字家嫂辭情慷慨恨不使朝士見晉謝朗傳見兒字桓溫問相王何似答曰生年所未見晉習鑿齒為桓溫主簿使至京師既還｜｜｜｜｜｜｜｜｜｜｜｜｜以此大忤溫旨子孫歲中不過一再見宋王敬宏見棲字寄臥何尚之齋中曰正熱不堪相見宋王敬宏見文字可密藏之勿使人見齊褚彥回有門生盜其衣彥回遇見謂曰｜｜｜｜｜｜門生慙而去後彥回貴乃歸罪侍之如初不用身後之譽唯重目前知見梁劉綏為湘東王録事性虛遠

有氣調風流迭宕名高一府常云不須名位所須衣食｜｜｜｜｜｜｜｜｜｜千聞不

如一見陳蕭摩訶初隨侯安都拒齊軍安都曰卿驍勇有名｜｜｜｜｜摩訶曰今日令公見之獨騎大呼衝齊軍齊軍解去與卿石頭相見後魏劉藻見酒字大國富麗

一生所未見北史蠕蠕國魏孝文時遣使來獻帝敕有司出御府珍玩御廐文馬奇禽異獸列之京肆令歷觀之其使比拔等自相謂曰｜｜｜｜｜｜｜惜不令封德彝見

唐魏徵見魁字口說不若身逢耳聞不如目見唐辛替否上疏語自

求利見唐李逢吉見君字謂沈重奧境有所未見唐徐文遠見語字

京尹遺閣者三百緡乃得一見唐潘炎見緡字子姪非晨昏

不輒見唐李晟治家嚴｜｜｜｜｜｜｜所與言未嘗及公事

宴 此酒慶汝得陪今宴梁張纘將赴湘州路經江夏邵陵綸餞之南浦吳規者頗有才學綸引為賓客纘見規在坐意不能平忽舉酒曰吳規｜｜｜｜｜｜｜｜規尋起還規子翁孺見

父不悅問而知之氣結便卒規恨纘勸兒憤哭薰至
又隕規妻深痛夫子翌日復亡時謂張纘一杯酒殺
吳氏三人 下碇稅閱貨宴 唐孔戣傳 見稅字 以衣敝惡辭內宴 唐張
仲武子直方爲左驍衛將軍時鄭畋輔政言仲武會
昌功第一令直方不自存每內宴以衣敝惡辭不赴
宜少優假詔爲右僕射左金吾衛大將軍 買宴 五代唐明宗天成二年三月壬子幸會節園羣臣丨
丨注書此以見君臣之失 定樞密使不坐內宴 五代唐蕭
希甫爲魏州判官莊宗初即位詔定內宴儀問希甫
樞密使得坐否希甫以爲不可張居翰怒曰老夫歷
事三朝天子見內宴數百子田舍兒安知宮禁事希甫不能對

〔燕〕數萬衝土燕 漢臨江王榮見上字 漢丁姬見中字 飛燕 漢孝成趙后見字後漢
皇甫嵩傳自黃巾賊後黑山黃龍之徒並起常山人
張燕輕勇蹻捷軍中號丨丨衆至百萬號黑山賊
老鈴下爲烏燕 魏管輅見筆字 掘食野鼠蟄鷰 晉郗鑒與千餘人避難嶧
山元帝加兗州刺史饑饉百姓丨丨丨丨丨丨終無叛者 爲詩感孤燕 梁衛敬瑜妻見散字

庭樹三十年巢白燕 陳馬樞隱于茅山有白燕一雙巢其庭樹馴狎櫩廡時一至几案春來秋去幾三十年 斷爭巢燕 後魏李惠見巢字 巢楣白燕 唐殷寅傳見楣字 因金鳳求春燕 五代閩主王鏻其父審知有婢金鳳姓陳氏鏻娶之立以爲后鏻婢春燕有色鏻子繼鵬烝之鏻後得風疾繼鵬｜｜｜｜｜｜鏻快快與之繼鵬後弒鏻自立以春燕爲后

縣中國名神州赤縣 史記鄒衍見州字 陳兵行縣 漢韓信見邑字 壯哉縣 漢陳平從高帝至平城帝南過曲逆上其城望見其屋室甚大上曰｜｜｜吾行天下獨見雒陽與是耳詔封平爲曲逆侯平初從至天下定凡六出奇計輒益邑封奇計或頗秘世莫得聞 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 漢賈誼見背字 即以嫮鄗小縣 漢韓安國爲梁中大夫王以至親出入游戲僭於天子景帝聞之心不善太后迺怒梁使者案責王所爲安國見大長公主曰前日七國反唯梁至親爲限難梁王跪送臣等擊破吳楚梁之力也梁王父兄皆帝所見者大故出稱蹕入言警車旗皆帝所賜｜｜｜｜｜｜驅馳國中令天下如帝太后愛之也云云 奏尹賞辭

恭換縣漢薛宣爲左馮翊頻陽縣北當上郡西河爲數郡湊多盜賊其令平陵薛恭本縣孝者未嘗治民職不辦粟邑縣小民謹樸易治令鉅鹿尹賞久郡用事吏遷在粟宣即以令奏賞與恭換縣二人視事數月兩縣皆治

封功臣大國四縣後漢光武見多字

但聞嗇夫不知郡縣後漢爰延陳留外黃人爲鄉嗇夫政化大行｜｜｜｜｜｜｜

爲建新大尹三年不行縣後漢崔駰祖篆見尉字

遣十五議曹各之一縣晉徐邈時豫章太守范甯欲採求風政｜｜｜｜｜｜｜｜邈爲祠部郎與甯書諫上之云云

汝何時得司徒公我已得既陽縣齊王敬則見閤字

動搖山岳震慴州縣唐韋思謙爲御史常曰御史出使不能｜｜｜｜｜｜｜爲不任職

〔絢〕廢盧絢唐李林甫爲相元宗嘗不陳樂勤政樓既罷兵部侍郎盧絢按轡絕馳道去帝愛其醞藉稱羨之林甫召絢子曰尊府素望上欲任以交廣若憚行且請老絢懼從之減授詹事遂廢

〔眩〕父遣車送稱眩後漢袁閎見車字

諫不合伏地稱眩後漢郭憲

見揎字針差頭風眩後漢華佗曹操積苦頭風眩佗針隨手而差倒懸愈頭眩後漢華佗有人苦頭眩佗令解衣倒懸濡布拭身侯視諸脉盡出五色以刀決脉五色血盡乃以被覆汗出而愈視日不眩晉王戎見電字隋劉炫見舉字內幸高宗頭眩唐則天見師字

〔硯〕課輸祖車各致薪兩束寒冰灸筆硯魏顏斐見薪字君苗見兄文輒欲燒其筆硯晉陸機見々字涕泣執祖臨終所與之硯晉范喬字伯孫年二歲祖馨臨終撫喬首曰恨不見汝成人因以所用硯與之至五歲祖母以告喬便執硯涕泣袁彖贈以鹿角書格蚌盤蚌硯齊庾易見格字取素琴石硯梁王慈年八歲外祖宋江夏王義恭施寶物慈所取慈｜｜｜｜及孝子圖而已張郎風骨當與天子傳衣履同筆硯北齊張景仁見履字安能區區專事筆硯隋來護幼而卓犖初讀詩至擊鼓其鏜踊躍用兵羔裘豹飾孔武有力捨

昔歎曰大丈夫在世會當如是｜｜｜｜｜｜也後果爲名將

裾毀於硯唐鄭畋與盧攜同相爭高駢事至相詬嫚攜怒拂衣去｜｜｜｜因抵之俱罷爲太子賓客

注老子六石

爲硯唐秦系見子字

鑄鐵硯五代晋桑維翰醜怪身短而面長常臨鑑自奇曰七尺之身不如一尺之面慨然有志於公輔初舉進士主司惡其姓以爲桑喪同音或勸其不必舉進士可以從他求仕維翰慨然乃著日出扶桑賦以見志又｜｜｜｜示人曰硯敝則改而他往卒以進士及第

周先鋒得其馬腦盌翡翠瓶玉硯五代吳楊溥溥見瓶字

〔徧〕從學左傳者當先讀百徧魏董遇見餘字

自課讀左傳月常一徧魏賈逵好春秋左傳及爲牧守｜｜｜｜｜｜｜

讀老子日百徧宋沈演之家世爲將而演之好學｜｜｜｜｜｜

夢人告曰誦觀世音千徧宋王元謨爲將爲魏所敗蕭斌將斬之沈慶之固諫乃止元謨始將見殺｜｜｜｜｜｜｜｜則免既覺誦之且得千徧明日將刑誦之不輟忽傳唱停刑

歲讀五經一徧宋徐庸字野人

年過八十猶｜日限誦孝經二十徧梁皇侃性至孝｜｜｜｜｜｜以擬觀世音經

每作一篇朝成暮徧梁劉孝綽辭藻爲後進所宗｜｜｜｜｜｜好事者傳寫流聞河朔亭苑柱壁莫不題之

讀左氏五日一徧後魏劉蘭｜｜｜｜｜｜｜無通五經

天下書至死讀不可徧北齊邢邵見適字

霖雨五日記漢書略徧北齊邢邵見記字

好讀春秋月一徧北齊張曜｜｜｜｜｜｜｜趙彥深謂曰君研尋左氏豈求服杜經邢曜曰左氏之書備敘言事惡者可以自戒善者可以庶幾故勵已溫尋非欲訓詁古人得失也

[片]日買猪肝一片後漢閔仲叔見去字

正望筭略中一片晉戴記姚｜萇與苻登相持數年不決諸將咸曰若值魏武王不令此賊至今陛下將牢太過耳萇笑曰吾不如亡兄有四云云所以得建功立業策任羣賢者｜｜｜｜｜｜｜耳魏武王萇兄襄也

每食不過乾魚數片梁何遠爲武昌太守江左水族甚賤遠｜｜｜｜｜｜而已

〔髮〕獨不念阿忠脫半紫半臂易斗髮唐元宗王后見餅字槐葉蘼蓬子髮唐志見甕字

〔眄〕按劍相眄漢鄒陽見器字據鞍顧眄後漢馬援見用字侍講積年未嘗轉眄後漢盧植字子幹涿人身長八尺音聲如鍾少事馬融融外戚豪家多列女倡歌舞於前植｜｜｜｜｜｜｜｜融以是敬之

〔箭〕白鶴爲仙人取箭後漢鄭宏見風字采薪得遺箭箭同上迴船受箭吳孫權傳曹公臨江權乘船來觀公軍公使弓弩亂發箭著其船偏重將覆權因｜｜復以一面｜｜箭均船平乃還乃知東南之美非徒會稽之竹箭吳虞翻會稽人與少府孔融書示以所注易融答書曰聞延陵之理樂覩吾子之治易｜｜｜｜｜｜｜｜｜｜｜也｜｜孝直避箭蜀法正字孝直先主與曹公爭漢中勢有不便宜退先主不肯退無敢諫者矢下如雨正乃往當先主前先主曰｜｜｜｜正曰明公親當矢石況小人乎先主曰孝直吾與汝俱

去逡射猿中母子爲拔箭（蜀鄧芝見劉字）戲令拔猛獸箭（晉桓石虔見瘧字）顧寶南金虞惟東箭（晉顧衆吳郡人爲義興太守虞潭會稽人爲吳興內史蘇峻之亂並起義討賊史臣昔曰｜｜｜｜｜｜｜｜）中箭貫髀徹鞍使人蹋鞍拔箭（晉毛寶見鞍字）明月必背上著箭（北齊斛律羨見手字）射不書箭（北齊王晞見足字）國家待遇淮南失之同於蒿箭（北齊源彪武平中陳兵寇淮南歷陽相繼失守趙彥深密訪彪討捍之計彪曰｜｜｜｜｜｜｜｜｜｜｜｜宜以淮南委之王琳）我猶箭（從周文帝初爲魏夏州刺史時侯莫陳悅殺大行臺賀拔岳岳衆散還平京迎帝總兵事帝馳赴之齊神武遣長史侯景招引岳衆與帝遇於安定溥舍帝吐哺上馬曰賀拔公雖死宇文泰尚存卿何爲也景失色曰｜｜｜耳隨人許射首也景於此還）濟我大事者在公此箭（後周王傑從于謹圍江陵柵內有人善用長矟將士登者多爲所斃謹令傑射之應弦而倒登者得入遂拔之謹曰｜｜｜｜｜｜｜｜｜也）命母弟折十九箭（北史吐谷渾見

摧字賜桃竹白羽箭曰此事宜速使疾如箭北史西突厥處羅可
汗煬帝欲分裂其國會其酋長射匱遣使來求婚帝召其使許立射匱爲可汗令發兵誅處羅|||
||||||||||||也射匱喜攻處羅大敗走天策大箭唐太宗見矢字天山
三箭唐薛仁貴見闘字獲所射者使拔箭唐杜伏威見姥字縋槀人
取賊箭唐張巡守雍邱矢盡縛槀人千餘被黑衣夜縋城下賊爭射之久乃以槀人還得箭數十
萬其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賊營追奔十餘里馳騎獻兩箭五代霍彥
威沿州人明宗時爲平盧節度未守殷反詔彥威|||||爲賀明宗賜兩箭以報之邊裔起兵令衆
以傳箭爲號令然非下得施於上也不能爲吾東向放一箭五代蜀孟昶太祖伐
蜀蜀兵所在奔潰昶問計於田頵勸昶堅守昶曰吾與先君以温衣美食養士四十年今一旦臨敵||
||||||雖欲堅壁誰與吾守邪乃降射殺趙人以拔中腦箭五代唐李
嗣昭見人字鏤姓名於箭五代陸思鐸見名字百步射中兩箭五代安重

榮爲振武巡邊將晉高祖起太原招重榮其母不可
重榮曰當爲母卜之立一箭百步曰石公爲天子則
中一發中之又立一箭曰吾爲節度使則中又中之
其母乃許後節度成德欲反母又止之乃指其堂下
播竿龍口射之曰吾有天下則中
之一發又中其母許之後以及誅

【煎】石崇廁上置沈香甲煎 晉王敦傳見廁字 淺俗甲煎 宋范煜見方字

【賤】明德先論於賤 史記趙世家見貴字 人固有好美如陳平而長貧賤 史記陳平漢書見賤字 詬莫大於卑賤 史記李斯見怨字 人皆以女寵貴我兄弟獨以賤 漢馮野王爲大鴻臚御史大夫缺在位多舉野王元帝曰吾用野王爲三公後世必謂我私後宮親屬乃下詔曰剛彊堅固確然亡欲大鴻臚野王是也心辨善辭可使四方少府五鹿充宗是也廉潔節儉太子少傅張譚是也其以少傅爲御史大夫上繇下第用譚越次避嫌不用野王以昭儀兄故也野王乃歎曰｜｜｜｜｜｜｜｜｜｜野王雖不爲三公甚

見器重有台當世凡人爲貴當可使賤後漢馬援出屯襄國詔百官祖道援謂黃門郎梁松竇固曰｜｜｜｜｜｜｜如卿等欲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松後果以貴滿致災固亦幾不免援嘗有疾松來候之獨拜牀下援不答松去諸子問曰梁伯孫帝壻貴重朝廷大人柰何不爲禮乎援曰我松父友雖貴何得失其序乎松由是恨之餘見用字如卿等欲不可復賤見上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後漢向長見生字曹氏自好立賤魏明帝爲平原王時納河内虞氏爲妃及即位五毛貴嬪爲后虞氏不得立太皇下太后慰勉虞虞曰｜｜｜｜｜｜未有能以義舉者也虞氏遂絀還鄴宮隨客早晚不問貴賤晉羊曼見率字吾今乃知貴不如賤齊沈顗不尚浮華從叔勃仕宋貴顯每還吳與賓客塡咽顗不至其門勃就之顗送迎下越閾勃曰｜｜｜｜｜｜｜也任城王兒可是賤後魏任城王澄子順年十六懷刺詣高肇門音以其年少答曰在坐大有貴客順叱之曰｜｜｜｜｜｜｜也及見直登牀捧手抗禮辭吐傲然若無所覩肇謂衆賓曰此兒豪氣尚爾況其父乎

澄聞大怒扶順數十權萬貨重輕使天下無甚貴賤唐劉晏爲諸道租庸轉運使募駛足置驛相望四方貨殖低昂及它利害雖甚遠不數日即知是以能｜｜｜｜｜｜｜｜｜｜而物常平

〔餞〕父老酌水餞隋趙軌見甚字

〔選〕擇也一曰銓官卿才無慙小選齊謝朓見妻字藍縷選唐選舉志吏部凡官員試判登科者謂之入等甚拙者謂之｜｜｜

〔旋〕舞胡旋唐安祿山見舞字

〔扇〕擁身扇後漢梁冀見眉字帝掩扇晉武元楊后甚被武帝寵遇泰始中博選良家以充後宮先下書禁天下婚娶石充選使后揀擇后性妬惟取潔白長大其端正美麗者並不見留時下藩女有美色｜｜｜謂后曰卞氏女佳后曰藩三世后族其女不可枉以卑位帝乃止叙傳曰后揀長白貴彰妬忌之情爲此也大熱坐車下時人憐之爲之交扇晉汝南王

亮見下字西風塵起舉扇晉王導見敵字麾軍以白羽扇晉顧榮南土望士廣陵相陳敏反據有揚州假榮丹陽內史敏遣甘卓出橫江堅甲利器悉以委之榮私卓曰敏既常才其敗必矣吾等安然受其官祿事敗之後使江西諸軍函首送洛題曰逆賊顧榮甘卓之首辱及萬世卓乃與榮起兵攻敏敏率萬餘人出榮——————其衆潰散乃平之嫌所獻非新羽扇晉庾懌傳見新字捉蒲葵扇晉謝安少有盛名時多愛慕其鄉人有罷中宿縣者安問其歸資答曰有蒲葵扇五萬安取其中者捉之京師士庶競市價增數倍安本能為洛下書生詠有鼻疾故其音濁名流愛其詠而弗能及或手掩鼻以效之書六角竹扇晉王羲之見几字誤落筆畫烏駮犢牛於扇晉王獻之見筆字謝安欲以卒迫試之臨別贈扇晉袁宏見庶字畫水以白羽扇晉吳猛見蚊字歌團扇晉樂志團扇歌者中書令王珉與嫂婢有情愛好甚篤嫂捶撻婢過苦婢素善歌而珉好捉白團扇故制此歌為後軍府舍人以不奉命書扇宋羊欣初在晉曾精王世子元顯使

書扇於下奉命元顯怒以爲後軍府舍人此職本用寒人於恬然不以高界見色在獄使書

白團扇宋范曄善爲文章能隸書謀逆事覺入獄文帝有白團扇甚佳送曄令書出詩賦美句曄書去白日之昭昭襲長夜之悠悠上循覽悽然宏興宗稱旨就席王球舉扇宋宗興專見判字獻蟬雀扇齊何戢爲驍騎將軍高帝好畫扇戢有宋孝武所賜蟬雀扇顧景秀所畫時陸探微顧彥先皆能畫歎其絕巧戢獻之上厚酬其意陸脩靜遺以白鷺羽麈尾扇齊張融弱冠有名道士｜｜｜｜｜｜｜｜｜｜｜曰此既異物以奉異人奪

何憲五花簟白團扇齊王摛尚書令王儉使賓客隸事多者賞之唯何憲爲勝賞以五花簟白團扇坐簟執扇容氣甚自得摛後至儉以所隸示之曰卿能奪之乎摛舉筆便成文章既奧辭亦華美一坐擊賞摛命左右抽簟手自掣取扇登車而去儉笑曰所謂大力者負之而趨高帝餉

素隱几白羽扇齊孔靈產見服字餉徐勉以伐檀圖白團扇梁豫章王見檀字冬有籠爐夏設飲扇梁南平王偉武帝弟也於第中起游客館

寒著得宜｜｜｜｜｜｜｜｜每與賓客游其中 王融賞其詩書齋壁及白

團扇 梁柳惲有詩云亭皐木葉下隴首秋雲飛王融見而嗟賞因書齋壁及所執白團扇 六月

途中屏蓋扇 北齊趙郡王叡見氷字 麾風以白羽扇 北齊陸法和見風字

齊文襄遣趙彥深遺以白羽扇 後周王思政守潁川知不濟欲自剄｜｜

｜｜｜｜｜｜｜｜｜｜｜牽手以下 賦白羽扇 唐張九齡既庚元宗旨恐為李林甫所危因帝

賜白羽扇獻賦其末曰苟効用之得所雖殺身而何忌又曰縱秋氣之移奪終感恩於篋中 盛暑

不執扇 唐韓滉見易字 蠅集爪上揮以扇 唐武儒衡見此字 盛暑未

嘗張蓋操扇 五代李昇見亭字

〔戰〕夢與海神戰 史記秦始皇見魚字 身七十餘戰 史記項羽曰吾起兵至今

｜｜｜｜｜ 兵不如者勿與挑戰 張儀曰｜｜｜｜｜｜｜｜粟不如者勿與持

久 何苦乃與公挑戰 漢高祖與項羽軍廣武相守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餉相與臨

廣武之間而語羽欲與漢王獨身挑戰漢王數羽十罪曰吾使刑餘罪人擊公｜｜｜｜｜餘見指字願爲諸君快戰漢項羽見罪字安國持重張羽力戰漢安國見重字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漢李廣見奇字不對皇太子問攻戰後漢光武見旅字盛王以戰去戰後漢耿秉上言國中虛費邊陲不寧其志專在匈奴以戰去戰者盛王之道顯宗然其言樂見突騎戰後漢景丹傳見騎字自春及秋無日不戰後漢段熲討西羌展轉山谷間｜｜｜｜｜｜｜平東羌凡百八十戰後漢段熲見治字中飛矢以囊囊足而戰蜀馬超初在隴中鍾繇使討郭援｜｜｜｜｜｜｜斬援首用兵上心戰蜀馬謖見心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晉宣帝紀見飾字怯防勇戰梁馮道根爲南梁太守戍阜陵初到修城隍遠斥候如敵將至者衆頗笑之道根曰｜｜｜｜｜｜｜此之謂也修城未畢魏人奄至城中失色道根命開門緩服登城選精銳二百與戰敗之子夢羅睺曰我明

日當戰隋周羅睺拜行絳晉等州諸軍事時漢王諒餘黨尚據絳州中流矢卒柩還輿馬自止飄風旋遶長史叱曰公恨寇未平邪乃行其年七月｜｜｜｜｜｜｜｜｜｜｜其靈生弓劍無故自動若人帶持狀絳州城陷是其日也

少長戎馬間歷二百餘戰唐秦叔寶見斛字

謀定而後戰唐李光弼傳｜｜｜｜｜｜能以少覆眾治師訓整天下服其威名

年二十四更六十二戰唐柏良器見王字

最下為浪戰唐杜牧見治字

〔顫〕我見薛文遇肉顫五代劉延朗傳見地字

〔釧〕斬臂取玉釧宋王元象為下邳太守好發冢人間垣內有小冢每朝日初升見一女子立冢上近視則亡元象命發之一女子年可二十姿質如生卧而言曰我東海王家女應生資財相奉眞勿見害女臂有玉釧破冢者｜｜｜｜｜女復死

虎魄釧齊東昏侯潘妃服御極選珍寶｜｜｜一隻直一百七十萬

毀玉像作潘妃釵釧齊東昏潘妃先是晉義熙初師子國遣使獻玉像高四尺二寸玉色溫潔形制殊持歷晉宋在瓦官寺東昏遂毀玉像先截臂次取身為妃

作叙剉見師子國傳聲言長樂主燒死殺一婢手加王釗梁臨賀王正德見媒字

【轉】夜使鋸斷城門限令車聲𠚍轉後漢臧宮將兵屯駱越越人謀叛宮兵少不能制會屬縣送委輸車至宮｜｜｜｜｜｜｜｜｜｜｜｜出入至旦越人伺候聞車聲不絕而｜門限斷以兵大至遂安

舞不轉後漢閻讓爲舒令太守張磐與讓父友而讓恥爲之屈磐常以舞屬讓讓不爲起固彊之｜又｜｜磐曰不當轉邪讓曰不可轉轉則勝人

怒雞子圓轉晉王承見子字

令胞中略轉晉嵇康見綏字

雙眸冏徹瞳子四轉晉盧循｜｜｜｜｜｜｜｜善草隸奕碁與徐道覆同反誅

夢冢頭銅柱轉北齊陽休之見匝字

如棄蘇合之丸而取蜣蜋之轉五代唐任圜爲相與安重誨鄭珏孔循擇當爲相者圜意屬李琪而珏循謂重誨曰李琪非無文藝但不廉耳太常卿崔協可也重誨以爲然他日明宗問誰可相者重誨以協對圜爭曰崔協不識文字而虛有表號爲沒字碑議未決重誨等退休

擬廓圍謂重誨曰李琪才數可薫時輩百人若拾琪
句相協|||||||||||也重誨笑而
止然終以循言相協協
爲相數年人多嗤之
【傳】音轉驛遞 乘六乘傳 漢文紀 漢吳王濞傳周亞夫 飾厨傳 漢宣紀見日字 投
傳 後漢申屠蟠字子龍陳留人與濟陰王子居同在
太學子居臨卒以身託蟠蟠乃躬推輦車送喪還
鄉里遇司隸從事義之爲封傳護送蟠
不肯受||于地而去注曰傳符牒也
【傳】徒能讀父書傳 史記趙括見變字 使爲離騷傳 漢淮南王安辯博善
爲文辭孝武時入朝上||||||每宴
見談說得失及方技賦頌昏暮然后罷 如班固作
西域傳 後漢臧洪父旻爲匈奴中郎將還京師太尉
袁逢問西域諸國土地風俗人物種數旻具
答不與中國同者口陳其狀手畫其形
逢歎息曰雖班固作西域傳何以加此 旬日諷左傳
後漢延篤字叔堅少從堂谿典受左傳旬日諷之注
曰篤欲寫左傳典以發牋記與之篤以牋記不可寫
傳乃寫本諷之粮盡辭歸典曰卿欲寫傳何故辭歸
篤曰已諷之矣典欲曰延生雖復端木聞一知二未

足爲前若使尼父更起于洙泗君當緇名七十與游夏爭匹也趙忠等譖云與黨人共朝廷數讀霍光傳後漢呂强見屏字不肯讀項羽傳魏夏侯稱見人字月讀一遍左傳魏賈逵見通字晚好讀左傳蜀關羽見口字答孫策云不知左傳吳高岱字仲文隱于餘姚孫策聞其善左傳使迎之或謂策曰高岱以將軍無文學之才若與論傳而言不知則某言符矣又謂岱曰孫將軍惡勝己者若每問當言不知岱以爲然及與論傳答云不知策怒以爲輕己因而殺之命取霍光傳晉王彪之爲僕射桓温將廢海西公温亦色動彪之曰公阿衡皇家便當倚傍先代耳｜｜｜｜｜禮儀定于須臾温歎曰作元凱不當如是邪著大人先生傳晉阮籍嘗于蘇門山遇孫登與商略終古及栖神導氣之術登皆不應籍長嘯而退半嶺聞有聲若鸞鳳之音響乎巖谷乃登之嘯也遂歸｜｜｜｜｜其略曰世之君子惟法是修惟禮是克手執圭璧足履繩墨行欲爲目前檢言欲爲無窮則獨不見羣蝨之處褌中乎逃乎深縫匿乎壞絮行不敢離縫際動不敢出褌襠然炎邱火流焦邑滅都羣蝨不能出也君

乎之處域內何異夫蝨之處褌中乎此亦籍胸懷之本趣也與弟共讀高士傳晉王徽之見世字可覓千斛米見與當為尊公作佳傳晉陳壽字承祚撰三國志或云丁儀丁廙有盛名于魏壽謂其子曰｜｜｜｜｜｜｜｜｜｜｜｜｜丁不與之竟不為立傳壽父為馬謖參軍謖為諸葛亮所誅壽父亦坐被髡諸葛瞻又輕壽為亮立傳言將略非長無應敵之才言瞻唯工書名過其實議者以此少之袁淑著眞隱傳宋何尚之致仕于方山著退居賦以明所守未幾復還攝職｜｜錄古來隱士有迹無實者｜｜｜以嗤焉著五柳先生傳宋陶潛門有五柳樹｜｜｜｜｜｜略云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常吟諷漢書杜緩傳齊宗室子範見賛字不意老子遂與韓非同傳齊王敬則與王儉同拜儀同三司徐孝嗣嘲儉曰今日可謂連璧儉曰｜｜｜｜｜｜｜｜｜敬則聞之欣然無恨色朝士以此多之欣然欲讀管寧傳齊劉瓛五歲聞舅孔熙先讀管寧傳欣然欲讀舅更為說之精意聽受曰此可及也後果以儒業專門又著隱德劉訏益成高

隱傳梁沅孝緒見成字秘北僧𨙸盧中漢書叙傳梁蕭琛為宣城太守

有北僧南渡唯齎一𨙸盧中有漢書叙傳以為班固真本琛求得之其書多異今者文字非篆非隸琛甚

秘之遅遅春日䬍學歸藏湛湛江波遂同大傳梁庾肩吾傳簡

文在東宮與湘東王書曰比見京師文體懦鈍殊常競學浮疎爭事闡緩吟咏性情反擬內則之篇操筆

寫志更摸酒誥之作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詩既若此筆又如之徒以煙墨不言受其

驅染紙札無情任其搖襞甚矣哉文章橫流一至于此

不讀曹馬之書數尋伊霍之傳後漢濟南王暉業見犢字三旬通左傳後魏張吾貴聚徒千數而不講傳主

徒竊云張生之于左傳以不能說吾貴聞之詣劉蘭蘭為講傳三旬之中兼舉服杜異同諸生後集便講

之義例無窮學者奇之無以報德當為卿作佳傳北齊魏收見史字大

遺魏收金請為父作佳傳北齊尒朱文略魏天柱大將軍榮之子也嘗丨丨丨

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故收論榮比韓彭伊霍撰高才不遇傳北齊劉晝見驅字撰

九世伯祖貞侯濬傳後周裴俠見基字王澄次其行事為孝義傳後周樂運自江陵遷長安親屬多籍沒運積年為傭保皆贖之又事母嫂甚謹||||||

||文帝令讀宋書謝晦傳隋蘇威見屈字平陳七策公宜自載家傳隋賀若弼見策字乘牛讀項羽傳唐李密以蒲韉||掛漢書一帙角上行且讀楊素見曰何書生勤如此密識素下拜問所|曰|||也素奇之暗疏列女傳唐虞世南傳太宗嘗命寫列女傳於屏風於時無本世南暗疏之無一字謬慨然讀馬援傳唐馬燧年二十讀馬援傳慨然曰使吾祖勳業墜于地乎乃從安西府堂上畫孝友傳唐李栖筠為常州刺史起學校|||||示諸生人人知勸著史道先生傳唐張薦見道字著五斗先生傳唐王績飲酒五斗不亂||||||虛立錢九隴門閥功狀至與劉文靜同傳唐許敬宗見閥字晚節課吏傳寫史傳五代漢楊邠見寫字

〔戀〕綈袍戀戀 史記范雎 見祿字 短豆駑馬戀 晉宣帝紀 見豆字 良醞

可戀 唐王績 見升字

〔掾〕與死人語收廷掾 後漢周紆 見苦字 袁術劫辟公府掾 後漢馬日磾 見節字 殺石城兩掾 吳黃蓋為石城長蓋署兩掾教 曰令以武功為官一以文書委 付兩掾若有姦欺終不加鞭杖宜各盡心初皆怖威 久之漸容人事盡得兩掾不法詰問辭屈蓋曰前以 相敕不加鞭杖非相欺 也遂殺之縣中震栗 百六掾 晉元帝初以琅邪王 鎮建鄴西都不守羣 臣請依魏晉故事為晉王許之諸參軍拜奉車 都尉掾屬駙馬都尉掾屬百餘人時謂｜｜｜ 殺公掾 晉魏郡為司徒有威重德望陳留周震累為諸府 辟辟書下公輒喪亡號震為｜｜｜莫有辟者 郡乃命之竟無患 識者知其達命 三語掾 晉阮瞻 見同字 以耿馬為丁掾 北齊李神雋 見我字

〔緣〕繡衣絲履偏諸緣 漢賈誼曰今賣僮者為之｜｜ ｜｜｜｜內之閑中是古之

天子后服而庶人以衣婢妾注云偏諸若今之織成以爲腰襻及褾領者也衣大練裙不加緣後漢明德馬后見裙字夫人裳不加緣後漢滎遵見壺字若紬袴錦爲緣後魏樂良王忠見衣字恕使者裂去薄餅緣後周王羆鎮河東日嘗有臺使至爲設食使乃裂去薄餅緣羆怒曰耕種收穫其功已深舂爨造成用力不少爾之選擇當是未飢命左右撤之使者大慙又與客食瓜客削瓜皮侵肉稍厚羆意嫌之及瓜皮落引手就地取而食之客甚有愧色末坐少年慚緣唐潘孟陽傳見郎字

〔絹〕不肯貸文帝百絹魏曹洪見匹字問父於何得此絹魏胡質爲征東將軍其子威自京省之停廐中十餘日告歸臨行賜絹一匹威曰大人清白不審于何得此質曰吾俸祿之餘也威方受千頭木奴歲止用一匹絹吳李衡見奴字軍失利悉入軍資餘絹蜀趙雲見庫字刈吳穀爲糧皆計所侵償絹晋羊祜見穀字桓温送星人五千錢一匹絹晋習鑿齒見簿字捶子

以貸十匹官絹晉庾氷見匹字夢人與兩匹絹宋沈慶之見度字石函中有丹書絹宋蕭叡明見函字牛突部伍不許推問放歸橫繫牛角以絹齊豫章王嶷見歸字斬王回素以盜二匹絹齊李安人見匹字送白驄齧馬報百絹齊劉懷珍與高帝早舊懷珍爲青州刺史帝有白驄馬齧人不可騎送爲別懷珍報百匹絹或曰蕭公此馬不中騎是以與君君報不亦多乎懷珍曰蕭公亭應員入此絹吾方欲以自記之豈計多少縣令餉栗薄下置絹梁溥昭見嚴字匿許謙盜絹後魏昭成帝性寬厚時國少繒帛代人許謙盜絹二匹守者以告帝匿之曰吾不忍視謙之面卿勿洩之謙或慙而自殺爲財辱士非也敎汝陽聽調小絹後魏辛穆見調字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豈惟三千匹絹後魏宗室衍傳見匹字訪主還賣物所利絹後魏寇雋不以財利爲心家人曾賣物與人利得絹一匹雋知之曰得財失行吾所不取訪主還絹唯長樂公兩手持二十匹絹後魏

李崇傳見服字賜百姓酒以輸好絹後魏楊津見酒字以金蟬質絹

北齊李元忠位侍中卒家有米三石酒數斛未及賻｜｜｜｜方得就焉贈斛律武都

手持一絹北齊石曜見持字死着弊禪家積二萬匹絹北齊庫狄

伏連見藥字每百姓納賦先青五匹絹北齊元坦見匹字釁然布

汲綆以絹隋志見釁字入左藏口銜手持三匹絹隋庫狄士文見

須字賜市書絹唐隴西王博乂與弟勃海王奉慈皆驕洛放于聲樂爲高宗所鄙各｜｜｜｜

二百匹以愧切之杜亞疑令狐運劫洛北絹唐李元素爲御史東都留守杜

亞惡大將令狐運會盜劫輸絹洛北運適略近郊亞疑掠服之請作運冤士詔元素覆按得其冤後果得

釋虞鄉市置王重榮所贈絹唐司空圖見市字

【彥】洛陽遺彥後周裴諏之初東魏遷鄴諏之留河南西魏將獨孤信入金墉以諏之爲開府

蜀號曰｜

【院】六年不出門院 後魏徐遵明見師字 回心院 唐高宗王后蕭良娣與武后昭儀爭寵昭儀誣以蠱媚皆廢爲庶人囚宮中帝念后間行至囚所見門禁錮嚴進飲食竇中惻然傷之呼曰皇后良娣無恙乎二人同對妾等以罪棄爲婢安得尊稱陛下幸念疇昔使妾死更生復見日月乞署此爲｜｜｜帝曰朕即有處置武后知之詔杖二人百剔手足反接投釀甕中曰令二嫗骨醉數日死初詔到后再拜曰陛下萬年昭儀承恩死吾分也至良娣罵曰我後爲猫使武氏爲鼠吾當扼其喉以報武后聞詔六宮毋畜猫武氏頻見二人被髮瀝血爲厲從蓬萊宮厲復見故多駐東都 移書苴院 唐蘇頲見爾字 求爲吏隷集賢院 唐陽城見吏字 至柿林院 唐王伾順宗立爲散騎常侍帝襲寵之王叔文雖爲帝所禮不及伾之無間也叔文入止翰林而伾｜｜｜｜見牛昭容等當其黨盛門若沸羹 改麗正書院爲集賢殿書院 唐張說倡封禪議帝召學生禮官置酒集仙殿曰朕今與賢者樂于此當遂爲集賢殿乃下制改麗正書院爲集賢書院 相對八院 唐裴寬見對字 宰相咨逮政事過舍人院 唐常袞傳見門字

起草院唐李德裕見草字詔月益錢仙韶院唐王起見錢字送錢光院唐陸扆見錢字丐錢楊子院唐溫廷筠見齒字招賢院唐王審知據福建以其兄審邽為泉州刺史位檢校司徒喜儒術中原亂公卿多來依振賦以財如韓偓鄭戩等賴以免禍審邽子延彬作｜｜｜以禮之擇能院五代吳越錢文穆王好學善為詩使其相沈崧置｜｜｜選賢中學士錄用之

〔春〕東春西春中春五代裴皞字司東河東人裴氏自晉魏為名族居燕者曰｜｜居涼者曰｜｜河東者曰｜｜

〔卷〕臨死焚書一卷後漢華佗見事字唯取呂布軍中書數百卷魏袁渙曹公破呂布給衆官車各數乘使取軍中物衆人皆重載唯渙取書數百卷衆大愧陽鷩言失素書兩卷吳趙達見郎字端坐灰中把書一卷吳姚光見書字得風痺猶手不輟卷晉皇甫謐見文字聖賢備求黃卷晉諸

陶見求字 崔講尚書誤持曲禮卷（後魏祖瑩見禮字）大丈夫擁書萬卷（後魏李謐見經字）胄中貯書千卷（北齊崔㥄見道字）去越州都督留所寫書數百卷（唐李大亮見署字）對聖賢黃卷（唐狄仁傑見語字）蓄書二萬卷（唐韋述丨丨丨丨皆手校定黃墨精謹內秘書不逮也）

〔倦〕見梁惠王壹語連日三夜無倦（史記淳于髡見聲字）述前世事聽者屬耳忘倦（後漢馬援見台字）每旦聽朝日昃忘倦（隋文帝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聽之纚纚令人忘倦（唐馬周見孟字）咨天下事衮衮不知倦（唐姚崇見澤字）

〔便〕屯田得十二便（漢趙充國見利字）偷得避嫌之便（漢趙充國見福字）用事過多屬辭不得流便（梁任昉見筆字）鞭箠宿衛常因風便（梁蕭脩傳見衛字）君謂此選便（唐喬琳德宗初為宰相罷為太子少師從幸奉

天進辛梁州琳辭病不進祝髮吉汕游寺朱泚取之晉吏部尚書琳亦不辭士有詐官非便者琳曰||
|||手及收京師李晟憫其老表貫死帝曰琳故宰相失節背義不可赦臨刑歎曰我以七月七日生以此日死非命耶

面 網去三面 史記成湯見網字 自殺蔽面 史記吳王夫差||其|曰吾無面以見子胥也 復言長安君爲質者老婦必唾其面 史記趙孝成王

初立秦攻我拔三城趙求救于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爲質兵乃出太后不肯明謂左右曰|||||||
|||||||||左師觸龍言願見太后太后盛氣胥之徐趨而坐曰老臣病足不得見久矣竊自恕而恐太后體之有所苦也太后曰恃輦而行曰食得毋衰乎曰恃粥耳太后之色少解左師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臣竊憐愛之願得補黑衣之缺衛王宮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少子乎曰甚于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曰老臣竊以媼之愛燕后賢于長安君太后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曰父母愛子則爲之計深遠媼送燕后持其踵爲之泣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也祭祀則祝曰必勿使反豈非計長久哉令

媪尊長安君而不及今令有功于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于趙故以爲愛之不若燕后太后曰諾于是長安君質于齊齊兵乃出

客如復見文者必唾其面

史記孟嘗君相齊而廢因馮驩復一捐孟嘗君太息曰文常好客食客三千餘人客見文一日廢皆背之而去今賴先生得復其位客亦可面目復見文乎｜｜｜｜｜｜｜｜｜｜馮驩結轡下拜曰君之言失也夫物有必至事有固然生者必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獨不見朝趨市者乎明旦反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掉臂而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忘其中今君失位賓客皆去不足以怨士而徒絕賓客之路願君遇客如故孟嘗曰敬從命矣

可屬大事當一面

漢張良漢王敗于彭城至下邑下馬踞鞍問曰吾欲捐關以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良曰九江王布楚梟將與項王有隙彭越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之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楚可破也漢王卒破楚此三人力 王

廑如黑子之著面

漢賈誼以文帝封子武爲淮陽王參爲代王上疏曰陛下所以爲蕃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代北邊匈奴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

之比大諸渓||||||適足以餌大國不足以有所禁禦弟子莫見其面漢董

仲舒見園字拊馬使面漢張敞見街字視尚方禁面漢朱博見禁字夜寢

早起妻希見其面漢宋博見杯字吳顧悌見憤字常翳雲母屏面漢王

莽見聲字使虎賁頓左雄頭血出覆面後漢周景爲尚書令時盜發順帝陵

不得景以尺一詔召司隸左雄伏于廷||||||||||與三日期便擒賊恐見紹

地下乃髡頭墨面後漢袁紹死妻劉酷妬殺紹寵妾五人爲死者有知|||||

||||以毀其形泥塗韓仲伯婦面後漢趙憙見恩字識車匠半面

後漢應奉見匠字桓帝使圖其形狀乃臥於幽闇引被韜面

後漢姜肱見狀字尼首方面後漢高獲見性字見叔父陽喎口敗面

魏武帝見口字歷年潛志不窺園圃親踈莫見其面魏趙昱徐方名

士燮公羊傳兼該羣業||||||||||||||見閻諫傳長吏還者皆讞

衣垢面魏毛玠見車字孫權使親近以手巾拭面吳潘濬字承明初爲
劉備荊州治中孫權殺關羽得荊土濬稱疾不見權使人輿致之濬伏面着牀涕泣交橫權慰勉之｜｜
｜｜｜｜以諸葛子瑜題驢面吳諸葛恪傳見驢字用堊突面
蜀徐庶字元直少好俠爲人報讎｜｜｜被髮而走爲吏所得問其姓字閉口不言乃於車上立柱磔
之擊鼓令于市黨伍篡解得脫遂折節學問以履搏妻面蜀劉琰位車騎將軍妻胡氏正
旦入賀太后特留經月胡有美色琰疑與後主私呼卒撾胡以履搏面而後棄遣琰坐棄市夢魏
明帝枕其膝曰視吾面晉宣帝爲魏太尉討遼東至襄平｜｜｜｜｜｜｜
｜｜恍視有異於常心惡之及班師次白屋三日之間詔書五至手詔曰間側息待到到便直排閤入視
吾面帝乘追鋒車一宿而至引入臥內與曹爽受遺輔少主孫皓好剝人面晉王濟傳
見屈字文武數萬人悉識其面晉王珣爲桓溫主簿機務並委珣｜｜｜｜｜
｜｜｜真長何嘗相比數卿今日作此面晉劉惔見心字賊逼

令北面晉謝逸爲吳興太守孫恩之亂爲所執｜｜｜｜｜逸曰我不得罪天子何北面之有害之擊賊自衛鐵面晉朱伺見衛字照鏡不見其面晉殷仲文｜｜｜｜｜｜戚反訣族人舉標擲其面晉王衍見上字一吟一詠許將北面晉孫綽見脣字王敦見之雖冬月亦扇面晉周顗見浯字卿幾壞我面晉謝萬字萬石才器英秀雖器量不及兄安而善自衒曜嘗與蔡系送客征虜亭與系爭言系推萬落牀冠幘傾脫萬徐拂衣就席神氣自若謂系曰｜｜｜｜｜系曰本不爲卿面計然俱不以介意時以此稱之謝白面晉謝石字石奴少患面瘡之莫愈乃自匿夜有物來舐其瘡隨舐隨差舐處甚白世呼爲｜｜｜爲尚書令既無它才望直以宰相安之弟兼淮肥之役石爲都督有大勳遂居清顯而聚斂無厭取譏於世詎可畏溫面晉王述見及字人心狗面狗心人面晉荀朗見弟字朱脩之作謝宣明面宋劉瑀見向字以甌投徐孝嗣面齊沈昭略見思字擲栗正中帝面梁蕭琛見栗字卿何得已作

領軍面梁韋叡見乂字塗中見相識輒以笠傘覆面梁王藉爲中散大夫忍忍不樂乃至徒行市道不擇交游｜｜｜｜｜｜｜｜｜｜匿許譙盜絹不忍視其面後魏昭成帝見絹字僕射黑面後魏宗室欽見射字殺汾州叛人皆先鞭面後魏李彪見手字魯漫漢騎禿尾草驢以方麹障面北齊楊愔見漢字遊道獮猴面北齊宋遊道見情字七尺之形不如一尺之面北齊賈子儒見速字五代晉桑維翰見硯字彪身馬面北齊斛律光見名字奴千作儀同面後周伊婁穆見千字不唾高遵面隋伊婁謙見貴字昨宵恨夜長不能早見公面隋李德林撰霸朝雜集文帝謂曰｜｜｜｜｜｜｜｜｜｜｜必令公貴與國終始爲典籤崔簡妻鄭嫚罵以履抵面唐滕王元嬰驕縱失度官屬妻美者紹爲妃召逼私之嘗｜｜｜｜｜｜｜｜｜｜血流乃免元嬰慙歷旬不視事千里外猶對面唐房元齡見語字唾未泚面唐段

秀實見勞字　得罪蓬首垢面唐張說見疏字　欲一識卿面唐張萬福爲舒州刺史時平盧司馬許杲以卒駐濠州窺淮南代宗召萬福謂曰|||||將以許杲累卿萬福曰陛下以一許杲召臣如河北諸將叛欲爲何人乃拜和州刺史杲懼徙屯上元　數水驛爲中人擊敗面唐元稹見驛字　諫游畋頷叩龍墀血被面唐劉栖楚見墀字　督戰背裂血面唐張巡見碎字　六矢着面唐雷萬春與張巡先守雍邱萬春立城上賊伏弩發||||萬春不動賊疑木人諜得其實乃大驚　吾筆當得王羲之北面唐杜審言見死字　言爲文引被覆面唐王勃見藁字　以百獸毛爲鸑面唐安樂公主||||||韋公則集鳥毛爲之皆具鳥獸狀工費巨萬　文成公主惡吐蕃人赭面唐吐蕃俗以赭塗面爲好太宗時文成公主嫁贊普贊普弄贊公主惡國人赭面弄贊下令國中禁之

〔變〕三晉多權變史記張儀贊|||||之士　趙括徒能讀其父書

傳不知合變史記趙奢傳秦與趙相距長平時奢已死廉頗爲將趙王信秦間言曰秦所畏獨馬服君趙奢之子括趙王因以括代廉頗將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也三不聽括自少時與其父言兵事父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若趙將括破趙軍必括也及括將行母上書言括不可使將王曰母置之母曰即有不稱妾得無隨坐乎王許諾括果敗軍遂降秦秦阬四十萬人趙王亦以括母先言竟不誅也若真鄙

儒不知時變漢叔孫通徵魯諸生共起朝儀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百年積德而後可興吾不忍爲公所爲吾不行公往矣毋汙我通曰｜｜｜｜｜｜｜｜

睥睨兩宮間幸天下有變漢賈嬰見生字

武帝行一切之變漢貢禹上書曰｜｜｜｜｜｜｜｜犯法者贖罪入粟者補吏

積穀三百萬斛云食此足以待天下之變後漢公孫瓚見步字

明會有變吳孫綝爲丞相專恣孫休謀於會殺綝永安元年十二月丁卯誣言｜｜

縱門不悅戊辰朧會縱｜｜輯疾汁強起之遂入縛斬之紫宮帝坐無他變晉孟觀趙王倫篡位署安南將軍屯宛義軍起多勸觀應齊王冏觀以｜｜｜｜｜｜謂倫應之遂爲倫守及惠帝反正夷觀三族變變晉佛圖澄見大字隋王令言見子字吾文體英變齊張融見奇字

自漢至魏文體三變梁沈約云｜｜｜｜｜｜｜陳古器多爲祆變隋文帝紀開皇十一年以平｜所得｜｜｜｜｜多｜｜｜悉命毀之羣無賴陰持兵望

南闕侯變唐李石傳見騎字唐文章三變唐文藝敘曰｜｜｜無慮｜｜高祖太宗大難始夷沿江左餘風絺句繪章故王楊爲之洎元宗好經術羣臣宗雅黜浮氣益雄渾則燕許擅其宗大歷貞元間美才輩出擩嚌道真涵泳聖涯於是韓愈唱之柳宗元等和之法度森嚴完然爲一王法此極也其爲政貴知變唐崔郾見郾字

〔弁〕安有大國君子不識古弁隋李雄爲戶部尚書新羅遣使朝貢雄至朝堂與語因問其冠制所由使曰古弁遺象安有大國君子不識雄因曰中國無禮求諸四裔有司劾雄失辭

生兒

三十四嘯與笑通

〔嘯〕南陽太守岑公孝宏農成瑨但坐嘯後漢黨錮傳見武字左顧而嘯後漢劉根見根字抱膝長嘯蜀諸葛亮客荊州與徐廣元徐元直孟公威俱游學三人務於精熟亮獨｜｜｜｜謂三人曰卿諸人仕進可至郡守刺史也三人問其所志但笑而不答蘇門嘯晉阮籍見傳字胡騎圍城乘月登樓清嘯晉劉琨見茄字倚舫樓長嘯晉王廙字世將為荊州刺史性篤率嘗從南下旦自尋陽迅風飛帆暮至都｜｜｜｜｜神氣甚逸王導謂庾亮曰世將為潯陽時識事亮曰正足舒其逸氣耳當暑承風而嘯晉成公綏見曲字上都門倚嘯晉石勒見門字子孫悲泣拜辭不視而長嘯齊宗測見蘿字知國家有邊事以閒南山虎嘯梁沈僧昭見知字神韻蕭灑垂綸長嘯南史漁父見釣字游終南山乘

月吟嘯唐崔咸位秘書監素有高世志造詣斬遠｜｜｜｜｜｜至感激泣下

〔弔〕俯而慶仰而弔史記蘇秦見喙字召平獨弔漢蕭何見衛字張繡

辛不受賀受弔後漢劉表見賀字王述居郡境母喪止一弔

晉王羲之見然字王儉死騎水牛出弔齊諸賁太宰彥回子也有棲退之志仍居

墓下｜｜｜｜｜｜以繫門外柱入哭盡哀而退家人不知也高力士母亡程伯

獻縗經受弔唐｜｜｜貴幸金吾大將軍程伯獻納爲兄弟力士｜｜｜｜｜｜拜

中書令不受賀受弔唐岑文本見賀字

〔釣〕披羊裘澤中釣後漢嚴光見態字三石頭垂釣宋王宏之見賣字

其釣非釣南史漁父見鈎字

〔溺〕卷簀置廁中賓客更溺史記范雎見隸字解儒冠溺漢酈食其

傳見狂字爲小絝藉溺漢周仁見誇字死灰然即溺漢韓安國見然字鄉

里欲溺（魏吳質傳見里字）蔽蟬翳葉桓元就溺（晉顧愷之見詠字）卿

目睆睆正耐溺（晉石季龍載記見中字）年十二猶令騎腹溺（北齊安德王見王字）

浴以五牲之溺（北齊綦母懷文見疑字）渴甚求飲民飲

以溺（唐崔堯見樹字）于嶠於宰相從者直廬溺（五代唐趙鳳傳見盧字）

〔調〕十年不得調（漢張釋之見論字後漢馬融見除字後周黎景熙字季明性專固一爲史官丨丨丨丨丨）問太子權略智調（蜀孟光字孝裕後主時爲大司農光問郤正太子所習并其情性好尚正對云云光曰如君所道皆家戶所有耳吾令所問欲其權略智謂何如正曰世子當承志竭歡不得妄有施爲督調藏於胷次權略應時而發焉可豫設光解正慎宜不肯放談乃曰令天下未定智意爲先儲君讀書寧當作吾等竭力博識以待訪問如博士探策講試以求爵位邪當務其急者正深謂光言爲然）踞胡床作三調（晉桓伊見奏字）一年三輸公調（宋劉凝之見車字）趙鬼食鴨劚諸鬼盡着調（齊恩幸茹法珍梅蟲兒等三十一人東昏

時控制大臣移易詔敕公卿見之懾息初左右應敕捉刀之徒悉號爲鬼宮中訛云｜｜｜｜｜｜｜

｜｜當時莫解梁武平建鄴東昏死羣小一時誅戮故以爲諧鬼俗間以細對肉揉以薑桂曰劇意者亡羹皆當細剉而烹也

剌何敬容爲采荷調 梁江革子從簡少有文情爲采荷調以剌河敬容爲當時所賞

敎汝陽聽以小絹爲調 後魏辛穆爲汝陽守水潦表請輕賦｜｜｜｜｜｜｜｜｜

我止人上取爾割天子調 北齊尉景見景字

詩語故作落調 唐鄭綮見體字

屬吏卒以鳳凰優得調 唐楊國忠判度支裒天下財貯左藏庫帝詔百官觀庫物積如邱山出入判官魏仲犀言鳳凰集通訓門門直庫西詔改爲鳳凰門進仲犀殿中侍御史｜｜｜｜｜｜｜｜

【料】**均給公廨雜料** 唐楊綰字公權爲中書舍人故事舍人年久者爲閣老其公廨雜料獨取五之四至綰悉均給之

食黃貂以三品料 五代東漢劉旻見貂字

【竅】**聖人心有七竅** 史記紂怒比干强諫曰吾聞｜｜｜｜｜｜剖比干觀其心

屈

穀樹瓠堅而無竅後漢孔融答曹操書注曰韓子曰齊居士田仲宋人屈穀往見之曰穀聞先生不恃仰而食今穀有樹瓠之法堅如石厚而無竅願獻先生先生曰仲曰凡貴於樹瓠者爲可以盛也厚而無竅則不可以盛物堅如石則不可以割而斟吾無以此瓠爲也今仲不恃仰人而食亦無益人國堅瓠之類也巨盧裁竅晉王征見珍字

【徼】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漢食貨志武帝東度河河東太守不意行至不辯自殺行踰隴卒從官不得食隴西太守自殺於是上北出蕭關行獵新秦中｜｜｜｜｜｜｜｜｜｜｜誅北地太守以下時公卿議封禪郡國皆豫治道脩繕故宮及當馳道縣縣治官儲設共具而望幸

【吁】哭臨之時恒有雙鶴警吁晉吳隱之字處默少有清操事母孝謹及執喪哀毀過禮家貧無人鳴鼓每至｜｜｜｜｜｜｜｜｜｜及祥練之夕復有羣鴈俱集人以爲孝感常食鹹菹以其味旨掇而棄之與太常韓康伯隣居康伯母殷浩姊賢明婦人也聞隱之哭聲輟飡投筯爲之悲泣謂康伯曰汝若居銓衡當舉如此輩人及康伯爲吏部尚書隱之遂階清級顏延之聽

其辭義清元不復酣吽宋張鏡見談字箭如餓鴟吽梁曹景宗見婦字

三十五笑

〔笑〕褒姒見舉逢火大笑史記周幽王見逢火字夢叔帶哭已而笑史記趙盾見哭字趙為號秦為笑史記趙王遷五年地大動六年大饑民訛言曰｜｜｜｜｜以為不信視地之生毛八年為秦所滅士有不談王道者樵夫笑漢楊雄長楊賦曰｜｜｜｜｜｜｜｜｜｜之重為天下觀笑漢司馬遷曰李陵既生降隤其家聲而僕又茸以蠶室｜｜｜｜｜灌夫嘻笑漢田蚡見李字齵齒笑後漢梁冀妻見咼字趙君名重令過界不見必為天下笑後漢趙咨字文楚東郡人靈帝時拜東海相之官道經滎陽令敦煌曹暠咨之故孝廉也迎路潢謁咨不為留暠送至亭次望塵不及謂主簿曰｜｜｜｜｜｜｜｜｜｜｜｜｜｜即棄印綬追至東海謁咨畢辭歸家為特所重如

此魏文以賈詡爲三公孫權笑魏賈詡字文和文帝即位拜太尉注曰｜

｜｜｜｜｜｜｜｜之我若用子義許子將不當笑吳太史慈傳見

我字左右見譙周笑蜀譙周字允南體貌樸素性推誠不飾初見丞相亮左右皆笑既出

有司請推笑者亮曰孤尚不能忍況左右邪公畏蜀如虎柰天下笑蜀諸葛亮

見何字誦讀典籍欣然獨笑蜀譙周躭古篤學｜｜｜｜｜｜見張

華以帛纏鬚大笑晉陸雲見疾字水中見縗經影大笑同上庾

亮舉麈尾掩口而笑晉孟嘉見吏字療兒缺須百日不語笑

晉魏詠之見器字投諸水中出水便大笑晉孫登見琴字靈談畏笑

晉夏統傳見珠字爲爾寂寂將爲文景所笑晉桓溫以雄武專朝覬覦非望

或卧對親寮曰｜｜｜｜｜｜｜｜衆莫敢對既而撫枕起曰既不能流芳後世不足復遺臭萬載

邪常行經王敦墓望之曰可人可人其心迹若是有遠方比邱尼有道術於別室浴溫竊窺之尼倮身先

以刀自破腹次斷兩足浴出溫問言亡己曰公作天子亦當如是一鬼在傍撫掌大笑宋劉伯龍歷位九卿郡守貧窶尤甚常在家慨然將營十一之方｜｜｜｜｜｜伯龍歎曰貧窮固有命乃復為鬼所笑也遂止顏竣瞋謝莊笑宋顏竣傳見言字自當陵雲一笑齊張融見魂字客室中學揖讓妾侍窺笑齊張敬兒見對字袁公見人輒矜嚴王郎見人必悞笑梁王筠見似字一生不笑後魏宗室萇封艾陵伯性剛毅雖有吉慶事未嘗開口而笑孝文遷都萇為代尹帝曰聞公｜｜｜｜令方隅山當為朕笑竟不能得帝曰五行之氣偏有所不入六合之間亦何事不有茶而非禮將為神笑後魏薛孝通位中書侍郎曾與諸人同詣晉祠皆屈膝盡禮孝通獨捧手不拜曰此乃諸侯之國去吾何遠｜｜｜｜｜｜拜者慙焉｜見名法之言掩卷笑後魏劉顥之兒小字魏收縮鼻笑北齊崔㥄見徒字何容讀國士議文直此冷笑北齊崔瞻為中庶子孝昭詔議三恪魏收為一議朝士雷同瞻別立一議收讀訖笑

而不言瞻曰瞻議若是當替其所長若非當詰其不允｜｜｜｜｜｜｜｜見人好笑

北齊尉瑾見蟬字何意爲吳兒所笑北齊李業興見家字妨少年戲笑

北齊徐之才妻魏廣陽王妹也之才從文襄求得爲妻和士開知之乃淫其妻之才遇見而避曰｜｜｜｜

｜｜縱之如此可於沙苑作老君像面向北笑後周李順興見狀字幾

許可笑隋房陵王勇初爲皇太子姬咸表吿太子非法曰太子欲得樊川至散閑摠規爲苑兼云

漢武帝將起上林苑東方朔諫賜朔黃金百斤｜｜｜｜我寄無金輒賜此等若有諫者正當斬之殺百

許人自然永息左右佩劒彼此相笑唐楊嗣復見誇字雖庸下與擕

手語笑唐韋表微字子明性篤故舊｜｜｜｜｜｜無間然與人言嬉怡微

笑唐李義府見貓字

〔少〕雒陽人年少漢賈誼雒陽人年二十餘爲博士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爲

之對人人如其意所出諸生以爲能文帝說之超遷歲中至太中大夫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國皆誼

發之天子議以誼任公卿之位絳灌之屬盡害之廼毀誼曰｜｜｜｜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天子後亦陳之

通家年少 魏夏侯元見我字

骨氣不及逸少 晉阮裕見辱字

王氏三少 晉王羲之見薄字

臣年雖老臣鄉尚少 後魏孫紹為太府少卿因朝見虛太后謂曰卿年稍老矣紹曰｜｜｜｜｜｜｜｜太后笑之遷右將軍

康寺三少 北齊李師上聰敏好學待詔文林館與盧公順崔君洽同志友善從駕晉陽寓居僧寺朝士謂之｜｜｜｜

黃驄年少 後周裴俠字式昭少從軍征討乘黃驄馬衣青袍每先登陷陣號｜｜｜｜

三少 唐李嗣真直宏文館與學士劉獻臣徐昭皆少有名號｜｜

〔照〕若太陽下同萬物則蒼生何由仰照 晉王導潛心推奉元帝帝為晉王以導錄尚書事及帝登尊號百官陪列命導外御牀共坐導固辭曰｜｜｜｜｜｜｜｜｜｜｜｜｜｜帝乃止

與君幽明道別何意相照 晉溫嶠見旌字

夢日光自寤中照 後魏孝文馮后見熱字

黃中內潤文明外照 後魏高允字伯恭鳳

成有奇度崔宏曰高子||||||||當爲一代偉器白日光天無不曜江

左一隅獨未照後魏鄭道昭爲中書侍郎從孝文征沔北帝宴羣臣歌曰||||||||||道昭歌曰皇風一鼓九地匝戴日依天清六合羣臣皆賡歌

〔詔〕命爲制令爲詔史記秦始皇初并天下丞相綰等上尊號曰秦皇||||||天子自稱曰朕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

軍中聞將軍之令不聞天子之詔漢周亞夫見柳字受賜不待詔漢東方朔見肉字帝前毀

令桓温居攝詔晉王坦之見嫵字桓詔符詔晉桓元見注字天保大

赦郡無一因率羣吏拜詔北齊宋世良見隄字權德輿流涕讀

太宗賜李靖手詔唐李靖傳見書字賜坐御榻容不肅又坐

對詔唐竇軌見公字戴紅抹額應詔唐婁師德見額字筆塗詔唐李藩爲相河東節度王鍔賂權近求宰相憲宗盗詔中書門下曰鍔可兼宰相藩遽取筆滅宰相字署其左曰不

可權德輿曰有不可應別爲奏可以｜｜｜瓶藩白勢迫矣出令日便不可止薄紙手作飭

裴詔唐韋澳見裴字誠風俗詔唐元稹附官貴得知制誥士類訾薄稹內不平因｜｜｜

｜歷詆羣司以遲其憾焚詔唐何易于爲益昌令鹽鐵官榷取茶利詔下所在毋敢隱易于曰益

昌人不征茶且不可活矧賦毒之乎命吏閣詔吏不敢從即自焚之觀察使賢之不劾

【邵】亦作召以刑餘爲周召漢蓋寬饒見書字

【召】上書闕下朝奏暮召漢主父偃見令字給追鋒車請召魏高

貴鄉公見車字公當折簡召魏主凌見客字欲試其局量遣左右馳

召蜀黃權傳見量字欲觀其風度令使者急召從魏裴聚見度字

【燎】原頭火燒無遺燎晉顧愷之見語字

【療】半生不語亦當療晉魏詠之見器字吾病豈宜療晉載記禿髮傉

檀兵敗歸乞伏熾磐歲餘爲熾磐所酖左右勸解藥傉檀曰｜｜｜｜｜邪遂死祖袞明夢

老翁以金鋺療後周張元見經字

【曜】德曜後漢梁鴻妻見光字易姓名爲運期燿後漢梁鴻見歌字童子於掌中見劉曜晉佛圖澄見當字白日光天無不曜後魏鄭道照見照字貞曜唐孟郊謚

【要】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晉謝安傳見患字讀書不甚研求默識其要晉阮瞻｜｜｜｜｜｜｜｜｜人歎其率而能要晉袁宏見翁字改露布陳列軍儀措置形要後魏傳永見期字起授七品清要唐李素立高祖思顧特異以親喪｜｜｜｜｜｜有司擬雍州司戶帝曰要而不清復擬祕書郎帝曰清而不要乃授侍御史能言碣石四鎮山川障塞之要唐唐休璟爲宰相以儒首號知兵自碣石踰四鎮緜地萬里山川夷阻障塞之要皆能言之

【鷂】在北爲鷹在南爲鷂晉崔洪見陵字欲以小雀遇我使我

畏死鷄 晉王育字伯春京兆人太守杜宣命爲主簿俄宣左遷萬年令杜令王攸詣宣宣不迎之攸怒曰卿往爲二千石吾所敬也今吾儕耳何故不見迎｜｜｜｜｜｜｜｜｜｜｜｜手育執刀叱攸曰我府君以非罪降黜如日月之蝕小縣令敢輕辱吾君汝謂吾刀鈍邪前將殺之宣懼跣下抱育乃止由是知名

懷中匿鷄 唐太宗長孫皇后太宗嘗得佳鷄自臂之望見魏徵來匿懷中徵奏事固久不已鷄死懷中帝怒曰會須殺此田舍翁后賀曰主明臣直帝乃悅

齊賢豈捕鷄 唐劉齊賢見人字

占亡奴令市鷄 唐杜生善易占有亡奴者問所從生戒持錢五百見進鷄使者可市其一必得奴俄使者至其人以情告使者以一與之忽飛集灌莽上往取之獲奴

〔剽〕耳剽 漢朱博爲廷尉召見正監典法掾史曰廷尉本起於武吏不通法律然廷尉治郡斷獄以來且二十年亦獨｜｜日久三尺律令人事出其中掾史試與正監共撰前世決事吏議難知者數十事持以問廷尉得爲諸君覆意之正監以爲博苟强意未必能然即共條白焉博爲平處其輕重十中八九官屬咸服其疏略材過人也

【驃】飛霞驃 唐回鶻傳 見驥字

【妙】筆之妙舌之妙刀之妙 吳沈文博學善屬文兼好武事衆言其｜｜｜｜｜｜｜｜｜見孫權傳

一臺二妙 晉衛瓘爲尚書令與尚書郎索靖俱善草書時號｜｜｜｜漢末張芝善草書論者謂瓘得伯英筋靖得伯英肉

戶部二妙 唐韋維爲戶部郎中善裁剖員外郎宋之問善詩時稱｜｜｜｜｜

【廟】商邱成醉歌於廟 漢武紀 見歌字

顧成廟 漢孝文四年作｜｜｜注云帝自爲廟制度卑狹若顧望而成猶靈臺不日成之故曰顧成賈誼曰因顧成之廟爲天下太宗景帝廟號德陽武帝號龍淵昭帝號徘徊宣帝號樂游元帝號長壽成帝號號龍池

太常奉宗廟 漢吳王漢見咸字

原廟 漢叔孫通爲奉常惠帝以朝長樂宮及間往數蹕煩民作復道方築武庫南通請間曰陛下何自築復道高帝寢衣冠月出游高廟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惠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知之矣願陛下作｜｜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廣宗廟大孝之本上乃詔立｜｜

｜惠帝嘗出游離宮通曰古者有春嘗果方今櫻桃
熟可獻願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許之諸果獻自
此始**臣自刎以血汙車輪陛下不得入廟**漢薛廣德為御史大夫為
人溫雅有醞藉及為三公直言諫爭秋元帝酎宗廟
出便門欲御樓船廣德當乘輿車免冠頓首曰宜從
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
｜｜｜｜｜｜｜矣上不說先毆光祿大夫張猛
進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從橋安聖主不乘危御
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邪乃從橋注見
死陽祀於齊潔不得入廟祠**不駕駟馬車而騎至孝惠廟**漢韋元成嗣父
爵扶陽侯宣帝時以列侯侍祠孝惠廟當晨入廟天
雨淖不駕駟馬車而騎至廟下有司劾奏削爵為關
內侯元成自傷貶黜父爵歎曰吾何面目以奉祭祀
後代于定國為丞相貶黜十年之間遂繼父相位封
侯故國榮當世焉**夢祖宗譴罷郡國廟**漢韋元成傳元帝時貢禹言古者天子七
廟令孝惠孝景皆親盡宜毀及郡國廟不應古禮宜
正定未及施行禹卒永光四年下詔罷郡國廟月餘
復詔議迭毀之禮丞相元成等奏太上皇孝惠廟親
盡宜毀寢園皆無復脩薦餘元成薨匡衡為丞相上

寢疾｜｜｜｜｜｜｜｜上欲復之衡深言不可上疾夕不平衡惶恐禱高祖孝文孝武廟又告謝毀廟

久之上疾連年遂盡復所罷寢園廟修祀如故唯郡國廟遂廢云哀帝時劉歆云禮無所不順故無毀廟

自貢禹建法毀之議惠景及太上寢園廢而爲虛失禮意矣鄉里圖其形屈原之

廟後漢延篤南郡人爲京兆尹殺梁冀客自免歸卒｜｜｜｜｜｜｜｜取長沙王冢

甎立孫堅廟魏諸葛誕傳見王字目夏侯元肅肅如入宗廟晉裴

楷見器字王沉之女不可塵瓊寢汙清廟晉劉聰載記見櫺字直以

局度居廊廟宋徐羨之見長字立廟方山號白馬廟宋顧琛吳郡人

初爲奉朝請假還東日晚至方山時商旅數十艘泊岸有一人元衣介幘屛諸船曰顧吳郡部伍當至諸

船悉東西環聞以爲善徵因誓若得郡當於此立廟後果爲吳郡守乃｜｜｜｜｜｜見者

肅然如在宗廟齊張緒吐納風流聽者忘疲｜｜｜｜｜｜｜終日與居莫能測也

自稱三公於新林姥廟齊張敬見對字命載荻欲焚蔣廟梁武

帝以京師旱甚詔祈蔣帝廟求雨十旬不降帝怒｜
｜｜｜｜｜并神影爾日欲起火當神上忽有雲
如纖降忽驟雨如寫臺中宮殿皆振動帝懼自此畏
言備法駕到廟修謁後曹景宗等破魏軍於鍾離蔣
帝報敕必許扶助凱旋之後廟
中人馬腳盡泥濕見曹景宗傳
左遷始安太守以與

鄉人論帝王功業共入魏武廟梁裴邃
見始字
武帝顧歎裴

范二廟梁裴邃
見主字
敎令自撰文祭鄭淮廟後魏鄭祚從
孝文幸長安
道經渭橋過鄭淮廟問祚曰是鄉祖邪祚曰是臣七
世伯祖帝歎曰先賢後哲頓在一門因敕以太牢祭
淮廟令祚
自撰祭文
庫景孫欲自經於神廟北齊房謨與子結
婚盧氏謨卒後欲
既適它姓平陽庫景孫少厲志節為謨重至是訟之
臺府不為理乃持繩詣神廟前大呼曰房謨清吏忠
事高祖及其死妻子見陵神而有知當助申之令引
決訴於地下便以繩自經於樹衛士見之救解送所
司朝廷哀其誠
以女歸房族
不作家廟唐王珪既貴｜｜｜｜四
時祭于寢為有司所劾太
宗為立
廟愧之
大旱禱孔子廟唐黎幹為京兆尹大曆八年
｜｜幹造士龍與巫覡對舞

又|||代宗笑曰某之禱之矣使毀土龍減膳節用而雨得禀入先建冢廟唐趙憬見冢字

畐嘉謨之文不可施廊廟唐王勃傳見可字見崇順王

訊吳英北廟五代閩王鏻傳見痛字

回溪先生史韻去聲卷第三十六

回溪錢諷正初編集

三十六效獨用

[效]俗作効 魏祚未終司馬氏奪之豈神丸効 唐寧王傳見翼字 若示衰薄恐不見忠功之效 唐李晟子聽盛飾車馬服玩或誠之聽曰家聲在人｜｜｜｜｜｜｜｜｜｜｜｜吾欲夸而勸之也 輸忠不効 唐秦宗權見耳字

[孝]驕子不孝 史記梁孝王世家傳曰｜｜｜｜ 豬肝泥竈令婦孝 後漢陰識傳見羊字 江巨孝 後漢江革字次翁臨淄人少失父獨與母居遭天下亂革負母逃難備經阻險遇賊或劫欲將去革涕泣求哀言有老母辭氣愿款有足感人賊以是不忍犯之乃或指避兵之方轉客下邳貧窮裸跣行傭以供母便身之物莫不畢備建武末歸鄉里每歲時縣當案比革以母老不欲動搖自在轅中挽車不用牛馬鄉中稱曰｜｜｜從位至諫議大夫謝病歸肅宗制詔齊相曰孝者百行

之冠衆善之始國家每惟志士未嘗不及革縣**論仁**以見穀千斛賜巨孝由是巨孝之稱行於天下

孝 後漢延篤字叔篤時人疑仁孝前後篤論曰仁之有孝猶四體之有心腹枝葉之有本根然體大難備物性好偏如必對其優劣財仁以枝葉扶疏為大孝以心腹根本為先或謂先孝後仁非仲尼序回參之意蓋仁孝同質而生純體之者互以為稱虞舜顏回是也偏而體之各有其目公劉曾參是也曾閔以孝悌為至德管仲以九合為仁功未有論德不先回參考功不先夷吾以此而言各從其稱也

南陽太守岑公孝 後漢黨錮傳見武字

哀哉奉孝痛哉奉孝惜哉奉孝 魏郭嘉卒太祖曰———————

王敦欲誣以不孝 晉明帝在東宮遭——之難敦以帝神武明略——————而廢為大會百官問溫嶠曰皇太子以何德稱聲色俱厲必欲使有言嶠曰鉤深致遠非淺局所量以禮觀之可稱為孝衆以為然敦謀遂沮

可盡無極之哀而與顏閔爭孝 晉齊王攸傳見幸字

和嶠生孝王戎死孝 晉王戎字濬沖為吏部尚書丁母憂性至孝不拘禮制飲酒食肉或觀奕棊而容貌毀卒敀而后起

悲顮弔之謂人曰若使一勸能傷人濬冲不免滅性之譏也待和嶠亦居父喪以禮法自持量米而食而哀毀不踰於戎武帝謂劉毅曰｜｜毀頓過禮使人憂之毅曰嶠雖寢苫食粥乃｜｜耳至於｜｜所謂｜｜陛下當先憂之

見者以爲真孝 晉孔安國孝武時甚蒙禮過歷侍中太常帝崩安國素羸瘦服衰經涕泗竟日｜｜｜｜｜｜

探策得不孝 晉潘京字世長武陵人爲州所辟謁見問策探得不孝字刺史戲曰辟士爲不孝邪京舉版曰今爲忠臣不得爲孝子機辯如此

義孝 後魏王叡得幸文明太后位尚書令封中山王甍及葬假親姐義舊衰經縞冠送喪者千餘人舉聲慟哭以要榮利時謂｜｜北齊封孝琰傳見比字

王慧龍古之遺孝 後魏王慧龍以宋武帝滅其家來奔生一男一女遂絕房室布衣蔬食不參吉事舉動必以禮游雅言於朝曰｜｜｜｜｜｜｜也

九龍母死不作孝 北齊神武妻后生文襄文宣孝昭武成武成后崩武成服緋如故未幾登三臺置酒作樂宮女進白袍帝怒投之臺下和士開請止樂帝大怒撾之先是謠曰｜｜｜｜｜｜｜帝於昆季次實九其驗也

崔九作孝 北齊崔子的見倒字

長孫夫人冀得

子孫皆如婦孝 唐柳玭家戒見姑字

〔教〕聖人不易民而教 史記商君傳｜｜｜｜｜｜｜智者不變法而治｜｜｜｜ 奈何純任德教 漢宣帝見度字 作盡地力之教 漢食貨志李悝爲魏文侯｜｜｜｜｜｜賜穀二千石出二教 魏袁渙卒曾公賜穀二千石一教以太倉穀千斛賜郎中令家公法也一教以垣下穀千斛賜曜鄉家親舊也 寗越不聞被棰丹朱不應之教 宋王欽宏見棰字 安得棄堂堂之政而從鬼教 後魏李瑒時人多絶戶爲沙門瑒上言三千之罪莫大不孝｜｜｜｜｜｜｜｜｜｜乎沙門統僧暹忿瑒鬼教之言以爲謗毀佛法泣訴胡靈后坐罰金 虎生三日能食肉不須人教 後魏涼州牧張瓘其郎中殷郇陳損盍諫之瓘曰｜｜｜｜｜｜｜｜｜人莫敢言 天生長者誰復教 隋元德太子昭煬帝子三歲時於元武門弄石師子文帝與文獻后至其所帝適患腰痛舉手禡后昭因避去如此者再三帝歎曰｜｜｜｜｜｜｜乎大奇之 孝由天性何須設

教隋李德林見議字更使儂誦五教隋蘇威巡撫江南過會以督諭五嶺江表自晉以來刑法踈緩平陳之後牧人者盡變之無長幼悉使誦五教威加以煩鄙之辭百姓嗟怨饒州人吳世華作亂生齎縣令啗其肉於是舊陳率土皆反執長吏抽其腸而殺之曰丨丨丨丨丨邪尋詔楊素討平之

【覺】見天地間鬼神事如夢覺晉干寶見弥字吾雖得眠亦令驚覺陳文帝見羲字公頭墜地而不覺後魏張實溥見砲字陛下睡始覺五代王守恩漢隱帝時罷西京留守奉朝請于京師隱帝殺史宏肇等召羣臣慰諭之羣臣恐懼無敢言獨守恩曰丨丨丨丨丨丨丨矣聞者縮頸

【校】謝得五校梁謝行卿見貧字榜死神策校唐柳公綽爲京兆尹方赴府有神策校乘馬不避即時榜死憲宗怒公綽曰此非獨侮臣乃輕陛下法帝曰既死不以聞可乎曰臣不當奏在市死職金吾在坊死職左右巡使帝乃解

【窖】任民取倉粟窖史記貨殖傳見粟字幽置大窖漢蘇武見毛字

【豹】使黃門持被覆馮豹後漢馮豹見覆字葬我必近西門豹魏田豫見邊字此郎亦管中窺豹晉王獻之見班字讀書半袁豹晉殷仲文善屬文謝靈運曰殷仲文若｜｜｜｜則文才不減班固言其文多而見書少也飛豹晉王彌見祀字王家門中優者鸞鳳劣猶虎豹齊王僧虔有書戒諸子云｜｜｜｜｜｜｜｜｜｜｜｜若違教值三豹唐酷吏王旭開元中爲侍御史與監察御史李嵩李全交皆嚴酷取名京師號三豹嵩爲赤全交爲白旭爲黑里閭相詛曰｜｜｜｜｜諫召周元豹五代唐趙鳳爲相術士周元豹爲北京巡官以相法言多中嘗以明宗後貴不可言及即位思元豹將召至京師鳳諫恐轉相惑亂明宗止不召

【砲】蛇利砲後魏涼州牧張寔時謠曰｜｜｜｜｜｜公頭墜地而不覺尋爲左右所殺將軍礮唐李密攻王世充於東都以機發石爲攻城械號｜｜｜

〔貌〕觀先生之玉貌史記魯仲連見新垣衍垣衍曰｜｜｜｜｜非有求於平原君者｜昌爲久居圍城之中　單于仰視商貌漢王商見相字　聖賢多有異貌後漢周寔字彥祖生而欽厮析頰醜狀駭人其母欲棄之父不聽曰吾聞｜｜｜｜｜興我宗者必此兒也於是養之欽止凡切曲頤也　胡粉飾貌後漢李固傳見羨字　斤斤謹質形於體貌後漢吳漢見圓字　賁帽嫗悅其貌晉王濛見兒字　斷決之明過軀貌北齊孟業見用字　君子心君子貌後周楊達見心字　外國問狀貌唐裴度見似字　鬼貌唐盧杞｜｜藍色

〔棹〕逆坂走丸迎風縱棹後漢閻忠說皇甫嵩曰朽木不彫衰世難佐若欲輔難佐之朝彫朽敗之木是猶｜｜｜｜｜｜｜｜豈云易哉見皇甫嵩傳

〔淖〕侍祠遇雨淖漢韋元成見廟字　潼關困雨淖唐樊澤舉賢良次潼關雨淖困不能前有熊執易者同舍逆旅哀之輟所乘馬貣諸以濟自罷所舉是歲澤上第　客至蓋

屐避霖淖唐崔鄲見無字

三十七號

〔號〕竊仁人之號史記孔子世家見言字公者仁德之正號後漢鄭元見鄉字良臣身荷美名君都顯號唐魏徵見臣字

〔耗〕雀鼠耗梁張率見白字雀鼠耗省耗五代漢王章爲三司使往時民租一石輔二升爲雀鼠耗章增一石輸二升爲二斗緡錢出入皆以八十爲陌章減其出者陌三

〔好〕職閒無事欽所好漢杜欽見夏字不脩賀問之好後漢周燮見陂字不習音樂政以解則好宋武帝見解字此是平生所好宋孔覬行會稽郡事明帝即位舉兵敗臨死求酒曰｜｜｜｜｜｜少壯三好梁蕭琛常言｜｜｜｜音律書酒年長以來二事都廢唯書籍不衰文字之間常奉訓誘至於商較異同請從所好後周韓褒字宏業少有志尚好學而不爲章句其師怪之對曰｜｜

｜｜｜｜｜｜｜｜｜｜｜｜｜師因此奇之及長涉獵經史深沉有遠略位少保下偶

俗好唐白居易最工詩初頗規諷得失及其多更｜｜｜至數千篇

【告】賜告予告漢馮野王傳免大司農不賜告漢谷永見農字

【誥】作獎訓學徒誥晉虞溥為鄱陽內史大修庠序學徒至者七百餘人乃作誥獎訓之

作昆弟誥晉夏侯湛為野王令優滿多暇乃擬周誥｜｜｜作皇誥後魏文明馮后見歌字

太后前讀酒誥後周晉公護為大冢宰專權問明二帝皆以弒崩武帝容與齊王直圖之帝謂護曰太后春秋高頗好酒比諫未蒙垂納兄今願更啓請因出懷中酒誥授護曰以此諫太后護入如帝誡讀示太后未訖帝以王珽自後擊之踣地衛王直出斬之

奏行大誥後周蘇綽為行臺左丞貞晉季文章婷華遂以成俗文帝欲革其弊因魏帝祭廟羣臣畢至乃命綽為大誥奏行之自是文章皆依此體

【奥】夢東里先生講於陰堂之奥後漢周磐見難字

［傲］鵝性頑而傲齊卞彬見錄字見太子加敬與上語傲晉陳篤見敬字

［報］一飯之德必償睚眦之怨必報史記范雎相秦｜｜｜｜｜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史記豫讓見之字有怨必以法滅有德者厚報漢欒布見賢字君生平重殷鐵今以此為報宋范泰為左光祿大夫卒初議贈開府殷景仁曰泰素望不高不可擬議台司乃贈車騎將軍及葬王宏撫棺哭曰｜｜｜｜｜｜｜｜｜｜｜天若哀矜兒大自當仰報北齊趙彥深見濟字我當薦君為左丞若事果當以良田相報隋揚汪為吏部侍郎文帝謂諫議大夫王達曰卿為我覓一好左丞達遂私於汪曰｜｜｜｜｜｜｜｜｜｜｜｜｜｜｜｜也汪以達言奏之達竟獲罪汪拜左丞賜物具存此忠孝之報隋譙國夫人冼氏見心字吾當扼其喉以報唐高宗史良娣見院字而進

藥石之言故以藥石相報唐高季輔見乳字信乎杜兼之報唐李藩爲徐州張建封參佐建封卒杜兼誣奏藩擿其單德宗詔淮南杜佑殺之佑召藩曰世謂死生報應驗乎曰然曰審若此君宜勿恐因出詔藩曰｜｜｜｜｜｜也佑曰愼毋畏吾以闔門保君矣帝未之信追藩既入帝望見狀貌曰是豈作亂人邪釋之天地父母之恩不可報五代南唐李景爲周世宗所伐上表獻江北諸州去帝號稱國主周乃罷兵景遣使入朝自書表稱｜｜｜｜｜｜｜｜｜

【暴】致貴無漸失必暴後漢翟酺見得字宮離而不屬商亂而暴唐寧王見曲字

【帽】常著皁帽魏管寧｜｜｜｜布襦袴布裹隨時單複出入閨庭能自任杖不須扶持城上持更者給韋袍複帽晉劉宏見儒字令司馬著帽晉謝安見達字投馬絶呌擲布帽晉袁耽見道字嫗悅王濛貌遺以新帽晉王

蒙見兒字 落帽 晉孟嘉字萬年爲桓溫征西參軍九月九日溫燕龍山寮佐畢集時佐吏並著戎服
有風至吹嘉帽墮落嘉不之覺溫勑左右勿言以觀其舉止嘉良久如廁溫令取還之命孫盛作文嘲嘉
置嘉坐處嘉還見即答之文甚美 常著鹿皮帽 宋何尚之致仕在家
拜開府儀同三司天子臨軒百僚陪位沈慶之戲曰今日何不著鹿皮冠 好著狐皮帽 宋沈
慶之討沔北諸山蠻大破之羣蠻皆稽顙慶之患頭風｜｜｜｜｜羣蠻惡之號蒼頭公 重著三
布帽 齊武帝召諸公入華林園火時｜｜｜｜｜亦不知於何得之俄而武帝崩文惠太子豫章王
縕蔑 被貂裘着黃綸帽 齊徐龍駒見敕字 四州人裂裳爲白帽
梁安成王秀武帝弟也歷江郢荊雍四州刺史及薨｜｜｜｜｜哀哭迎送之 常著垂
裙皂帽 後魏辛紹先丁父憂頭不櫛沐髮落盡｜｜｜｜ 置酒十瓨瓨餘
一斛瓨上皆加帽 後魏元孚爲太保尚書令性機辯好酒貌短而充周文帝偏所眷顧
嘗於室內｜｜｜｜｜｜｜｜｜欲戲孚
孚見驚喜曰吾兄弟輩甚無禮何爲竊入王家臣坐

相對宜早還宅因持洄歸周文撫掌大笑叱幹食人二雞受人一帽後魏宋世景見雞字失金巨羅令客脫帽北齊祖珽見疊字妄言郭林宗著

吉莫靴大帽北齊薛榮宗見貞字持賜紗帽北齊平秦王歸彥孝昭時為司空尚書令齊制唯天子紗帽臣下皆戎帽特賜歸彥以寵之司徒帽北齊高昂以戰功至司徒好著小帽人呼為｜｜｜獼猴衣帽北齊宋游道見情字好着高翅口帽北齊宗道暉見屐字側帽後周獨孤信以大使鎮隴右嘗因獵日暮馳馬入秦州城其帽微側詰旦吏人戴帽者咸慕信而｜｜焉為人所重如此惡見人髮白擔輿者更加蓮葉帽後梁蕭詧見白字喬令則稱慶脫暕帽隋齊王暕煬帝子暕｜與妃姊通生一女｜｜｜｜｜｜｜以為歡錦裘繡帽唐李晟收京師每與朱泚戰必｜｜｜｜自表李懷光忌之戒曰將務持重豈宜自表襮為賊餌哉晟曰昔在涇原士頗相畏伏欲令見之奪其心爾親導

毋輿去帽唐崔邠見輿字抵帽唐高湜為禮部時士多蘇權要干請湜抵帽于地曰吾次

以至公取之得譴固吾分也

河南惡少散衣危帽 唐李紳 見毬字 碧帽錦

帽 唐張巡許遠守睢陽大將田秀榮潛與賊通或告遠曰晨出戰以｜｜爲識視之如言盡覆其衆還輒曰我誘之也請以精騎往易｜｜遠以告巡以斬之

趙公渾脫帽 唐五行志 見脫字

危

腦帽 五代蜀王衍晚年俗競爲小帽僅覆其頂俛首即墮謂之｜｜｜｜行以爲不祥棄之而行好戴大帽又好裹尖巾其狀如錐

披所賜虎皮以拜落其氈帽 五代吐蕃明宗時使來朝明宗賜以虎皮人一張皆披以拜委身宛轉落其氈帽髮亂如蓬帝大笑

【毷】

輒意野毷 唐司空圖 見筠字

【噪】

無處不逢烏噪 梁鮑正 見五字

京西南烏雀從之翔噪 唐李容師 見識字

洛陽飛鳥見必羣噪 唐張仲武子直方居東都好弋獵洛陽飛鳥皆識之見必翔噪

【燥】

辨鼠矢裏燥 吳孫亮 見矢字

零藿虛燥 宋范煜 見方字

〔操〕能彈雅琴知清角之操 後漢劉昆字桓公————觀松竹則思貞操 晉張天錫見士字 獮猴宋遊道蝌斗陸操 北齊宋遊道傳見情字 刀不假胡操 隋薛孺見甲字 不以夷險恩操 唐趙驊見趙字

彈琴蒔藥如隱者操 唐趙元方武后時擢不容其高調宜祿尉到職————

——自傷位不配才卒 問文王操 唐楊收問善琴者安況曰五絃外又有二絃云何況曰世謂周文武二王所加者收曰能爲文王操乎況即以黃鍾爲宮而奏之以少商應大絃叔曰少商武絃也且文世安得武聲乎況大驚因問樂意況時年七十餘收未冠也

〔造〕字有不解皆以意造 梁曹景宗爲人自恃尚勝每作書————不以問人————————雖公卿無所推

〔竈〕減竈 史記孫臏魏將龐涓攻韓齊使田忌將孫子爲師救韓攻魏龐涓聞之去韓而歸孫子令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三萬竈涓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

過半乃輕兵逐之孫子度暮至馬陵乃斬大樹白書曰龐涓死于此樹之下令萬弩夾道而伏曰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到斬木下見白書鑽火燭之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涓自到曰遂成豎子之名齊乘勝盡破其軍擄魏太子申 天子始親祠竈 史記漢武紀少君云祠竈則致物而丹砂可化爲黄金以爲飲器則益壽而海中蓬萊仙者可見于是｜｜｜｜｜｜｜ 臘日以黄羊祀竈 後漢陰識傳見羊字 猪肝泥竈 同上 增竈 後漢虞詡字升卿永初中羌寇武都以詡爲武都太守羌率衆遮詡於陳倉崤谷詡停軍不進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乃分鈔傍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曰孫臏减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三十里而令日且二百里何也詡曰虜衆多吾兵少徐行易爲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孫臏减竈示弱今吾示强勢不同也旣到郡羌衆攻圍詡令軍中潛發小弩羌以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詡於是使二十彊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又設方略大破之 疾風吹井竈 後漢李南女見井字 兒生走入竈 魏管輅見筆字 一門數竈 後魏裴植河東人自

祖父順宗仕于江南宣武初植自壽春入魏位至尚書植既長嫡母年老其在兖州以妻子自隨雖自州送祿奉母及贍諸弟而各別資財同居異爨｜｜｜｜蓋染江南之俗

〔躁〕鬼躁魏管輅傳見幽字

〔到〕到廳餞唯言即日荼到宋庾登之與謝晦俱曹氏壻名位本同晦爲荊州請登之爲長史意甚不愜｜｜｜｜｜｜｜初無感謝之言既有絕塵到梁到溉傳任防與張率到溉劉孝綽等游號蘭臺聚陸倕贈昉詩曰任君本達識張子復清脩｜｜｜｜｜復見黃中劉指方相曰何日更當煩君一到北齊樊遜見相字

〔倒〕此輩與一把筭子未知顛倒五代漢王章爲三司使元不喜文士嘗語人曰｜｜｜｜｜｜｜｜｜｜｜｜何益于國邪

〔導〕軍出盧龍爲鄉導魏田疇見塞字拔頭上王導晉桓元見天字打破王介導齊高帝身不御精細之物主衣中有王介導以長侈奢之源命打破之以錢

贖兄介幘王導（齊諸澄見褥字）羣魚飛空引導（梁王僧辯見艦字）母

輿觀閣四部樂去帽親導（唐崔邠見輿字）斬馬延以誤衝前

導（五代唐安重誨爲樞密使執傾天下嘗出過御史臺門殿直馬延誤衝其前導重誨怒即臺門斬延而後奏明宗威福自出如此）

〔纛〕

襲臨州先於近城高嶺竪纛（後周劉亮從文帝平侯莫陳悅悅黨孫定兒據臨州不下令亮襲之亮將輕騎先竪一纛于近城高嶺即馳入城定兒方置酒高會乃麾兵斬之號令賊黨仍遙指城外纛命二騎曰出追大軍賊黨懼一時降伏）牙門建狼頭纛（北史突厥姓阿史那其先爲隣國破滅其族有一兒年小兵人不忍殺刖足斷臂棄草澤中有牝狼以肉餌之及長遂與狼交生十男各爲一姓阿史那其一也最賢遂爲君長故｜｜｜｜｜｜示不忘本　唐突厥傳可汗建廷都斤山牙門樹金狼頭纛）遺以狼頭纛（唐劉武周起兵突厥｜｜｜｜｜立爲定楊可汗　唐梁師都起兵｜｜｜｜｜號大度毗伽可汗解事天子）引郭子儀拜狼纛

唐回紇傳肅宗即位請助討安祿山可汗侍其疆陳兵｜朔方節度使｜｜｜｜｜乃見

【盜】下客爲雞鳴狗盜 史記孟嘗君見鳴字 姦法與盜盜 漢景帝詔曰縣丞長史也｜｜｜｜｜｜｜甚亡謂也注姦法因法作姦也與盜盜者共盜盜耳謂盜者當治而知情反佐與之

鼠竊狗盜 漢叔孫通初爲秦博士陳勝起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曰楚戍卒攻蘄入陳于公何如博士諸生對曰人臣無將將則反罪死無赦願急發兵擊之二世作色通前曰諸生言皆非明主在上法令具于下吏人人奉職安有反者此特羣盜｜｜｜｜何足置齒牙間哉郡守尉今捕誅何足憂二世喜令御史按諸生言反者賜通帛二十匹衣一襲通出諸生曰生何言之諛也通曰公不知我幾不免虎口迺亡去

剸進羣盜 漢叔孫通見貴字

持匕招指祝盜 漢息夫躬告東平王雲與其后祝詛皆坐誅哀帝拜躬光祿大夫封宜陵侯後免歸國躬未有第宅寄居邱亭姦人以侯家富常夜守之人教以祝盜方以桑東南指枝爲匕畫北斗七星其上躬夜被髮立中庭向北斗｜｜｜｜｜｜人上書告躬侯星宿指天子吉凶與巫同祝詛上逮捕躬洛陽詔獄欲掠問躬仰天大謼咽絕血

從鼻耳出食項死躬母坐祠竈祝詛棄市妻與家屬徙合浦潢池中盜漢龔遂見繩字盡

十二月郡中無犬吠之盜漢王溫舒見事字息夫董賢王以

爲忠天以爲盜後漢王符見私字猶開門而揖盜吳孫權初兄策薨以

事授權權哭未及息張昭曰此寧哭時邪今姦宄競逐豺狼滿道乃欲哀親戚顧禮制｜｜｜｜｜也

扶權上馬使出巡軍拊牀一呼隕二盜晉蔡裔見隕字以二馬與盜北齊

李元忠見馬字載蒿賜盜隋趙煚爲冀州刺史有人盜煚田中蒿爲吏所執煚曰此乃刺史不

不能宣風化彼何罪也慰諭遣之令｜｜一車｜｜｜者盜慚過于重刑夜至南徐北行

光火刼盜隋麥鐵杖走及奔馬初在陳爲執御繖每罷朝後｜｜｜｜｜｜｜｜｜｜且還仍

執繖如此十餘物主識之州以狀奏朝士見鐵杖恒在弗之信後州數告變尚書蔡徵曰此可驗矣于□

下時購以百金求人送詔南徐州鐵杖應募齎敕而往明旦反奏事陳宣帝曰信然爲盜明矣惜其勇捷

誠而釋之元日殺盜唐馬璘見卒字擲器裂衣去爲盜五代李罕之少讀書

不戍去爲僧乞食酸棗市人皆不與｜｜｜｜｜依黄巢云云稱管內多盜五代慕容彥超鎮兖州欲反遣使求朝周太祖知其詐手詔許之｜｜｜｜而止

【勞】賓婚未及相勞史記秦子嬰見全字烹羊炰羔斗酒自勞漢楊惲與孫會宗書曰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家本秦也能爲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爲萁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載酒肴田間候勤者勞後漢王丹見杼字

三十八箇與過通

【箇】可憐止有此一箇北齊安德王延宗見王字

【賀】里中持羊酒賀漢盧綰傳見酒字受弔不受賀後漢劉表爲荊州牧時驃騎將軍張濟自關中奔南陽因攻穰城中飛矢而卒官屬皆賀表曰濟以窮來主人無禮至于交鋒此非牧意牧｜｜｜｜｜也使人納其衆衆聞之喜遂皆服從唐岑文本初拜中書令有憂色母問之

答曰非勲非舊責重位高所以憂也有來慶者輒曰今日｜｜｜｜｜｜｜太廟移神主應

問訊不應賀晉潘京見訊字吳伐關羽天雷在前周瑜拜賀

晉戴洋見吏字百姓不欲道臨賀梁臨賀王正德見稽字大夏初成且

得燕雀相賀北齊盧詢祖初襲大夏男有宿德朝士曰｜｜｜｜｜詢祖應聲曰｜｜｜｜｜

｜天下聞有功復進洒然相賀唐徐有功見厨字猶鼠同乳

可弔不可賀唐崔祐甫見乳字古無生日稱賀唐韋綬穆宗為太子綬侍

讀及即位為尚書右丞集賢學士怙寵甚建白帝誕日百官先賀皇太后然后上皇帝壽詔可宰相奏｜｜｜｜｜｜者綬議格

送臨賀唐楊憑為京兆尹御史中丞李夷簡劾之貶臨賀尉獨所善客

徐晦至藍田慰餞權德輿曰君｜｜｜誠厚無乃為累乎晦曰方布衣時臨賀知我今忍遽棄邪有如公

異時為姦邪譖斥又可爾乎夷簡聞之表為御史曰君不負楊臨賀肯負國乎獻兩箭為賀

五代霍彥威見箭字

〔佐〕朽木不彫衰世難佐後漢閻忠見梓字　輟講還鄉復辭鄉佐後漢周燾見闕字　大蛇銜筆老書佐魏管輅見筆字　仕州不過書佐蜀彭羕見臥字　嵇康善鍛向秀爲佐晉向秀見樂字　汝幸可作諸王佐晉王彪之字叔虎從伯導謂曰選官欲以汝爲尚書郎｜｜｜｜｜｜邪答曰位之多少既不足計自當任之于時至于超遷是所不願遂爲郎　用韋叟爲鎮軍佐宋武帝見叟字　置通呈書佐宋慧琳道人見相字　乃上天降佐北齊陳元康爲神武大丞相功曹軍國多務元康問無不知神武臨行馬上有所號令九十餘條元康屈指數之盡能記憶神武甚親之曰如此人世間希有我今得之｜｜｜｜也　來濟領吏部孫處約爲瀛州書佐唐來濟傳見家字　不耆黔中上佐唐王忠嗣節度河西元宗方事石堡城忠嗣言所難失會董延光請下石堡詔忠嗣應援李光弼說忠嗣曰大夫已付萬衆而不立賞格何以賈士勇有如不捷大夫先受禍矣忠嗣曰吾忍以數萬人命易一官哉明日見責不失一金吾羽林將軍歸宿

衞｜｜｜｜｜｜耳光弼曰大夫能行古人事光弼又何言

三十九過

〔過〕有意督過史記張儀見之字漢高祖見斗字　法古無過史記商君傳見邪字

草木遭霜者不可以風過漢韓安國與王恢議擊匈奴王恢曰｜｜｜｜｜｜｜｜萬里而伐不録其過｜｜｜｜清水明鏡不可以形逃通方之士不可以文亂云云漢李廣利伐宛甲卒十八萬四年軍還入玉門者萬餘人後行非乏食戰死不甚多將吏貪不愛士卒侵年之以此物故者衆天子爲｜｜｜｜｜｜｜｜｜

財則益其過漢疏廣爲太子太傅兄子受爲少傅在位五年太子通論語孝經廣謂受曰今仕宦至二千石宦成名立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即日父子俱乞骸骨宣帝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公卿大夫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爲之下泣廣既歸鄉里曰令家共具請族人故舊相與娛樂數問其家金尚有幾所趣賣以共具廣　賢而多財損其志愚而多

子孫竊謂昆弟老人曰子孫冀及君時頗立田產基址今日飲食費且盡責曰吾豈老誖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與凡人齊｜｜｜｜｜｜｜｜｜｜｜｜｜富者衆之怨也吾既亡以教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年不亦可乎

臥閤思過漢韓延壽見田字

任安記人之善忘人之過後漢董扶傳見惡字

令諸君被辱大匠過後漢魏霸爲將作大匠和帝崩典作順陵時盛冬地凍中使督促數罰縣吏以厲霸霸撫循而已初不切責反勞之曰｜｜｜｜｜｜｜也吏皆懷恩力作倍切

君喜責人何自作過晉杜錫爲太子中舍屢諫愍懷太子言辭切至太子患之後置針于錫常所坐處氈中刺之流血他日太子問錫向著何處錫對辭不知太子語之曰｜｜｜｜｜｜｜｜｜也

人皆比王導謂文雅過晉謝安見綱字

一邱一壑自謂過晉謝鯤見亮字

廢興有運豈必諸人之過晉指溫傳見青字

將牢太過晉姚萇見片字

田舍公得此以爲過宋武帝徽

時躬耕丹徒及受命耨鉏之具頗有存者皆命藏之文帝幸舊宮見而問焉左右以實對文帝色慙及孝武時壞武帝所居陰室為玉燭殿壁上掛葛燈籠麻繩拂袁顗稱儉素之德孝武曰｜｜｜｜｜｜｜｜矣

汝以飲酒為非吾以不飲酒為過陳陳暄見舒字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北齊郎基見作字

老羆當道卧貉子那得過後周王羆為華州刺史嘗修城未畢梯在城外齊神武遣韓軌等宵襲之比曉軌衆已乘梯入羆尚卧未起聞閤外洶洶有聲便袒身露髻徒跣持一白棒大呼而出曰｜｜｜｜｜｜｜｜｜敵見驚走逐至東門破之軌遂投城遁

無過尚爾況有過隋燕榮見荆字

議者謂貴育不能過唐魏徵狀貌不逾中人有志膽每犯顏進諫雖帝甚怒神色不徙天子亦為之霽威

｜｜｜｜｜｜｜｜子何自晦成吾過唐裴炎之見手字

闉急飛鳥不敢過唐辛讜客廣陵聞龐勛攻杜慆于泗洲拏安趨泗時賊張甚衆皆南趨讜獨北行既至慆喜曰｜｜｜｜｜｜｜君冒白刃入危城古人所不能也

橋梁不修刺史過五代王周在晉

時義武節度定州橋壞覆民租車周曰｜｜｜｜｜｜也乃償民粟爲治橋

〔和〕沈寶易和宋范煜見方字以筆揷琴客以筋和梁柳渾見琴字

〔羅〕二老婦女戴五條辮着青紋袴羅宋王敬宏見女字黃羅

羅齊褚彥回傳見羅字

〔破〕君終無適子其國可破史記魏文侯卒子罃與中公緩爭立韓趙伐之趙欲立緩割地韓欲兩分之二家謀不和故去若從一家之言魏必分矣故曰｜｜｜｜｜｜｜｜｜也

羌鹵易以計破漢趙充國見辭字

安有巢危而卵不破後漢孔融爲曹操所殺女年七歲男年九歲以幼弱得全寄它舍二子方弈棊融被收而不動左右曰父執而不起何也答曰｜｜｜｜｜｜｜｜乎主人有遺肉汁男渴而飲之女曰今日之禍豈得久活何賴知肉味乎兄號泣而止操聞盡殺之及次至謂兄曰若死者有知得見父母豈非至願延頸就刑顏色不變

發石頭金鼓忽破晉謝安爲太保鎮新城｜｜｜｜｜｜｜又語未嘗謬而忽一誤衆怪之異甚

膽破 齊王融爲中書郎與太學生魏準謀廢立融誅準懼而死舉體皆青人謂｜｜入閤而

躍篠爲之破 梁盧陵王續傳見兒字 夢黑雲觸星月俱破 後魏宗室順見卧字 持一釽至晉公第門抵破 後周強練見若字 始畢牙帳自破 唐突厥傳武德元年始畢可汗｜｜｜｜｜｜高祖問蕭瑀瑀曰魏文帝幸許城門無故壞是年文帝崩豈其數邪始畢果病死 請人給米十斛米盡則敵可破 五代梁劉鄩見杯字 食器無故自破 後周盧光爲京兆郡守郡舍有妖怪前後郡將無敢居光遂入居之光所乘馬升聽事登牀而立｜｜｜｜｜｜光不以介懷

〔皸〕其妻親事舂皸 後魏崔亮爲中書侍郎尚書左丞｜｜｜｜｜｜高祖聞之詔帶野王令

〔磨〕賦磨 吳諸葛恪見賦字 自給以馬磨 蜀許靖見給字 集衆佛前作羯磨 梁張孝秀隱居巨山東林寺專精釋典僧有虧戒律者｜｜｜｜｜｜｜而笞之多能改過

東堰穀水造水碾磨 後魏崔亮鎮雍州讀杜預傳見為八磨濟時用及為僕射奏｜｜｜｜｜｜｜｜數十國用便之 宮中設小磨 五代岐王李茂貞傳唐昭宗幸鳳翔梁兵圍之逾年城中人肉斤直錢百狗肉斤直錢五百人肉賤於狗天子｜｜｜｜｜遣宮人自屑豆麥以供御諸王凍餒死者日三四 置糜人舂磨 五代趙犨傳唐末守陳州黃巢悉衆圍之巢置舂磨糜人之肉以為食陳人大恐

【坐】妖言無死坐 唐張亮傳茂州刺史張仲文自稱天子有司論死刑部尚書韋挺奏｜｜｜｜｜太宗怒挺失據出亮為直之

【臥】獨枕一臣者臥 漢樊噲傳見闥字 與光武共臥 後漢嚴光見坐字 除雪入戶見僵臥 後漢袁安見人字 無客主之意自上大牀臥 魏陳登見諱字 見王交脚臥 魏丁謐少不肯交游但博觀書常住鄴借人空屋居而諸王亦欲借之不知謐已得直開門入謐｜｜｜｜｜不起呼奴曰此何等人促呵使去王怒具言明帝繫

獄原出

醉入陂水中臥 吳葛仙公見中字

徑上龐統牀臥 蜀彭羕字永年廣漢人仕州不過書佐又為衆人所謗會先主入蜀羕欲納說乃往見龐統適會有賓客統與羕非故人羕徑止牀臥曰須鄉客罷當與鄉善談統客罷注就羕坐羕又先責食然后共語統大奇之

何意起託還臥 晉魏舒位司徒以年老遜位中復暫起尋又稱疾左丞郤詵與書曰公久疾小差視事可也｜｜｜｜｜｜曲自回法公少上巍巍一旦棄之可不惜哉舒從因正旦朝罷還第表送章綬優詔聽其所執舒為事必先行而後言遜位之際人莫知者時論以晉興以來三公能辭榮善終未之有也

解衣入縣令被中臥 晉光逸字孟祖初為博昌小吏縣令使逸送客冒寒舉體凍濕還遇令不在逸解衣炙之入令被中臥令還大怒將加嚴罰逸曰家貧衣單沾濕無可代若不暫溫勢必凍死柰何惜一被而殺一人乎令奇而釋之後為門亭長迎新令至京師胡母輔之與荀邃共詣令望見逸曰彼似奇才便呼上車與談果俊器令怪客不入吏白與光逸語令大怒除逸名斥之

五六月北窻下臥 宋陶潛與其子書曰吾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為已必貽俗患僶勉辭世使汝幼

而飢寒耳少來好書偶愛閑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爾有喜嘗言｜｜｜｜｜｜｜｜｜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義皇上人

席松葉枕白石而臥宋闕康之見帕字

為侍中當解宋帝璽乃引枕臥梁謝明見外字

宿酒未醒取枕高臥梁謝幾卿為尚書左丞僕射省嘗集議公卿幾卿外還｜｜｜｜｜｜｜｜旁若無之

思義未達六尺方牀橫臥梁賀草見牀字

夢棍樹下脫衣冠臥後魏宗室順為左僕射莊帝在藩時順夢一段黑雲從西北來觸日月俱破復翳諸星天地晝闇俄雲散日出見莊帝登太極殿百官咸謁唯順步廊西棍樹下脫衣冠臥既寤解之曰黑雲氣之惡北方之色當有北敵入京師害二宮殘百寮彭城王有文德今夢其兒為天子此必然矣恨我不見之棍字木旁鬼身與鬼并寧非死乎然亡後乃得三公贈耳及介朱榮亂沈胡后幼主於河百官遇害於河陰順亦死莊帝立贈順司徒

老羆當道臥後周王羆見過字

隱坐空齋蹋壁而臥｜｜｜｜隋薛道衡為內史侍郎每為文必｜｜｜｜｜｜｜｜闇戶外有人便怒其沉思如此

公

在我得酣卧 唐李大亮身兼三職宿衛兩宮每番直常假寐太宗勞曰｜｜｜｜｜矣

每為文引被覆面卧 唐王勃見稾字

常被甲枕戈而卧 五代劉詞累歷藩鎮居暇日｜｜｜｜｜｜｜謂人曰我以此取富貴豈可一日忘之且人情易習若一墮其筋力有事何以報國云云

南朝漢兒爭得一向卧 五代契丹傳見漢字

〔貨〕居奇貨 史記呂不韋見居字

盡籠天下之貨 漢志見輸字

濟君之日本不求貨 後魏甄密為中山王參軍鍾離敗退鄉人蘇良沒賊密盡私財贖之良歸傾資報密密曰｜｜｜｜｜｜｜｜皆不受

權萬貨 唐劉晏見賤字

有才無學猶愚賈操金不能殖貨 唐劉子元見長字

重斂至商人棄貨 唐鍾傳見家字

〔唾〕人無敢向其方面涕唾 晉佛圖澄上鄴城寺中國人每相語莫起惡心和尚知汝及澄之所在｜｜｜｜｜｜｜｜者云云

令小兒張口含唾 晉符朗見口字

左右爭以衣受唾宋謝景仁見衣字夢開口受皇侃唾陳鄭灼見口字說黃老不顧而唾後魏宗室毗陵王順為司隸校尉道武好黃老數為諸王及朝臣說之在坐莫不祇肅唯順坐寐不顧而唾帝怒發之咽因庫辱官唾北史徒何段曰陸眷者本出遼西初為烏丸子庫辱官家奴諸大人會集幽州皆持唾壺唯庫辱官獨無乃唾曰陸眷口中曰陸眷因咽之西向拜天曰願使主君之智慧祿相盡移入我腹中曰陸眷後為將遂強盛即段匹磾伯祖也母病每嘗唾唐焦懷肅||||若味異歎悲號幾絕

四十禡

【罵】詐楚王絕齊令壯士借宋符北罵史記張儀見地字箕踞罵漢張敖傳見力字輕士善罵漢張良傳四人曰陛下||||臣等義不辱故恐而亡匿沛公不喜儒與人言常大罵漢酈食其見狂字人奴之生得無笞罵漢衛青見足字多受其貨留書罵後漢華佗見怒字唯有

德可以辱人不聞以罵 魏袁渙初劉備為豫州舉渙茂才後渙為呂布所留布欲使渙作書詈辱備渙曰〡〡〡〡〡〡〡〡〡且渙昔之事劉將軍猶今之事將軍也如一旦去此復罵將軍乎

褰衣罵 魏杜畿與河東人衛固少相狎侮嘗博爭道畿謂固曰我今作河東也固〡〡〡之後畿為河東太守固為功曹

王濟不可罵 晉王濟見虱字

醉後輒張目大罵 梁謝善勛見眼字

以不識造化為深罵 北齊王昕見化字

試遣公去當着被罵 北齊李業興見家字

下辭不得理者以其耳聾乃大罵 隋杜臺卿見動字

取劉龍仙以加右足馬鬣嫚罵 唐白孝德見仙字

〔帕〕蒙頭以絳帕 後漢襄楷傳見書字

散髮被黃布帕 宋關康之隱居南平昌顏延之等候之見〡〡〡〡〡〡席松葉枕白石一塊而臥了不相眄延之等咨嗟而退不敢干也

哽噎對母錯綵經帕 陳張譏幼喪母有錯綵經帕即母之遺制及有所識家人具以

吉之每歲時對帕哽噎不自勝**披紅眠帕**北齊徐之才初在梁為丹陽尹袁昂主簿郡廨遭火之才起望夜中不着衣｜｜｜｜出房為昂所見功曹白請免職昂重其才術原之

【伯】**圖王不成其敝可以伯**史記越王無彊事

巨毋霸漢王莽時夙夜連率韓博言有奇士長丈大十圍來至巨府曰欲奮學匈奴自謂｜｜｜即日載霸詣闕霸臥則枕鼓以鐵箸食此皇天所以輔新室也願作大甲高車迎之京師門戶不容者開高大之以示百蠻博意諷莽毋得篡盜而霸莽惡之更其姓曰巨毋氏謂因文母而霸也徵博下獄以非所宜言棄市

薊人邪揄王霸後漢王霸見揄字

孟德有張遼孤有興霸吳甘寧字興霸孫權曰｜｜｜｜｜｜｜｜足相敵也

衮衮語王霸唐高適見衮字

【借】**書籍不相通借**蜀許慈見戲字

亦知公不能以此見借晉劉毅字希樂與劉裕協成大業而不相推伏後於東府樗蒲大擲一判應至數百萬餘人並黑犢以還衆次擲得雉褰衣繞牀叫謂同坐曰非不能盧不事此耳裕惡之因挼五木久之曰老兄試為卿答既而四子

俱黑一子轉躍未定裕厲聲喝之即成盧毅意不快然素黑其面如鐵色焉乃和言曰｜｜｜｜｜

｜｜

〔謝〕

廉頗肉袒負荊謝 史記藺相如見交字 摧謝 漢張湯見署字 舉賢達能豈有私謝 漢張安世為大司馬衛將軍領尚書謹慎周密自著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聞有詔令輒乃驚曰使吏之丞相府問焉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為｜｜｜｜｜｜｜｜邪絕弗為通

去官以免冠謝 漢貢禹見冠字 籍福按項令謝 漢灌夫見李字

蒙被謝 漢李夫人見宮字 下髮謝 吳周魴為鄱陽太守孫權令譎誘魏將曹休時頻有郎中奉詔詰問諸事魴乃｜｜｜故休聞不復疑

每諸方貢獻帝輒賜之觀其占謝 晉何劭武帝時為散騎常侍劭有姿望｜｜｜｜｜｜｜｜｜｜焉

此復何所謝 晉王彬見痛字 宗靈秀體肥孝武賜物相係欲其占謝 宋王元謨見僧字

已見令徐勝於前徐後謝何必愧於前

謝梁謝幾卿西昌侯藻北伐以幾卿為長史僕射徐勉謂曰淮肥之役前謝已著奇功未知今謝何如幾卿應聲曰｜｜｜｜｜｜｜｜｜｜｜｜｜｜｜｜請娶王謝晉侯景見賜字我子昪足以陵顏轢謝後魏溫子昪見渾字神武愧而拜謝北齊武明婁后見室字強弓長矟容相推謝北齊韓鳳曾與祖珽論事珽曰｜｜｜｜｜｜｜｜軍國謀筭何由得爭鳳曰各出意見豈在文武優劣每薦賢恥來謝唐裴遵慶見恥字為詩平處下顧二謝唐孟郊見上字

【藉】溫雅有醞藉漢薛廣德見廟字炙雞斗米飯白茅為藉後漢徐穉見維字名蠶何容得蘊藉齊魚復侯傳見雷字雍容都雅吐納蘊藉梁賀革字文明長七尺八｜｜｜｜｜｜｜｜風流醞藉後魏元善見觀字唐權德輿見慕字

【舍】思周舍史記趙簡子有臣曰周舍好直諫周舍死簡子每聽朝常不悅大夫請罪簡子曰吾

聞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夫朝徒聞唯唯不聞周舍之鄂鄂是以憂也吾王暴露獨

何為舍漢田叔為魯相魯王好獵相常從入苑中王輒休相就館相常暴坐於外終不休曰——

————————王以故不大出遊後辛官魯以百金祠少子仁不受曰義不傷先人名使待辛

綠車載送衛尉舍漢金敞成帝時為衛尉正直敢犯顏色敞病甚敞子涉本為左曹上

拜為侍中————————須臾敞卒注綠車名皇孫車常置左右以待召載皇孫以此載涉欲

敞見其榮寵劍戟在門百弩環舍後漢馮見臼字衍盡以家償延

燒舍後漢梁鴻牧豕上林苑中遺火延及它舍鴻悉以豕償其主猶以為少鴻願以身居作主人許

之因執勤朝夕隣老共責主人悉還其豕不受去諱求田問舍魏陳登見諱字義米

肉義舍魏張魯見肉字為次道繕揚州解舍晉何充見道字與相景

造膝熒惑何由退舍晉陶回為領軍時丹陽尹相景佞事王導回嘗慷慨謂景非正

人不宜親狎會熒惑守南斗導語回曰南斗揚州分而熒惑守之吾當遜位以厭此謫回曰————

||導深愧之 白雀棲集官舍 晉羅含見生字 樗蒲公城子野舍 宋王宏見在字 絕後追燒逆旅舍 梁柳憕字文深初梁武舉兵至姑孰憕與兄惲及友朋候接時道路猶梗憕與諸人同憩逆旅食行去里餘憕曰寧我負人無人負我若復有追堪憩此客舍命燒逆旅舍以絕後追云云 願官家千萬年壽歲一入妾母子舍 後魏北海王詳宣武叔父也帝幸詳所飲呼高太妃為阿母太妃祝曰|||||||||| ||華林園立貧窮村舍 北齊後主于|||||||||帝自弊衣為乞食兒又為窮兒之市躬自交易 依舊存臨道店舍 隋李諤為侍御史時蘇威奏毀臨道店舍諤因出使見之以為行旅所託不可廢遂專決之並令依舊還闕奏之 師德田舍 唐婁師德見人字 有不遇之言題官舍 唐蔣欽緒為吏部郎而韓琬自高郵主簿使京師自負其才||||||||欽緒見之笑曰是子歎後時邪父之琬舉賢良欽緒擢為異等因謂曰朋友之過免未琬曰令日乃見君子之心 幽妓妾永樂別舍 唐楊憑為京兆尹|||

||||誇議頗譁中丞李夷簡劾之貶臨賀尉

治邠署垣舍唐李聽節度邠寧邠署相傳不利治垣舍前刺史視其壞莫敢葺聽曰將出鑿山門何避治署邪完新之卒無異未嘗有十尺之舍唐元德秀見餘字

[赦]殺朱公子明日下赦史記范蠡見公字唯願陛下慎無赦後漢吳漢為大司馬病篤光武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所知||||||而已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後漢王符潛夫論曰今日||||||||贖赦贖數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

張成教子殺人以推占當赦後漢黨錮傳敘曰河內張成善風角推占當赦遂教子殺人河南尹李膺赦後殺之成弟子牢脩誣告膺等共為部黨誹訕朝廷桓帝震怒

李傕遣使乞赦後漢董卓誅部曲李傕等||||王允以一歲不可一再赦不許傕等憂懼賈詡說之遂作亂

盡决刑罪乃出赦後漢周紆為勃海太守每赦令到隱閉不出先使屬縣盡決刑罰乃出詔書坐免

病中瘳孫權為下赦吳呂

蒙見蒙字公惜赦蜀後主紀丞相亮時有言｜｜｜者亮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先帝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啓吉治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劉景升季玉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季玉劉璋字陳元方鄭康成曾不語赦見上責費禕赦蜀孟光字孝裕為大司農延熙九年秋大赦光於衆中責大將軍費禕曰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今主上仁賢百僚稱職有何急而施非常之恩以惠姦宄又鷹隼始擊而原有罪上犯天時下違人理禕傾謝踧踖光指摘痛蹇頗此有一小人衣黑衣大呼於市曰官今大赦晉載記苻堅僭位五年鳳皇集于東闕大赦境内初堅之將為赦與王猛苻融密議于東堂悉屏左右堅親為赦文猛融供進紙墨有大蒼蠅入自牖間鳴聲甚大集于筆端驅而復來俄而長安人相告曰官今大赦有司以聞堅驚曰禁中無耳屬之理事何先泄也勑外窮推之咸曰｜｜｜｜｜｜｜｜｜｜｜｜｜｜｜須臾不見堅歎曰其向蒼蠅乎聲狀非常吾固惡之諺曰欲人勿知莫若勿為聲無細而弗聞事未形而必彰此之謂乎斛律光死周武帝肆赦北齊斛律光見語字嗤崔悛

為赦 北齊魏收以才學年二十六為後魏中書侍郎時崔㥄從神武入朝熏灼於世㥄嘗為魏孝武帝作登祚赦云朕託體孝文收喧其辛直㥄深忌忿之

生子擅赦 北齊平鑒 隋權武並見因字

驛馬星流應有赦 後魏徐路 見流字

疾亟不許太子請赦 唐長孫后 見求字

請內置赦 唐李石為相以異時詔令天子多自踰之因｜｜｜｜令一通以時省覽

駮赦 五代張允 見論字

【蔗】酒酣耳熱方食芋蔗 魏文帝典論云余少學擊劍與將軍鄧展共飲因求與余對時｜｜｜｜｜｜｜便下殿數交三中其臂復交正中其顙

自尾至本食甘蔗 晉顧愷之 見境字

求酒甘蔗 宋張暢為孝武安北長史從鎮彭城魏太武南正至城下｜｜｜｜｜孝武送酒二壺蔗百挺又求黃甘孝武使暢答曰｜｜更須黃甘誠非所吝但會不足周彼一軍

射甘蔗 齊宜都王鏗善射堋的大閣曰終日射侯何如難之有乃取甘蔗揷地百步射之十發十中

如脛蔗 唐南蠻傳 見脛字

〔炙〕**啗羌人未熟炙** 後漢竇固字孟孫為奉車都尉出王門擊西域在邊數年羌人服其恩信注曰羌人見客炙肉未熟人長跪前割之血流指間進之於固固不穢賤之輒為啗是以愛之如父母也

羌煑貊炙 晉五行志秦始之後□□□□□□□□□及為丨丨丨丨至元康中氐反永嘉後劉石遂篡中都服妖之應

黃雀炙 晉王祥性至孝後母不慈每使掃除牛下母嘗欲生魚時天寒冰凍祥解衣剖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母又思丨丨丨復有黃雀數十飛入其幕得以供母有丹柰結實母命守之每風雨祥輒抱樹而立篤孝純至如此

執炙者色欲炙 晉顧榮見色字

先割啗牛心炙 晉王羲之幼訥於言人未之奇年十三嘗謁周顗顗察而異之時重牛心炙坐客未啗顗先割啗羲之於此始知名

求子鵝殘炙 宋庾悅傳見鵝字

諫王自割鵝炙 齊劉瑱為武陵王參軍王與僚佐飲自割鵝炙瑱曰應刃落俎是宰夫之事殿下親執鸞刀下官未敢安席因請退

草詔檄先飲酒食鵝炙 齊江淹見檄字

授行觴者酒炙 梁陰鏗為湘東王參軍與賓友宴飲見行觴者因回酒炙授之坐客皆笑鏗曰

吾濟終日酣酒而執爵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及侯景亂經為賊所擒或救之得免經問之乃前行觴者

罵董璋掃馬糞得殘炙（五代唐姚洪見糞字）

〔射〕養由基射（史記周紀見葉字）長爰臂善射（漢李廣見發字）解鬭以射（後漢呂布見鬭字）以謝服非令名改姓射（蜀射援見脹字）出東堂射（宋庾悅見鵠字）觀子孫射（北齊斛律光字明月弟羨字豐樂並工騎射其父金命子孫射而觀之泣曰明月豐樂不及我諸孫又不及明月豐樂吾世衰矣每田還校所獲光獲少必麗龜達腋羨獲雖多非要害之處光恒蒙賞羨或被撻人問故云明月必背上着箭豐樂隨處即下手數雖多去兄遠矣）

〔麝〕被羅縠縕蘭麝（晉石崇見珠字）不罪醫者失犀麝（唐裴行儉見穀字）

〔詐〕得令老將生姦詐（漢李陵傳見庭字）齊人多詐（漢公孫宏為左內史

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背其約以順上指主爵都
尉汲黯庭詰宏曰｜｜｜｜而無情始為與臣等建
此議今皆背之不忠上問宏謝曰知臣者以臣
為忠不知臣者以臣為不忠上然之又見被字人謂
張湛詐後漢張湛見善字常眠睡值其覺寤輙得姦詐蜀何祇為
成都令時郫縣令缺以祇兼二縣戶口猥多祇每比之｜｜｜｜｜｜｜｜朕見周公
之詐晉載記慕容皝引羣臣于東堂問曰古來君子謂周公忠聖豈不謬哉尚書令常忠曰武王疾
篤周公請命流言之際義感天地為臣忠聖詩書已
來未有皝曰｜｜｜｜｜未見其忠聖也昔武王
得九齡之夢文王曰我百爾九十吾與三焉及文王
之終以驗武王之壽矣武王筭未盡而求代其死是
非詐乎據攝天位而丹誠不見致兄弟之間有干戈
之事殺罰同氣以逞私忿何忠之有乎又謂忠曰伊
尹周公孰賢忠曰伊尹非有周公之親而功濟天下
太甲亂德放於桐宮思愆改過然后復之伊尹之勲
有高周旦皝曰伊尹以舊臣授阿衡之任不能竭忠
輔導而放主桐宮事同篡弒何周公之可擬乎若太
甲性同桀紂則三載之間未應便成賢后如其性本
休明義心易發當務盡匡規弼成君德安有人臣幽

主而擄其位哉何點謂王思遠詐齊張融傳見流字人譏郭賢詐後周郭賢大將軍開府衣服飲食雖儉約自憙而苦家豐麗室有餘貲人譏其詐

【夜】八十謂晝夜魏朱建平相文帝壽當八十至四十有小厄文帝黃初七年年四十病困謂左右曰建平言｜｜｜｜吾其死矣從師受書犯夜晉王承見惜字

【射】昭信使其大婢爲僕射漢廣川王去見聊字三日僕射晉周顗見族字懷祖投老可得僕射晉王羲之見然字落水三公墜車僕射齊謝超宗傳司徒褚彥回送王僧虔墜水僕射王儉驚徒跣下車超宗笑曰｜｜｜｜｜｜｜｜彥回出水露濕超宗曰有天道焉天所不容地所不受投畀河伯河伯不受彥回大怒曰寒士不遜吳興僕射齊沈文季吳興人南士無僕射多歷年所明帝時文季爲右僕射王晏戲文季爲吳與僕射文季曰琅邪執法似不出卿門晏又謂文季兄子昭略曰賢叔可謂｜｜｜｜昭略曰家叔晚登僕射猶賢於尊君以卿爲初蔭晏父曜籍晏勢方歷官故以此譏之昔南士無僕射同上阿

父年六十爲員外僕射齊沈文季爲尚書左僕射東昏方行殺戮文季託老疾不豫朝政兄子昭略謂曰｜｜｜｜｜｜｜｜｜欲求免乎文季笑而不答未幾遇害大僕射小僕射陳袁憲爲右僕射掌選先是憲長兄樞爲左僕射臺省目樞爲｜｜｜憲爲｜｜｜黑面僕射後魏宗室欽字思若早有令名時曰皇宗略略壽安思若後爲僕射欽色黑號｜｜｜｜壽安元脩見義字桃弓僕射後魏郭祚見師字飲酒勝作僕射北齊李元忠見酒字每與人言自稱僕射北齊皇甫度武成胡后之舅爲尚書左僕射性頑蔽每與人言稱僕射人方之毛嘉我今亦是徐僕射北齊徐之才見我字三世居僕射唐高士廉祖北齊清河王岳父樂安王勱與士廉｜｜｜尚書右｜｜官世榮其貴細務屬左右丞大事關僕射唐房元齡太宗謂曰公爲僕射當助朕訪賢才比聞閱牒訟日數百豈暇求人哉乃敕｜｜｜｜｜｜｜｜｜｜｜稱劉仁軌爲解事僕射唐戴至德爲右僕射劉仁軌爲左人有所訴率優容之至德必詰究本末理直者密爲奏終不顯私恩當

時｜｜｜｜｜｜｜｜｜嘗有媼請省至德水牒嫗乃復取曰初以爲解事僕射今乃非是善事烏漢射唐李湍妻某氏湍藉吳元濟軍元和中湍自拔歸烏重允妻爲賊縛當食之將死猶號湍曰｜｜｜｜｜覩者歔泣

[暇]止于坐隅貌甚間暇漢賈誼賦馮公營婚日不暇北齊素書脩見給字龜鼈小豎自救不暇北史蠕蠕社魏太武練兵將討之會江南使還稱宋文欲犯河南謂行人曰汝還告魏主歸我河南地即當罷兵不然盡我將士之力帝聞而笑曰｜｜｜｜｜｜｜｜何能爲也就使能來若不先滅蠕蠕便是腹背受敵吾行決矣帝親征大破之天子不可令閒暇唐仇士良請老中人與送還第謝曰諸君善事天子能聽老夫語乎｜｜｜｜｜｜閑暇必觀書見儒臣減玩好省游幸吾屬恩且薄而權輕矣莫若殖貨財盛鷹馬日以毬獵聲色蠱其心使不得息則萬機在我云云眾再拜士良殺二王一妃四宰相貪酷二十餘年亦有術自將云三司事忙無暇五代唐張延朗爲三司使號有心計以三司爲己任明宗常出游幸召延朗共

食延朗不至附使者報曰｜｜｜｜｜聞者笑之

[夏]破東羌約三冬二夏後漢段熲見憶字

[下]諸侯聞之以爲將軍從天而下漢周亞夫見客字元生疑異筆不得下後漢書襄見成字爾說將尚不下後漢第五倫見乘字讀書五行並下後漢應奉字世叔少聰明｜｜｜｜｜北齊邢邵字子才廣尋經史｜｜

｜｜｜｜一覽無遺騎猛獸安可中下晉溫嶠遜陶侃同討蘇峻義軍屢失利侃怒曰使君前云不憂無將士唯要老僕爲主耳今令戰皆北良將安在若復無食便欲西歸嶠曰今之事勢義無旋踵｜｜｜｜｜｜｜哉公若違衆獨及人心必沮沮衆敗事義旗將回指於公矣侃無以應遂留不去

今猶乘龍上天豈可中下晉載記呂隆字永基其弟超既殺呂纂讓位於隆隆有難色超曰｜｜｜｜｜｜｜｜隆遂僭位讀書七行俱下宋孝武少機穎神明奐發｜｜｜｜｜｜讀書十行俱下梁簡文｜｜｜｜｜｜北齊河南王孝瑜文襄子

｜｜｜｜｜｜覆蔂不失一道所經之處人號天狗下後魏羊祉天性酷忍朝廷以其剛斷每令出使｜｜｜｜｜｜｜騎虎之勢必不得下隋文獻獨孤后當周宣帝崩隋文入居禁中總百揆后使人謂帝曰｜｜｜｜｜｜｜勉之手擁簾徐下唐杜審權見薰字騎虎者勢不得下五代唐宗韜以佐命功位兼將相宦官伶人用事特不便也宗韜懼語其子弟欲歸守鎮陽子弟曰｜｜｜｜｜｜令公權位已隆下多嫌怨一失其勢能自安乎

【鏄】弓膠昔幹不能傅合踈鏄史記騶忌見五字

【駕】君子得時則駕史記老子見朽字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史記李斯爲秦相男皆尚主女嫁秦諸公子斯曰吾聞之荀卿物禁太盛斯乃上蔡布衣上不知其駑下遂擢至此當今人臣之佐無居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也泛駕漢武帝詔見盡字徵賢者宜駕漢龔勝字君賓哀帝徵爲諫大夫引見薦龔舍寗壽侯嘉有詔

皆徵勝曰切見國家徵醫巫常爲駕｜｜｜｜上曰大夫乘私車來邪勝曰唯唯有詔爲駕舍等至皆

爲諫大夫**輦車驪駕**後漢冦恂爲河内太守行大將軍事光武即位時軍食急乏恂以｜｜｜｜

｜轉輸不絶尚書斗升以稟百官帝數策書勞問**龐士元當處治中別駕**蜀龐

統見才字**每一相思千里命駕**晋嵇康東平吕安服康高致｜｜｜｜｜｜後

安與康同被害**擲果皮呼別駕**宋范煜謀逆事覺將詣市煜漸醉子藹亦醉取土及果皮

擲煜呼別駕數十聲煜曰汝瞋我邪藹曰今日何緣復瞋但父子同死不能不悲耳**朝謀不及**

夕言發不俟駕後周賀拔岳初爲介朱榮都督榮欲入匡朝廷問計於岳岳曰古人云｜

｜｜｜｜｜｜｜｜此之謂也榮乃舉兵**隱士隨駕**唐盧藏用見徑字**要家勢**

入不處倉駕唐畢諴見辱字

〔價〕取土東山與穀同價漢陳湯傳成帝樂陵曲亭南遂營初陵因卑爲高積土爲

山｜｜｜｜｜｜｜｜作治數年天下徧被其勞後卒不就廢之**伊徙鴈鹿徙莬去**

平與陳實無價漢石闕見右字

袁本初坐作聲價後漢袁紹字本初愛士養名既累世台司賓游所歸士無貴賤與之抗禮輜軿柴轂填接街陌中常侍趙忠言於省內曰｜｜｜｜｜｜好養死士不知此兒終欲何作叔父太傅隗呼紹以忠言責之紹終不改注云輜軿衣車柴轂賤者之車

當之官者先至西園諧價後漢張讓傳見錢字

儈牛口

無二價後漢王君公見公字

公是韓伯休那乃賀反乃不二價後漢韓康字伯休霸陵人采藥名山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餘年時有女子從康買藥康守價不移女子怒曰｜｜｜｜｜｜｜｜｜｜乎康歎曰我本欲避名今小女子皆知有我何用藥爲遁入山中

賣病猪不取貴價後漢公沙穆見猪字

贖生口取本價魏任嘏見匹字

部儉至暴伏苓價魏文典論見苓字

二陸入洛三張減價晉張載見載字孟陽與弟協景陽亢季陽以文藻知名時人謂載協亢與陸機兄弟曰二陸三張史臣曰洎乎｜｜｜｜｜｜｜｜考覈遺文非徒語也

唯問在東米價晉王述見癡字

土與穀同價

晉載記慕容熙在位殘暴爲其后苻氏起承華殿負土於北門｜｜｜｜｜｜典軍杜靜載棺極諫熙斬之

使我臨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齊高帝每曰｜｜｜｜

｜｜｜｜｜｜｜汲引後生爲其光價北齊李神雋凡所交游皆一時名士四方才子咸宗附之

｜｜｜｜｜｜｜晚談史傳文章減價唐劉子元見四字

【嫁】張負女孫五嫁漢陳平見肥字東郭先生梁石君隱居不嫁漢蒯通傳見國字擇對不嫁後漢梁鴻傳見光字五女並賢每有求姻輒便許嫁後漢戴良見偶字妻焚書求改嫁晉王歡見餡字儀同以上女不許輒嫁後周宣帝搜天下美女實後宮又詔｜｜｜｜｜｜王軌上疏諫之不納見軌傳

【架】行禁架後漢徐登趙炳見水字每遷必烏集庭樹戟架唐柳仲郢見第字除陌間架唐盧杞見陌字

〔稼〕方當使君爲宰夫安直耕稼晉苻堅載記見世字師所過不敢伐桑棗踐禾稼唐曹王臯爲江西節度與李希烈戰大小三十二取州五縣二十斬首三萬三千未嘗敗|||||||||||||

〔亞〕管蕭之亞蜀諸葛亮見匹字晉載記慕容恪臨終其主暐臨問以後事恪曰吳王文武兼才|||陛下若任之以政國其少安吳王慕容垂也唐劉晏見驛字孫仲謀晉宣王之流亞晉桓溫見啼字軒轅之亞晉載記石勒酒酣謂中書令徐光曰朕方自古開基何等主也光曰陛下神武籌略邁于高皇雄藝卓犖超絕魏祖自三王已來無可比也其|||乎勒笑曰人豈不自知卿言亦以太過朕若逢高皇當北面而事之與韓彭競鞭而爭先耳脫遇光武當並驅于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大丈夫行事當礌礌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能如曹孟德司馬仲達父子欺他孤兒寡婦以狐媚取天下朕當在二劉之間耳軒轅豈所擬乎五世內侍我之流亞齊陸慧曉傳見戶字

〔訝〕不意儒生懦夫乃令老子訝後魏王慧龍爲滎陽太守宋將到彥之來侵慧龍屢屈其鋒彥之與蕭斌書曰亡人之中唯王慧龍韓延之爲可深憚｜｜｜｜｜｜｜之

〔華〕陛下倚侍中如衙華五代唐魏王繼岌與郭崇韜平蜀蜀人請繼岌留崇韜鎮之時中宮李從襲已言崇韜有異志繼岌曰｜｜｜｜｜｜｜必不棄元老於蠻裔之地此事非予敢知也繼岌後殺崇韜

〔化〕承流宣化漢董仲舒曰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者也莊生師友造化漢叙傳班嗣見書字對策盛言無爲之化晉劉伶泰始中｜｜｜｜｜｜｜時輩皆高第得調伶獨以無用罷妙畫通靈變化晉顧愷之見精字若同歸九原猶羽化宋王僧虔兄僧綽爲元凶所害或勸之逃僧虔曰吾兄奉國以忠貞撫我以慈愛今日之事若不見及耳｜｜｜｜｜｜｜也所以得厝私懷實猶稟

明公不言之化 齊王儉爲尚書令每上朝令史三五十人隨上諮事辨析未嘗壅滯循彥回時爲司徒錄尚書笑謂儉曰觀令判斷甚樂卿不儉曰｜｜｜｜｜｜｜｜｜｜｜

識造化 北齊王晰好清言辭無淺俗爲東萊太守時獲殺其同行侶者詰之未服晰曰彼物故不歸卿無恙而返何以自明邢部後見又異說之以爲笑晰聞詣部曰｜｜｜｜遲謂人曰子寸應死我

罵之 銀盃羽化 唐柳公權公卿以書記遺鉅萬主藏極深奴或盜用嘗貯盃一笥縢識如故器皆亡奴妄言臣測者公權笑曰｜｜｜｜笑不復詰

〔銙〕諫殺玉工誤毀帶銙 唐柳渾爲相德宗時玉工爲帝作帶帶誤毀一銙私市它玉足之及獻帝識不類擿之工人伏罪帝詔論死渾曰於法誤傷乘輿器服罪當杖請論如律工由是不死

回溪先生史韻去聲卷第三十七

岡溪先生史韻去聲卷第三十八

原闕

相家貧則思良妻國亂則思良相史記魏文侯謂李克曰｜｜｜｜｜｜｜｜｜云云

聖人不相史記蔡澤見壽字

宣言欲代范雎相史記蔡澤聞應侯任鄭安平王稽負重罪於秦澤使人宣言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雄俊宏辯智士也彼一見秦王必困君而奪之位應侯召蔡澤澤入則揖應侯應侯故不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常宣言欲代我相秦寧有之乎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夫四時之序功成者去夫人生百體堅彊手足便利耳目聰明而心聖智豈非士之願與曰然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德天下皆願以爲君主豈不辯智之期與曰然澤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與天地終始豈道德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與曰然澤曰云云君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而授之退而岩居川觀必長爲應侯世世稱孤孰與以禍終哉應侯曰善延爲上客言於昭王拜客卿應侯因謝病昭王新說澤計畫遂拜爲相

十年之間不出長安城而至丞相史記匡丞相衡｜｜｜｜｜｜｜｜｜｜

計相漢張蒼見府字

聖主責愚相漢袁盎謂申屠嘉見私字

不以兄故撓漢相漢田

蚡見吏字數以酒失過丞相漢灌夫見李字倚壺遂以為相漢韓安國
傳壺遂官至詹事其人深中篤行君子上方倚欲以為相會其病卒天下安注意相漢陸
賈見將字虢為通明相漢翟方進見津字人主師當為宰相漢蔡義見
嫗字此真漢相漢王商成帝時為丞相商多質有威重身體鴻大容貌甚過絕人河平四年單
于來朝引見白虎殿商坐未央廷中單于前拜謁商商起離席與語單于仰視商貌大畏之遷延卻退天
子聞而歎曰｜｜｜｜矣比牒併名早為宰相後漢鄭元嘗疾篤自慮以書戒子益
恩曰吾舉賢良方正有道辟大將軍三司府公車再召｜｜｜｜｜｜｜吾自忖度無任於此入此歲
來已七十矣宿素衰落仍有失誤按之禮典便合傳家今我告爾以老所憤憤者亡親墳壟未成所好群
書率皆腐敝不得於禮堂寫定傳與其人日西方莫其可圖乎萬里侯相後漢班超字仲升為
人有大志家貧常為官傭書以供養母勞苦嘗輟業投筆歎曰大丈夫無它志略猶當効傅介子張騫立
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研間乎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壯士志哉後行詣相者曰祭酒布衣

諸生耳而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狀相者指曰燕頷虎頸飛而食肉此｜｜｜也狼顧相

晉宣帝見禮字當爲外氏成此宅相晉魏舒少孤爲外家甯氏所養甯氏起宅相者云當出貴甥外祖母以盛氏甥小而慧意謂應之舒曰｜｜｜｜｜｜｜｜後位至司徒黑衣宰相宋慧琳道人文帝時與朝廷大事住治城寺著高屐披貂裘置通呈書佐權侔宰相孔顗嘗詣遇賓客填咽暄涼而已歎曰遂有｜｜｜｜可謂冠屢失所見南史海南諸國傳能遲行緩步便得宰相齊褚彥回美儀皃善容止俯仰進退咸有風則宋明帝歎曰褚彥回｜｜｜｜｜｜｜矣勸明帝示人以日月相齊江祐見誌字以謝安爲江左風流宰相齊王儉見安字常自稱有才無相梁周宏正｜｜｜｜僕｜射徐勉掌選以其陋不堪爲尚書郎山中宰相梁陶宏景隱茅山武帝每有吉凶征討大事無不前以咨詢月中常有數信人謂｜｜｜｜眇一目成善相陳章昭達見傷字謂侍中黃門爲小宰相後魏王遵業見履字按祖珽爲衣冠宰相

北齊封孝琰以祖挺好自矜大凌之曰是衣冠宰相異於餘人此書若奏必為宰相
隋馬光傳見儒字護兒兒作相唐來濟見匠字汝牛自弱不得獨責
宰相唐楊再思為相時水汾閉坊門以禳再思入朝有車陷于濘叱牛不前恚曰癡宰相不能和陰
陽而閉坊門遣我艱于行再思遣吏謂曰｜｜｜｜｜｜｜｜｜｜癡宰相見上熊虎相
唐王晙氣貌偉特時謂｜｜｜果為名將史官權重宰相唐朱敬則修國史韋安石閱其
稾歎曰世人不知｜｜｜｜｜｜｜｜｜宰相但能制生人史官兼制生死里人呼坊門為宰
相唐宋務光上書今霖雨即閉坊門豈一坊一市能感發天道哉故｜｜｜｜｜｜｜｜謂能節宣風
雨陰陽不和搵士為相唐魏元忠見將字伴食宰相唐盧懷愼為相
自以才不及姚崇故事皆推而不專時譏為｜｜｜行賈以詩售雞林相唐白
居易見林字盲宰相唐闒播見淺字內相唐陸贄為翰林學士雖外有宰相主大義贄常
居中參裁可否時號｜｜南鄭相北鄭相唐鄭餘慶與從父絪家昭國坊絪第在南餘慶

第在北世謂丨丨丨丨丨丨 以爾使我羞見宰相 唐裴度傳見券字 白衣

宰相 唐令狐綯爲相子滈估執招□射取四方貨財時謂丨丨丨丨 禮部侍郎重於

宰相 唐韋貫之爲禮部侍郎嘗奏曰丨丨丨丨丨丨丨憲宗曰侍郎是宰相除安得重曰然爲陛下東宰相者得無重予帝美之 日角珠廷非庸人相 唐李珏見廷字 宜勸我

擇宰相不容勸我疑宰相 唐李珏爲相文宗謂曰竇易直勸我宰相所啟擬五取二三取一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易直言殊可鄙 不出長安城十年至

宰相 唐路岩自爲御史丨丨丨丨丨丨丨其自御史入翰林也崔鉉曰路十七入翰林如何其得老岩竟賜死與史記匡衡事類 歇後鄭五作宰相 唐鄭綮見體字

[將] 晉鄙嚄唶宿將 史記信陵君見符字 人人各自以爲得大將

漢韓信爲治粟都尉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度何已言上不我用即亡何聞信亡自追之人言上曰丞相何亡上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且喜且怒罵曰若亡何也何曰臣非敢亡追亡者耳上

曰所追者誰也曰韓信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信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

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決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

曰王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終亡耳王曰吾爲公以爲將何曰雖爲將不留王曰以爲大將何曰幸甚於

是呂信拜之何曰王素嫚無禮令拜大將如召小兒此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日齋戒設壇場具禮

乃可王許之諸將皆喜｜｜｜｜｜｜｜｜｜｜｜至拜乃韓信也一軍皆驚

不善將兵善將

將　漢韓信傳見伍字

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　漢陸賈傳呂后

王諸呂諸呂擅權欲危劉氏右丞相陳平患之嘗燕居深念賈往不請直入坐賈曰何念深也平曰生揣

我何念賈曰足下位上相食三萬戶侯可謂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耳平曰然爲之

柰何賈曰｜｜｜｜｜｜｜｜｜｜｜｜將相和則士豫附士豫附則天下雖有變則權不分爲社稷計

在兩君掌握耳臣常欲謂太尉絳侯與我戲易吾言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平用其計以五百金爲絳

侯壽厚具樂飲太尉太尉亦報如之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衰平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

晉爲食飲費貲以此游漢廷公卿間聲名籍甚文帝嗟不得頗牧爲將漢馮唐見用字

酒百味之長鹽食肴之將漢食貨志見長字寵下養中郎將後漢更始都長安日夜與婦人飲讌群臣欲言事不得已令侍中坐帷內與語諸將識非更始聲出皆怨之寵姬韓夫人尤嗜酒每侍飲見常侍奏事輒怒曰帝方對我飲正用此時持事來乎起抵破書案李松趙萌專權所授官爵皆群小賈豎或有膳夫庖人長安爲之語曰——————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注公羊傳曰炊亨爲養

以輕敵不令別將後漢賈復見剔字發郎

中郎將後漢袁紹掾見尉字

諫以室舍田桑分賜諸將蜀趙雲先主初定益州議者欲以成都中室舍及城外園地田桑分賜諸將雲諫曰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爲今國賊非但匈奴也須天下都定各反桑梓歸耕本土益州人民初罹兵革可令安居復業先主從之

恥爲楊儀斷後將蜀魏延爲征西大將軍與丞相長史楊儀不睦諸葛亮病困密與儀作身殁退軍節度令延斷後亮卒延曰丞相雖亡吾自當擊賊且魏延何人當爲楊儀所部勒爲斷後將乎云云

吾不能免公吏猶子之不能免卿將晉卜珝匈奴人好易謂郭璞曰子勿爲公吏可以免璞曰｜｜｜｜｜｜｜｜｜｜｜｜｜｜也珝後爲劉聰太常平北將軍軍敗誅璞爲王敦叅軍被害

漠北人何堪爲將晉苻堅載記見性字

射鵰都將後魏宗室幹見鵰字

著翅之名寧減飛將後周韓果從大將軍破稽胡於北山稽胡憚果勁勇趫捷號爲著翅人周文聞而笑曰｜｜｜｜｜｜｜｜

意自許爲大將隋賀若弼揚帝在東宮嘗謂弼曰楊素韓禽虎史萬歲俱良將也優劣如何弼曰楊素是猛將非謀將韓禽虎是鬭將非領將史萬歲是騎將非大將太子曰大將誰也弼曰唯殿下所擇弼｜｜｜｜｜｜

不喜得遼東喜得虓呼文將唐薛仁貴見衣字

夜飛將唐劉從諫妻弟裴問守邢州募兵五百號｜｜｜

陰陽不和揠士爲相蠻夷不廷擢校爲將唐魏元忠上書曰｜｜｜｜｜｜｜｜｜｜｜｜｜｜｜｜

神通大將唐李嗣業爲安西陌刀將以跳盪先鋒吐蕃號｜｜｜｜

飛將唐單雄信事李密軍中號｜｜

守者不許夜

登城擢爲大將 唐呂元膺觀察鄂岳晝夜登城守者不許左右曰中丞也對曰夜不可辨明日擢守者爲大將

置飛雪將 唐杜中立節度義武舊徭車三千乘歲輓鹽海瀕民苦之中立｜｜｜｜數百人具舟以載自是民不勞軍食足矣

疾雷將 唐鄭畋節度鳳翔募銳兵五百號｜｜｜境中盜賊不敢發發輙得

【醬】南越食唐蒙蜀枸醬 史記西南夷傳初唐蒙使南越｜｜｜｜｜｜｜問所從來賈人多持竊出夜郎

吐餐霞醬 齊阮孝緒屏居一室外兄王晏貴顯屢至其門孝緒度其心至顛覆聞其茄管穿籬逃匿不與相見曾食醬美問之云是王家所得便｜｜｜晏從果誅

問涼州有梁米美醬 晉許欽明見枝字

孝慈友悌忠信篤行乃食之醯醬 唐柳玭家戒曰｜｜｜｜｜｜｜｜｜｜｜｜可一日無哉

【匠】識車匠 後漢應奉字世叔少爲郡上計吏許訓爲計掾俱到京師訓自發鄉里在路晝頓暮宿所見長吏賓客亭長吏卒奴僕訓皆密疏姓名欲試奉還郡出疏示奉奉云前食潁川綸氏都亭亭長

曰奴名祿似飲漿來何不在疏中坐中皆驚又奉年二十嘗詣彭城相表賀賀時出行開門造車匠於內開扇出半面視奉奉妻去後數十年於路見車匠識而呼之何以徵之以爲朝匠晉會稽王道子輔政有人作雲中詩指斥朝廷曰相王沈醉輕出教命王愷守常國寶馳競盛德之流法護王甯仲堪仙民特有言詠東山安道執操高枕｜｜｜｜｜｜｜法護王詢甯即王恭仙民即徐邈安道即戴逵

朕方自比於金以卿爲良匠唐魏徵以病辭職太宗曰公獨不見金在鑛何足貴邪善治鍛而爲器人乃寶之｜｜｜｜｜｜｜｜｜而加勵焉卿雖疾未及衰

庸得便爾護兒兒作相世南男作匠唐來濟與兄恒高宗時相次知政事其父護兒本驍將也時虞世南子昶無才術歷將作少匠工部侍郎主工作許敬宗曰｜｜｜｜｜｜｜｜｜｜文武豈有種邪

門匠唐食貨志見墓字

【餉】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餉漢高紀見餓字

食羹識母餉後漢陸續見方字

不受干寶遣船餉晉翟湯始安太守干寶遣船餉之勑曰翟公廉讓致

書記使委船還湯乃貨易絹物寄還實寶土以為患而吏問之媿歎焉京師米貴不受

弟江夏遺餉宋孔顗見斛字為齊郡守不受人新米餉齊劉懷慰見米字

書好紙答餉梁蕭子雲見紙字夏節至忽傍門受餉梁向敬叔為長城令清廉不受禮遺｜｜｜｜｜｜數日得米二千餘斛它物稱是悉以代貧人輸租見其子思澄傳

不受殷綺衣氈餉陳孔奐見氈字聽事梁上致趙蘋瓜餉北齊蘇瓊見瓜字

鄉里饑令兄子將米百車饟唐張萬福見米字

〔唱〕小海唱晉夏統見御字工徒五百執板瘖唱唐崔善為仕隋為文林郎督工徒五百營仁壽宮總監揚素閱實善為執板瘖唱無一差謬

蘭亭絕唱唐元稹為浙東觀察辟竇鞏鞏天下工為詩與之酬唱故鏡湖秦望之奇益連號｜｜｜｜

教刺史婢歌日執笏立簾外吟唱唐宋之悉見歌字

【障】遣狄山乘障漢張湯傳見忠字以九月發出遮鹵障漢李陵見庭字行壞光祿所築亭障漢匈奴向黎湖單于立漢使光祿徐自為出五原塞築城障列亭至盧朐山其秋匈奴大入雲中定襄五原朔方殺略數千人而去｜｜｜｜｜｜｜｜云云以甗甑為障魏邑累見甑字紫絲布步障錦步障晉石崇見新字乘驢到郡壞府舍屏鄣晉阮籍見志字料財餘兩麗客至傾身障晉阮孚傳祖約見屐字載車以白蒳小障晉王長文見餅字為小郎解圍施青綾步障晉謝道韞見佳字裸剝士女皆敗苦草自鄣晉蘇峻陷宮城縱兵大掠｜｜｜｜｜｜｜｜｜｜無草者坐地以土自覆自圖阮籍遇蘇門於行鄣齊宗測火靜退善畫｜｜｜｜｜｜｜｜｜｜上坐臥對之居官府以荻為鄣梁周捨為宰相性儉素每入官府雖廣廈華堂閨閤重邃捨居之則塵埃滿積以荻為鄣壞亦不修道宿每送步鄣北齊張景仁位開府多病後主每給藥物珍羞或有行幸

在｜｜處｜｜｜｜以遮風寒｜

會風雨至舉席自障 唐盧懷愼爲宰相旣病宋璟侯之見門不施箔｜｜｜｜｜｜｜｜日晏設食蒸豆兩器菜數柸而已｜｜

幄坐左張金雞大障 唐安祿山元宗登勤政樓｜｜｜｜｜｜｜｜前置一榻詔祿山坐褰幄示寵太子諫曰自古幄坐非人臣當得帝曰彼有異相我欲厭之

〔尚〕荀君清識難尚 後漢鍾皓傳見師字

夢白衣曰快辛苦甚相嘉尚 後周達奚武見客字

年十二曰韓白衛霍未足多尚 隋宇文忻見談字

〔上〕從者再三欲去我易水之上 史記蘇秦見印字

眞人翔霸上 史記秦紀見全字

以鴻毛燎於爐炭之上 史記荊軻太傅謂太子曰行危以求安造禍以求福猶｜｜｜｜｜｜｜｜必無事矣

泰山之高百仞跛牸牧其上 史記李斯阿二世竟上書行督責之術曰城高五丈樓季不輕犯｜｜｜｜｜｜｜｜｜｜

夫樓季也而難五丈之限豈跛牂而易百仞之高哉陗塹之勢異明王聖王能審督責必深罰故天下不敢犯也注樓季魏文侯弟

置太公高祖上史記項羽見羹字

龜千歲乃巢蓮葉之上史記龜策傳曰||||||||||

寫新聲濮水之上史記

禮書見樂字

不戰顧居臣等上漢蕭河見功字

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上漢張良傳見狼字

後來者居上漢汲黯見薪字

置火積薪薪之下而寢其上漢賈誼上疏

燕數萬銜土置冢上漢臨江閔王榮以孝景前二年立為皇太子後發為臨江王坐侵廟壖地為宮上徵榮榮行祖於江陵北門既上車軸折車發父老流涕曰吾王不反矣榮至詣中尉府對簿王恐自殺葬藍田||||||||百姓憐之

漢丁姬事頫見中字

灌園治產以給公上漢楊惲與孫會宗書

馭吏醉歐丞相車上漢丙吉為丞相馭吏嗜酒數逋蕩嘗從吉出醉歐丞相車茵上西曹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吏此人將復何所容西曹地忍之此不過汙丞相車茵耳遂不去也此吏邊郡人習知

還塞發奔命警備事嘗出行見驛騎持赤白囊邊郡發奔命書馳來吏因隨至公車刺取知虜入雲中代郡遂歸府見吉白狀曰恐虜所入邊郡二千石長吏有不任兵馬者宜可豫視吉召東曹案邊長吏瑣科條其人未已詔召丞相御史問以虜所入郡吏吉具對見謂憂邊思職馭吏乃也吉歎曰士亡不可容能有所長嚮使丞相不聞馭吏言何見勉勞之有

依倚鄭令如在天上後漢馮衍見曰字

梓樹生廳事室上後漢應奉曾祖順字華仲爲東平相有|||||順事後母至孝衆以爲孝感之應

猶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後漢劉闞見危字

具豚酒祭先人北芒上後漢公孫瓚見人字

梯衝舞吾樓上後漢公孫瓚見中字

占大雀夜集庫樓上後漢楊由蜀郡人爲郡吏有大雀夜集庫樓上太守問由對曰當有小兵然不爲害果然

足加帝腹上後漢嚴光見態字

飯盡覆杯食機上後漢董宣見平字

是兒欲踞吾著爐火上魏武紀孫權上書曹公稱說天命公曰||||||||耶晋宣帝紀作爐炭

以縣纏

女身縛着馬上魏呂布見身字寄遣數騎舉幡東山上魏程昱東阿人黄中起東阿丞王度反應之吏民皆東奔昱說大姓令相率還城吏民不肯曰賊在西但有東耳昱賊至吏民方肯西共城守|||||||||呼言知婦殺夫以鵲鳴閭屋上魏管輅見鳴字何晏夢青蠅在鼻上魏管輅|||||||以問輅輅曰|鼻者艮此天中之山青蠅惡臭某之不可不思害盈之數時鄧颺在晏許颺曰此老生之常談後晏果誅少女微風在樹上魏管輅見內字鄰人患失火令引角巾諸生南陌上魏管輅見孤字雞爲作下雞爲作上魏桓範見跪字棄其地形將軍爲在箕舌上吳呂蒙襲關羽沈公安蜀將士仁拒守蒙令虞翻說之曰呂虎威到南郡斷絕陸道生路一塞|||||||||耳仁遂降誦君子之事上吳張昭見書字夢松樹生腹上吳丁固||||||謂人曰松字十八公十八歲吾其爲公乎氏字民無上吳是儀本姓氏孔融潮曰||||||可改爲是遂改焉見

司馬徽採桑樹上蜀龐統見下字問此是何處云是天上晉惠賈后荒淫放恣洛南盜尉部小吏端麗美容止忽有非常衣服衆疑其竊尉嫌而辨之小吏云行逢一嫗說家有疾病卜者云宜得城南少年厭之欲暫相煩即隨上車內簏箱中行可十餘里過六七門限開簏箱見樓闕好屋——————————即以香湯見浴將入見一婦人年三十五六短形青黑色眉後有疵共寢數夕贈此衆物聽者知是賈后慙笑而去時它人入者多死此吏后愛之得全而出

刻石爲二碑一沉萬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晉杜預見谷字爾看

吾目光乃在牛背上晉王衍因宴集爲族人所怒舉樏擲其面衍初無言引王導共載而去然心不能平在車中攬鏡自照曰——————————矣

厚葬無異埋金路隅而書表其上晉皇甫謐見經字

男入九地之下女上九天之上晉胡奮爲將有威惠武帝大擇公卿女以充六宮奮女選爲貴人奮一子早亡聞女爲貴人哭曰老奴不死唯有二兒————————————————奮既舊臣兼有椒房助選鎮軍大將軍開府

時楊駿以后父驕傲奮曰御侍女更盍豪邪歷觀前代與天家婚未有不滅門者駿曰御女不在天家乎

奮曰我女與卿女作婢耳何能損益山濤以下魏舒以上晋王湛見未字抱坦

之置膝上晋王述見及字丹畫日月置牀頭又以豹皮馬鄣

沉卧上晋韓支舒掾王睦死已復魄支筵之令｜｜｜｜｜｜｜｜｜｜｜｜立愈

感鵲集承塵上宋建平王景素見塵字人仕宦不出當入不入

當出安能長居户限上宋劉瑀見疾字空中一芒屨墜食盤

上宋劉敬宣見屨字自謂羲皇上宋陶潛見卧字樹花因風而墮有

落糞溷之中有墜茵席之上齊范縝見隨字圖阮籍遇蘇門

於行鄣上齊宗測見鄣字飛蟬集武冠上梁朱异見冠字思義未達

横卧六尺方牀上梁賀革見牀字與王瞻射摘梅帖烏珠上

梁柳惲見梅字夢着采衣行水上梁鮑泉為郢州長史為侯景所殺初泉｜｜｜｜

｜｜及死舉身帶血而沉於江如其夢云母夢鳳集左肩上陳徐陵見麟字服寒食散盛冬臥石上梁張孝秀見散字口口口不應在百世衣冠之上後魏裴植爲度支尚書表詆征南將軍田益宗曰｜｜｜｜｜｜｜｜｜｜｜｜｜｜其侵海皆此類遺令殮以衣幍置尸盤石上後魏馮亮見石字果餌置梁上北齊邢子才見屋字仰頭舉肘拜扆上北齊宗道暉見扆字致趙頳爪於聽事梁上北齊蘇瓊見爪字取恒山豪猾踣心木槊上隋王文同見槊字寵辱不驚考中上唐盧承慶典選校百官考有坐漕舟溺者承慶考中下其人無愠更曰非力所及考中中亦不喜承慶加之曰｜｜｜｜｜｜能著人善如此錢流地上唐劉晏爲諸道轉運使自言如見｜｜｜｜每朝謁馬上以鞭筭斷郭晞軍十七人首置槊上唐段秀實見甲字焦令諶以牒置農背上唐段秀實見死字揮蠅集爪上唐武儒衡見此字取鐵蒺橫膝上

唐胡証見令字高處在古無上唐孟郊爲詩有理致李觀云｜｜｜｜平處下顧二謝受署未畫識吏以紙各署姓名傳襟上唐崔涓爲杭州刺史｜｜｜｜｜｜｜｜｜｜｜｜｜｜過前一閱後數百人呼指無誤常織十芒蹻置道上唐朱桃椎見蹻字母夢楓生腹上唐張志和｜｜｜｜｜｜而產吾見赤馬將軍火生頭上唐沙陀朱邪赤心每進討吐蕃深入冠諸軍國曰｜｜｜｜｜｜｜｜｜｜｜帝冒薪馬上唐高麗傳見薪字莊宗白衿得天下於手指上五代高季興見失字

【壯】拔劍割肉一何壯漢東方朔見肉字我老久祭丁壯漢于定國傳見獄字丈夫爲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後漢馬援扶風茂陵人轉游隴漢間謂賓客曰｜｜｜｜｜｜｜｜｜｜｜因處田牧有牛馬羊數千頭穀數萬斛既而歎曰凡殖財貨貴能施賑也否則守錢虜耳盡散以班昆弟故舊身衣羊裘皮絝聲節悲壯後漢禰衡見撾

字迎官驚其壯後漢任延字長孫拜會稽都尉時年十九｜｜｜｜｜及到靜治無爲注曰壯火也年八十心力克壯後漢胡廣見水字朝廷以君狂愚不足勞少壯宋沈慶之爲車騎大將軍開府竟陵王誕反慶之率衆討之誕登樓曰君白首之年何爲來此慶之曰｜｜｜｜｜｜｜｜｜｜｜｜故使僕來耳驢無彊弱輔脊自壯後魏公孫軌爲武牢鎮將太武北征發驢運粮使軌調雍州驢軌令驢主皆加絹一匹乃與受之百姓曰｜｜｜｜｜｜｜｜｜｜衆共嗤之坐徵還其形雖弱其文甚壯梁裴子野爲員外郎晉通中大舉北侵敕子野爲移魏文受詔立成武帝目子野曰｜｜｜｜｜｜｜子野爲文典而速或問其爲文速者子野曰人皆成於手我獨成於心何齒宿而意新身老而才壯唐李百藥見新字

〔讓〕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史記項羽紀見辭字何暇及司馬兵法之揖讓史記田穰苴太史公曰若穰苴區區爲小國行師｜｜｜｜｜｜

｜｜乎｜天下方有急王孫寧可以讓漢竇嬰字王孫孝景時爲詹事帝弟梁孝王朝因燕昆弟飲酒酣上從容曰千秋萬歲後傳梁王太后驩嬰進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漢之約也上何以得傳梁王太后由此憎嬰嬰亦薄其官因病免太后除嬰門籍不得朝請吳楚反上察宗室諸竇無如嬰賢召入見固讓謝不足任太后亦慙上曰｜｜｜｜｜｜｜邪迺拜嬰爲大將軍

劒戟在門何暇有讓後漢馮衍見曰字

始在髫髩而知廉讓後漢周燮見攸字

獨弔張讓後漢陳寔見侍字

既云堪何爲復讓晉王述見及字

密室中學揖讓齊張敬兒見對字

此池便是醴泉此柳便是交讓齊陸慧曉與張融並宅其間有池池上有二株楊柳何點云｜｜｜｜｜｜｜｜｜｜｜沛國劉璡至吳謂人曰吾聞張融與慧曉並宅其間有水此必有異味注酌而飲之曰飲此鄙吝之萌盡矣

臣欲之已久不敢辭讓後魏郭祚傳見官字

諏勝於讓後魏裴讓之見亮字

端溪之事竊不敢讓唐張又新爲右補闕時李逢吉用事惡李

紳又新爲逢吉搏噬貶紳端州司馬時敬宗立朝臣過宰相賀閤者曰宰相與補闕語姑伺之又新出流汗揖百官曰｜｜｜｜｜｜｜｜｜人皆辟易畏之

〔創〕壹大治則終身創 漢朝錯見摎字

〔狀〕妻君寧在傍知狀 漢陳遵祖遂見進字 惠心妍狀 後漢光武郭后論見醜字 夢捫天蕩蕩正青如有鍾乳狀 後漢和熹鄧后見天字 使畫工圖姜肱形狀 後漢姜肱字伯淮彭城人桓帝時安車徵不至帝及下彭城使畫工圖其形狀肱臥於幽闇以被韜面言感眩疾不欲出風竟不得見之中常侍曹節新誅陳蕃竇武欲借寵賢德以釋衆望乃白肱爲太守不就即拜太中大夫肱竄伏青州界中賣卜給食經年乃還 口說四十二縣囚徒姓名坐狀 後漢應奉汝南人爲郡決曹行部四十二縣錄囚徒數千百人還大守問之奉口說衆繫姓名坐狀輕重無所脫遺 不問揚敏憒憒之狀 蜀蔣琬見人字 夜張燈火見因讀諸解狀 蜀何祇爲督軍從事丞相聞祇游戲放縱

不動所職當奄往錄獄祗㝯聞之｜｜｜｜｜｜｜｜｜｜｜｜亮晨往祗悉匕闇誦對答無所凝滯亮甚異之

問哭桓公狀晉顧愷之見海字

問會稽山川之狀晉顧愷之見悉字

試作虎狀梁羊侃初仕魏爲尚書郎魏帝曰郎官謂卿爲虎豈羊質虎皮乎｜｜｜侃因伏以手挾殿沒指魏帝壯之賜以珠鈕

畫鄱陽王與寵姬欲偶寢狀齊劉璸見寢字

圖捍虎狀後魏王叡得幸文明太后孝文與太后率百僚臨獸圈猛獸逸幾至御坐左右驚靡散獨執戟禦之乃退詔褒揭散｜｜｜於諸殿令高允爲讚

沙苑北作老君像面北作笑狀後周李順興下智下愚時莫之識號爲李練嘗謂文帝曰可於｜｜｜｜｜｜｜｜｜｜｜周文曰何爲答曰令笑破蠕蠕及蠕蠕國滅周文憶其語時順興已卒遂作順興像於老君側

月露之形風雲之狀隋李諤爲侍御史以文體流宕上書曰自魏之三祖更尚文詞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連篇累牘不出｜｜｜｜｜積案盈箱唯是｜｜｜｜｜於是閭里昏童責游總丱未窺六甲先製五言以散誕爲清虛以緣情爲勳績

悉課僧尼驗其淫

狀 隋王文同巡察河北諸郡官人小有違遲輒覆面於地捶殺之沙門爲佛會者數百人文同以爲惑衆盡斬之又｜｜｜｜｜｜｜｜｜非童男女者數千人後將殺之諸郡驚駭各奏其事煬帝大怒遣使斬之雖人剖植膚肉啖之斷須俱盡

詔圖破江陵狀 唐河間王孝恭破肖銑高祖大悅｜｜｜｜｜以狀進

詔斲石爲人象拔箭狀 唐邱行恭從秦王討王世充王嘗衝出賊陣後而限長堤與諸騎相失唯行恭從賊追及流矢著王馬行恭遂下拔箭以己馬進步執長刀大呼導之斬數人突陣還貞觀中卒陪葬昭陵｜｜｜｜｜｜｜｜立昭陵闕前以旌武功

俯伏池左佯異鳥狀 唐闕文本見本字

貞推韋狀 唐韋陟爲河南採訪使以判官貞錫善覆訊支使韋元甫工書奏時號｜｜｜｜陟皆倚任之

令乘馬挾矛作刺賊狀 唐王難得爲河源軍使吐蕃贊普子郎支都者乘名馬寶鈿鞍略陣挑戰甚閑暇難得怒挾矛躍馬馳斬其首元宗召見｜｜｜｜｜｜｜｜

畫搏虎狀 唐鍾博火醉遇虎與鬭虎搏其肩僔亦特虎不置會人斬虎得免既貴悔之戒諸子曰不士尚智與謀勿効吾暴虎也乃｜｜｜｜示子孫

能讀南都賦危坐効群兒囁嚅若成誦狀唐陸羽見賦字

〔帳〕青徐之冠在帷帳後漢范升見明字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後漢馬融字季長爲世通儒生徒千數善鼓琴好吹笛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居宇器服多存侈飾｜樂｜｜｜｜｜｜｜｜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以次相傳鮮有入其室者公女適人皆以皁帳魏武慈嫁娶奢僭｜｜｜｜｜｜｜從婢不過十人取梁鵠書懸帳魏武見中字冬施青布夏施青練帷帳晉元帝見練字軍人亂入宮爭割流蘇武帳晉張方劫惠帝幸其壘方於馬上稽首｜｜｜｜｜｜｜｜而爲馮帴石崇廁有絳紋帳晉劉實見內字爲軍士襦袴壞烏布帳晉謝尚見誇字殿上施絳綾帳晉桓元僭位後嘗於西堂設妓樂｜｜｜｜｜鏤黃金爲顏角作金龍頭銜羽葆流蘇群臣竊相謂曰此似轜車王莽仙蓋之流也與兄共處一帳齊辛普明王性過人居貧｜｜｜｜｜｜｜兄亡乃帳施靈蚉甚多通夕不得寐終不道浸螫夜

有鳥大如鵝蒼黑色飛入帝帳宋胡藩為武帝鎮軍參軍帝伐慕容超圍廣固｜｜｜｜｜｜｜｜｜｜｜｜｜中藩曰蒼黑者敵人也敵人歸我大吉之祥明日城果陷作數行兵帳北齊張彫武謂鄭子信曰曰入首中見暫家唐令袁分極無所以若｜｜｜｜｜則彫武不如邕若致主堯舜身居握契則邕不如我私議大帳隋賀若弼位右武侯大將軍從煬帝巡榆林時為大帳下可坐數千人召突厥啓人大饗之弼以為太侈與高熲等私議得失為人所告誅賦翠羽帳唐元宗王皇后寵衰帝欲廢之王諲｜｜｜｜以諷作書商帳唐封常清見書字收金帳唐黠戛斯國乾元中為回鶻所破後回鶻稍衰黠戛斯君長阿熱即自稱可汗回鶻伐之不勝阿熱時勝肆詈曰爾運盡矣我將收爾金帳於爾帳兵馳我馬植我旗爾能抗亟來即不能疾去回鶻不能討阿熱身自將焚其牙金帳回鶻可汗常坐者九龍帳五代閩主王鏻見郎字

〔暢〕澤南洽威比暢漢終軍獲麟對軍事曉暢蜀諸葛亮見事字陋巷

書生唯以節儉清脩爲暢晋徐邈爲中書侍郎拾遺補闕勛勞左右孝武甚親之邈嘗詣會稽王道子遇衆賓沉湎引滿諠譁道子曰君時有暢否邈曰邈｜｜｜｜｜｜｜｜｜｜耳道子以其業尚素不以爲忤

[伏]不來相爲拾棄伏魏賈逵爲豫州刺史時曹休軍敗於吳怨逵進遲使主者劾豫州刺史往拾棄伏逵謂休曰本爲國家作豫州刺史｜｜｜｜｜｜｜遂引軍還　詭辭荅有十萬人伏宋顧琛爲庫部郎文帝遣到彦之伐魏大敗委棄兵伏武庫爲之空虚帝宴會有歸化人在坐帝問琛庫中伏有幾許琛｜｜｜｜｜｜｜帝既發問追悔失言及琛詭對文帝甚善之云云　入朝不事騶伏唐裴玢見纁字　馬立伏唐李林甫見豆字　喚伏五代李琪傳見閣字

[長]多也度長曰長　不屆其精華但得其冗長梁簡文在東宮與湘東王書曰時有効謝康樂文者亦頗有惑焉何者謝客吐言天拔出於自然時有不拘是其糟粕學謝｜｜｜｜｜

【杖】賜吳王几杖漢文帝賚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在道求長鳴雞□

積竹杖漢昌邑王見哭字大夏見蜀布邛竹杖漢張騫見布字賜靈

壽杖漢孔光平帝時爲太師避王莽稱疾辭位太后詔令毋朝十日一賜餐丨太師丨丨丨云云

唐李靖爲左僕射乞骸骨授特進丨丨丨丨壺公與一竹杖後漢費長房見龍字賜

延年杖後漢楊彪魏文受禪欲以爲太尉彪固辭乃賜几杖待以賓客之禮注云魏文詔曰太尉

楊彪乃祖以來世著名績其丨公丨丨丨延請之日使使扶入也鳩杖後漢禮儀志仲秋之月比

民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王杖王杖長尺端以鳩鳥爲飾鳩不噎之鳥欲老人不噎也師持九節

杖魏志漢末張用爲太平道丨丨丨丨丨教病人叩頭思過因以符水飲之渡河持一杖

魏隱者焦先如狂痴人嘗持一杖南渡淺河水輙濁云未可也由是人疑其不痴馬遣繫問

事杖魏李孚初事袁尚曹公圍鄴尚敕未到尚欲城中知之孚請往及到使斫問事杖三十枚繫馬

遠從自掇都督循圍呵青將士輕重行罰遂歷曹公營得入見畜配等常畜毒藥恐太

祖加杖魏何遂見藥字趙脩殊耐鞭杖後魏甄琛見才字以毋老贈

藜杖晉山濤爲吏部郎時魏帝賜景帝春服帝以與濤又｜｜｜｜｜一枚賜劉休妻

杖宋明帝見君字寸斷用甘草杖齊鬱林王時武帝御物有甘草杖宮人寸斷用之

小有得失潘妃輿杖齊東昏見获字造王儉著虎皮靴策桃

竹杖梁蕭琛見靴字博士薦以麈尾班竹杖梁謝舉見格字天杖後周

宣帝既自爲天元皇帝每捶人皆以百二十爲度名曰｜｜賜延年杖後周于謹位太傅燕

國公爲國三老｜｜｜｜神燭聖杖隋文帝素無學術好爲小數言｜｜｜｜｜堪能療病民

約不犯徐參軍杖唐徐有功爲蒲州司法參軍爲政仁不忍杖罰｜｜｜曰｜｜｜｜｜

若必斥之迄代不杖一人不畏侯卿杖唐尹思貞見筆字隨年杖五代劉銖爲平

盧節度用法刻深民有過者問其年幾何對曰若干即隨其數杖之謂之｜｜｜每杖一人必兩杖俱下

謂之合歡杖

合歡杖見上

【亮】端委廟堂使百僚準則鯤不如亮晉謝鯤為大將軍王敦長史嘗使於都明帝在東宮見之甚相親重問曰論者以君方庾亮自謂何如答曰｜｜｜｜｜｜｜｜｜｜｜｜一邱一壑自謂過之

察察刁元亮晉卞壼傳見石字

偏亮晉傅咸見人字

諏勝於讓和不如亮後魏裴讓之與弟諏之皇甫和與弟亮並知名洛下時語曰｜｜｜｜｜｜｜

賣宅皇甫亮北齊皇甫亮見宅字

【量】試黃權局量蜀黃權字公衡先主伐吳以權為鎮北將軍督江北軍以防魏師及先主敗權道隔不得還降魏文帝以為鎮南將軍封侯先主薨問至魏臣皆賀權獨否文帝察權有局量欲試驚之遣左右召權累催相屬馬使交馳於道官屬侍從莫不碎魄而權舉止自若後司馬宣王與諸葛亮書曰黃公衡快士也每坐起歎述足下不去口實後魏裴棨同見度字

陛下有百觚之量吳張尚為中書令孫晧問孤飲酒以方誰尚曰｜｜｜｜｜｜｜晧曰尚知孔子不王以孤方之遂

收尚風度凝遠人莫見其量唐宋璟｜｜｜｜

〔釀〕準醵五十釀漢食貨志見均字原欲釀蜀簡雍字憲和時天旱禁釀有吏於人家索得釀具論者欲令與作酒者同罪雍與先主游觀見一男女同行雍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何以知之雍曰彼有其具與欲釀者同先主大笑｜｜｜者步兵營人善釀晉阮籍聞步兵廚多美酒營人善釀求爲校尉見次道飲令人欲傾家釀晉何充字次道能飲酒雅爲劉惔所貴每云｜｜｜｜｜｜｜｜言其能溫克也

〔王〕神王晉庾敳身不滿七尺而腰帶十圍雅有遠韻爲東海王越太傅參軍越府多儁異敳在其中常自｜｜神理閑王梁劉訏見遠字

〔睨〕臨睨漢灌夫謂田蚡曰將軍乃肯幸臨況魏其侯公事而當私睨唐路隋爲翰林學士每除制出以金幣來謝者隋却之曰｜｜｜｜｜｜邪

四十二宕

〔當〕玉巵無當 宋王球字蒨玉歷位侍中中書令筵席虛靜門無異賓王曇首曰蒨玉亦是｜｜｜耳

大言無當 唐房琯見攝字

〔浪〕願乘長風破萬里浪 宋宗慤少時叔父少文問其所志慤曰｜｜｜｜｜｜｜｜少文曰汝若不富貴必破我門戶位至征西將軍

〔鄉〕召諸生說士坐東鄉 漢周勃見語字

坐兒北鄉 漢田蚡見吏字

令士皆持滿傅矢外鄉 漢匈奴冒頓圍高帝白登七日帝間厚遺閼氏閼氏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非能居之且漢主有神冒頓迺開圍一角帝｜｜｜｜｜｜從解角直出

諸君北面我自西向 魏武紀袁紹等欲立劉虞爲帝太祖拒之曰幼主微弱未有亡國之釁｜｜｜｜｜｜｜｜

指天畫地舉手四向 魏管輅隨父爲利漕長時都尉史有失物者輅使明旦寺門外當逢一人使｜｜｜｜｜｜｜當自得之果然

大盆盛酒圓坐相向 晉阮咸字仲容雖處世不交人事惟共親知弦歌酣宴諸阮皆能飲酒咸至宗人間

共集不復用杯觴以｜｜｜｜｜｜｜｜｜大酌更飲時有群豕來飲其酒咸直接去其上便共飲之作謝宣明面見向宋劉瑀性凌物出爲益州至江陵與顏竣書曰未修之三世叛兵一日君荊州青泊慎下｜｜｜｜｜｜｜使齊師引吾下席於吾何有但恐匈奴輕漢耳歔欷見嵩山雲南向後魏宗室樹見雲字不射鳥獸南向後魏賀拔勝見獸字

[葬]諫馬死以大夫禮葬史記優孟見馬字裸葬漢楊王孫聖王生易尚死易葬漢揚王孫見緘字張輔適足以葬漢王尊爲安定太守出教曰五官掾張輔貪汙不軌一郡之錢悉入其家然適足以葬矣今將輔送獄丞戒之戒之相隨入獄矣輔繫獄數日死盡得其狡猾不道百萬姦臧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後漢馬援平交阯封新息侯軍還平陵人孟冀名有計謀賀援援曰先生何用相濟冀曰愚不及援曰｜｜｜｜｜｜｜｜｜｜｜｜｜｜耳何能臥床上在兒女子手中邪冀曰諒爲烈士當如此留月餘因自請出屯襄國城西槀葬後漢馬援見用字大鳥送葬後漢楊震

見前字 大蛇送母葬 後漢竇武見蛇字 送張讓父葬 後漢陳寔見恃字

負粮徒步赴黄瓊葬 後漢徐穉見維字 鄉忘會趙司空葬 魏夏侯元傳見求字

種瓜辦葬 齊韓靈敏母亡貧無以營凶與兄靈珍共種瓜朝採瓜子暮以復生遂辦葬事

賣兒女以營葬 後周王德初喪父窮無以葬子慶小名公奴乃賣公奴并一女以營葬事德後位開府大將軍慶嗣位開府

以前後部鼓吹葬 唐平陽公主見吹字

死賣宅以葬 唐宗室道古見勝字

以婚幣助陳商營葬 唐楊虞卿擬淮南委婚幣會陳商葬其先貧不振虞卿未嘗與游悉以所齎助之

以瓦棺紙衣葬 五代周太祖見衣字

〔藏〕封藏 後漢張魯見庫字 服藥太多傷我五藏 晉顏含字宏都少有操行兄畿得疾就醫自療死於醫家家人迎喪旐每繞樹不可解引喪者顛仆稱畿言曰我壽命未死但——————耳今當復活慎無葬乃共發棺果有生驗以手刮棺指爪盡傷然氣息甚微存亡不分矣

飲食所須託之以夢閨門營視頓廢生業雖在母妻
不能無倦含乃棄絕人事躬親侍養足不出戶者十

有三年歲
竟不起 殿內埋錢爲私藏 家明帝令小黃門於——————慭

李彪傷裂肝藏 後魏李冲
見裂字

〔行〕年少官薄知友皆大父行 漢鄭當時
見郊字 斬單于大父

行 漢霍去病傳詔曰票姚校尉去病斬首捕鹵得相
國當戶————————比再冠軍封去病爲冠軍

侯 漢天子我丈人行 漢匈奴且鞮侯單于立恐漢襲
之盡歸漢使之不降者單于自

謂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
漢遣蘇武賂遺單于單于傲倨非漢所望 梅録呼

以父行 唐李景略
見聲字

〔抗〕道德名望抗不及喜立功立事喜不及抗 晉吾彥
字士則

初仕吳陸抗奇其勇略援用之後降晉爲散騎常侍
武帝問彥陸抗陸喜誰多彥曰————————————

————————陸雲謂兄機曰彥本微賤爲先
公所拔而答詔不善機因此毀之尹虞謂機曰卿以

士則訾詔小有不善毀之無已吾恐南人皆將去鄉鄉便獨坐笑譏等悟毀言漸息 元法僧扶

李抗 梁魚宏性豪侈爲相東司馬下都部曲數百悉衣錦袍赫奕滿道經夏首李抗教其爲之抗舅元法僧聞之杖抗二百

【盎】首戴瓦盎 後漢逢萌見門字 何平叔才若水在盆盎 魏管輅見水字 無爭譬水土皆一盎 唐吉頊見爭字

【謗】腹誹而心謗 漢竇嬰傳見生字 少相狎長相謗 梁廬陵王續見兒字 語出左傳襄六年

【纊】亦作絖 比屋相慶有若挾纊 晉陶侃爲荆州刺史侃佐史辭詣王敦曰侃統領翦殘之餘寒者衣之饑者食之｜｜｜｜｜｜｜｜ 緣道奉迎百姓皆如挾纊 梁武帝自襄陽起兵帝所乘艦恒有兩龍導引無不見者｜｜｜｜｜｜｜｜ 漢濱五采如龍下有女子擘絖 梁武丁貴嬪居沔北五女村武帝爲齊將鎮樊城登樓望

見｜｜｜｜｜｜｜｜｜｜｜｜｜則青緗也帝贈金鏍納之儉歲梁稷寒年纖纊梁劉紆見霞字

四十三映與諍勁通

〔映〕顏家婦清心玉映晉謝道韞見佳字從容謁齊映唐令狐峘為吉州刺史時齊映觀察江西按部及州峘輕映後出至迎謁頗怏怏語其妻妻曰君自視何如人以白頭走小生前君不以此映雖黜死我無憾映至峘入謁從容步進不揉首罽戎器映以為恨摘峘事貶衢州司馬

〔競〕世傳經學清靜無競後漢伏湛見闕字王夷甫雖云談道實長華競晉殷浩見勝字自知武功不競晉劉毅見餘字稱疾遲留以示不競晉唐彬字儒宗監巴東諸軍事與王濬共伐吳自巴陵沔口以東諸賊莫不震慴彬知賊寇已殄未至建鄴二百里｜｜｜｜｜｜｜果有先到者爭物後到者爭功有識莫不高彬此舉

與栢溫每心競晉殷浩見戎字觀樗蒱曰南風不競晉王獻之見班字秘書有限故有競朝請無限故無競宋王敬宏為尚書令東歸餘杭其子恢之被召為秘書郎敬宏求為奉朝請與恢之書曰｜｜｜｜｜｜｜｜｜｜｜｜｜｜吾欲使汝處不競之地文帝嘉之勝可競以不競梁劉訏見之字歸來笳鼓競梁曹景宗見病字

〔慶〕被服効殿門畫成慶漢廣川王志見翊字長安士女賣珠玉衣裝市酒肉相慶後漢董卓死｜｜｜｜｜｜｜｜｜｜｜｜｜｜｜填滿街肆羈旅之徒咸賴其慶吳士□初陳國袁徽與荀彧書曰交阯士府君保全一郡二十餘年｜｜｜｜｜｜｜｜雖竇融保河西曷以加之充閭之慶晉賈充字公閭父逵晚始生充言後當有｜｜｜｜故以為名字永陽王穿壁觀陸慶陳陸慶見觀字堪乘此馬者唯傳靈慶後魏傅豎眼傳見靈字金石諧婉當有大慶唐裴

知古爲太樂令神龍元年正月享太廟樂作知古語人曰｜｜｜｜｜｜在唐室子孫乎是月中宗復位

卿向改職閒令史設齋相慶唐崔元暐爲天官侍郎改文昌左丞武后曰｜｜｜｜｜｜｜｜此欲肆其貪耳卿爲朕還舊官

更唐武名曰慶唐蔣乂傳見武字

比有三慶唐酷吏郭宏霸傳時大旱宏霸死而雨又洛陽橋久壞至是成都人喜武后問外有佳事耶郎中張元一日｜｜｜早而雨洛橋成宏霸死

丹青飾成慶唐齊王元吉傳見諸字

皇太后之命與卿等先帝不任大慶五代晉出帝馮后初爲帝叔父重允妻重允早卒后寡居有色帝悅之高祖崩梓宮在殯帝納以爲后帝謂馮道曰｜｜｜｜｜｜｜｜｜｜｜｜｜羣臣出帝與后酣歌過梓宮前酹而言曰｜｜｜｜｜｜｜｜｜｜｜帝謂左右曰我今日作新女壻何侶生后與左右皆大笑

〔行〕博懸於投不必在行史記蔡澤曰君獨不觀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注曰班固弈指曰｜｜｜｜｜｜｜｜｜

庾元規乃拜陶士行晉陶侃字士行蘇峻陷京

咸寧中大疫二兄俱亡次兄毗復殆癘氣方熾父母諸弟皆出次于外衮獨留不去曰衮｜｜｜｜遂躬自扶侍晝夜不眠其間復撫柩哀臨毗病旣差衮亦無恙父老咸曰異哉此子守人所不能守行人所不能行始疑疫癘之不相染也

筮卦用五行如按方投藥治病 晉韓友見款字

直是愛閒多病 齊王僧祐爲司空荼酒謝病不與公卿游高帝謂其儉曰卿從可謂朝隱答曰臣從非敢妄同高人｜｜｜｜｜｜耳嘗贈儉詩曰汝家在市門我家在南郭汝家饒賓侶我家多鳥雀不屈如此

競病 梁曹景宗大破魏軍還敵凱武帝於華光殿宴聯句令沈約賦韻景宗不得韻意色不平求作不已時韻已盡唯余｜｜二字景宗曰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借問行路人何如霍去病 帝歎不已

斧斤不平非屋病 後魏原懷性不好煩碎恒曰爲政貴當舉綱何必須太子細也如爲屋但外望高顯楹棟平正足矣｜｜｜｜｜｜｜也

子深懷璧憂余有當門病 後魏宋道璵贈張始均詩曰｜｜｜｜｜｜｜｜｜道璵與始均後皆遇世禍人咸怪之

蒲州出美酒足堪養病 隋楊尚希位上儀同有足疾文帝謂曰｜｜｜

｜｜｜｜｜｜屈公臥臨之拜蒲州刺史以兒女牽愛至大病唐長孫順德見氣字

三賢各有病唐元德秀傳見論字未嘗一日言病唐張萬福食祿七十年祛

九州｜｜｜｜｜｜木盛則土衰土衰則人病唐桑道茂見柏字母有

疾志寬輒病唐張志寬爲里正忽詣縣稱母病求急令問狀荅曰｜｜｜｜｜是以知之令謂其妄馳驗如言乃慰遣之治軍督士未嘗言病五代梁牛存節與晉相拒河上存節病口而梁晉方苦戰｜｜｜｜｜｜｜｜將卒語其子曰忠孝吾子也不及其他

〔命〕列侯群臣莫自堅其命史記呂后崩產祿居南北軍｜｜｜｜｜｜｜教之化民深於命史記商君見令字著絕命漢息夫躬見辭字妄清

靜作符命漢揚雄見閣字作沈命漢咸宣傳見法字收之於斗極還

之於司命後漢趙壹見火字雖爲上將軍列侯猶欲令歷本

州舉命吳陸遜孫權加其功德欲殊顯之｜｜｜｜｜｜｜｜｜｜｜｜｜使揚州牧呂範

侃自荊州赴朝廷計峻平之初庾亮少有高名以明穆皇后兄受顧命之重蘇峻之禍職亮是由及石頭平亮懼侃致討用溫嶠謀詣侃拜謝侃遂止之曰||||||||邪人皆欽其才

而穢其行晉王徽之見世字臨清流則貴廉潔之行晉張天錫見士字

翫芝蘭則愛德行同上庾異行晉庾袞見條字顧公見上行

梁庾詵見公字以妻嫁孔景行陳徐孝克值侯景亂孝克養母饘粥不給妻臧甚有容色孝克欲嫁之妻不許時景將孔景行多從左右逼而迎之妻涕泣而志所得穀帛悉以供母孝克剃髮爲沙門名法整乞食以充給臧氏亦數私饋故不之絕後景行戰死臧伺孝克曰往日非相負當歸供養孝克歸俗更爲夫婦汝欲謹小行北齊樊遜見遜字

〔孟〕天下所望者唯季心劇孟漢爰盎家居與閭里浮湛相隨行鬬雞走狗洛陽劇孟嘗過盎盎善侍之安陵富人謂盎曰劇孟博徒將軍何自通之盎曰劇孟雖博徒然母死客送喪車千餘乘此亦有過人者緩急人所有一旦叩門不以親爲解不以在亡爲辭|||||||||

令公陽從數騎一旦有緩急寧足恃乎遂罵冨人弗與通諸公聞之皆多盎 湛之美兼何孟 宋徐湛之見師字

〔柄〕倒持泰阿授楚其柄 漢梅福曰秦張誹謗之罔以爲漢敺除｜｜｜｜｜｜

｜太尉本兵柄 漢袁盎見甚字 驅牛以麈尾柄 晉王導見尾字

〔病〕秦韓地相錯如人有腹心病 史記范雎見繡字 忠言逆耳

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 漢張良見資字 嬰兒有常病 後漢王符見寵字 盛怒差篤病 後漢華佗見怒字 人人皆自云已得蠱病 晉志見膽字 何休還爲公羊疾病 晉王接字祖游常謂左氏辭義贍富自是一家書不主爲經發公羊附經立傳經所不書傳不妄起於文爲儉通經爲長何休訓釋甚詳而黜周王魯大體乖硋且志通公羊往往還爲公羊疾病接乃更注公羊春秋多有新義 唯酒可以忘憂

但無如作病 晉顧榮見憂字 性不畏病 晉庾袞字叔襃明穆皇后伯父也少勤儉

群別駕從事舉茂才若滅魏斬叡可受十命蜀李嚴傳見九字誠如尊

命蜀後主見蜀後字孝子百世之宗仁人百世之命晉何曾見何字母

孫二人更相爲命晉李密陳情表疾篤蔣侯來請命晉王悅見悅字

政慮泆湖害生命宋謝靈運見胡字仕宦非唯須才亦須運

命宋羊元保傳文帝嘗曰｜｜｜｜｜｜｜｜好官缺我未嘗不憶羊元保千敕萬令

不如荀公一命齊荀伯玉爲前將軍高帝寵任權動朝右外論云｜｜｜｜｜｜｜｜

｜寧拒至尊敕不可違舍人命齊恩倖綦毋珍之爵秩時爲中書舍人凡

所論薦事無不允帝給宅令材官營作材官將軍細作丞每相與曰｜｜｜｜｜｜｜｜｜士

大夫故非天子所命齊江斅傳見斅字何能以無益之愁橫

憂必死之命梁哀太子大器簡文嫡長子侯景陷臺城太子在賊中神色怡然每不屈意曰

賊若未見殺雖復陵慢呵叱終不敢言若見害時至雖一日百拜無益于死又曰吾自度必死在賊前若

諧叔求平定寇盜必前見殺然後就死若遂開拓土流必先見殺然後取富貴｜｜｜｜｜｜｜｜｜｜｜｜尋被害

作詩貸命 梁庾肩吾為賊宋子仙所得欲殺之謂曰吾聞汝能作詩今可即作若能將貸汝命肩吾操筆便成乃得釋

五月五日進續命 北齊後主馮淑妃字小憐大穆后從婢穆后愛寵以｜｜｜｜｜之號｜｜後主惑之

青贈賄於漁陽富人鍾長命 北齊漁陽王見貧字

少英爽以風流自命 唐杜如晦見斷字

不煩宰相擅宣王命 唐宋璟為御史中丞有飛書告張昌宗謀反璟請窮治武后不懌姚琦遷傳詔令出璟曰令親奉德音｜｜｜｜｜｜

主相造命不當言命 唐李泌為相德宗言盧杞清介敢言人皆指其姦而朕不覺也泌曰陛下能覺杞之姦安致建中禍邪帝曰建中亂乃命當然泌曰命者已然之言｜｜｜｜｜｜｜言命則不復賞善罰惡矣桀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武王數紂曰謂已有天命君而言命則桀紂矣帝曰朕請不復言命

父子一日並命 唐趙宗儒拜翰林學士其父驊遷秘書少監德宗欲寵其門使一日並命宗儒後為宰相以右庶子罷昇

居愼靜遷吏部侍郎德宗勞曰知卿杜門六年故有此拜裴與先臣並命尚念之邪宗儒俯伏流涕公

爲宰相以進賢退不肖爲職何言命五代周扈載傳見賦字

〔詠〕一吟一詠晉孫綽見脣字掩鼻効爲洛下書生詠晉謝安見扇字

以老婢聲擬洛下詠晉顧愷之見聲字與謝瞻連省夜於月

下長詠晉顧愷之字長康好諧謔又矜代過實年少因相稱譽以爲戲弄又好吟詠自謂得先賢風制義熙初爲散騎常侍｜｜｜｜｜｜｜｜｜｜瞻每遙贊之愷之彌力忘倦瞻將眠令人代己愷之不覺有異遂申旦而止尤信小術以爲求之必得指元常以一柳葉紿之曰此蟬所翳葉取以自蔽人不見己愷之喜引葉自蔽元就溺焉愷之信其不見己也甚珍之初愷之在桓溫府常云愷之體中癡黠各半合而論之正得平耳故俗傳愷之有三絕才絕畫絕癡絕爲桓溫司馬在溫坐

岸幘笑詠晉謝奕見兵字仲堪仙民特有言詠晉會稽王道子傳見匠字

五君詠宋顏延之爲彭城王義康出爲永加太守甚怨憤作｜｜｜以述竹林七賢山濤王戎以

骨顯被黜辭旨不遜　唐張說與蘇瓌善時謫岳州瓌子頲爲相因作｜｜｜其一乃瓌也渼瓌忌日致之頲覽詩嗚咽見帝陳說忠謇遂遷荊州

爲獠賊所執方作洛生詠　齊張融初爲宋封溪令｜｜｜｜將殺食之融神色不動｜｜｜｜賊異之不害也

請爲草木十詠　梁王筠凍沈約於郊居宅閣齋｜｜｜｜｜書之壁皆直寫文辭不加篇題約謂之曰此詩指物程形無假題署

搖膝吟詠　北齊王昕爲祠部尚書文宣與朝臣飲昕稱疾不至遣騎執之見其方｜｜｜｜遂斬於御前投尸漳水

四十四諍

四十五勁

〔敬〕臨卭令繆爲恭敬　漢司馬相如見都字

遣生徒送敬　後漢周燮見彼字

與上語慠及見太子加敬　晉陳騫位大司馬素無謇諤之風然｜｜｜｜｜｜｜｜｜人以爲諂

參軍見府主施敬　晉孫楚見事字

與隋使論敬

陳濬徽接隋使魏澹澹將還為啓於陳主曰敬奉宏慈曲垂餞送徽以餞送為重敬奉為輕郄之澹曰曲
禮云主敬客詩云必恭敬止孝經云宗廟致敬又曰不敬其親謂之悖禮孔子曰敬天之怒不知以敬為
輕竟何所據徽曰向論敬字本不全以為輕但施用處殊義成通別至若敬謝諸公固非尊地公子敬愛
止施賓友敬問敬報彌見雷同敬聽敬酬何關貴隔當知敬之為義雖是不輕但敬之于語有時渾漫澹
不能對從而改焉朝廷之事不敢不忠宗廟之禮不敢不敬
北齊薛淑見忠字許以公庭獲展私敬隋揚元慼弱冠以文素功位狂國與文俱
為第二品朝會則齊列文帝命降元慼一等元慼拜謝曰不意陛下寵臣之甚||||||||
〔鏡〕祠黃帝用梟破鏡漢郊祀志武帝時人言古者天子常以春解祠||||||||
|注梟鳥名食母破鏡獸名食父黃帝欲絕其類使百吏祠而用之殺淳于仲簡恐明
旦鑒於鏡魏太祖見人字撲鏡魏夏侯惇為流矢所中傷左目時惇與夏侯淵俱為將軍
軍中號惇為盲夏侯惇每照鏡恚怒輙||於地蜀張裕字南和曉占侯相術每舉鏡視面自知刑死

未嘗不｜｜于地後爲先主所詠卧龍鳳雛水鏡蜀龐統字士元襄陽人龐德公以諸葛孔明爲卧龍統爲鳳雛司馬德操爲水鏡此人之水鏡晉樂廣見天字地鏡宋文帝元加二十五年青州城南遠望地中如水有影謂之地鏡爲母□□下頭上金

鏡宋劉敬宣見像字畫鄱陽王與寵姬照鏡齊劉琪見漫字陸慧曉

心如明鏡齊何點｜｜｜｜｜｜｜遇形照物無不朗然王思遠恒如懷冰暑月亦有霜氣

母亭懷鏡梁到既子鏡初在孕｜｜｜｜及生因以名焉五歲爲詩婉爲辭況密奉明

鏡梁王珍國爲齊徐州刺史梁武起兵東昏召珍國還乃｜｜｜｜于梁武梁武斷金以報之乃與張稷等殺東昏歸梁武後因侍宴帝曰卿明鏡尚在貴金安在珍國曰黃金謹在臣肘不敢失墜心如

明鏡梁陶宏景圓通謙謹出處冥會｜｜｜｜遇物便了言無煩紛有亦隨覺獨孤公猶

鏡隋高熲父賓爲獨孤信僚佐因賜姓獨孤氏及熲爲相文帝每呼爲獨孤而不名帝嘗謂曰公伐陳後人言公反朕已斬之君臣道合非青蠅所間也後將軍麻晃盧賁前後短熲帝怒皆被疎黜因謂熲曰

｜｜｜｜｜也每被摩瑩皎然益明賜金背鏡唐高季輔爲吏部侍郎善銓叙人物太宗｜｜｜

｜｜況其清鑒以貌類父終身不引鏡唐路隋父泌陷吐蕃死隋母告｜｜｜｜

者｜｜｜｜｜宣宗令擿語太宗金鏡唐令狐綯見書字作眉覽鏡

唐安樂公主見眉字

【竟】公小人爲德不竟漢韓信見百字所召人何以不來臨軒

何時當竟晉蔡謨拜司徒穆帝臨軒遣侍中徵謨謨陳疾篤自旦至申不至帝年八歲甚倦曰

｜｜｜｜｜｜｜｜｜｜｜｜太后詔必不來者宜罷朝謨坐免爲庶人兒夜呼不答

以東帶未竟齊劉璡見應字戲謂麗景門爲例竟唐來俊臣引侯思止

王宏義等誣皦公御時號羅織武后信之詔于麗景門置獄俊臣等專按事百不貸一宏義｜｜｜｜

｜｜｜謂入者例皆盡也

【姓】蛇化爲龍不變其文家化爲國不變其姓史記衛皇后見

怒字 侍酒跪起如子姓 漢田蚡孝景王皇后同母弟也竇嬰為大將軍方盛蚡為諸曹郎未貴往來｜｜嬰所｜｜｜｜｜及孝景晚節蚡益幸 怪使司隸下書著姓 後魏甄昱見隸字 窮治丁鄧等七姓 魏何晏見族字 天有姓 蜀秦宓見頭字 隨音變姓 蜀簡雍涿郡人本姓耿幽州謂耿為簡遂｜｜｜ 涿縣多毛姓 蜀張裕見居字 果爾後將易吾姓 晉桓溫見啼字 昔為烏衣游戚戚皆親姓 宋謝玄微見游字 此兒生在武鄉可以武為姓 隋高構為戶部侍郎時馮翊武鄉女子焦氏既瘂又聾嫁之不售嘗樵采于野為人所犯有孕遂生男六歲莫知其姓于是申省構判母不能言窮究理絕棄風俗通姓有九種或氏于爵或氏所居｜｜｜｜｜｜｜｜｜｜｜實 威嘲麥是何姓 隋麥鐵杖見怪字 以崔幹為第三姓 唐高儉見族字 大掠城中問民姓 五代皇甫暉唐莊宗時為魏州卒屯貝州刼其裨將趙在禮為首以亂夜焚貝州入于魏｜｜｜｜至一民家問其姓曰姓因暉曰吾當破國盡殺之又至一家問其姓曰姓

萬暉曰吾殺萬人足矣人盡殺之及明宗入魏與在禮合莊宗之禍自暉始

〔性〕李脩謂鍾瑾似我家性後漢鍾皓傳見師字朕欲用子爲吏宜改常性後漢高獲字敬公爲人尼首方面少與光武有素舊師事歐陽歙及歙下獄獲冠鐵冠帶鈇鑕詣闕請歙帝雖不赦而引見之謂曰敬公｜｜｜｜｜｜｜｜獲曰臣受性於父母不可改之于陛下出便辭去注曰尼首首象尼邱山中下四方高也

曉養性後漢華佗字元化｜｜｜之術年且八十貌有壯容

射子毋猿知違物性蜀鄧芝見創字

此文非徒温雅乃別見孝友之性晉夏侯湛見壁字

乳酪養性晉張天錫見心字

郭文有賢人之性晉郭文見情字

中國以學養性晉載記苻堅既僭代王涉翼犍以其荒俗未參仁義命入太學習禮堅謂涉翼犍曰｜｜｜｜｜｜而人壽考漢北噉牛羊而人不壽何也翼犍不能答又問卿種人有堪爲將者可召爲國家用對曰漢北人能捕六畜善馳走逐水草而已何堪爲將又問好學否對曰若不好學陛下用教臣何爲堅善其對

令日違戀

不覺文生於性齊江夏王鋒傳見絲字與魏帝論佛性法性北齊

杜弼見陘字

〔勁〕嚴若太勁唐李泌傳見文字

〔清〕諸子隅簾溫清梁王錫見倚字

〔淨〕鄉居心不淨晉謝重見綴字

〔聖〕安危不定何以貴聖史記李斯傳趙高曰｜｜｜｜｜｜上書者

不得言聖後漢光武建武七年以日食詔曰吾德薄致災謫見日月其令百僚各上封事無有

所諱｜｜｜｜｜｜｜至明帝永平六年詔曰先帝詔書禁人言聖間者章奏頗多浮辭自今若有過稱

盛譽尚書宜抑而不省示不為諂子蚩也諂一作俗眾人咸稱朝聖後漢范升見明字

草聖後漢張芝見書字孔非百觚無以堪上聖後漢孔融見公字吾

預知當爾非聖魏武帝建安十九年安定太守毋丘興將之官公戒之曰羌人欲與中國

適自當遣人來慎勿遣人往善人難得必將教羲人妄有所請求國欲以自利興至遣校尉范陵至羲中陵果教羲使自請為屬國都尉公曰||||||也但吏事多年

中聖魏徐邈見之字謂

仲尼不聖魏劉陶曹爽以為選部郎鄧颺之徒稱之以為伊呂當時陶意陵青雲|夏侯元曰||||何以知其然智者圖囘天下群愚如弄一丸于掌中而不能得天下元以其言大惑不復詳難也

昔周文父子兄弟乃有三聖晉顧榮上疏曰||||||||

|見周公詐未見周公忠聖晉載記慕容盛見詐字

傳聖齊傳炎為山陰令賣針賣糖兩老姥爭團絲來詣炎炎令挂團絲于柱鞭之密視有鉄屑乃罰賣糖者又二野父爭雞炎問何以食雞一人云粟一人云豆乃破雞得粟罪言豆者何人以謂之||時云諸傳有理縣譜子孫相傳不以示人炎子觀後代劉元明為山陰令元明曰戒有奇術卿家譜所不載作縣唯日食一升飯而莫飲酒此第一策

二聖隋文獻獨孤后凡言事皆與上意合宮中稱為||

唐安祿山史思明范陽人呼為||

漢聖隋劉臻精于兩漢書人呼為||

多難興國殷憂啓聖

唐張廷珪開元中上疏曰古有｜｜｜｜｜｜｜者易聖唐衛大經邃于易人謂之｜｜計
臣之功過於先聖唐張後允高祖初鎮太原引為客以經授秦王太宗即位賜燕月波
從容曰今日弟子何如對曰昔孔門三千達者無子男之位臣翼贊一人乃王天下｜｜｜｜｜｜｜
帝為之笑問欲何官後允因陳謝不敢帝曰朕從卿授經卿從朕授官何所疑顧為國子祭酒授之
〔正〕滇吾隴西語不正後漢西羌滇吾與其弟滇岸巵隴西顯宗以謁者竇林為護羌
校尉林為諸羌所信滇岸遂詣林林為下吏所欺謬奏滇岸為大豪封歸義侯漢大都尉明年滇吾後
降林復奏為第一豪帝怪一種有兩豪以事詰林林辭窘為對曰｜｜｜｜｜｜｜耳帝窮驗知之怒免
林官尚之所愛非邪則佞尚之所憎非忠則正晉羅尚為平西
將軍益州刺史性貪少斷蜀人言曰｜｜｜｜｜｜｜｜｜｜｜｜｜｜｜｜富擬魯衛家成市里貪如
豺狼無復極已又曰蜀賊尚可羅尚殺我平西將軍反更為禍王文度志力疆正晉韓
伯見器字臣不憎學憎鏗不正晉姚萇載記尹緯字景亮性剛簡萇僭立緯為佐命

元功馮翊段鍳性傾巧袁變其博學以為侍中緯固諫不從屢衆中辱鍳袁聞謂緯曰卿性不好學何為

憎學者緯曰||||||耳袁曰卿每九蕭何真何如也緯曰漢祖與何俱起布衣是以相貴陸

下起貴中是以賤臣且陸下何如漢祖袁曰朕實不如漢祖卿遠蕭何故不如甚也緯曰漢祖所以勝陸

下者以能遠段鍳之徒耳袁乃出鍳為北地太守 **異不傷物同不害正** 宋謝宏微

叔父混風格高峻特敬宏微號曰微子常言阿遠剛躁負氣阿客傅而無檢曜伏才而持操不篤晦自知

而納善不周微子||||||若年過六十必為公輔阿遠謂曜阿客靈運 **敘勳僧正**

齊陸厥傳王試見人字 **閒何璵之風薄夫厚僞夫正** 齊蔡晏智傳見爲字

四方之語竟知誰是帝者之言即為正 後魏咸陽王傳見是字

為政如為屋但外望高顯楹棟平正 後魏源懷見病字 **雖與**

弟書必楷正 北齊趙仲將見筆字 **與畢義雲爭中正** 北齊羊烈||||

|兗州||畢曰累世刺史鄉世為我家故吏烈曰我漢河南尹晉太傅且男清女貞是以相冠蓋訊義

云惟薄云與邢邵競中正北齊許惇少純直晚更浮動本州太中正以京官爲之中書監邢邵德望甚高惇||||||附宋遊道出邵爲刺史朝議鄙之請以陳叔寶爲令

史突厥可汗爲侯正隋元諧見史字姚宋爲相邪不如正唐柳渾見邪字心正則筆正唐柳公權見法字賣軌逼署鄉正唐朱桃椎見索字

〔政〕三年報政五月報政史記魯公伯禽受封之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曰何遲也曰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然后除之故遲太公封於齊五月而報政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爲也周公曰魯後世北面事齊矣政不簡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下必歸之何緣採聽

風聞以察察爲政晉顧和爲王導楊州從事和之部還諸從事各言得失和獨無言導問之和曰明公作輔寧使網漏呑舟||||||||導咨嗟稱善府大事殷非

酒客之政晉顧榮見憂字我有盧潛便是更得一王思政北齊

盧潛為文襄大將軍中兵參軍文襄言其終可大用西魏王思政見獲于潁川文襄重其才識潛曰思政不能死節何足重文襄曰｜｜｜｜｜｜｜｜｜｜｜

盧李有寬恩之政 北齊李超傳見明字

刺史羅剎政 隋庫狄士文見文字

安得從鬼教棄堂堂之政 後魏李瑒見款字

法令牽制不可以成政 唐宗室晦為右金吾將軍高宗幸洛詔晦居守日關中一以屬公然｜｜｜｜｜｜｜｜｜｜｜法令外苟可以利人者行之毋須以聞故晦治有異績

吾不敢易袁公政 唐袁滋為華州刺史以慈惠為本召為金吾大將軍楊于陵代之滋行者老遮道不得去於陵諭曰｜｜｜｜｜｜｜人皆羅拜

崔冉鄭亂時政 唐武三思中宗時姦亂竊國崔日用冉祖雍鄭愔尤干政事天下語曰｜｜｜｜｜｜

〔鄭〕青州有邴鄭 魏邴原見學字

南鄭北鄭 唐鄭餘慶傳見相字

忠義相提衡二鄭 唐鄭從讜傳見衡字

魚鄭 唐鄭注見放字

崔冉鄭 唐武三思傳見政字

〔盛〕物禁太盛 史記李斯見篤字

諸孫太盛 晉孫盛傳見父字

竊書何

法盛宋徐廣見書字政恐名太盛齊王儉年數歲叔父僧虔曰我不患此兒無名｜｜

｜｜耳｜昔觀相如封禪以漢武之德今覽王生詩序用

見齊王之盛齊王融字元長爲主客接魏使房景高宋弁景高曰在北聞主客曲水詩序勝

延年實願一見融示之宋弁曰｜｜｜｜｜｜｜｜｜｜｜｜｜｜｜｜｜｜｜｜｜｜

〔晟〕党項室韋疑是張光晟唐范希朝見門字齋纁拜李晟唐桑

道茂見膺字簡寂道士以杖驅孫晟五代南唐孫晟有文辭尤長于詩少爲道

士居廬山簡寂宮畫唐詩人賈島置于屋壁晨夕事之簡寂道士惡晟以爲妖以杖驅出之

〔令〕受三神之令史記趙襄子立知伯驕請地不與遂率韓魏攻趙襄子保晉陽原過從後

至于王澤見三人從帶以上可見自帶以下不可見與原過竹二節莫通曰爲我以是遺趙母䘏原過至

以告襄子齋三日親剖竹有朱書曰趙毋䘏余霍泰山山陽天使也余將使女反滅知氏女亦立我百邑

襄子再拜｜｜｜｜｜三國攻晉陽引汾水灌其城城不浸者三版城中懸釜而炊易子而食襄子使張

孟同私於韓魏三國反滅知氏共分其地遂祠三神于百邑使原過主霍泰山祠祀 民之效上也捷于令 史記商君傳教之化民也深于命|||||| 除逐客之令 史記李斯爲秦客卿令韓人鄭國來間秦作注漑渠已而秦覺秦大臣議一切逐客斯亦在逐中斯上書曰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劒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夫擊甕叩缻彈箏搏髀而歌嗚嗚快耳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昭虞武象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缻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昭虞者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夫物不產于秦可寶者多士不產于秦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內自虛而外樹怨求國無危不可得也秦王乃|||||| 彊不可令 漢項羽傳見狼字 軍中聞將軍之令 漢周亞夫見柳字 前主所是著爲律後主所是疏爲令 漢杜周見胥字 所言九事其八事爲律令 漢主父偃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是時徐樂嚴安亦上書言世務上召見三人謂曰公皆安在何

相見之晚也皆拜為郎中
弊政倦令漢公孫宏見賢字
斥逐武庫令漢魏相字

弱翁為河南太守會丞相車千秋死先是千秋子為雒陽武庫令見失父而相治郡嚴恐久獲罪乃自免
去相使追呼之不肯還相恨曰大將軍聞此令去官必以為我用丞相死不能遇其子使當世貴人非我
殆矣武庫令至長安大將軍果以責過相曰河南大守苟見丞相不在斥逐其子何淺薄也後有人告相
盛殺不辜大將軍用武庫令事下相廷尉久繫踰冬會赦出

年十八上書願試守長安令漢馮野王為太子中庶子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宣帝壯其志問丞相魏相相以為不可許

吏道師法令漢薛宣見師字

揭督郵欲逐繁陽令後漢陳球字伯真為繁陽令時魏郡太守諷縣來納賄球不與太守怒揭督郵欲令逐球督郵不肯曰魏郡十五城獨繁陽有異政令逐之將致譏于天下太守乃止

威不能行一令後漢董宣見平字

疆項令同上

孫阿為泰山令魏蔣濟見伯字

過四十七八欲作洛陽令魏管輅見壽字

潞長遷涿令蜀張裕見居字

孤之法不如毛

尚書令 晉傅咸上疏昔毛玠爲吏部尚書時無好衣美食者魏武歎曰｜｜｜｜｜｜｜｜使諸部用心各如毛玠風俗之移亦不難矣

求爲句屚令 晉葛洪爲散騎常侍以年老欲鍊丹以祈遐壽聞交阯出丹｜｜｜｜｜元帝以洪資高不許洪曰非欲爲榮以有丹耳帝從之行至廣川刺史鄧嶽留不聽去洪乃止羅浮山鍊丹積年忽與嶽書云當遠行尋師尅期便發嶽狼狽往别而洪坐至日中兀然若睡而卒嶽不及見年八十一舉尸入棺甚輕世以爲尸解

與母同觀緱氏令 晉楚至見聲字

敬和清裁貴令 晉王洽字敬和丞相導之子爲中書令穆帝曰｜｜｜｜

劉惔清蔚簡令 晉王濛傳見兒字

獻羊羹爲太官令 宋毛脩之見羹字

潘妃爲市令 齊東昏見事字

劉舊餉晉陵令 齊高奐見咎字

豈有叛走中書令 梁長沙宣武王懿武帝長兄齊東昏時爲中書令茹法珍等忌之說東昏加害長史徐曜甫勸令西奔懿不從曰自古皆有死｜｜｜｜｜｜邪尋賜藥殞

妓婢帥

唯識沈家令 梁沈約在齊爲文惠太子家令特被親遇梁武即位後約侍宴有｜｜｜是丈

惠宮人帝問識生中客否曰｜｜｜｜｜約伏地流涕帝亦悲焉｜｜一徧誦禮記月令後魏長孫紹遠年十三父承業作牧壽春有管記王碩者聞其强記試以禮記月令紹遠讀數紙才一徧誦之若流碩歎服

坐傍恒置律令後魏韓子熙見傍字

河邊人夢神用作瀏波津令後魏孝莊紀見瀏字

死補交州興俊令北齊劉晝見駟字

處薛收以中書令唐薛收早卒太宗即位謂房元齡曰薛收若在朕當以中書令處之

所望不過祕書郎縣令唐岑文本爲中書令或勸其營產業歎曰吾漢南一布衣徒步入關｜｜｜｜｜｜｜｜｜耳今以文墨位宰相奉稍已重尚何殖產業邪

廢浚儀令唐馬周初將入關留客汴爲浚儀令崔賢所辱遂感激而西及領選｜｜｜｜

憂爲中書令唐岑文本見賀字

與武士爲酒令唐胡証膂力絕人裴度微時羸服私飲爲武士所窘証聞突入坐客上取鐵燈檠摘枝葉櫟合其附橫膝上曰我欲爲酒令飲不釂者以此擊之証一飲數升客流離桀杓不能盡証欲擊之諸惡少叩頭請去証悉驅出之

勞死高陵令唐李義府見死

字 **二十四考中書令** 唐郭子儀見臣字 五代王松事晉爲工部尚書出帝北遷肖
翰立許王從益於京師以松爲左丞相漢高祖入洛
先馳詔東京百官嘗授僞命者皆焚之勿使自疑由
是御史臺悉斂百官僞敕焚之松以手指其胷引郭
子儀自謂以語人曰此乃｜｜｜｜｜｜｜也間者
笑之 **閻晉卿教爲手勢令** 五代漢史宏肇見爵字 **請亟殺中年令**
五代唐伶人敬新磨善俳莊宗獵于中年踐民田縣
令當馬切諫帝怒將殺之新磨前青之曰汝爲縣令
獨不知天子好獵耶柰何縱民稼穡以供稅租何不
飢汝縣民而空此地以備天子馳騁汝罪當死因請
亟行刑諸伶共唱和之
莊宗大笑縣令乃得免 **自言世爲丹陽竟陵臺令** 五代
李鏻唐莊宗以爲宗正唐獻懿二祖陵在趙州有民
請寺｜｜｜｜｜｜｜｜｜｜路吏鏻不詳考遂補
獻懿臺令公卿言丹陽在潤州而
竟陵非唐陵寢鏻不學無知坐貶 **衣白襴謁縣令** 五代
馬全節大名元城人晉時爲廣晉尹鄴都
留守過元城｜｜｜｜｜｜州里榮之

佩文韻府 [illegible]

田溪先生史韻去聲卷第三十八

田溪先生史韻去聲卷第三十九

田溪錢諷正初編集

四十六徑獨用

〔徑〕行不踐邪徑 魏焦光見時字 李下無蹊徑 唐李乂為吏部侍郎典選請謁不行時曰｜｜｜｜｜ 仕宦之捷徑 唐盧藏用始隱少室終南山時有意當世人目為隨駕處士晚附太平狗權利司馬承禎嘗召至闕下將還山藏用指終南曰此中大有嘉處承禎曰以僕視之｜｜｜｜耳藏用慚 濵塞掘穽植兵以邀鹵徑 唐宋慶禮以習邊事為河北河東營田使備突厥慶禮性甘勞苦好興作｜｜｜｜｜｜｜｜議者蚩其不切事

〔磬〕起學臺採石磬 晉范甯見臺字 毋祓禊泗濵得浮磬 後周高琳見精字 響泉韻磬 唐李勉善鼓琴有所自製天下寶之樂家傳｜｜｜｜勉所愛者

〔脛〕折奴京兆二脛 北齊高昂見兆字 不言與李泌並驅馬齧

其脛唐路應傳李泌爲相德宗曰誰于卿有恩者朕能報之泌言曩爲元載所疾謫江西路嗣恭與載厚臣常畏之會與其子應並驅馬齧其脛臣惶恐不自安應悶不言臣常愧其長者思有以報帝即加應屯田郎中服金紫

斷西戎脛唐元載爲相上言讀城原州徙京西軍戍之分兵守石門等關北帶壺武以至安西是謂丨丨丨丨

折圓靜脛唐李師道傳嵩山浮屠圓靜年八十餘嘗爲史思明將元和中謀與李師道劫洛陽事敗既執力士推其脛不能折罵曰豎子折人脚且不能乃曰健兒自置其足折之且死曰敗吾事不得見洛城流血

蕉大如脛唐南蠻驃國亦號闍婆丨丨丨丨

〔瞑〕人相慶曰令得背著牀瞑唐來俊臣既誅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矣

〔聽〕誰爲爲孰令聽史記司馬遷與任安書曰諺曰丨丨丨之丨丨之言無知己者設

欲脩名節立言行誰可爲作之久令誰聽之也居非命之世耳目適宜視聽後漢李固見生字

趙元達目不邪視耳不妄聽魏陳登見録字

裴頠

論前言往行袞袞可聽晉王戎傳見漢字雖有家徒猶不宜聽晉劉宏以車騎將軍鎮荊州時總章大樂伶人避亂多至荊州或勸可作樂者宏曰昔劉景升命杜夔為天子合樂樂成欲庭庭作之夔曰為天子合樂而庭作之恐非將軍本意吾常為之歎息今主上蒙塵吾未能展効臣節｜｜｜｜況御樂哉與客清談顏延之籬邊取匡牀坐聽宋張鏡見談字當今天子聖明吾豈可以所聞干忤天聽梁朱異掌機密十餘年未嘗被譴傳岐謂曰上委政於君安得每事從旨外殊有異論異曰政言我不能諫爭耳｜｜｜｜｜

｜｜｜｜｜｜｜｜｜｜｜｜｜

〔定〕可傳檄而定漢韓信謂漢王曰大王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秦民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今王舉而東三秦｜｜｜也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漢曹參見寄字天下紛紛何時定漢陳平傳見入字貶成抑定後漢班固云｜｜｜｜不敢論制作我昔謂天下指麾可定後漢公孫瓚見步字撰立五經章

句謂之後定後漢劉表在荊州時四方駭震關西兗豫學士歸者千數遂立學校博延儒術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愛民養士從容自保布將騎明公將步天下不足

定後漢呂布見急字臨急膽定吳朱然終日欽欽常在戰場一一一一尤過絕人纘

有謚聿亦殿下之衙定梁張纘字伯緒負其才氣無所與讓宗室衡山侯恭與弟

定襄侯祇俱無學術為皇太子愛賞纘從兄謚聿並不問學性又凡愚恭祇嘗預東宮盛集太子戲纘曰

文人謚聿皆何在纘曰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其許物如此事皆當與元康定北齊

陳元康神武病篤謂文襄曰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也智無窮清鄉公上下正樊

安定隋樊叔略初封清河縣公後進爵安定郡公為相州刺史百姓語曰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殺諫者五百人豈不定唐常山王承乾初為皇太子嘗曰我作天子當肆吾

欲有諫者殺之殺五百人豈不定後廢死語遲者神定唐楊元琰生數歲未言相者曰一

一一一必為重器事未可知宜坐須其定唐李石見騎字誤以定州

為真定 五代李琪唐明宗時爲尚書右僕射明宗破定州王都自汴還洛琪率百官上奏請至偃師倖迎其章云敗契丹之兇黨破真定之逆城｜｜｜｜｜｜罰俸一月

問世宗作得山定 五代馮道見否字

佞 下賢下佞 漢王尊爲京兆尹司隸遣假佐放奉詔書白尊發吏捕人放謂尊詔書所捕宜密尊曰治所公正京兆善漏泄人事又曰詔書無京兆文不當發吏坐遇使者無禮御史大夫奏尊坐免吏民多稱惜之湖三老公乘興上書訟尊曰御史丞楊輔故爲尊書佐好以刀筆陷人於法輔常醉過尊大奴利家利家捽搏其頰輔以故深怨疾毒欲傷害尊疑輔輔建畫爲此議尊以京師廢亂盜賊並興選賢徵用起家爲卿賊亂既除即以佞巧廢黜一尊之身三期之間｜｜｜｜豈不甚哉

尚之所愛非邪則佞 晉羅尚見正字

馮祖思問佞 晉顏含字宏都爲光祿勳時以王導帝之師傅百僚宜爲降禮太常馮懷以問於含含曰王公雖重理無偏敬降禮之言或是諸君事宜鄙夫老矣不識時務既而告人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向｜｜｜｜｜於我我有邪德乎人嘗論少正卯盜跖其惡

孰深或曰正卯雖姦不至剖人充膳盜跖爲甚含曰爲惡彰露人畏加戮隱伏之姦非聖不誅由此言之正卯爲甚衆或服焉 格佞 宋鄭鮮之爲御史中丞武帝不涉經學或時談論人皆依違不敢難唯鮮之難必切至須帝理屈然后置之帝雖懟而感其輸情時謂爲|| 辯忠佞 後魏高閭爲尚書孝文於皇信堂令|||閭曰忠佞如玉石皦然可知帝曰玉石同體而異名忠佞異名而同理豈易明哉閭曰云云帝善之 體佞 北齊文襄元后傳文襄得魏琅邪公主王儀被殊寵懼崔暹直諫及暹諂事不假以顏色居三日暹懷刺墜之於前文襄問之暹曰未得通公主文襄大悅崔季舒曰暹常忿吾佞在大將軍前每言叔父合殺及其自作體佞乃體過於吾 作僕射恨無人佞 北齊徐之才見我字 三佞 北齊胡長仁爲尚書令時左丞鄭孝裕郎中陸仁惠盧元亮厚相結託長仁上省孝裕必方駕而來朝退亦相隨仁惠元亮又同閑而往人號爲|| 嚴挺之惡蕭誠佞 唐李泌傳見友字

【釘】圖鄰女形於壁其心以棘針釘 晉顧愷之見心字 禁目中

鏃先柱上以釘釘齊陳顯達見鏃字使衛士以大釘於陵要
地釘梁侯景破臺城武帝憂憤陵崩修陵景｜｜｜｜｜｜｜｜之欲令後世絕滅出舌
以釘釘梁王偉見歸字恥立釘五代趙思綰見敵字

四十七證與嶝通

[證]獄吏教以公主為證漢周勃見貫字

[勝]一不勝而再勝史記孫臏見駟字善戰而拙勝史記白起傳何晏曰
起｜｜｜道遠險狹猶兩鼠鬬於穴中將勇者勝史記趙奢
為趙將秦伐韓軍於閼與趙王問廉頗可救否頗曰
道遠險狹難救又問奢奢曰｜｜｜｜｜｜
｜｜｜｜｜｜乃令奢將兵救之令軍中曰有以軍
事諫者死秦軍武安西鼓譟武安屋瓦盡振奢軍候
一人言急救武安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
已乃卷甲趨之去閼與五十里而軍秦軍悉甲而至
軍士許歷諫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必厚
集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奢曰請受令歷復請曰先

擄北山上者勝後至必敗奢發萬人趨之秦軍爭上不得奢縱擊大破之先據北山上者勝見上富者必用奇勝史記貨殖傳纖嗇筋力治生之正道而｜｜｜｜｜田農拙業也而秦陽以蓋一州掘冢姦事也而田叔以起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之富行賈丈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販脂辱處也而雍伯千金賣漿小業也而張氏千萬洒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胃脯簡微濁氏連騎馬醫賤方張氏擊鍾由是觀之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邪願爲諸君決戰必三勝漢項羽見罪字陰拱而觀其孰勝漢黥布傳隨何說布辭民至弱而不可勝漢王吉見欺字官吏忮狠必欲自勝漢成許后上疏語含單于上林以厭勝漢匈奴傳見宮字兵有利鈍戰無百勝吳呂蒙見塢字清談差勝晉簡文帝見神字督郵馬當勝晉王湛見叔字濟一時之務須一時之勝晉殷浩字深源有美名屏居墓所辟召並不起庾翼與書曰｜｜｜｜｜｜｜｜｜｜｜王

彥甫先朝風流士也吾薄其立名非真始終莫取大合聲譽極致名位正當抑揚名教以靜亂源而乃高談莊老說空終日雖云談道實長華競

明公不耻下問竊謂無復見勝晉周訪子光年十一見王敦敦曰貴郡未有將誰可用者光曰｜｜｜｜｜｜｜｜｜｜｜｜敦笑以爲寧遠將軍尋陽太守

口談則辭屈著篇則融勝晉殷浩與叔父融俱好老易融與浩｜｜｜｜｜｜｜｜｜｜

六博得梟者勝晉張重華傳見兆字

頰上加三毛觀者覺神明殊勝晉顧愷之見精字

毋栢氏夢吞玉勝齊高帝劉后｜｜｜｜｜｜｜而生后

可競之地輒以不競勝梁劉訏見之字

人歎其能濟勝梁劉歊見其字

智不後機體能濟勝梁周宏正傳侯景墓位爲太常及王僧辯東討元帝謂曰朝士孰當先來僧辯曰其周宏正乎｜｜｜｜｜｜無妻子之顧有獨決之明其餘碌碌不逮也識而前部傳云宏正至

獻二刀曰善勝成勝梁陶宏景見乃字

紂以甲子亡周武不以甲子勝後魏道武帝討賀鱗太史

令姚崇曰｜｜｜｜｜兵家忌之帝曰｜｜｜｜｜｜｜｜｜｜｜予崇無以對進軍大破之曇讚與盧曹角力鬨叫聲則勝北齊高昂傳見曹字口頰翩翩諧乃大勝北齊李諧時與梁通好將以崔㥄為聘主㥄曰文采與識㥄不推李諧｜｜｜｜｜｜｜｜于是以諧為聘主梁武甚相愛重廢人飲美酒對名勝北齊韓晉明襲父軌封東萊王有俠氣留心學問好酒縱誕朝廷欲處之貴要地必以疾辭告人曰｜｜｜｜｜｜｜安能作刀筆吏披反故紙乎小人風來當大勝北齊李業興為國子祭酒明術數芒山之役有風從西來業興曰｜｜｜｜｜｜｜神武曰若勝以爾為本州刺史既而以為太原太守楚公好反而不欲勝隋李密傳楊元感有逆謀召密為謀主密進三計元感不從密謂所親曰｜｜｜｜｜｜｜｜吾屬今為擄矣數夢雙陸不勝唐狄仁傑為相武后召謂曰朕｜｜｜｜｜｜何邪仁傑與王方慶同辭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天其意旨以敬陛下乎文皇帝身陷鋒鏑勤勞而有天下傳之子孫先帝寢疾詔陛下監國陛下掩神器而取之又欲以三思為後且姑姪與母子孰親陛

下立盧陵王則千秋萬歲常享宗廟三思立廟不祔姑后感其言即日迎盧陵王于房州吉頊李昭德數請還太子后意不回唯仁傑每以母子天性爲言后雖忮忍不能無感故卒復唐嗣萬乘之主與犬羊蚕蚩語負勝唐蘇頲爲中書侍郎元宗將自討吐蕃頲諫曰||||||||||哉游公卿間常與博弈僞不勝唐宗室道古便佞|||||||||||厚進所償嗜利者多得其權以故少盜美名及死賣宅以葬博者錢多則多勝五代李守貞傳見簿字

[稱]居位自稱漢田千秋爲丞相敦厚有智||||踰于前後數公夢巨人畀大稱唐上官昭容名婉兒初母鄭方妊|||||||曰持此稱量天下婉兒始生踰月母戲曰稱量者豈爾邪輒啞然應後內秉機政符其夢小兒章服大稱唐魚朝恩養息令徽爲內給使與同列爭忿朝恩見代宗曰臣之子位下願得金紫在班列上帝未答有司已奉紫服于前令徽稱謝帝笑曰||||||後與元載謀誅之

〔乘〕使孔子爲次乘 史記孔子在衛衛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招搖市過之孔子醜之去衛 齊所寶將照千里豈特十二乘 史記齊威王見寶字 諫趙談驂乘 漢爰盎見英字 霍氏之禍萌於驂乘 漢霍光傳宣帝初立謁見高廟光從驂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後張安世代光驂乘天子從容肆體甚安近焉及光死而宗族誅故俗傳之曰威震主者不畜｜｜｜｜｜｜｜｜云云 母死客送喪車千餘乘 漢爰盎傳見盎字 從車太官齋數十乘 漢霍去病見法字 爾說將不下安能動萬乘 後漢第五倫字伯魚長陵人京兆尹閻興署爲主簿時長安鑄錢多姦巧乃署倫督鑄錢掾領長安市倫平銓衡正斗斛市無阿枉每讀詔書常歎息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等輩笑曰｜｜｜｜｜｜｜｜｜｜乎倫曰未遇知己道不同故耳注云蓋延代興爲尹多非法倫數切諫延恨之故滯不得舉將謂州將也 王允所收裁七十餘乘 後漢儒林敘初光武遷都洛陽其經牒祕書載之二千餘兩自此以後參倍于前及董卓移都自辟雍東觀蘭

臺石室宣明鴻都諸藏典策文章競共剖散其縑帛圖書大則連爲帷蓋小乃制爲縢囊｜｜｜｜｜｜｜｜｜道路難遠復棄其半長安之亂一時焚蕩莫不泯盡焉徙居載書三十乘晉張華雅愛書籍嘗｜｜｜｜｜｜｜秘書監摯虞撰定官書資華之本以取正焉歸葬載以布車一乘後周蘇綽爲文帝行臺尚書卒帝痛惜之以綽素尚儉約欲彰其美｜｜武功｜｜｜｜｜｜一言勝明珠萬乘唐薛收見言字吾祖罷魏州有車一乘唐陸長源見半字晝室行車一乘唐賈敦頤歷數州刺史入朝｜｜｜｜｜槃甚羸馬引繩道上不知其刺史也

【甑】焚廬舍破釜甑史記項羽見船字不顧墮甑後漢孟敏見蓋字魚生釜塵生甑後漢范冉見蕪字裂炊甑唐杜牧見畢字炊飲已熟與人合甑齊蕭諶見著字

【應】聲和則天地之和應漢公孫宏曰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

｜｜｜未有能窺左足而先應 漢息夫躬見用字窺字音跬 黿鳴

而鼈應 後漢張衡應間云戰國交爭戎車競起從往則合橫來則離安危無常要在記夫當此之 會｜｜｜｜也注喩君臣相感焦贛易林曰黿鳴岐野鼈應于泉 竺法師來報幽明

報應 晉王坦之見明字 筆力勁駿心手相應 齊宗室子雲善草隸梁武帝論其書曰｜｜｜｜｜｜｜｜當與元常並驅爭先見賞如此 下牀着衣立然後應 齊劉璡方軌正直兄瓛夜隔呼璡璡不荅瓛怪其久璡曰向束帶未竟立操如此

四十八嶝

〔鄧〕常輕侮吳鄧 晉劉曜見毒字

〔鐙〕沈攘兵寄馬鐙 齊張敬兒高帝疑荊州沈攸之不附已乃以敬兒鎮襄陽敬兒密結攸之司馬沈攘兵問攸之起居狀｜｜｜｜｜｜一隻敬兒乃爲備 年過六十猶能被甲跨馬足不躡鐙 後周梁臺見觀字 一豕躍及鐙 唐唐儉傳見獸字

我如乘驢而墜足絓鐙唐侯思止按魏元忠獄不承思止曳之元忠徐起曰｜｜｜｜｜｜｜｜｜爲所曳者思上怒復曳之餘見青字

驫騎三千草鞭木鐙五代唐張敬達爲招討使討石敬瑭敬瑭求救于契丹耶津德光自鴈門入救敬達陣于西山契丹以｜｜｜｜｜｜｜｜人馬不甲胄以趨唐軍爭馳之伏發敬達大敗契丹圍之敬達軍中望見穹廬連屬如岡阜四面亘以毛索掛鈴爲警縱犬往來敬達食盡削木篩糞飼馬副使楊光遠殺敬達降

〔贈〕遺令勿受董卓賻贈後漢畫勳見力字　爲寫道德經舉鵞群相贈晉王羲之見鵞字　子才無施不可焉用贈唐張文瓘見帶字

〔絙〕騎葛絙北齊文宣晚年昏狂嘗曰吾兄昔姦我婦令我須報乃淫于文襄元后其高氏女婦無親踈皆使左右亂之於前以葛爲絙令魏安德主騎上使人推引之帝又自呈露以示群下

四十九宥與候幼通

〔救〕黃射徒跣救後漢禰衡見道字　鼓吹爲聲救魏夏侯儒見吹字　筮

卦用五行相生殺如按方投藥以冷熱相救晉韓友占卜神効消殃轉禍無不驗干寶問其故友曰｜｜｜｜｜｜｜｜｜｜｜其差與不差不可必也

失火之家不可恃遠救唐王鎔節度成德與朱全忠脩好鎔判官張澤謀曰｜｜｜｜｜｜卜令定州密邇與太原親宜使全忠圖之全忠乃取定州王處存奔太原

[廄]懷客館爲馬廄漢公孫宏見閤字

谷永過交道廄漢谷永爲涼州刺史奏事記之部成帝問所欲言永對無所依違上怒成都侯商密擿令發去上使侍御史收永敕過交道廄者勿追御史不及還上亦解交道廄去長安六十里近延陵

使馬如羊不以入廄後漢張奐見懷字

子來省見停廄魏胡質見絹字

蜀者陛下之外廄吳諸葛恪蜀相諸葛亮兄子也蜀使至孫權謂使曰近諸葛恪雅好乘騎還告丞相爲致好馬恪因下謝權曰馬未至而謝何也恪曰｜｜｜｜｜｜令有恩詔馬必至也安敢不謝

諸名士齎羊酒入護軍馬廄晉王尼見下字

視其屋云當持作馬廄晉桓

宣爲南中郎將王含參軍時豫州刺史道參軍殷乂詣嶠主張平樊雅乂意輕平云云見大鑊欲鑄器平曰此帝王大鑊天下定後方當用之奈何打破乂曰卿能保頭不而惜大鑊耶平怒斬乂遂坆平殺之而雅據譙城遂求助于含含遣宣助遂宣因説降雅

舊宮反語窮廄 齊蔚林王紀見田字

御臣若養馬有事牽來無事就閑廄 齊張瓌見來字

借居空車廄 梁孫謙字長遜歷二縣五郡每去官輒無私居借空車廄焉居身儉素牀施蘧蒢屏風夏日無幬帳而夜卧未嘗有蚤蝻

崔司徒以騾内廄 後魏胜奇見辱字

梁家赤白馬翌日當歸吾廄 五代唐明宗見馬字

以金銀飾黄騮廄 五代東漢劉旻見騮字

〔舊〕升堂拜母如比肩之舊 吳張昭爲孫策長史丨丨丨丨丨丨丨

杖策上謁軍門一見如舊 唐房元齡隋大業初漢王諒反坐累徙上郡顧中原方亂慨然有憂天下志太宗以敦煌公徇渭北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擬官多親舊 唐崔祜甫

見負字

〔副〕帝賜二笥皆有副 史記趙簡子見羆字 乘輿所服乃其副 漢董賢上方珍寶其選物上第盡在董氏｜｜｜｜｜｜也 何前後不相副 漢孫寶見篝字 賜以秘書之副 漢叙傳班斿成帝時為中郎將與劉向校秘書每奏事斿以選受詔進讀群書上器其能｜｜｜｜｜｜時書不布自東平王以叔父求太史公諸子書大將軍曰不許 衣無兼副 後漢祭彤守遼東幾三十年｜｜｜｜ 盛名之下其實難副 後漢黃瓊字世英以處士徵李固逆遺書曰常聞語曰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汙｜｜｜｜｜｜｜｜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云云 正御副御次副 宋明帝見校字 名高難副 北齊邢邵不持威儀｜｜｜｜｜

〔覆〕蓋也 櫜氷上飛鳥以翼覆 史記周后稷事 承天理物為萬國覆 後漢寇榮上書桓帝陛下｜｜｜｜｜ 使黃門持被覆 後漢馮豹字仲文為

尚書郎每奏事未報常俯伏省閤或從昏至明肅宗聞而嘉之||||||詔勅令勿驚由是數加賞賜

嫌錦被華反而覆 晉羊耽妻辛氏見被字

裸剝士女以土自覆 晉蘇峻見郭字

大醉帝親解衣覆 唐李勣太宗以謂忠力可託大事留宴顧曰朕思屬幼孤無易公者不負李密豈負朕哉勣感涕齧指流血醉||||||之

名以金甌覆 唐崔琳見甌字

寢堂以油幔覆 唐馬璘見幔字

大寒以韋妃蜀襭袍覆 唐嚴綬見袍字

山林以錦覆 五代錢氏見錦字

〔富〕畜富五牸可速富 史記猗頓見術字

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 史記貨殖傳曰||||||||||

本富末富姦富 史記貨殖傳曰||為上||次之||為下

游子常苦貧力子天所富 後漢樊煜字仲華為天水太守政嚴猛善惡立斷人有犯其禁者率不生出獄道不拾遺行旅夜聚衣裝道傍曰以付樊公涼州歌曰||||||||||寧見乳虎穴不入冀府寺大笑期必死忿怒或見置嗟我樊府君安可再遭値

南阮貧北阮富晉阮咸見阜字鄧元茂以官易富魏鄧颺見茂字孔璋表章殊健微爲繁富魏陳琳世子與吳質書曰｜｜｜｜｜｜｜｜｜｜爲文章以多爲富五代和凝｜｜｜｜｜｜｜有集百餘卷自鏤板行于世識者非之

〔秀〕歌麥秀史記宋世家載箕子詩見詩字改名秀漢劉歆建平元年｜｜｜字穎叔王莽篡位爲國師劉秀當爲天子或是國師公劉秀後漢鄧晨傳見僕字後進領袖有裴秀晉裴秀少好學有風操能屬文時人爲之語曰｜｜｜｜｜｜｜觀朝榮則敬才秀晉張天錫見士字此自江左之秀晉羅含見琅字萬壑爭流千巖競秀晉顧愷之見恙字絡秀晉周顗母李氏字｜｜汝南人少時在室顗父浚爲安東將軍嘗出獵遇雨止｜｜家會父兄不在｜｜聞浚至與一婢于內宰豬羊具數十人之饌甚精辨而不聞人聲浚使覘之獨見一女子甚美浚因求爲妾其父兄不許｜｜曰門戶殄悴何惜一女若連姻貴族將來庶有大益乃許之生顗嵩謨顗等既長｜｜謂曰我屈節爲汝家作妾門

戶計耳汝不與我家爲親親者吾亦何惜餘年頭等從命由此李氏得爲方雅之族中與時顗等並列顯位｜｜舉觴賜三子曰吾本渡江託足無所不謂汝等並貴列吾目前吾復何憂嵩起曰恐不如尊旨伯仁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識闇好乘人之弊此非自全之道嵩性抗直亦不容於世唯阿奴碌碌當在阿母目下耳阿奴謨字也後顗嵩皆爲王敦所害 顧家婦清心玉映自是閨房之秀晉謝道韞傳見佳字 吾家黑面阿秀宋劉瑀性陵物族人秀之爲丹陽尹瑀與人書曰｜｜｜｜｜｜｜遂居劉安衆處朝廷不爲多士 江東無我卿當獨秀宋謝莊字希逸南平王鑠獻赤鸚鵡文帝詔群臣爲賦袁淑文冠當時作賦畢欲示莊及見莊賦歎曰｜｜｜｜｜｜｜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遂隱其賦 邢巒才清可令策秀後魏邢巒爲中書侍郎有司奏策秀孝文詔曰秀孝殊問經權異策｜｜｜｜｜｜｜ 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四海之中豈無孝秀隋煬帝詔曰｜｜｜｜｜｜｜｜｜｜ ｜｜詔董秀唐陳少游擢桂管觀察使少游不樂遠去時宦者董秀有寵候休沐入謁因諂

謂秀曰七郎親屬幾何月費幾何秀曰族甚大歲用常過百萬少游曰吾雖不才請獨取濟歲輸錢五十萬令具其半請先入之秀大喜少游因泣曰嶺南瘴癘恐不得生還見顏色秀遽曰公美才不當遠出改宣歙觀察使

〔繡〕秦韓之地形相錯若繡史記范雎說秦昭王｜｜｜｜｜｜｜譬如木之有蠹人之有心腹之病也云云

如木偶人衣之綺繡史記田仁任安爲衛將軍舍人有詔募將軍舍人爲郎將軍取舍人富給者具鞍馬絳衣玉具劍欲入奏之會少府趙禹來過將軍示以所舉舍人禹曰吾聞之將門之下必有將類令徒取富人子上之又無智畧｜｜｜｜｜｜｜耳於是悉召舍人以次問之得田仁任安曰獨此兩人可耳將軍見此兩人貧意不平謂曰各自具鞍馬新絳衣兩人對家貧無用具也將軍怒曰今兩君家自爲貧何爲出此言鞅鞅如有移德于我何也不得已上籍詔召此兩人前見詔問能略相推第也仁曰提桴鼓立軍門使士大夫樂死戰鬭仁不及任安安曰決嫌疑定是非使百姓無怨心安不及仁也武帝大笑使任安護北軍田仁護邊田穀餘見監字

燒

方領繡漢廣川王去后昭信譖姬榮愛有私時愛爲去刺方領繡去取燒之愛恐自投井出之未死啓問自証與醫姦去縛繫柱燒刀灼潰兩目生割兩股銷鉛灌口中愛死支解以棘埋之持斧

衣繡漢暴勝之見斧字怒兩劾殺趙繡漢嚴延平見家字登臺見衣

繡魏崔炎兄女爲臨菑侯植妻妻衣繡太祖｜｜｜之以違制命還家賜死詩若鋪錦列

繡宋顏延之見蓉字五家隊合川谷成錦繡唐楊貴妃傳見花字牧馬

每色一隊相間如錦繡唐王毛仲爲監牧使從元宗東封取｜｜數萬匹｜｜｜

｜｜｜｜｜｜帝才之泛九曲池帆曳繡唐杜亞見沼字回忌聲病如

錦繡唐宋之問見宋字上西山使婦人牽持以錦繡五代王鎔見山字

〔宿〕郎官上應列宿後漢顯宗館陶公主爲子求郎帝曰｜｜｜｜｜出宰百里苟非其人民受其殃

二十八將上應二十八宿後漢馬武論曰中興｜｜｜｜前世

以爲｜｜｜｜｜｜末之詳也 漢兒多事强知星宿 北齊源師爲祠部郎中孟夏以龍見事請雩時高阿那肱錄尚書事謂眞龍見大驚問龍所在作何顏色師整容曰此謂龍星初見依禮當雩祭郊壇非謂眞龍阿那肱忿然作色曰｜｜｜｜｜｜｜｜祭事不行 三列宿 唐章湊祖叔諸與弟叔謙兄季武皆爲郎中時號｜｜｜

【袖】左手把秦王袖 史記荊軻見走字 晝寢斷衷 漢董賢見起字 諫明帝被縹綾半褏袖 魏楊阜爲城門校尉嘗見明帝著帽被縹綾半褏袖阜曰此于禮何法服也帝默然自是帝不法服不見阜 魏舒堂堂人之領袖 晉魏舒長八尺二寸姿望秀偉爲文帝相國參軍府朝碎務未嘗見是非至廢興大事衆莫能斷者舒徐爲籌之多出衆議之表帝深器重之每朝會坐罷帝目送之曰｜｜｜｜｜｜｜｜也 後進領袖 晉裴秀見秀字 晉胡母輔之見肩字 撫劉孝綽肩執王筠袖 梁王筠傳見肩字 吐血藏衣袖 後魏楊津年十一爲侍御中散時文明太后臨朝津入侍忽欬逆失聲遂吐血數升藏之衣袖

太后聞聲閥而不見問其故以實對遂以敬愼見知

三河領袖後漢裴駿河東人崔浩目爲｜｜｜｜

縉紳領袖後漢劉懋清河王懌愛其風雅常曰劉生堂堂｜｜｜｜若天假之年必爲魏朝宰輔

羯鼓八音之領褏唐元宗好羯鼓常稱｜｜｜｜｜｜諸樂不及也

篙工柁師皆大笠侈袖唐韋堅見潭字

[守]毀譽河東太守漢季布見近字

豈自知爲雲中守漢田叔爲漢中守孝文召問公知天下長者乎叔曰臣何足以知之上曰公長者宜知之叔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上曰先帝置舒雲中十餘年敵常一入舒不能堅守無故士卒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叔曰貫高等謀反天子下詔趙有敢隨張王者罪三族舒自髠鉗隨王以身死之｜｜｜｜｜｜哉敵人爲邊寇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言士爭臨城死敵以故死者數百人是乃舒所以爲長者上曰賢哉孟舒復以爲雲中守

使民威重於郡守漢甯成見人字

即各欲求索自快是一郡百太守漢陳咸爲北海東郡南陽太守所居調發屬縣所出食物以自奉養奢侈玉食然操

持掾史長吏皆令閉門自斂不得踰法公移敕書凡
曰|||||||||也何得然哉

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 後漢袁安見爲字

不中功曹中河東太守 魏杜畿見曹字

取一錢太守 魏志載後漢劉寵會稽號||||

好論縱横舉爲遼東太守 晉王衍見衙字

豫章不宜太守 晉范甯見死字

戲勝補宣城太守 宋羊元保見郡字

不解作主者吏但能爲太守 梁謝朏見吏字

折臂太守 梁劉之遴初寄居南郡夢前守袁彖曰御後當爲|||||即居此中之遴後牛奔墜車折臂右手不得屈伸再爲南郡太守周捨戲曰雖復並坐可横政恐陋巷無枕

以頭子易置留守 五代王守恩漢隱帝時以使相留守西京周太祖爲樞密使過洛守恩以使相自處肩輿出迎太祖怒即日以頭子命白文珂代之守恩方詣館謁坐于客次吏馳報新留守視事于府矣守恩大驚遂罷去史臣曰守恩文珂皆漢大臣周祖以一樞密使頭子易置之如更戍卒是時周祖于漢未有間隙而所爲若此蓋綱紀蕩然以爲常事故爾

【獸】諸君徒能走得獸漢蕭何傳見功字乞自比禽獸吳孫奮權子也初封齊王孫晧時禁錮男女不得通婚或年三四十首奮丨丨丨丨使男女自相配偶晧大怒遣使賜死奮叩頭千下已命不聽人君豈校勇於猛獸吳張昭為軍師孫權每田獵常乘馬射虎虎突前攀持馬鞍昭曰將軍何有當爾夫為人君者謂能駕御英雄驅使群賢豈謂馳逐于原野校勇于猛獸者乎權謝曰年少慮事不遠以此慙君然猶不能已乃作射虎車為方目間不置蓋一人為御自於中射之時有逸群之獸輒復犯車權每手擊以為樂射殺南山白額猛獸晉周處見害字良臣如猛獸晉載記石季龍時豪戚侵恣賄賂公行季龍患之擢季巨為御史中丞特親任之自是百僚震懾州郡肅然季龍曰朕聞丨丨丨丨高步通達而豺狼避路信矣哉犯獸晉載記石季龍好獵乾期將獵自靈昌津南至滎陽東極陽都使御史監察其中禽獸有犯者罪至大辟御史因擅作威福百姓有美女好牛馬者求之不得誣以丨丨死者百餘家德感神明斃二猛獸梁長沙王業見斃字送還玉羊金獸梁阮孝緒出繼從伯遺財百萬

應歸李緒一無所納以歸從伯之姊亂之憐其傳重辛苦鵶王羊金獸等物與之李緒駭愕答又送還

不射南向鳥獸 後魏賀拔勝爲荊州刺史孝武與齊神武有隙西入關勝欲西赴爲神武襲敗遂奔梁武厚遇之求還西魏梁武親餞南苑自是每執弓矢見鳥獸南向者皆不射之以申懷德之意

汝父如龍汝兄如猛獸 北齊高德正傳文宣將行禪代事婁太后曰｜｜｜｜｜｜｜｜｜皆以帝王之重不敢妄據尚以人臣終何欲行舜禹事此正是高德正教汝 **甑山**

忽有六駮食猛獸 北齊張華原爲兖州刺史有幹略達政體先是州境數有猛獸爲暴自華原臨政州東北｜｜｜｜｜｜｜｜｜人謂政化所感

鐵猛獸 後周蔡祐從文帝與齊神武遇于芒山祐着明光鐵鎧所向無敵齊人曰此｜｜｜也皆避之

畫火坑去猛獸 北齊由吾道榮見芺字

暴過猛獸 隋庫狄士文見文字

陛下既親撫五絃臣何敢不同百獸 後梁主蕭歸周武帝平齊歸來朝于鄴周武末之重也與之宴酒酣帝命琵琶自彈之歸起請舞帝曰王乃能爲朕舞乎歸曰｜｜｜｜｜｜｜｜｜｜｜｜｜｜帝大悅 **豈**

復快心於一獸 唐唐儉從太宗獵一豕躍及鐙儉投馬帝拔劒斷豕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邪何懼之甚儉曰陛下神武定四方｜｜｜｜｜｜云云 五代顧視如猛獸 張彥澤見光字

〔臭〕是口尚乳臭 漢高祖二年魏王豹反漢王使酈生說下之不聽漢以韓信爲左丞相與曹參灌嬰擊之問食其魏大將誰也對曰柏直王曰｜｜｜｜不能當韓信騎將誰也曰馮敬曰是秦將馮無擇子雖賢不能當灌嬰步卒將誰也曰項它曰是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信等果擄豹 開棺臭 漢孝元傅昭儀哀帝祖母也哀帝即位稱帝妃太后後又更號皇太太后崩合葬渭陵稱孝元傅皇后哀帝崩王莽秉政奏貶爲定陶共王母又言共王母前不臣妾至葬渭陵冢高與元帝山齊請發冢取璽綬既發冢崩壓殺數百人莽復奏共王母棺名梓宮珠玉之衣非藩妾服更以木棺代去珠玉衣奏可既開傅太后棺臭聞數里 銅臭 後漢崔烈見萬字 聞水腥衣臭 吳諸葛恪爲太傅時恪孫峻欲爲變與孫亮謀置酒請恪恪夜精爽擾動通夕不寐明將盥漱聞水腥臭侍者授衣衣服亦臭嚴

畢趨出犬銜其衣格曰犬不欲我行邪遂升車果被殺 怪公血臭 晉佛圖澄傳見蒐字 萬

載遺臭 晉桓溫見笑字 到溉尚有餘臭 梁到溉為吏部尚書時何敬容以尚書令叅選事有不允溉輒相執敬容曰丨丨丨丨丨丨丨遂學作貴人溉祖彥之初以擔糞自給故世以識云

尤惡見婦人相去數步遙聞其臭 後周梁主蕭詧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經御婦人之衣不復更着

〔祝〕令弟子誦三番神祝 晉鳩摩羅什覺四大不愈口出三番神祝令外國弟子誦之以自救未及致力轉覺危殆與衆僧告別死于長安以火焚尸薪盡形碎惟舌不爛

〔授〕天授 史記漢文紀見力字 沛公殆天授 漢張良陳涉起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景駒立為楚王在留良欲往從之行道遇沛公遂屬焉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喜常用其策良為它人言皆不省良曰丨丨丨丨丨故遂從不去 漢韓信見伍字 寃子色授 漢司馬相如賦見都字

夜講晝授 後魏賈思伯為都官尚書以侍講入授明帝杜氏春秋思伯少雖明經從官發

業至是更延儒生｜｜｜｜性謙和傾身禮士雖在街逢停車下馬　我非奴何忽此授　北齊陽休之傳中書監謂人曰我已三爲中書監用此何爲隆化還鄴舉朝多有遷授封休之燕郡王休之謂所親曰｜｜｜｜｜｜｜｜｜｜　夢兩人常相教授　後魏江式父祖善蟲篆詁訓式少專家學數年中｜｜｜｜｜｜｜及寤每記識

〔售〕每買餅所從買家輒大售　漢宣帝爲皇曾孫時｜｜｜｜｜｜｜｜｜｜｜｜亦以是自怪讎音售

〔瘦〕相馬失之瘦　史記滑稽傳見地字　明公何瘦　魏呂布爲曹公所縛布問公曰｜｜｜｜公曰卿何以識布布曰昔在會溫氏園公曰孤忘之矣所以瘦恨不早相得故也　召優使說肥瘦　魏吳質爲北中郎將朝京師文帝詔群臣會質所時上將軍曹真性肥中領軍朱鑠性瘦質欲盡歡｜｜｜｜｜｜真負貴恥見戲曰卿欲以部曲將遇我邪時驃騎曹洪輕車王忠言將軍欲使上將軍肥即宜自爲瘦真怒拔劍瞋目言作數輕脫吾斬爾遂罵坐質按劍曰曹子丹汝非屠機上

內吳質吞爾不搖喉咀爾不搖牙何敢恃勢驕邪鑠因起曰陛下使吾等來樂卿耳何至此邪質顧叱之曰朱鑠敢壞坐諸將軍皆還坐鑠性急拔劍斬地遂便罷也

欲使上將軍服肥即宜自為瘦見上

識鑄像臂肥非面瘦宋戴容見肥字

癡肥狂瘦齊沈昭略傳見癡字

逢廣平王據鞍抗禮自言馬瘦後魏王瓊見墜字

惡不損瘦隋張衡為煬帝跡忌出為榆林太守明年帝幸汾陽衡上謁帝ㄧㄧㄧ以為不念咎謂曰公甚肥澤宜且還郡後人言衡謗訕賜死

〔胄〕

遙遙華胄梁何昌寓為吏部尚書有姓閔求官者昌寓問君是誰後對曰子騫後昌寓掩口笑曰ㄧㄧㄧㄧ

氣高致遠歸之於胄隋虞世基傳煬帝自東都還長安賜天下大酺為五言詩詔群臣詩成者奏之帝覽著作郎王胄詩而善之曰ㄧㄧㄧㄧㄧㄧ詞清理潤其在世基意密理新推庾自直過此者未可以言詩也

五十候

【侯】聽者事之侯 史記韓信傳蒯通曰｜｜也計者事之機也 遠斥候 漢李廣見識字後漢耿秉為將常自被甲在前休止不結營部然｜｜｜明要誓有警軍陳立成士卒樂為死

東南一尉西北一侯 漢揚雄解嘲曰令大漢｜｜｜｜｜｜｜｜

十里一置五里一侯 後漢和帝紀舊南海獻龍眼荔支奔騰險阻死者繼路時臨武長唐羌上書陳狀帝勅太官勿復受獻由是遂者馬注羌字伯游汝南人既上書帝從之章報棄官還家不應徵召

【后】終身不覲君王后 史記齊湣王死其子法章變姓名為莒太史敫家庸敫女奇其狀貌與私通法章後立為襄王立女為君王后敫曰女不取媒因自嫁非吾種也汙吾世｜｜｜｜｜｜后賢不以不覲故失人子之禮

諫探籌立后 後漢胡廣為尚書僕射順帝欲立后貴人有寵者四人議欲探籌以神定選廣諫乃止

兩婦預爭為皇后 魏武下令曰袁術僭號於九江下皆稱臣｜｜｜｜｜｜｜志計已定或勸術遂即帝位術曰曹公尚在未可也云云

哉

若作天子卿定不堪為皇后 隋楊素為御史大夫時妻鄭性妬悍素忿之曰

｜｜｜｜｜｜｜｜｜｜｜｜鄭氏奏之坐免官自古豈有禿瘡天子跛脚

皇后五代楊光遠爲人病禿折臂不通文字然有辯智長于吏事晉出帝時自平盧節度舉兵反敗

誅光遠既病禿而妻又跛其足人爲之語曰｜｜｜｜｜｜｜｜｜｜｜邪相溥以爲笑

〔冦〕借冦後漢冦恂見年字蕭條萬里野無遺冦後漢竇憲令班固作燕山

銘｜｜｜｜｜｜｜｜動足遇掠開目覩冦晉劉琨在并州上疏曰自涉州境白

骨横野｜｜｜｜｜｜｜｜

〔茂〕出爵不待廉茂漢梅福曰孝武皇帝好忠諫說至言｜｜｜｜｜｜慶賜不須顯功

漢家得賢于此爲盛天下俊秀王叔茂後漢黨錮傳見禮字以官易富鄧

元茂魏鄧颺字元茂曹爽引爲尚書爲人好貨許藏艾以顯官之以艾妾與颺故京師語曰｜｜｜

｜｜｜｜松栢之姿經霜猶茂晉顧悅之見零字

〔漱〕流非可枕石非可漱晉孫楚見群字

【唉】爾如狗耳爲人所唉 後魏宋弁與李冲有憾而與李彪交雅相知重及彪之抗冲冲謂彪曰｜｜｜｜｜｜｜｜

【奏】爲疑奏 漢兒寬爲廷尉卒史時張湯爲廷尉盡用文史法律之吏寬以儒生在其間見謂不習事不署曹爲從史會廷尉有疑奏已再見卻矣掾史莫知所爲寬爲言其意掾史因使爲奏奏成讀之皆服以白廷尉湯上寬所作奏即時得可異日上問湯曰前奏非俗吏所及誰爲之者湯言兒寬上曰吾聞之久矣湯由是鄉學以湯爲奏讞掾 受人金錢作章奏 漢陳湯爲大將軍王鳳從事中郎莫府事一決於湯湯明法律善因事爲執納說多從常｜｜｜｜｜｜｜卒以此敗 欲求封過張伯松力戰鬬不如巧爲奏 漢王莽居攝安衆侯劉崇與相張紹謀恐危劉氏師宗族百餘人攻宛不得入而敗張紹者張竦從兄也竦與崇族父劉嘉詣闕自歸莽赦不罪竦因爲嘉作奏稱莽功德莽封加爲師禮侯竦爲淑德侯長安爲之諺曰｜｜｜｜｜｜｜｜｜｜｜｜｜｜｜伯松張竦字也 反支日受章奏 後漢王符傳見支字 常畜好刀筆

及版奏魏張既馮翊人爲郡小吏家富而門寒念無以自達｜｜｜｜｜｜｜｜諸大吏有之者輙給與之由是見識

聞君善吹笛試爲我一奏晉桓伊字叔夏爲右將軍善音樂爲江左第一有蔡邕柯亭笛常自吹之王徽之召赴京師泊舟青溪側素不與之相識伊於岸上過船中客稱伊小字曰此桓野王也徽之便令人謂曰｜｜｜｜｜｜｜｜伊時已貴顯素聞徽之名便下車踞胡牀爲作三調弄畢便上車去客主不交一言

初得鼓吹羞使奏齊張敬兒見對字

疾甚悉焚章奏唐馬周爲中書令疾甚取所上章奏悉焚之曰管晏暴君之惡取身後名吾不爲也

任瓌卒怨有司對仗白奏唐任瓌爲通州都督卒有司以在外對仗白奏太宗怒曰昔杜如晦朕不能事者數日令瓌喪所司不以狀奏豈朕意乎有如朕子弟不幸死當此奏耶自是大臣喪不對仗奏

能辨令狐楚爲太原奏唐令狐楚在太原掌書記李說嚴綬鄭儋繼爲帥德宗每省太原奏能辨楚所爲數稱之

李實倩爲奏唐蕭祐見蒙字

【鬬】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鬬史記商君見貫字家自為怒人自為鬬史記張耳陳餘說趙辭廉藺爭如兩虎共鬬史記藺相如傳見交字兩虎食牛甘必鬬史記陳軫見虎字道遠險狹猶兩鼠穴中鬬史記趙奢見勝字諸生寧能鬬漢叔孫通見貴字擅長卿為沐猴與狗鬬漢蓋寬饒見狂字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鬬後漢冦恂字子翼為潁川太守時執金吾賈復在汝南部將殺人於潁川恂捕得繫獄時軍營犯法率多相容恂乃戮之于市復以為恥還過潁川謂左右曰今見冦恂必手刃之恂知其謀不欲與相見勑屬縣盛供具儲酒醪執金吾軍入界一人兼二人之饌恂乃出迎于道稱疾而還賈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以狀聞光武乃徵恂恂至引見時賈復先在坐欲起相避帝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今日朕分之于是並坐極歡遂共車出結友而去伏不鬬後漢伏湛字惠公琅邪東武人九世祖勝字子賤所謂濟南伏生者也自伏生後世傳經學清靜無競故東州號為丨丨丨不喜合鬬但喜解

鬭後漢呂布在徐州時袁術遣紀靈等攻劉備備求救于布布馳赴之屯沛城外遣人召備并請靈等共飲布謂靈曰元德布弟也爲諸君所困故來救之布｜｜｜｜｜｜｜｜耳乃令植戟于營門布彎弓曰諸君觀布射戟小支中者當解兵不中可令決鬭布一發正中戟支靈等皆驚曰將軍天威也各罷去

尅期與鄉佐鬭後漢周黨游學長安初鄉佐嘗辱黨後讀春秋聞復讎之義輟講還廣武｜｜｜｜｜｜爲鄉佐所湯困頓鄉佐服其義輿歸養之自此勑身修志後著隱操

社中木上有鳩鬭後漢楊由蜀郡習風雲占候嘗從人飲勑御者酒若三行便宜嚴駕既而趣去後主人舍有鬭相殺者人問何以知之由曰向｜｜｜｜｜｜｜此兵賊之象也

柏孝長負楯鬭魏杜襲傳見習字

占安平太守舍鳥與鷰鬭魏管輅見筆字

占失妻令牽擔豚人共鬭魏管輅有人失妻輅爲卜令明旦於東陽城門同擔豚人牽與共鬭如其言豚逸走入人舍即共追之豚突破主人甕婦從甕中出

卿等誰能忍饑鬭晉陶侃爲龍驤將軍武昌太守擊賊杜弢賊退保冷口侃謂諸將曰賊必步向武昌吾宜還城晝夜三日可至

｜｜｜｜｜｜｜邪部將吳奇曰要欲忍饑十日晝當擊賊夜分捕魚足以相濟侃曰卿建將也戰果增兵向武昌侃逆擊大破之君名壯勇何不出鬬君若健將何不入鬬晉毛寶字碩真為廬江太守從溫嶠陶侃征蘇峻峻將匡術以苑城降侃使寶守賊遣韓晃攻之寶登城射殺數十人晃問君是毛廬江邪寶曰是晃曰｜｜｜｜｜｜｜｜寶曰｜｜｜｜｜｜｜｜晃笑而退聞牀下蟻動謂之牛鬬晉殷仲堪父見日字吐谷渾去弟以弟怒馬鬬晉吐谷渾見歌字鳳埭吏録鬬宋郭原平見平字與旣陽縣吏鬬齊王欽則嘗｜｜｜｜｜｜曰我若得旣陽當鞭汝小吏背吏唾其面曰汝得旣陽縣我亦司徒公矣及後為令遇此吏甚厚曰汝何時得司徒公邪黃黑蟻陣鬬北齊神武紀自東西魏交兵鄴下每先有｜｜｜｜｜占者以為黃者東魏戎衣色黑者西魏戎衣色人間以此候勝負武定四年神武將西伐是時黃蟻盡死神武圍玉壁五旬不拔死者七萬人已而有疾班師尋薨江南牛象鬬北齊邢昕傳見南字能與霹靂鬬北齊薛孤延從神武閱馬於北牧道

逆暴雨大雷電地火燒浮圖神武令延視之延按稍直大呼繞浮圖走火遂滅延還髯及馬鬛尾皆焦神武歎其勇決曰延乃｜｜｜｜

爲獮猴與狗鬬北齊魏收以文章顯而輕疾好作舞文宣末數於東山與諸優｜｜｜｜｜帝罷抑之

毋與鵶兒鬬唐高仁厚將蜀兵數敗黃巢軍賊號蜀兵爲鵶兒每戰輒戒曰｜｜｜｜｜｜

須爾肉以飽吾軍請肥者出鬬唐李罕之傳見處字

醉與虎鬬唐鍾傳見狀字

妻勸異居易置庭樹鳥雛令鬬唐邢君良見雛字

【豆】

食須賈以筵豆史記范雎見祿字

種一頃豆漢楊惲見勞字

羹芋飯豆漢翟方進見戚字

一斤黃金易五升豆後漢馮異傳見池字

雖在軍旅不忘俎豆後漢祭遵見壺字

遵以素木瓠葉爲俎豆後漢劉昆見首字

筭小豆吳趙達善治｜取｜｜數斗擿之席上立處其數驗之果信

駑馬戀短豆晉宣帝爲魏太傅舉兵發曹爽大司農桓範出赴爽將濟言于帝曰智囊往矣帝曰爽與範內

跡而智不及｜｜｜｜必不能用也已而果然驚豆魏志作栰豆繞主人宅散小豆

晉郭璞避地至廬江愛主人婢無由而得乃取小豆三斗繞主人宅散之主人晨見赤衣人數千圍其家就視則滅甚惡之請璞為卦璞曰君家不宜畜此婢可于東南二十里賣之慎勿爭價璞陰令人賤買此婢復為符投井中數千赤衣人皆反縛自投于井主人大悅璞攜婢去

劉景升牛噉十倍芻豆晉桓溫見責字破雞視粟豆齊傅炎見聖字有蟲集身如烏豆齊王敬則見自字供腐米臭魚莝豆後魏盧昶使齊孝文南詩酈明酤遇之｜｜｜｜｜昶大怖淚汗橫流使還孝文責之罷黜至日妻為親表設豆餅恕減馬豆北齊庫狄伏連見藥字為宋璟設食數杯菜兩器蒸豆唐盧懷慎見障字粮盡擷豋魯刀切野豆也豆唐夏侯端招諭關東會竃汗二州已降王世充道塞｜｜｜｜｜以食持節卧起終日無聲而飲三品芻豆唐李林甫為相以語動諫官曰君等獨不見立仗馬乎｜｜｜｜｜｜｜一鳴則黜之矣雖欲不鳴得｜

手由是爭路絕諫天子遣宮人自肩麥豆五代李茂貞傳見磨字

〔竇〕本問豪强如馬竇後漢周紆見傭字脫衣露頭窺狗竇晉光逸見祖字進食從竇唐高宗王后見阮字襲兗州入從竇五代梁劉鄩見油字

〔漏〕夜雨泣屋漏吳孟仁初爲驃騎營軍吏旣不得志又夜雨屋漏因起涕泣以謝其母母曰但當勉之何足泣也後位至三公聞山中有清聲傳漏齊武帝見響字恐濕書以被遮屋漏齊虞龢見濕字作馬上刻漏隋耿信善天文筭術有巧思丨世稱其妙以尾爲之當不漏唐谷那律爲宏文學士從太宗獵遇雨沾漬因問油衣若何而無漏律曰丨丨丨丨丨丨帝悅其直

〔陋〕領軍不肯補隊主以其形陋宋沈攸之見大字斷髮文身其風陋齊劉𢮦見鄙字徐勉不用爲尚書郎以其形陋梁周宏正見相字蓬陋唐史敬奉見帶字

〔耨〕負楯以耕屬韄以耨 晉劉琨見塲字

五十一幼

〔幼〕荀非闘力何患童幼 後魏陸琇年九歲其父建平王馛有傳爵之意謂曰我年已老屬汝冲幼詎堪爲陸氏宗首乎琇曰｜｜｜｜｜｜｜｜馛奇之後襲爵

〔謬〕就人借書必手刊其謬 晉齊王攸｜｜｜｜｜｜｜｜｜然後反之 君研尋左氏豈求服杜謬 北齊張曜見論字 至忠但晚謬 唐蕭至忠見忠字

五十二沁獨用

〔枕〕石非可漱流非可枕 晉孫楚見群字 雖復並坐可横政恐陋巷無枕 梁劉之遴見守字

〔任〕大車不較不能載其常任 史記齊騶忌見五字 陳平難獨任

漢高祖見餘字以不善識故不能任後漢鄧禹見識字當處治中別駕之任蜀龐統見才字文按小才乃居伐國大任晉秦秀素輕鄙賈充伐吳之役聞其爲大都督謂所親曰充｜｜｜｜｜｜｜吾將哭以送師或止之曰昔蹇叔知秦軍必敗故哭送其子今吳有自亡之形子之哭也既爲不智且不赦之罪秀乃止陛下若能任臣當聽臣自任晉馬隆爲司馬督時羌戎攻沒河西武帝臨朝而歎隆進曰臣能平之帝問方畧隆曰｜｜｜｜｜｜｜｜｜｜云云餘見石字俟天下太平然後議其任晉庾翼見闇字見其使才雖履屐間亦當其任晉謝元字幼度爲南郡相時苻堅強盛邊境屢被侵寇朝廷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叔父安以元應舉中書郎郗超素與元不平聞而歎曰安違衆舉親明也元必不負舉才也時以爲不然超曰吾與元共在桓公府｜｜｜｜｜｜｜｜｜｜｜所以知之豈可以白面年少猥當此任晉何充執政庾翼臨終表以後任委息爰之充曰荆楚國之西門｜｜｜｜｜｜｜｜｜｜哉

〔讖〕**臣不讀讖**後漢桓譚字君山徧習五經皆訓詁大義不爲章句簡易不修威儀世祖時爲議郎給事中帝信讖多以決定嫌疑譚上疏曰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以詿誤人主臣聞陛下窮折方士黃白之術甚爲明矣而乃聽納讖記又何誤也帝省奏不悅後有詔會議靈臺所處帝謂譚曰吾欲以讖決之何如譚默然良久曰｜｜｜｜帝問其故譚復極言讖之非經帝大怒曰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得解出爲六安郡丞意忽忽不樂道病卒**臣不爲讖**後漢鄭興字少贛光武時爲大中大夫帝問興郊祀事曰吾欲以讖斷之何如興曰｜｜｜｜帝怒曰卿之不爲讖非之邪興惶恐曰臣於書有所未讀而無所非也帝意乃解興數言政事依經守義文章溫雅以不善讖故不能任**曇無讖**北史沮渠蒙遜王北凉有罽賓沙門曇無讖能令婦人多子與鄯善王妹通發覺奔凉州蒙遜罷之號聖人曇無讖以男女交接術教蒙遜諸女子婦魏太武聞其術召之蒙遜不遣遂｜｜｜｜太武後滅凉讖李順傳作讖**盧鉉挾讖**唐吉溫傳李林甫惡楊慎矜飛書言圖讖事委溫以獄逮捕楊氏親屬賓客會史敬忠自欵慎矜以左證具欲自誣而讖不得御史

丨丨丨索其家丨丨丨以入于是愼孫兄弟皆死

【鴆】能多少飮鴆魏太祖習啖野葛至一尺丨丨丨丨丨詔復夫人將引鴆魏鍾繇見禁字鞭王饒獻鴆晉穆帝見烏字遺王愷雛鴆晉石崇見雛字

【禁】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史記韓非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握手無罰目眙不禁史記淳于髡見醉字我多陰謀道家之所禁漢陳平封曲逆侯傳子至曾孫坐事國除始平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吾世即廢亦已矣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其後曽孫掌以衛氏親戚貴願得復封然終不得鹵卒犯之無以禁漢李廣見識字抆拭尚方禁漢朱博爲左馮翊多武譎網絡張設少愛利敢誅殺然亦縱舍時有大賞長陵大姓尚方禁少時嘗盜人妻見斫創著其頰府功曹受賂白除禁調守尉博聞知以它事召見視其面果有瘢博問是何等創也禁自知情得叩頭服狀博笑曰大丈夫固時有是馮翊欲洒卿耻抆拭用禁能自効不禁且喜且懼曰必死博恩勑禁毋得泄語有便宜輒記言禁晨夜發起部中盜賊及它伏

姦有功劾博擢禁連守縣令久之召見功曹閒問數責以禁等事與筆札使自記積受取一錢以上無得有所匿欺謾半言斷頭矣功曹惶怖具疏姦贓大小不敢隱博知其對以實乃令就席受敕自改投刀使削所記遣出就職功曹後常戰栗不敢蹉跌博遂成就之

民搖手觸禁 漢食貨志王莽時｜｜｜｜｜不得耕桑

川瀆並決莫之敢塞游獖蹂稼而莫之禁 後漢朱穆傳注載穆絕交論語

故犯妖禁 後漢郭鎮傳趙興見死字

高陵畫關羽龐德以激于禁 魏于禁見德字

無刃之物無毒之蟲不可禁 吳賀齊見梧字

頭可斷舌不可禁 唐柳渾與張延賞爲相延賞嫉渾守正遣親厚謂曰明公舊德第慎言于朝則位可久渾曰爲吾謝張公渾｜｜｜｜｜｜

【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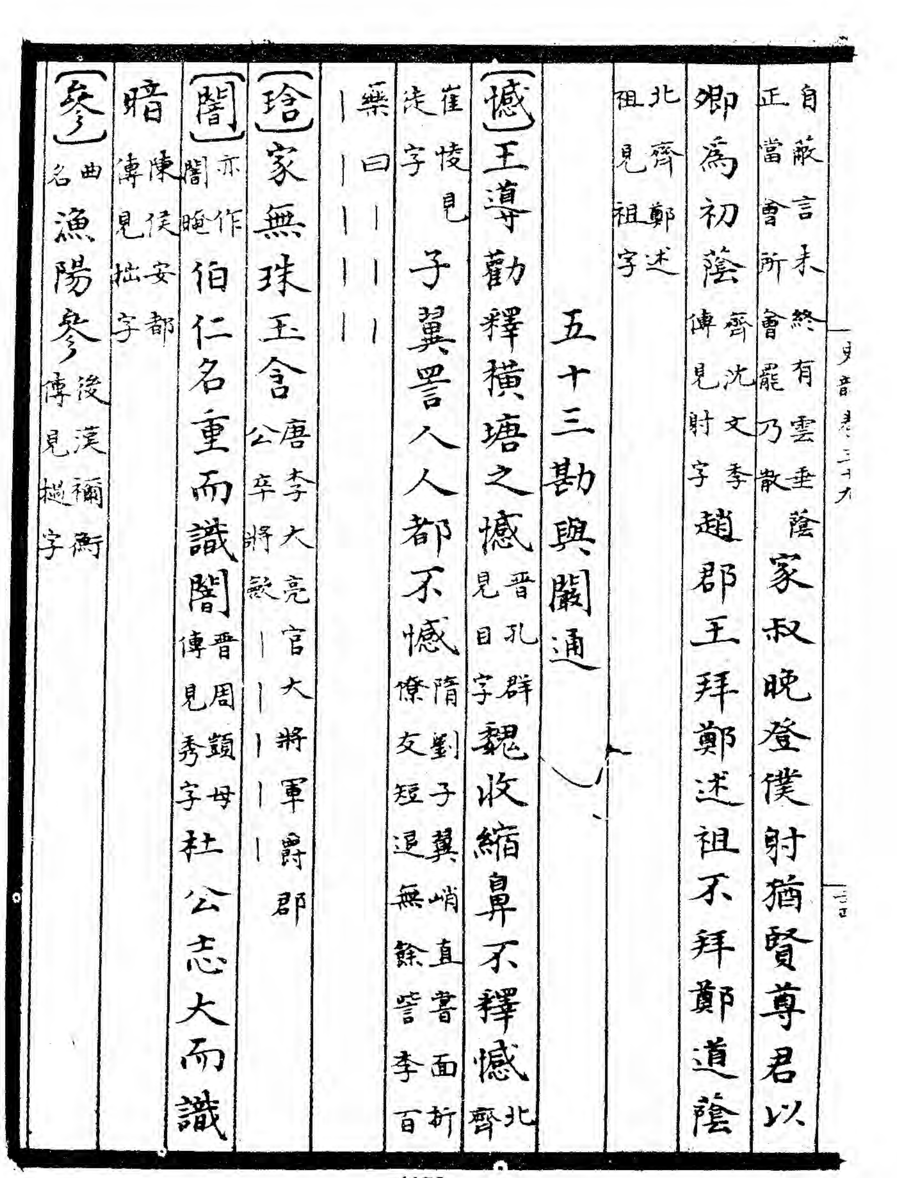
詔復夫人餐椒致噤 魏鍾繇見椒字

【蔭】

十餘年依宿樹蔭 後漢范冉見燕字

喜樹木交蔭 宋陶潛見卧字

會所有雲垂蔭 齊武帝高帝長子也宋世起義討戴凱之大饗士是日大熱令各折刜枝


自蔽言未終有雲垂蔭正當會所會罷乃散家叔晚登僕射猶賢尊君以卿爲初蔭齊沈文季傳見射字趙郡王拜鄭述祖不拜鄭道蔭北齊鄭述祖見祖字

五十三勘與闞通

〔憾〕王導勸釋横塘之憾晉孔群見目字魏收縮鼻不釋憾北齊崔㥄見浅字子翼詈人人都不憾隋劉子翼峭直書面折僚友短退無餘言李百藥曰|||||

〔琀〕家無珠玉含唐李大亮官大將軍爵郡公卒將斂||||

〔闇〕亦作闇晻伯仁名重而識闇晉周顗母傳見秀字杜公志大而識暗陳侯安都傳見拙字

〔㕘〕曲名漁陽參後漢禰衡傳見撾字

五十四闞

啗單雄信死割股肉以啗唐李勣見二字以餅拭手徐啗唐宇文士及見手字

濫奉高之器譬諸汎濫後漢黃憲傳見來字

纜勑船人更增舸纜吳甘寧見兒字曳繡爲帆云何未有錦纜唐杜亞見沼字

五十五豔與㯏釅通

豔推泗州刺史文表華豔隋李諤傳開皇四年普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其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馬幼之文表華豔文帝詔付所司推罪

厭語數日不厭史記商君見席字乞身幸未厭唐蕭嵩乞骸骨元宗曰朕未厭卿何庸去乎嵩曰臣待罪宰相爵位既極幸陛下未厭臣得以乞身有如厭臣首領且不保又安得自

遂帝以其言切許之語王霸衮衮不厭唐高適尚節義｜｜｜｜｜｜遭時多難以功名自許而言浮其術不爲搢紳所推黑山天井功所酬已厭唐石雄破烏介可汗平澤潞素爲李德裕識拔自鳳翔節度代歸會德裕罷白敏中猥曰｜｜｜｜｜｜｜｜｜拜神武統軍雄怏怏卒

塹兔勃海太守歸築塹後漢周紆見給字長江天塹陳孔範爲都官尚書自以文武才能舉朝莫及將帥微過即白後主奪其兵以配文吏隋師將濟江群臣請爲防備範奏曰｜｜｜｜古來阻隔敵軍豈能飛渡臣自恨位卑敵若能來定作太尉公矣或妄言北軍馬死範曰此是我馬何因死去後主笑以爲然尋隋後主入長安隋文暴其過惡流之遠裔禦地道掘長塹後周韋孝寬守王壁齊神武鑿地道攻之李寬掘長塹積柴貯火敵人在地道內者以皮鞲吹之火氣一衝即灼爛方戰賊爲我實塹唐荔非元禮從李光弼拒史思明於河陽中潬元禮守羊馬城賊鏖兵八道並進光弼諭元禮曰視賊過兵不顧何也元禮曰公欲守邪戰邪光弼曰戰曰｜

——曰吾慮不及此——復何輕光弼之遂敗賊

〔歛〕頭會箕歛漢張耳陳餘說趙豪傑辭注曰秦吏晚到其家人頭數出穀以箕歛之

節更重歛唐鍾傳見彖字

〔殮〕甄后死不獲大歛魏文郭后傳見口字金蟬質絹乃得殮北齊李元忠見綃字爲相卒尸不能殮五代姚顗見數字

五十六㮇

〔店〕敎令買皂莢掃帚於宅後小店宋劉休妻見帚字卜人失馬令買魚東壁門南第三店隋楊伯醜見瞻字

〔念〕燕居深念漢陸賈傳生揣我何念同上令取往物後取令物如此循環豈可熟念晉宜都王鑒高帝子也鎭姑熟時有發桓溫女墓得金銀器甚多條以啓聞敕以物賜之鑒曰——————————吏長史自往修

下缺

廷定禍亂直須長槍大劍五代漢史宏肇見辛字板橋王氏劍五代馮暉晉時爲靈武節度得夷落心漢末夷落大爲邊患復以暉爲節度行至梅戍藩夷稍稍來謁暉顧首領指其佩劍曰此｜｜｜｜耶吾聞王氏劍以天下利器俯而取諸腰間若將戲之因擊殺首領以言喻諸旋以瓜置尚王樓項試劍五代南漢劉晟見項字逆不敢動

五十八陷與鑑梵通

五十九鑑

〔鑑〕此丞相天緣明鑒北齊祖珽爲神武倉曹參軍請粮之際令典籤陸子先宣教出倉粟十車爲寮官捉送神武親問之珽自言不署歸罪子先神武信而釋之出而言曰｜｜｜｜｜｜｜然實珽所爲太宗常保三鑑唐魏徵見亡字既孤不復視鑑唐韓皐貌類父滉｜｜｜｜｜｜｜

〔監〕將軍尚不知人何乃家監史記田仁任安俱爲衛將軍舍人二人家貧無

錢與將軍家監家監使養惡齧馬兩人竊言曰不知人哉家監也任安曰｜｜｜｜｜｜｜｜｜也衞將軍過平陽主主家令兩人與騎奴同席而食此二子拔刀列斷席別坐主家皆怪而惡之又見繡字

淳于衍夫令求安池監 漢宣許后見生字

我已三爲中書監 北齊陽休之見授字

酒醒寢中書監 北齊魏收文宣在宴席口敕以爲中書監命中書郎李愔於樹下造詔愔以收一代盛才難於率爾久而未訖比成帝已酒醒不重言愔仍不奏事竟寢

舉山南以歸唯蒙屯監 唐蘇世長見直字

自稱秘書外監 唐賀知章晚年縱誕｜｜｜｜｜｜

回溪先生史韻去聲卷第三十九終

回溪錢諷正初編集

一十二昔

腊 欲化不得鬱爲枯腊 漢揚王孫曰鬼之爲言歸也其尸塊然獨處豈有知哉裹以幣帛鬲以棺槨支體絡束口含玉石｜｜｜｜｜｜｜千載之後棺槨朽腐迺得歸土就其真宅由是言之焉用久哉

惜 雞肋食之則無所得棄之則如可惜 後漢揚修爲丞相曹操主簿操平漢中欲因討劉備而不得進欲守之則難爲功操出教曰雞肋外曹莫能曉修曰夫｜｜｜｜｜｜｜｜｜｜｜｜｜｜公歸計決矣乃令外白稍嚴操於此回師修又嘗出行籌操有問外事乃逆爲記答物守舍兒若有令出依次通之既而果然如是者三操怪其速何廉之知狀於此忌修且以袁氏之甥慮爲後患因事殺之

老物不足惜 晉宣帝張后見憎以手撫牀曰此座

可惜晉衛瓘字伯玉武帝時爲司空以太子不能親政事每欲陳啓發之而未敢發後會陵雲臺瓘託醉因跪帝牀帝曰臣欲有所啓帝曰公所言何邪瓘欲言而止者三｜｜｜｜｜｜｜帝意悟因謬曰公真大醉邪瓘於此不復言

池魚復何足惜晉王承字安期爲東海太守小吏盜池中魚綱紀推之承曰文王之囿與衆共之｜｜｜｜｜｜邪有犯夜者承問其故答曰從師受書不覺日暮承曰鞭撻寗越以立威名非政化之原送還家

推女示之曰此而可責亦當不惜晉孟昶妻周氏見色字

江僧安癡人癡人自相惜宋江智深太子中庶子僧安子也孝武時爲吏部郎上每酣宴輙詆羣臣并使相嘲訐帝嘗使王僧朗戲其子景文智深正色曰恐不宜有此戲上怒曰｜｜｜｜｜｜｜｜｜智深伏地流涕

朝廷惜卿卿宜自惜陳姚察累居父母憂兼齋素日久後主見其柴瘠謂曰｜｜｜｜｜｜｜｜可停持長齋

崔司徒可惜後魏太武帝見哀字

如唐儉輩何足惜唐李靖突厥頡利欲內附太宗詔靖迎之又遣唐儉慰撫靖謂張公謹曰詔使到鹵必自安若襲之必得所欲公謹曰行人在

彼柰何靖曰機不可失｜｜｜｜｜｜｜哉 韓愈可惜 唐韓愈爲兵部侍郎時鎮州殺田宏正立王廷湊詔愈宣撫衆危之元稹言｜｜｜｜穆宗亦悔詔度事宜無必入愈入延湊聽命｜｜｜ 生不逢時死爲足惜 唐温璋爲京兆尹同昌公主薨懿宗誅醫無狀者繫親屬三百人璋極諫貶振州司馬歎曰｜｜｜｜｜｜｜｜仰藥死

【舄】孝文足履革舄 漢東方朔見帷字 鳧舄 後漢王喬顯宗時爲葉令有神術每朔望常自縣詣臺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鳧從東南飛來於是候鳧至舉羅張之但得一隻舄詔尚方識視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每當朝葉門下鼓不擊自鳴聞於京師後天下玉棺於堂前吏人推排不動喬曰天帝獨召我邪沐浴服飾寢其中蓋便立覆宿昔葬於城東上自成墳其夕縣中牛皆流汗喘乏人無知者百姓立廟號葉君祠 遺鈿墮舄 唐楊貴妃見花字

【刺】食雞子以筯刺 晉王述字文長見子字 斫斫刺刺 晉楊駿字文長武悼后父也惠

帝時爲太傅輔政駿徵高士孫登遺以布被登截被於門大呼曰|||又溫縣狂人造書曰光光文長大戰爲墻毒藥雖行戟還自滿及駿居內府以戟爲衛焉及賈后誣駿反以兵攻駿府駿逃于馬廐以戟殺之其言果驗

大丈夫除賊須右手拔刀左手把矟直斫直刺 後周耿豪從周文戰芒山謂所部曰||||||||||||||||慎莫畏死|遂大呼直入咸謂豪死俄奮刀而還曰吾豈樂殺人但壯士除賊不得爾若不能殺賊又不爲人所傷何異遂坐人也

吾肉非黃羊不畏其食血非野馬不畏其刺 唐張說爲天兵軍大使時王晙誅河曲降鹵九姓等皆疑懼說輕騎詣其部慰安之副使以鹵難信不宜涉不測說曰||||||||||||||||士當見危致命亦吾效死秋也

【脊】折天下之脊 史記張儀說楚王曰秦主嚴以明將智以武雖無出甲席卷常山之險必||||||

虎脊 漢天馬歌見兕字

登三臺脊 北齊文宣耽酒淫暴三臺高二十七丈工匠危怯皆繫繩自防帝登脊疾走時復雅舞折旋中節見者寒心

【積】夢金玉之積史記趙孝成王見山字襞積漢司馬相如子虛賦曰｜｜褰縐鬱
橈谿谷注曰今之裙襵言｜｜文理隨身所著或褰縐屈曲如谿谷襞音壁內茀鬱憂哀
積漢廣川王見聊字士卒死傷如積漢司馬遷見血字得白魚於茅
積晉張華見鮓字始至軍無百日之糧季年有十年之積晉羊
祜都督荊州｜｜｜｜｜｜｜｜｜｜｜｜｜｜蘆生不止自成積晉五行志見荻
字官家養蘆化成荻蘆生不止自成積晉五行志義熙初謠曰｜
｜｜｜｜｜｜｜｜｜｜｜｜｜其時官養盧循寵以金紫而循舉兵內伐遂成讎敵及循之敗斬伐其
黨如草木成積也夢得鹿皮一積梁吉士瞻見祿字一榻置笏猶重
積唐崔琳見笏字謀亂約夜焚槀積唐段秀實爲邠寧留後別將王童之｜｜｜聞
警鼓而縱秀實知之因延數刻盡四鼓而曙明日有告者曰｜｜｜救火則亂夜中果火發秀實令曰
敢救者斬明日捕斬之和哥乞錢可與錢一積五代唐宦者張承業莊宗爲晉

王時委以軍國之事莊宗於太原須錢蒱博賞賜伶人承業主藏錢不可得莊宗置酒庫中使子繼岌爲承業起舞因指錢積呼繼岌小字曰｜｜｜｜｜｜｜｜｜承業曰國家錢非臣所得私莊宗以語侵之顧元行欽曰取劔來承業泣曰爲王惜庫錢而死死不愧於先王矣太后聞之召莊宗莊宗聞召甚懼太后使謝承業曰小兒忤公已笞之矣

【磧】乘霧行磧 唐蘇定方見行字 徑莫賀延磧 唐裴行儉伐十姓｜｜｜｜風礫晝冥導者迷將士飢乏行儉止營致祭俄而雲徹風恬行數百步水草豐羨後來者莫知其處衆以方漢貳師 庸能終老沙磧 唐沙陀李國昌爲振武節度以其子克用殺雲州防禦使段文楚得罪于朝舉宗奔□□其首長欲圖之克用得其計因豪桀大會騎射百步外射芒木葉無不中部人大驚即倡言今黃巢爲中原患一日天子赦我願與公等南向定天下｜｜｜｜｜｜｜哉□□知不留乃止

【迹】跡蹟同 見大人迹 漢郊祀志見公字 唯恐人知其吏迹 漢直不疑

見金字請以頸血汙君馬跡宋張暢爲孝武安北長史隨鎮彭城魏太武南征文帝遣太尉江夏王義恭同鎮義恭欲棄城歸參軍沈慶之欲保歷城長史何勗欲自海道還都暢曰今軍食未窘豈有捨萬安之術就危亡之道若此計必用||||||||孝武曰長史言不可異也

蹋壁橫得七跡梁羊侃見尋字

曲隄雖險賊何益但有宋公自屏跡後魏宋世良見隄字

自反爲跡北齊廢帝見反字

抽攻城木造橋觀晉州聖人跡北齊後主爲淑妃字小憐周師取晉州帝至攻之城陷將士欲入帝敕且上召淑妃共觀之妃粧點不獲時至周人以木拒塞城遂不下俗傳晉州城西石上有聖人跡妃欲觀之帝||||||與妃度橋橋壞乃還

唯論才具何如豈必勤勤筆迹北齊彭城王浟見公字正史云豈必勤誇筆迹

刻地不滅血跡北齊斛律光見語字

僞作牛道恒書又爲落燼燒迹後周韋孝寬爲南兗州刺史時北齊揚州刺史牛道恒扇誘邊人孝寬患之乃令善學書者僞作道恒與孝寬書論歸款意又爲落燼燒迹若火下書者

還令送於敵營故其經略皆不見用題詩清水亭長幼皆就讀曰此是申使君手迹後周申徽見像字

不能著形迹唐魏徵爲尚書左丞有毀徵阿黨親戚者太宗使溫彥博按訊非是彥博曰徵爲人臣｜｜｜｜｜｜遠嫌疑是宜責也帝謂彥博卿行讓徵徵謝曰君臣同心是謂一體豈有置至公事形迹上下共由茲路邦之興喪未可知也帝悟

文人巧工自謂已長若使達者大匠詆訶商略則見蕪辭

拙迹唐吳兢傳見壁字

穆宗嘗於佛廟見其筆蹟唐柳公權自夏州書記入奏｜｜曰朕｜｜｜｜卿筆迹思之久矣即拜爲侍書學士

命工於衣繡莊宗手迹五代高季興見失字

［席］不自知厀之前於席史記商鞅因景監見秦孝公語事公時時睡不聽罷公怒景監曰子客妄人耳景監以讓鞅鞅曰吾說以帝道其志不開悟矣後復求見孝公益愈然未中旨而罷鞅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後復求見孝公善之而未用也鞅曰吾說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鞅復

見公與語不自知鄰之前於席也語數日不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驩之甚也曰吾以彊國之術說君然亦難比德於殷周矣

天崩地坼天子下席史記魯仲連傳梁使新垣衍於趙欲帝秦仲連曰梁未覩秦稱帝之害耳昔齊威王嘗為仁義而朝周居歲餘周烈王崩齊後往周赴於齊曰｜｜｜｜｜｜｜｜東藩之臣田齊後至則斮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云云

拔刀斷騎奴席史記任安田仁見監字

平原君側行撤席史記鄒行見犨字

連四海之外以為席漢東方朔客難

三月不同席漢淮南王安生子遷為太子孝武時取皇太后外孫脩成君女為太子妃王謀反恐太子妃知而內泄廼與太子謀令詐不愛｜｜｜｜｜王陽怒太子閉使與妃同內終不近妃求去王乃上書謝歸之

夜半前席漢賈誼為長沙王太傅文帝思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因感鬼神之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文帝｜｜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

為壽獨故人避席餘半膝席漢竇嬰見李字

血汗王坐席

漢昌邑王賀在國時數有怪後又｜｜｜｜｜郎中令龔遂曰宮空不久妖祥數至血陰憂象也宜畏慎自省賀終不改節升前殿俛首刮席後漢更始見視字拭夫子納履

机席後漢鍾離意見箸字未死之間可相與席後漢袁尚見里字獨立

不就席後漢戴憑字次仲為郎中光武詔公卿大會皆就席憑獨立帝問其意對曰博士說經皆不如臣而坐居臣上是以不得就席帝令與諸儒難說憑多所解釋帝善之拜侍中重坐五十

餘席後漢戴憑為侍中正旦百僚畢會帝令能說經者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遂｜｜｜｜｜京師為之語曰五經不窮戴侍中免武威太守與諸生織席後漢李恂｜｜｜｜｜｜｜｜｜｜｜｜自給西縣兒曹不可與爭坐席魏李義臧

幹皆馮翊東縣人建安初詔分馮翊西數縣為左內史以東數縣為本郡義幹縣分當西屬義謂幹曰｜｜｜｜｜｜｜｜｜今當共作方牀耳黃門投鼠矢於甘蔗餳恨藏吏

不與宮中莞席吳孫亮見錫字賦犬賦弩賦席吳朱異傳見犬字毋

販履織席蜀先主見蓋字入孫皓宮無席晉王濬見坐字疑塵滿席晉簡文留心典籍不以居處爲意｜｜｜｜湛如不也唐楊綰獨處一室左右圖史｜｜｜｜澹如也悅王導作女妓設牀席晉蔡謨性方雅丞相導作女伎施設牀席謨在坐不悅去導亦不止之犬便其席晉五行志桓元初拜楚王｜｜｜｜謝混見之先改服拂席宋羊欣見欣字燒二弟東還所載綿絹紙席宋孔顗見客字人生如樹花隨風有落糞溷有墜茵席齊范縝見墮字王儉贈以蒲褥筍席齊宗測少退靜｜｜雅重之｜｜｜｜｜｜夢與褥席梁柳慶遠初其從兄世隆謂曰吾昔夢太尉以褥席見賜吾遂亞台司適又夢以吾褥席與汝汝必光我門族慶遠果開府臥則乳至席後魏昭成帝見顏字獻七寶牀象牙席後魏韓務爲鄆州刺史｜｜｜｜｜｜｜｜孝文不受奮衣坐郭瑀席後魏劉延明見壻字夢登樓賜坐席後周柳遐初在江南世父慶遠謂曰吾昔逮事伯父太尉公嘗謂吾曰我昨夢

汝登一樓甚峻麗吾以坐席與汝汝後名宦必達吾向晝寢又夢將昔時坐席還以賜汝汝之官位當復及吾宜勉勵以應嘉祥也與梁州慶遠傳事小異 整衣危坐不覺膝之前席從周蘇綽文帝夜問以治道臥而聽之綽陳帝王之道申韓之要帝起｜｜｜｜｜｜｜語遂達旦 命徹舟中藉步綵席唐穎王璬節度劍南濟江舟中以綵席藉步命徹之曰此可寢柰何踐之 門不施箔風雨至則舉席唐盧懷慎見障字 郇謨以麻總髮持竹笥葦席唐元載傳見監字 樓僑豹席唐張志和見餌字 爲宰相敗氈敝席五代李愚見館字 陳氏七百口每食設廣席五代李昇傳見食字

【瘠】堯禹九年水湯七年旱而國亡捐瘠漢食貨志見具字注曰捐謂民有飢相棄捐或謂貧乞者爲捐瘠疲病

【籍】宗室非有軍功不得爲屬籍史記商鞅定法｜｜｜｜｜｜｜｜｜｜｜

丨太后憎之除門籍漢竇嬰見讓字口語籍籍漢江都易王薨子建嗣建
女弟徵臣爲蓋侯子婦以易王喪來歸建與姦後數
使使至長安迎徵臣魯共主太后即易王母也遺徵
臣書曰國中丨丨丨慎無復至江都後建使謁者
吉請問共太后太后泣曰王前事漫漫今當自謹獨
下聞燕齊事乎吉歸致太
后語王大怒擊吉斥之誤置代籍漢孝文竇后見伍字康樂
有王籍梁王籍字文海爲詩慕謝靈運至其合作殆
無愧色人謂丨丨丨丨猶仲尼之有邱明
明之有
嚴周時人比之項籍北齊高昂馬矟絕世左右無
不一當百丨丨丨丨丨
【釋】問張黶陳釋漢張耳見緩字吾無憾心不知所釋魏孫資見
學
字
【蟄】猛虎之猶豫不如蜂蠆之致蟄史記韓信傳見蹇字
【適】問會見儀適後漢竇融爲河西大將軍光武征隗
囂融率五部太守兵與大軍會先遣
從事丨丨丨丨丨時諸將與三公交錯道中
或背使者交私語聞融問禮儀帝甚善之責天懟

令狐氏子容服甚光舉措有適（後漢太原王伯妻見則字）吾每與之言思愼宜適（蜀董厥丞相亮曰董令史）豈可以一世之存亡從足下從容之適（晉王羲之是對字）每一醉則大適（晉陶潛傳見世字）君如意人無處不可爲適（宋庾悅傳見鵝字）撫弄素琴寄酒適（宋陶潛見叢字）小子何敢無宜適（梁羊侃見兄字）魏收恃才無宜適（北齊魏收見蝶字）日思誤書更是一適（北齊邢子才有書甚多不甚讎校見人校書笑曰何愚之甚天下書至死讀不可徧焉能始復校此｜｜｜｜｜｜｜或曰世間人多不聰明思誤書何由能得子才曰若思不能得便不勞讀書）此官寔自清華但煩劇妨吾賞適（北齊陽休之爲吏部尚書典選稍久非其所好謂人曰｜｜｜｜｜｜｜｜｜｜｜｜｜｜真是樊籠矣）

【尺】罰步過六尺（史記商君見人字）得寸王之寸得尺王之尺

史記范雎曰王不如遠交而近攻｜｜｜｜｜｜｜｜｜也　城中好高結四方高一尺　後漢馬廖見廖字　祖偃自恥身不滿七尺　後漢馮勤見妻字　無北行一寸有留死一尺　後漢楊倫見寸字　啖野葛至一尺　魏武帝見葛字　眉目疏朗鬚長四尺　魏崔琰聲姿高暢｜｜｜｜｜｜｜｜甚有威重曹公敬憚之　感激蹋尺　魏劉仲始為長安市儈一為市吏所辱乃｜｜｜｜｜折之遂行學問經明行修後舉有道　荀勗律高於周玉尺　晉樂志見解字　河北土平氣均蓬蒿裁高三尺　晉陸顗見車字　教高祖為大字一字徑尺　宋劉穆之見字字　車中乃可無七尺　齊王融見騶字　無卻生一寸有前死一尺　梁臨川王宏傳見寸字　寧南死一寸豈北生一尺　後魏崔巨倫見舌字　豈謂聲名勞七尺　後魏李彪之云吾所以好讀書不求身後之名｜｜｜｜｜｜｜｜也此乃天性非為力彊　屍縮止三尺　北齊陸法和見步字　為銅斗鐵尺

隋趙煚爲冀州刺史以市多姦詐煚丨丨丨丨置於肆人便之 檜刺賊喉騰高五尺 唐哥舒翰見喉字 中和節賜大臣戚里尺 唐李泌見節字 獻銀大瓶至八尺 唐齊映爲相罷不以罪爲江西觀察使冀復進乃揞克獻貢以中帝欲初藩鎮銀大瓶正五尺李兼爲江西始獻六尺瓶至映乃八尺云 妄言大谷有木千章度皆八十尺 唐裴延齡見章字 王界尺 五代唐六臣傳趙光逢以文行知名時人稱其方直溫潤謂之丨丨丨

〔赤〕論囚渭水盡赤 史記商君見人字 鬚甚似恨赤 晉桓溫見空字 大獵壽陽山爲變赤 後魏六修桓帝長子穆帝遣救劉琨帝爲後繼劉粲走帝因丨丨丨丨丨陳閱皮肉山丨丨丨丨 血染甲裳盡赤 後周耿豪見裳字 馬周面澤赤 唐袁天綱見根字 發電赤奔虹赤 唐回鶻傳見驥字

〔斥〕公府故事有百適者斥 漢陳遵見聞字

【石】投汨羅負石 史記屈原見中字 疾居血脈用鍼石 史記扁鵲見醫字 用賢如轉石 漢劉向見山字 穀城山下黃石 漢張良大父開地父平皆相韓秦滅韓良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爲韓報仇以五世相韓故良嘗學禮淮陽東見倉海君得力士爲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至博浪沙中良與客狙擊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求賊急甚良更姓名匿下邳嘗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父老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上顧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毆之爲其老彊忍下取履因跪進父以足受之笑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期此良殊大驚因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何後也去後五日蚤會五日雞鳴往父已先在復怒曰何後也去後五日復蚤來五日良夜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爲王者師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即我也遂去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良異之常習誦後十三歲良從高帝過濟北果得｜｜｜｜｜取而寶祠之及良死并葬黃石每上冢伏臘祠黃石注狙擊音覷謂狙伺之也 泰山之霤穿石 漢枚乘見幹字 射虎中草中石 漢李

廣爲右北平太守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射之中石沒羽視之石也他日射之終不能入矣 連十
餘城任四千石 漢吾邱壽王見二字 爵祿束帛者天下之底石
漢梅福曰｜｜｜｜｜｜｜｜｜｜高祖所以厲世摩鈍也 將軍爲國柱石 漢霍光立
昌邑王王行淫亂光憂懣問所親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
選賢而立之云云 拔距投石 漢甘延壽見距字 爲官不肯過六百石
漢邴漢兄子曼容養志自修｜｜｜｜｜｜｜輒自免去其名過出於漢龔勝傳 蜀郤正字令先爲
秘書郎秘書令自在內職與宦人黃皓比屋周旋經三十年既不爲皓所愛亦不爲所憎是以官不過六
百石而免于憂患故作釋訕曰九考不移有入无出謂三載考績九考二十七年也 率三十鍾
而致一石 漢主父偃曰秦使天下轉輸北河｜｜｜｜｜｜｜｜ 率十餘鍾致
一石 漢食貨志衛青取河南地築朔方時又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餽饟｜｜｜｜｜
｜｜心如金石 後漢王常初與王鳳起兵綠林及入南郡號下江兵後與漢兵合擊殺王莽前

隊大夫甄阜屬正梁邱賜光武嘗于大會中指常謂諸將曰此家率下江諸將輔翼漢室｜｜｜｜真忠臣也是日遷漢忠將軍

作悼騷賦繫元石後漢梁竦字叔敬兄松坐誹謗下獄死竦徙九真歷江湖濟沅湘感悼子胥屈原以非辜沉身｜｜｜｜｜｜｜而沉之顯宗後詔還竦安定本郡竦閉門以經籍爲娛著書號七序班固曰孔子著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梁竦作七序而竊位素飡者慙竦生長京師不樂本土自負其才鬱鬱不得意登高遠望歎息曰大丈夫生當封侯死當廟食如其不然閑居可以食志詩書足以自娛州郡之職徒勞人耳蕭宗納竦二女爲貴人小貴人生和帝竇皇后養以爲子而竦家私相慶諸竇聞之譖殺二貴人陷竦以惡逆考死獄中家屬復徙九真

刑罰者治亂之藥石後漢崔寔見寔字

我北海孫賓石後漢趙岐字邠卿爲京兆郡曹時中常侍唐衡兄玹爲虎牙都尉郡人以進不由德輕侮之玹又數爲貶議玹後爲京兆尹果盡殺岐家屬岐逃難四方江淮海岱靡所不歷自匿姓名賣餅北海市中時孫嵩年二十餘察岐非常人呼與共載岐懼失色嵩密問曰視子非賣餅者又相問而色動不有重怨即亡命乎｜｜｜｜｜｜闔門百口勢能

相濟岐以寶告之遂以俱歸藏岐複壁中數年作尼屯歌三十三章諸唐死滅因赦乃出朽索懸萬斤石後漢費長房見上字以郡吏而交二千石魏陳矯見游字遺子孫以二千石魏高柔傳見孫字彼所求者於我瓦石吴孫權稱藩于魏文帝遣使求大貝明珠犀象瑇瑁孔雀翡翠鬬鴨長鳴雞羣臣曰荆揚二州貢有常典魏所求珍玩之物非禮也宜勿與權曰||||||耳孤何惜馬彼在諒闇之中而所求若此寧可與言禮哉具以與之將士咸怒拔刃斫石蜀姜維拒鍾會于劒閣會不能克將議還歸而鄧艾由陰平入破諸葛瞻于緜竹後主請降于艾維被後主令投戈放甲||||||渤海赫赫歐陽堅石晋歐陽建字堅石擅名北州時人爲之語曰||||||||夷甫處衆中如珠玉在瓦石晋王衍見仞字張載每行小兒擲瓦石晋潘岳傳見果字枕流漱石晋孫楚見羣字夾道累磁石晋馬隆爲司馬督時羌人陷凉州河西斷絶武帝臨朝而歎隆進曰陛下若能任臣臣能平之乃以隆爲武威太守募勇

士三千五百鼓行而西隆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鹿角車營路狹則爲木屋施于車上且戰且前或｜｜｜｜｜賊負鉄鎧行不得前隆卒悉被犀甲無所留礙賊咸以爲神與樹机能大戰斬之凉州遂平拜宣威將軍

洛中奕奕慶孫越石 晉劉輿字慶孫其弟琨字越石中山人著名當時京都爲之語曰｜｜｜｜｜｜｜

卿恒無閑泰常如含尾石 晉卞壼字望之爲尚書令裁斷切直不畏彊禦明帝深器之于諸大臣最任職阮孚謂曰｜｜｜｜｜｜｜｜｜｜｜｜不亦勞乎壼曰諸公以道德恢宏風流相尚執鄙吝者非壼而誰時王導以勳德輔政成帝每幸其第嘗拜導婦曹氏侍中孔恒密表不宜拜導聞之曰王茂宏駑痾耳若卞望之巖巖刁元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峰岠當敢爾邪

交州採磬石 晉范甯見臺字

賜七年粟百石 晉劉殷見董字

當今之材以爾爲柱石 晉陸玩見棟字

煑白石 晉鮑靚字太元年五歲語父母云本是曲陽李家兒九歲墮井死其父母訪得李氏推問皆驗靚學兼內外爲南海太守嘗行歌入海遇風飢甚取白石煑之以濟

清廉太守乃見海邊越王石 宋虞愿見

蛇字席松葉枕白石宋闞康之見帖字母病見枯桑君令泄氣在亥鎮以西南白石宋蕭嶠妻見君字東南土氣偏詖不能感動木石齊蔡仲熊見平字道士云君子孫宜以道術教世至二千石齊徐嗣伯傳見盧字到公石梁到溉爲侍中宅齋前有奇礓石長一丈六尺武帝戲與賭之并禮記一部並輸焉石即迎置華林園移石之日都城縱觀所謂丨丨丨也讀

秦望刻石梁范雲初爲齊竟陵王子良會稽主簿王剋日登秦望山雲以上有秦始皇刻石此文三句一韻人多作兩句讀之並不得韻又大篆人皆不識雲夜取史記讀令上口明日登山子良令賓僚讀之皆不識雲讀之如流子良大悅讀西陵岸取迮船石梁江革爲會稽長史將還舸艚偏欹不得安卧或請濟江從重物以迮輕艚革既無物乃于西陵岸取石十餘片以實之清貧如此

求郡以年老愛泉石梁徐摛見郡字所用弓至二十石梁羊侃見弓字令雞人投籤於階石陳文帝見籤字性非柱石後魏裴植自南入魏

為南兗州刺史桓｜｜｜｜所為無恒兗州之還也自以人門不後王肅怪朝廷處之不高表請解官隱嵩山宜武不許深以為怪忠佞易明如玉石後魏高閭見佞字為文雖無之天才但不能均調玉石後魏祖瑩見杼字遺令兒子殮以衣帢左手持板右手執孝經置尸盤石後魏隱逸馮亮卒於嵩高道場｜｜｜｜｜｜｜｜｜｜｜｜｜｜｜｜｜｜｜｜｜｜去人數里積十餘日乃焚之時甚冬驟雪烏獸飢窘而無侵毀衣服如本唯風吹帢巾又以亮舊識南方法師信大栗十枚言期之將來十地果報開亮手以置把中經宿為虫鳥盜食亦不傷肌骨焚燎之日素霧回繞自地屬天道俗異之背腫塗練石北齊馬嗣明見腫字賑貸聽用萬石遂出十五萬石北齊李元忠為光州境內儉表求｜｜｜｜｜｜｜元忠以不救其弊｜｜｜｜｜｜｜賑之朝廷嘉而不責射伏兎中草中石後周李遠見兎字母祓禊泗濱得浮磬石後周高琳見精字若子孫不能保家碑徙與人作鎮石隋秦王俊傳見碑字

雲起言而藥石唐韋[illegible]文曰外事不便可言之時兵部侍郎柳述侍雲起曰述未嘗更事特緣主壻私握兵要此不便者帝顧述曰||||||也進藥石之

言故報以藥石唐高李輔見乳字高宗自述其考曰形如死

灰心若鐵石唐唐臨見宽字賞罰者政教之藥石唐魏元忠曰|||軍國之紀綱||||流涕見省中盤石唐薛元起見制字臣言如持

水投石唐李綱見書字斯人食鐵石唐和逢堯見人字若碑頌者徒

遺人作矴石唐楊瑒在官清白吏請立石紀德瑒曰事益于人書名史氏足矣||||||

|||||耳吐蕃歲取麥積石唐哥舒翰見麥字足蹶葱嶺大石

唐李嗣業見埅字胡椒八百石唐元載見雨字命百牛倒安國碑石

唐李絳見頌字怒猊抉石唐徐浩見屛字李琢訪之命斸騙石唐李景讓

清素寡欲門無雜賓||罷浙西以同里||避不見及去||||立杜康祠於所

居東南盤石唐王績見丞字鬱林石唐陸龜蒙傳陸氏居姑蘇門有巨石遠祖績仕吳爲鬱林太守罷歸無裝舟輕不可越海取石爲重人稱其廉號｜｜｜座右置止水一石唐孔若思爲庫部郎中常曰仕宦至郎中足矣｜｜｜｜｜｜明自足意願以小人備一藥石唐元行沖見物字死即死我項豈頑奴砥石唐林蘊爲韋皐推官皐死劉闢反蘊切諫闢怒且殺之惜其直陰戒刑人抽斂摩頸脅服之蘊叱曰｜｜｜｜｜｜｜｜｜｜邪康干石唐回鶻按野古部有川曰康干河斷松枝之三年化爲石色蒼緻然節理猶在號｜｜｜求平泉醒酒石五代張全義唐莊宗時爲太師尚書令兼四鎮節度全義監軍嘗得李德裕｜｜｜｜｜德裕孫延古託全義復求之監軍忿然曰自黃巢亂後洛陽園宅無復能守豈獨平泉一石哉全義嘗在巢賊中以爲譏已大怒奏笞殺之夢吞西江沙石五代王仁裕見集字贊者更其姓名以監軍諱石五代石昂見石字

〔擲〕亦作擿董卓以手戟擲後漢呂布見戟字張載每行小兒以

尾石擲晉潘岳見果字怒祖台之以盤醆樂器擲晉王國寶見器字

會稽王於內省以紉擲晉王國寶見殿字六郎劇飲白擲北齊元文遙傳見風字

民訟以骰子擲五代董昌見直字

【射】叱樓煩射史記項羽見煩字刻木爲蔣濟日夕射魏時苗見濟字

我舉郤丞而還奏我是挽弩自射晉崔洪自尚書左丞遷吏部尚書荐郤詵代爲左丞詵後糾洪洪謂人曰｜｜｜｜｜｜｜｜｜｜｜｜｜｜｜也詵聞曰昔趙宣子任韓厥爲司馬以軍法宣子之僕宣子謂諸大夫曰可賀我矣吾選厥也任其事崔侯爲國舉才我以才見舉唯官是視各明至公何故斯言乃至此洪聞而重之

遇游騎環合規百步立表而射唐王栖曜始將兵時涉寇境｜｜｜｜｜｜｜｜｜｜｜｜｜｜｜每射射破的寇懼乃去

【盄】上不見天生何盄漢廣川王去傳見聊字甑已破矣視之何盄後漢孟敏字叔達鉅鹿人客居太原荷甑墮地不顧而去郭林宗見而問其意敏曰｜｜｜｜｜｜

丨丨林宗異之因勸令學十年知名小損當大益後漢朱雋見對字其有知我

雖吳越可親茍不相識從物何益後漢張升字彥直少好學多閱覽任情不羈常歎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讀易歎損

益後漢向長見生字買菜乎求益後漢嚴光見坐字訖太祖世官不

移財不益魏武卞后弟秉見弟字吾但恐有害不求益晉杜預在外鎮

數餉遺洛中貴要式問之預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也曲隄雖險賊何益後魏宋世

良見隄字雖日免十貪郡守亦何所益隋李文博性貞介大業初薛道衡奏

爲司隸從事房元齡謂曰比来激濁揚清多少文博厲聲曰今政源混亂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不

知忌諱如此馬君論事無一言可損益唐馬周爲中書令善敷奏動中事會

太宗曰我暫不見周輙思之岑文本曰丨丨丨丨會文切理丨丨丨丨丨丨聽之纚纚令人忘倦然火色

鳶肩騰上必速恐不能久卒年四十八一字不可益唐錢徽爲翰林學士官人梁守謙爲

院使見徽批監軍表語簡約曰｜｜｜｜｜邪衒之後罷爲太子右庶子文章李益唐李益長于詩位禮部尚書時又有太子庶子李益同在朝故世言｜｜｜以辨云

【掖】持臂也宮掖也正門旁小門也禿巾微行唐突宮掖後漢孔融見刀字不可使夫人白首與新婦子孫填宮掖唐韓滉以宰相兼江淮轉運使時劉元佐不朝德宗密詔滉諷之及過汴元佐素憚滉修屬吏禮滉入拜其母置女樂酒行滉曰宜早見天子｜｜｜｜｜｜｜｜｜｜元佐悟泣滉以錢二十萬緡爲元佐辦裝遂入朝

【腋】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史記趙簡子見舍字史記商鞅見謌字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史記劉敬贊曰｜｜｜｜｜｜｜｜臺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三代之際非一士之略云云見物如蒼犬攙高后腋音戟史記呂后八年三月祓還過軹道｜｜｜｜｜｜｜｜｜忽弗復見卜之云趙王如意爲祟遂病腋傷東平王欲觀佩刀但舉腋漢王尊見勇字徒見二千石不如一縫腋後漢

王符字節信安定人度遼將軍皇甫規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得鴈門太守者亦去職還家書刺謁規規卧不迎既入問卿前在鴈門食鴈美乎有頃白王符在門規素聞符名驚遽而起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援符手而還與同坐極歡時人爲之語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言書生道義之爲貴也

挾燒斧於肘腋 後漢戴就會稽人爲郡倉曹掾州奏太守成公浮贓罪使部從事薛安案倉庫收就於錢唐獄考掠就慷慨直辭又燒斧使就挾于肘腋就語獄卒可熟燒斧勿令冷肉焦墮地者掇而食之主者窮竭酷慘乃卧就覆船下以馬通薰之一夜二日皆謂已死發船視之就張目大罵曰何不益火而使絶滅又復燒地以大鍼刺背爪中使以把土爪悉墮落主者以狀白安安呼就謂曰云云就據地荅言卿雖銜命固宜申斷冤毒奈何誣枉忠良强相掠理薛安庸騃忸行無義就死之日當白汝于天與羣鬼殺汝于亭中如蒙生全當手刃相裂安深奇之表其言辭解釋郡事馬通馬矢也

[奕]洛中奕奕 晉劉輿見石字 琅邪王眼光奕奕 北齊琅邪王儼武成第三子後主時以和士開駱提婆奢恣盛修第宅意甚不平謂曰君等所營宅早晚當就何太遲也二人相謂

曰｜｜｜｜｜｜｜數步射人由是忌之後主二年除儼太保餘官悉解猶帶御史中丞時御史王子宜等說儼曰殿下被蹤正由士開何可出北宮入百姓叢中也于是彈士開罪矯詔誅之儼亦尋敗

【帟】題方書滿帷帟 唐李聽 見書字

【弈】論博弈 吳韋曜為太子中庶子時蔡穎亦在東宮好博弈太子和以為無益命曜論之畧曰今世之人不務經術好翫博奕王式賭及衣物徙棊易行然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罫之間披非六蓺用非經國以變詐爲務以刼殺爲名而空妨日發業終無補益今大吳受命務在得人勇略之士則受熊虎之任儒雅之徒則處龍鳳之署士宜勉思至道愛功惜力使名書史籍勳在盟府乃君子之上務當今之先急也夫一枰之木孰與方國之封枯棊三百孰與萬人之將衮龍之服金石之樂足以兼棊局而貿博奕矣云云

治國者譬之於弈 五代周王朴傳贊曰｜｜｜｜｜｜知其用而置得其處者勝不知其用而置非其處者敗勝者所用敗者之棊也與國所用亡國之臣也

【驛】請謝賓客常置驛 漢鄭當時見郊字 奏囚具私馬爲驛 漢王

溫舒見事字公事自有郵驛後漢袁安見持字裴徽通彼我之懷爲二家騎驛魏荀粲字奉倩與傅嘏談嘏善名理粲尚元遠宗致雖同倉卒時或有格而不相得意|||||||||||觀蝎樂事何不早馳驛北齊南陽王見狗字述恩賦成行一驛隋潘徽見賦字欲知四方貨殖低昂募駛足置驛唐劉晏見賦字罷船頭白著捉驛唐劉晏掌財利有功于國舊吏陳諫著論以爲管蕭之亞大略謂至德後州縣取富人督漕輓謂之船頭主郵遞謂之捉驛稅外橫取謂之白著人不堪命晏始罷無名之歛云云中人怒不讓敷水驛唐元稹爲御史自東都石還次敷水驛中人仇士良夜至稹不讓中人怒擊稹敗面宰相以稹年少輕樹威失憲臣體貶江陵參軍

【蜴】是非守宮即蜥蜴漢東方朔見數字人畏吏如虺蜴後漢左雄順帝時爲尚書上疏幽厲昏亂不自爲政詩曰哀今之人胡爲虺蜴言|||||也

〔液〕燭窮語未盡宫人繼以紙濡蠟液唐柳公權見畫字購小兒斂蜂擣取液唐皇甫湜性卞急嘗蜂螫||||||嘗魏元忠便液唐酷吏郭宏霸為侍御史時大夫魏元忠病僚屬省候宏霸獨後請視便液即染指嘗驗疾輕重賀曰甘者病不瘳今味苦當愈喜甚元忠惡其媚暴語于朝寘堇甘露液唐李寶臣節度成德引妖人作讖兆為丹書猥曰內產甘露神酒刻玉印為天瑞妖人畏事露且誅詐曰公飲甘露液可與天神接密置堇于液寶臣已飲即瘖三日死子惟岳悉殺妖人批回紇大酋頰流矢液唐李正己見頰字

〔易〕示孔融以所注易吳虞翻見箭字陳桃夢虞翻與道士布易吳虞翻見文字郭恩反從問易魏管輅傳郭恩字義博能易及仰觀輅從恩讀易數十日中意便開發又學仰觀語恩曰君但相語墟落處所至推運會論災異自當出吾天分學未一年||||||及天文善易者不論易魏管輅見事字王衍與阮脩論易

晉阮脩字宣子咸從子也好易老王衍時爲談宗自以論易略盡然有所未了研之終莫悟每云不知比沒當見能通之者不行族弟數曰阮宣子可與言行曰吾亦聞之但未知其亹亹之處定何如耳及與修談言寡而旨暢乃歎服之 牀頭周易 晉王湛見叔字唐王績見頭字 張華復生不能易 宋謝惠連能屬文族兄靈運見其新文每歎曰||||||也 三年不解易 齊陸澄見厨字 冠履十年一易 梁到溉見章字 熊皮鄣泥數十年不易 後魏長孫道生見泥字 心恠二人遂誦易 北齊權會見篇字 令權會教子講周易 北齊崔暹見郎字 送僞造連山易 隋劉炫見書字 與何妥論易 隋楊伯醜見繪字 衣裘茵袵十年一易 唐韓滉性節儉||||||||||||咸暑不執扇 吾自性分不可易 唐李尚隱見知字 當以儒學易 唐元結祖利貞後魏常山王遵之裔利貞曰我承王公餘烈鷹犬聲樂是習我||||||之

役 萬則僕千則役 史記貨殖傳見僕字 決者智之君疑者事之

役後漢馮衍見策字或增貲就賦或減年從役後漢劉平字公子爲全椒長政有恩惠百姓懷感||||||||||相史太守行縣獄無繫囚人自以得所不知所問唯班詔書而去大丈夫焉能處斗筲之役後漢郭泰字林宗太原界休人家貧早孤母欲使給事縣庭泰曰|||||||||乎傳役後漢衛颯字子產爲桂陽太守先是含洭曲江湞陽三縣民居深山濱溪谷不出田租去郡遠者千餘里吏事往來輙發民乘船名曰||每一吏出傜及數家颯鑿山通道五百餘里列亭傳置郵驛役省勞息流民稍還使輸租賦同平民颯音立杖鍤荷斧請受下夫之役晉庾袞見色字聞京口哭左右曰伐陂之役晉褚裒見聲字安敢以親王褒冢從厮養之役北齊王昕爲魏汝南王悅太尉參軍悅好馳騁昕輙還悅令騎兵在前手自驅策昕捨轡高拱任馬所之悅散錢於地令諸佐爭拾之昕不拾又散銀錢以巳昕乃取其一悅飲酒起自移床昕獨執手板却立悅曰我親起輿狀卿何偃蹇昕曰||||||||||||悅謝焉每灌園掇薪爲有生

之役唐元結父延祖見飽字

〔疫〕鬻棺者欲歲之疫漢刑法志今之獄吏上下相驅以刻為明深者獲功名平者多後患諺曰丨丨丨丨丨丨丨非憎人欲殺之利在於人死也今治獄吏欲陷害人亦猶此矣　獨臨淮牛不疫後漢朱暉見季字　逐疫後漢禮儀志季冬先臘一日大儺謂之丨丨選侲子百二十人皆赤幘皁製執大鼗方相氏執戈揚盾以逐惡鬼于禁中黄門唱侲子和曰甲作食殃胇胃食虎雄伯食魅騰簡食不祥攬諸食咎伯奇食夢强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委隨食觀錯斷食巨窮奇騰根共食蠱凡使十二神追惡凶赫女軀拉女幹節解女肉抽女肺腸女不急去後者為粮

〔跖〕少正卯之惡甚於盜跖晉顏含見侯字

〔躄〕斬美人以笑躄史記平原君勝相趙民有躄者散行汲平原君美人居樓上臨見大笑之明日躄者請平原君曰臣不幸有罷癃之病君後宮臨而笑臣願得笑者頭平原君笑應曰諾終不殺居歲餘賓客稍稍引去平原君怪之門下一人曰以君不殺笑躄者以君為愛色而賤士士即去耳

平原乃斬笑躄者自造門謝焉其後門下復來

占兄弟三人皆躄 魏管輅傳利漕民郭恩兄弟三人皆得躄疾使輅筮曰卦中有君本墓女鬼非君伯母即叔母也饑荒之世利其數升米排著井中嘖嘖有聲推一大石下破其頭孤寃自痛自訴於天恩涕泣服罪曰實有斯事兄弟躄來三十餘載

割筋引躄 吳留贊見脚如棘子不可復治但願不及子孫耳幹曰火形不絕水形無餘不及後也

劾管崇嗣先元帥而騎肅宗曰姑容老而躄 唐顏真卿見足字

持馬選老躄 唐段秀實見嗣字 見甲字

〔壁〕

遺鎬池君壁 史記秦始皇見事字

楚相門下意其盜壁 史記張儀見在字

文侯投以夜光之壁 史記鄒陽曰白圭顯於中山中山人惡之魏｜｜｜｜｜｜｜

｜完趙壁 史記藺相如為趙宦者繆賢舍人趙王得楚和氏壁秦昭王願以十五城易之趙恐見欺求可使秦者繆賢薦相如召見相如曰臣願奉壁往使城不入趙請完壁歸相如至秦奉壁奏秦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相如視秦王無意償城趙乃曰壁有瑕請指示王王授壁相如持壁倚

杜怒髮上衝冠曰臣觀大王無意償趙城故臣復取璧王必欲急臣臣頭與璧俱碎於柱矣秦王請召有司案圖予趙十五都相如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設九賓於廷臣乃敢上璧秦王許之相如度秦決負約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路歸趙云云 衣褐懷璧上見

張伯藏璧 後漢鍾離意見甕字

紿少府主簿璧 後漢朱暉字文季有氣決驃騎將軍東平王蒼聞而辟之正月朔旦蒼當入賀故事少府給璧時陰就爲卿貴驕吏傲不奉法蒼坐朝堂漏且盡求璧不可得顧謂掾屬曰若之何暉望見少府主簿持璧即往紿之曰我數聞璧而未嘗見請試觀之主簿以授暉暉顧召令史奉之主簿大驚還白就就說曰朱掾義士勿復求更以它璧朝蒼既罷召暉謂曰屬者掾自視孰與藺相如顯宗聞而壯之

連璧 晉夏侯諶字孝若文章宏富美容觀與潘岳友善每行止同輿接茵京都謂之||初諶作周詩成以示岳岳曰此文非徒溫雅乃別見孝友之性 齊王敬則見傳字 後周韋孝寬爲淅陽太守時獨孤信爲新野太守同隸荆州政術俱美荆部號爲||

符堅激樊世欲以公主嫁其壻楊璧 晉符堅載記見世字

僕以老年更覩雙璧後魏陸暉見隅字

〔僻〕買田宅必居窮僻漢蕭何見處字

〔癖〕馬癖錢癖左傳癖晉杜預見行字七歲有詩癖梁簡文帝雅好賦詩自序云｜｜｜｜｜｜長而不倦然帝文傷於輕靡時號宮體愛士癖唐楊敬之愛士類得其文章孜孜諷玩人以為癖雅愛項斯詩所至稱之繇是擢上第敬之嘗祖客霸上見閭人濮陽愿閱其文大推挹偏語公卿間會愿卒地癖唐李憕留守東都安祿山陷城憕坐留守府被害憕頗殖產伊川占膏腴自都至闕口疇墅彌望時謂｜｜譽兒癖唐王福時五子勔勮勃助勸等以文顯福時嘗詫韓思彥思彥曰武子有馬癖君有｜｜王家癖何多邪使助出其文思彥曰生子若是可夸也

〔辟〕君也除也夢天官麟臺交辟唐尹思貞為四門助教｜｜｜｜｜｜寤與親族敘談二日卒

二十三錫獨用

【錫】拒董昭議九錫 後漢荀彧見器字 蔡謨戲云朝廷欲加九錫 晉王導見尾字 改九錫 晉謝安見草字 勸諸葛亮受九錫 蜀李嚴見九字

【裼】甲不堅密同袒裼 漢朝錯見同字

【戚】法之不行自於貴戚 史記秦孝公卒惠文君立誅衛鞅鞅初為秦施法法不行太子犯禁鞅曰｜｜｜｜｜｜｜君必欲行法先於太子太子不可黥黥其傅師於是法大用秦人治及孝公卒太子立宗室多怨鞅鞅亡因以為反車裂以徇秦國 右賢左戚 漢文帝詔曰｜｜｜｜先民後已至明之極也 奉宗廟輔親戚 漢吳王濞反景帝以袁盎為奉常奉宗廟吳王弟子德侯為宗正輔親戚使吳注曰｜｜｜者奉宗廟之意指也｜｜｜若以親戚之意諭說也 左親戚 漢張良難酈生曰今天下游士｜｜｜棄墳墓注云左者棄避而委離之也 以貴戚 廢錮浣濯當復以貴戚 後漢第五倫見國字

感 亡國之餘得無感 晉周處當孫晧末爲無難督及其平王渾登建鄴宮釃酒謂吳人曰諸君｜｜｜｜｜乎處曰漢末分崩三國鼎立魏滅於前吳亡於後亡國之感豈惟一人渾有慙色

夷神委命不見流放之感 晉殷浩見空字

人皆以壽爲歡 老臣以壽爲感 齊王冏宋順帝時爲光祿大夫順帝遜位冏攀畫輪慟哭曰｜｜｜｜｜｜｜｜｜｜｜｜｜既不能先驅螻蟻頻見此事嗚咽不自勝

二火同食始同榮末同感 唐城陽公主下嫁薛瓘初婚太宗使卜之繇曰｜｜｜｜｜｜｜｜｜請晝婚則吉馬周諫婚合以夜不可黷禮帝乃止主高宗時坐巫蠱瓘斥爲房州刺史主從之主薨而瓘卒雙柩還京師

績 亦作勣

貧富女會績 史記甘茂見光字

被遣寄止隣舍紡績 後漢姜詩妻見繪字

五原土宜麻枲俗不知織績 後漢崔寔爲五原太守｜｜｜｜｜｜｜｜｜｜｜民積草卧其中見吏衣草而出寔爲作紡績織絍東縕之具以教之民得免寒苦

以駑馬況陸績 蜀龐統見力字

自可復禹之績 北齊徐之才武成時

自左僕射出為兗州刺史後主時徵還左僕射闕之才曰｜｜｜｜｜果重除左僕射**以慠誕**

為清高以緣情為勲績隋李諤見狀字**諫母自紡績**隋鄭善果母崔氏恒自紡績夜分而寢善果諫曰兒封侯位居三品秩俸幸足母何自勤如此答曰吁汝年已長吾謂汝知天下理今聞此言公事何由濟乎今秩俸乃天子報汝先人狥命也當散贍六親為先人之恵又絲枲紡績婦人之務其可驕逸自敗名乎**若言經則敗績**唐武平一傳見久字

〔寂〕**晝日垂簾門階閑寂**宋顧覬之為山陰令山陰劇邑三萬户前後官長晝夜不得休事猶不舉覬之御繁以約縣用無事｜｜｜｜｜｜｜｜自宋世為山陰務簡而事理莫能尚也**一切空寂**陳姚察字伯審初欲讀一藏經並已究竟將終曾無痛惱但西向坐正念云｜｜｜｜其後身體柔軟｜顏色如生

〔壁〕**赤幟立趙壁**漢韓信見食字**家徒立四壁**漢司馬相如見立字**跂跂脉脉善緣壁**漢東方朔見數字**昭儀以頭擊壁**漢趙昭儀見人字**藏**

孫賓石複壁後漢趙岐見石字以梁鵠書釘壁魏武帝見中字病蛇
懸北壁魏華佗見瓮字孫權欲見顏色常穿壁吳呂蒙見蒙字美酒
鹿肉在東壁吳趙達見箸字彥國年老不得爲爾將令我尻
背東壁晉胡母輔之字彥國嗜酒任達其子謙之才學不及父而傲縱過之至酣醉常呼其父字
輔之不以介意輔之酣飲謙之闚而厲聲曰｜｜｜｜｜｜｜｜｜｜｜｜｜｜｜輔之歡笑呼入共飲
以針決中指豎理見血灑壁晉陶侃見翼字謝弈極罵但面
壁晉王述見子字以赤石脂泥壁晉王愷豪侈｜｜｜｜｜｜鹿不觸壁
宋盧度隱居廬陵三顧山鳥獸隨之夜有鹿觸壁度曰汝壞我壁鹿應聲去屋前有池養魚皆名呼之次
第來取食乃去拳打東壁齊巴東王子響武帝子也出繼豫章王車服與諸王異每入朝輒忿
以｜｜｜｜武帝後令還本齊王融見騶字爲飛白書題尚書省壁齊王僧虔
宋明帝時爲右僕射｜｜｜｜｜｜｜曰圖行方止物之定質脩之不已則溢高之不已則慓馳之

不已則躓引之不已則迭是故去之宜疾當時以比座右銘　病瘧者寫形帖着牀

壁齊桓康勇果驍悍從武帝贛縣起兵所經村邑恣行暴害南人畏之以其名怖小兒｜｜｜｜｜｜

｜｜｜無不立愈　出妻以挂履穿壁齊劉瓛見妻字　諸子欲觀母命

穿壁梁王錫見倚字　好事者徧題其文於河朔亭苑柱壁梁劉

孝綽見徧字　王融書其詩於齋壁梁柳惲見扇字　何智通被刺以

血書壁梁邵陵王綸見蒜字　永興公主爲殷叡字灊壁梁殷鈞見背字

橫行蹋堯廟壁梁羊侃見尋字　掛寶裝胡牀於曇獻屋壁北齊

武成胡后後主時爲太后數出詣佛寺與沙門曇獻通又｜｜｜｜｜｜｜｜｜武成平生所御也僧

徒弄曇獻有謂之大上者　書見賢思齊於壁北齊樊遜見齊字　爲水殿香

塗粉壁隋秦王俊見灑字　爲文臥蹋壁隋薛道衡見臥字　記田租以

鐵箸畫壁唐漢陽公主見租字　上書有益於政者皆黏寢殿之

壁 唐吳兢爲右拾遺上疏元宗曰太宗皇帝好悅至言時魏徵王珪等咸以切諫引居要職嘗謂宰相曰自知者爲難如文人巧上自謂已長若使達者大匠詆訶商略則蕪辭拙跡見矣天下萬機一人聽斷雖甚憂勞不能盡善今魏徵等隨事諫正多中朕失如明鑑照形美惡畢見當是時｜｜｜｜｜｜｜｜｜｜｜｜｜坐望臥觀雖狂瞽逆意終不以爲忤故外事必聞刑戮幾措禮義大行云云

德宗幸淩煙視左壁 唐蔣乂 見讚字

月蝕東壁 唐李泌貞元四年八月｜｜｜｜泌曰東壁圖書之府大臣當有憂者吾以宰相兼學士當之矣昔燕國公張說由是以亡又可免乎果卒

張圖浴堂殿壁 唐李吉甫爲相圖上河北險要憲宗｜｜｜｜｜每議河北事必指謂吉甫曰朕日按圖信如卿所料

指寢堂西壁 唐顏真卿 見下字

韓全義檄有所取非詔約者皆挂壁 唐鄭珣瑜 見沴字

崔圓使繪齋壁 唐鄭虔與王維張通汙賊京師平並囚宣陽里三人者皆善畫｜｜｜｜｜虔等方怖死即極思祈解於圓卒免死

【甓】爲桐壇以瓴甓史記孔子見樹字試發石車懸瓴甓魏馬鈞字德衡有巧思每患發石車敵人於樓上懸濕牛皮中之則墮石不能遠屬而至乃作一輪懸大石數十以機鼓輪石飛擊城首尾電至試以車輪懸瓴甓數十飛之數百步矣運甓晉陶侃爲廣州刺史在州無事朝｜百｜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其勵志勤力如此夜自燒塼甓晉吳逵見墓字

【的】開門植的吳太史慈初北海相孔融爲黃巾圍急遣慈求救於平原無由得出慈將兩騎各作一的持之開門直出圍下人並驚慈至塹內植所持的各射之徑入門明晨復如此圍下人或起或臥明晨復如此無復起者因突圍出臣若赤心奉國當一發破的隋賀若弼爲右武侯大將軍突厥入朝文帝賜之射突厥一發中的上曰非弼無能當此乃命弼弼再拜呪曰｜｜｜｜｜｜｜｜｜｜｜如其不然發不中也遂一發而中上大悅謂突厥曰此人天賜我也當代名臣人倫準的唐虞世南見人字規百步立表而射每射破

的唐王栖曜始將兵時涉冦境遇游騎環合乃｜｜｜｜｜｜｜｜｜｜｜冦懼引去

〔鏑〕射父以鳴鏑漢匈奴冒頓作鳴鏑習勒其騎射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已而冒頓以鳴鏑自射善馬復以鳴鏑自射其愛妻左右或頗恐不敢射輒斬之頃之以鳴鏑射其父頭曼善馬左右皆射之冒頓知其可用從頭曼獵以鳴鏑射頭曼左右皆隨射殺之而自立 射狗以鳴鏑北齊神武微時獵於沃野見一赤兔每搏輒逸至一茅屋將奔入有狗出噬之鷹兎俱死神武怒以鳴鏑射之犬斃有二人出持神武甚急其母目盲呵二子曰何故觸大家因自喜暗相云云 射李后母以鳴鏑北齊文宣耽湎淫暴嘗幸李后家以鳴鏑射后母正中其頰罵曰吾醉時尚不識太后老婢何事以馬鞭亂打一百 文皇帝身蹈鋒鏑唐狄仁傑見滕字

〔敵〕文能附衆武能威敵史記田穰苴晏嬰薦曰其人｜｜｜｜｜｜｜ 洛陽地薄四面受敵漢張良見國字 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漢項籍見名字 獵猛敵漢賈誼見背字 受降如受敵漢霍去病傳匈奴單于怒

渾邪王居西方數爲漢兵所破欲召誅渾邪王渾邪王與休屠等王謀降漢使人先要道邊武帝恐其詐降襲邊令去病將兵迎之去病既渡河與渾邪衆相望其裨王見漢軍多不欲降頗遁去去病曰｜｜｜｜｜乃馳入得與渾邪王相見斬其欲亡者八千人盡將其衆渡河降者數萬人號稱十萬注云道言也道邊以言要約束也　後漢耿秉字伯初顯宗詔秉與竇固擊車師車師有前後王固欲攻前王秉議先赴後王計未決秉奮身而起曰請行前乃上爲引軍北入衆軍不得已遂進後王安得震怖出迎秉而固司馬欲全功歸固馳謂安得曰漢貴將獨奉車都尉天子姊壻當先降之安得乃還秉大怒麾精騎徑造固壁曰車師王降訖不至請往梟其首固大驚曰且止將敗事秉厲聲曰｜｜｜｜｜｜｜遂馳赴之安得惶恐走出門脫帽抱馬足降

爲學疏略難以應敵 漢夏侯勝見道字

常勝之家難與慮敵 後漢臧宮字君翁以謹信質樸見任用匈奴飢疫自相分爭光武問宮宮曰願得五千騎以立功帝笑曰｜｜｜｜｜｜｜吾方自思之二十七年宮與馬武上書欲代匈奴詔報北敵尚強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人自是諸將不敢復爲兵事故論曰臧

宮馬武之徒撫鳴劍而抵掌志馳於伊吾之北光武閉玉關以謝西域之質卑詞幣以禮匈奴之使其意蓋已宏深云云

才明勇略非人敵後漢馬援傳見同字

身是張翼德可來共決死敵蜀張飛見椅字

此賊非老奴敵後魏崔延伯以征西將軍與蕭寶夤同討莫折天生於隴西天生衆甚盛延伯選精兵數千下黑水徑至賊壘楊威脅之徐還賊徒奪氣延伯謂寶夤曰|||||公但坐看果大破之俘斬十餘萬

君羸卒數萬我精騎三千足敵北齊孫搴見萬字

講書講易其鋒難敵後周呂思禮年十四受學於徐遵明長於論難諸生語曰||||||||

對陣先令百人赴敵隋楊素每將臨寇輒求人過失而斬之流血盈前言笑自若|||||陷陣則已不能陷而還悉斬之又令二百人復進還如向法將士股栗有必死心由是戰無不勝素貴幸言無不從征代微功必錄它將雖大功多為文吏所譴卻故素雖嚴忍士亦以此願從

矛矢在手前無彊敵唐史敬奉見帶字

被甲上馬輪劍入敵五代劉知俊姿貌雄傑能||||||

||勇出諸將 食人膽至千則勇無敵 五代趙思綰漢末帝時據京兆反漢遣郭從義討之城中食盡殺人而食每擒妻殺人數百庖宰一如羊豕思綰取其膽以酒吞之語其下曰||||||||矣及被擒思綰問何以用刑告者曰立釘也思綰曰爲吾告郭公吾死未足塞責然釘磔之醜壯夫所恥幸少假之從義許而斬之 期三日破敵 五代梁王彥章見日字

【糴】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 史記貨殖傳見木字

【笛】取屋椽竹爲笛 後漢蔡邕告吳人曰吾昔嘗經會稽高遷亭見屋椽竹東間第十六可以爲笛取用果有異聲伏滔長笛賦曰柯亭之觀以竹爲椽邕取爲笛異聲獨絕也 自吹蔡邕柯亭笛 晉桓伊見奏字 思舊賦聞鄰笛 晉向秀見賦字 箭削麤殆如今之長笛 後魏奚康生爲南青州刺史梁聞康生能引強弓特作大弓二張長八尺把中圍尺有二寸||||||||送之康至平射猶有餘力弓即表送武庫 六年不出門院時彈琴吹笛 後魏徐遵明見師字 識太常工卧吹笛 唐漢中王瑀嘗早朝

聞笛曰是太常工也它日識之日何故卧吹笛工驚謝 止大將以重職與善吹笛 唐盧坦 見列字

【荻】孫權使坐荻上因猛風燔荻 吳姚光 見術字 欲禁私伐蔡洲荻 晉王嶠字開山為王敦參軍敦在石頭｜｜｜｜｜｜以問羣下時王師新敗士庶震懼莫敢異議嶠獨曰中原有萩庶人采之百姓不足君孰與足禁人伐荻荻未知其可敦不悅 官家養蘆化成荻 晉五行志 見積字 新洲伐荻 宋武帝 見洲字 虎賁威儀不得進大荊子閤內不得進實中荻 齊東昏寵畏潘妃小有得失潘則與杖乃敕｜｜｜｜｜｜｜｜｜｜｜｜｜｜｜｜｜｜ 貧無棊局乃破荻 齊武陵王曄見局字 偽載荻 梁臨賀王正德初為武帝嗣及昭明太子生正德復歸藩侯景反知正德怨望密結為內應許之景至歷陽正德先遣大船數十艘｜｜｜實擬濟景 梁武帝以祈雨不降欲焚蔣帝廟命載荻 梁曹景宗傳見廟字 學書灰中畫荻

梁陶宏景見灰字

〔櫪〕更欲低頭與小兒曹共槽櫪後漢馬援傳見軒字每酒後詠老驥伏櫪晉王敦見節字

〔秝〕張壽王謗太初秝漢志見王字伐百濟請所頒秝唐劉仁軌見翁字蔣氏日秝唐蔣乂家三世修國史世稱良筆咸云||||天下多藏焉宣宗欲以爲相使自視察上秝唐劉瑑見日字爲欽天秝五代周王朴爲樞密使陰陽律秝之法莫不通詣朴校大秝削去近世符天之學||||

〔靂〕車名霹靂魏志袁紹傳見車字弦聲作霹靂梁曹景宗見婦字鬬霹靂北齊薛孤延見鬬字聞其弓聲謂爲霹靂隋長孫晟受晉王節度討突厥達頭大破之王引晟宴有突厥達官來降亦預坐言突厥大畏長孫摠管||||||||見其走馬稱爲閃電王笑曰將軍震怒威行域外遂與雷霆爲比一何壯哉

〔[illegible]〕本心為當殺牂羊更殺其羖[illegible] 魏焦光見吻字 謠白羊羖[illegible] 北齊楊愔見禿字

〔瀝〕侍酒於前時賜餘瀝 史記淳于髡傳見醉字 今有一斗以備杯杓餘瀝 晉陸納字祖言為吳興太守將之郡先至姑孰辭桓溫因問公致醉可飲幾酒食肉多少溫曰年大來飲三升便醉白肉不過十臠卿復云何納曰素不能飲止可二升肉亦不足言後伺溫閑謂曰外有微禮欲與公一醉溫欣許之唯酒一斗鹿肉一柈坐客愕然納曰明公近云飲酒三升止可二升｜｜｜｜｜｜｜｜溫歎其率素更勑中廚設精饌酣飲極歡而罷 霑玉斝之餘瀝 梁任昉傳載劉孝標廣絕交論

〔礫〕日入大風擊面沙礫 漢衛青見贏字 樵者取四明山錢入手即沙礫 齊孔道徽文祐見錢字 聖朝不貴金玉所以同於瓦礫 後魏李安世見王字 二人詐市馬囊盛瓦礫 後魏高謙之傳見市字

［襍］問松栢後身化爲樗櫟 隋李士謙見星字

［鬲］入韓魏遇奪釜鬲 史記蔡澤見塗字

［溺］向聊因戲言遂致辭溺 後魏成淹爲員外郎王肅初至從孝文行幸至朝歌肅言故應有殷之頑人淹言武王滅紂悉居河洛劉石亂華仍隨司馬東渡肅知淹寓青州笑曰青州何必無其餘種淹以肅本隸徐州乃言青州本非其地徐州間今日重來非所知也肅伏馬上掩口笑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檄］喜奉府檄 後漢毛義字少節廬江人家貧以孝稱南陽張奉慕其名往候之坐定府檄適至以義守令義奉檄而入喜動顏色奉志尚士心賤之自恨來固辭而去及義母死數辟公府進退必以禮後舉賢良公車徵遂不至張奉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爲親屈也斯蓋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者也 還周景召檄 後漢橋元見昌字 愈頭風檄 魏陳琳見風字 蹁折張鎮檄 晉張軌字士彥爲京州刺史後患風口不能言使子茂攝州事梁州刺史張越京州大族

志在本州陰圖代軌乃遣兄酒泉太守鎮移檄廢軌表越爲刺史軌曰吾視去貴州如脫屣耳將歸老長史王融｜｜｜｜｜排闥入訣軌以子寔討鎮鎮歸罪

識故將謝搞所草檄 晋周顗見辭字

屏風上竄制檄 晋何無忌母見文字

食鵝炙進酒爲詔檄 齊江淹仕宋爲尚書郎桂陽之亂朝廷詔檄久之未就齊高帝引淹入省先賜酒食淹素能飲啖食鵝炙垂畫進酒數升訖文誥亦辦

樹挂張稷檄 梁劉訏刺史張稷辟爲主簿王者檄召訏乃挂檄於樹而逃

自爲吹火命作檄 北齊孫搴神武命作檄引入帳自爲吹火催促之搴神色安然援筆立就其文甚美神武大悦即署相府主簿後與司馬子如高季武飲酒醉甚而卒神武臨之曰折我右臂

駐馬辦軍符府檄 唐房元齡見槀字

謂盗幸留囊中檄 唐楊再思初爲元武尉使至京師盗竊其衣囊再思遇之曰而苦貧故至此囊中檄無所事幸留它物可持去初不爲人言

挂壁不酬韓全義檄 唐鄭珣瑜見沴字

〔激〕二子不困惡能激 史記范雎蔡澤太史公曰范蔡世所謂一切辯士然游說諸侯

白首無所遇及二子覊旅入秦繼踵取卿相士亦有偶合賢者多如此然｜｜｜｜｜｜予惟其忠緊所激唐戴胄太宗常曰胄於我非肺腑親然事機之切無不聞｜｜｜｜｜｜耳人咸謂之沽激唐李渤字濬之以孤拚自將不苟合於世｜｜｜｜｜屢以言斥悻直不少衰守節者尚之

【擊】知伯醉以酒灌擊史記趙簡子疾使太子毋卹從知伯代鄭｜｜｜｜｜｜｜｜毋卹毋卹羣臣請死之毋卹曰君所以置毋卹為能忍詢然亦愠知伯請代王使厨人以銅料擊史記趙襄子見斗字為治以毛鷙鷹擊漢義縱見治字始皇上泰山為風雨所擊漢郊祀志秦始皇封禪後十二年而秦亡諸儒疾秦焚詩書誅滅文學百姓怨其法皆曰｜｜｜｜｜｜｜｜不得封禪云殆令人齒欲相擊後漢蓋延傳龐萌反攻延延戰破之詔書勞延曰龐萌一夜反畔相去不遠營壁不堅｜｜｜｜｜｜｜｜而將軍有不可動之節吾甚美之怒其子言銅臭舉杖擊後漢崔烈見萬字唾

壺以如意擊晉王敦見節字夢至天門九重閽者以杖擊晉陶侃見翼字賊諸人惟以石擊晉朱伺見賊字託醉怒錢鳳以手板擊晉溫嶠見腹字怒永興主以犀如意擊梁殷鈞傳見背字睡則以杖自擊梁沈畯好學晝夜自課||||||||遂博通五經吏挾私者自持韡履擊後周王羆見履字罵朱泚以笏擊唐段秀實見笏字裴延齡方橫欲以笏擊唐顏少連見臣字

回溪先生史韻入聲卷第四十六

回溪錢諷正初編集

二十四職與德通

職 見謂憂邊思職 漢丙吉見上字 明智有餘不可假以雄職 後漢蓋勳爲京兆尹董卓廢少帝殺何太后勳與書曰伊尹霍光權以立事猶可寒心足下小醜何以終此賀者在門弔者在廬可不慎哉卓甚憚之徵爲議郎卓問司徒王允曰欲得快司隸校尉誰可作者允曰唯有蓋京兆耳卓曰此人｜｜｜｜｜｜｜｜｜｜乃以爲越騎校尉 功臣不任以吏職 後漢馬武傳見賊字 丁邯恥以孝廉爲令史職 後漢百官志見卽字 常痛飲廢職 晉畢賀見飲字 老猶請劇職 梁孫謙見力字 曾未十旬遂遷四職 後周唐瑾自吏部中大夫歷御正納言內史中大夫｜｜｜｜｜｜｜搢紳以爲榮 劉逸人勸且爲武職 隋李超見樹字 獨行士不應辱以小職

隋眭夸見辱字**文武兼備兼授二職**唐裴行儉爲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兵不血刃高宗曰行儉可謂｜｜｜｜其｜｜｜｜拜禮部尚書右衛大將軍**令史設齋慶其欣職**唐崔元暐見慶字**擇吏宰畿邑特京兆尹職**唐柳渾見邑字**大樂丞爲清職**唐王績見丞字

【織】**中道而歸何異斷斯織**後漢河南樂羊子妻不知何氏羊子遠尋師學一年而歸妻問其故羊子曰久行懷思無它異也妻乃引刀趨機曰此織生自蠶繭成於機杼一絲而累以至於寸累寸遂成丈匹今若斷斯織則失成功稽廢時月夫子積學當日知所亡以就懿德｜｜｜｜｜｜｜｜｜乎羊子感其言遂還終業七年不反常有它舍雞謬入園中姑盜而食之妻對雞不餐而泣姑怪問之妻曰自傷居貧使食有它肉姑竟棄之後盜欲妻先刼其姑曰從我可全不從則殺汝姑妻仰天而歎舉刀刎頸而死盜亦不殺其姑太守聞捕殺賊以禮葬之號曰貞義**經緯甚多無機可織**後魏孫紹上疏臣字齊之計欲陳無所可謂｜｜｜｜｜｜｜｜**羅織**唐來後臣

見竟字

【識】夜戰聲相知晝戰目相識 漢晁錯曰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使民幼則同游長則共事｜｜｜｜｜足以相救｜｜｜｜｜足以相見

一錢不直程不識 漢灌夫見李字

士卒樂從李廣苦程不識 漢李廣與程不識俱以邊太守將屯及出擊胡廣行無部曲行陳就善水草頓舍人人自便不擊刁斗自衛莫府省文書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自便不識曰李將軍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而其士亦佚樂爲之死我軍雖煩擾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爲名將匈奴畏廣｜｜｜｜｜而苦程不識

我識卿耳箭不識 魏郝昭以將軍守陳倉諸葛亮圍之使其鄉人靳詳說昭昭不降又使往昭曰｜｜｜｜｜｜｜也及圍解明帝謂孫資曰卿鄉里有爾曹快人昭與資皆太原人見明帝紀

回眸矚之曰竟未相識 晉裴楷爲侍中中書令疾篤詔遣黄門郎王衍省疾楷｜｜｜｜｜｜｜｜｜衍深歎其神雋

夷雅有才識 晉荀紹字大章弱冠王衍見而

稱之曰｜｜｜｜武帝問族人郭彰彰嫉琦答云不識晉郭琦見郎字太傅是誰我不識齊張敬兒見碑字遣人讀書坐而聽之悉皆記識後魏楊大眼雖不學｜｜｜｜｜｜｜｜｜｜令作露布皆口授之竟不多識字也鳥雀皆識唐李容師靖弟也為將軍致仕居昆明池南善馳獵雖老不衰自京南屬山西際澧水｜｜｜｜｜每出從之翔噪人謂之鳥賊士之致遠先器識唐裴行儉見長字子孫數十不能盡識唐郭子儀｜｜｜｜｜｜｜｜｜至問安但頷之而已

【飾】靚粧刻飾漢司馬相如賦見都字吏事以儒術緣飾漢公孫宏見事字名趙賓易飾漢孟喜見書字豐容靚飾後漢匈奴傳見右字遺巾幗婦人之飾晉宣帝為魏大將軍禦諸葛亮於渭南亮數挑戰帝不出亮｜｜｜｜｜｜帝怒表請戰魏明不許乃遣骨鯁臣辛毗杖節為軍師以制之初蜀將姜維聞毗來謂亮曰辛毗杖節而至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心所以固請者以示武於其衆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

請戰耶**安成食臨汝飾**宋徐湛之貴戚後縱與安成公何勗臨汝公孟靈休以有膳器服相尚京都語曰｜｜｜｜｜｜湛之美兼何孟**動止無外飾**唐權德輿見慕字

〔式〕**名馬式**後漢馬援善別馬征交州得銅鼓乃鑄為馬式上之表曰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馬者甲兵之本國之大用臣嘗師事楊子阿受相馬骨法考之行事輒有驗効孝武時善相馬者東門京鑄作銅馬法獻之有詔立馬於魯班門外更魯班門曰金馬門臣謹依儀氏鞲中帛氏口齒謝氏脣鬐丁氏身中備此數家骨相以為法馬高三尺五寸圍四尺五寸有詔置宣德殿下以為｜｜｜云**薦衮異式**唐劉仁軌嘗為御史衮異式所効慢辱之迫令引決及拜大司憲異式尚在臺不自安因醉以情自觧仁軌持觴曰所不與公者有如此觴薦為司元大夫**百司諮決無所處可輙曰如令式**唐牛仙客初為縣小吏後為宰相｜｜｜｜｜｜｜｜｜｜｜｜｜｜**殺張式**五代張彥澤為彰義節度嘗怒其子上章請殺之掌書記張式不肯作章屢諫之彥澤怒引弓射之式走至邠州節度使李周馳騎以聞詔流式商州彥澤論請式曰若不得式恐在不測晉高祖不得已與

之彥澤得式剖心決口斷手足而斬之

【植】賢聖逆曳方正倒植 漢賈誼賦 豪植 漢賈誼傳植立也 吾爲憲之植 齊顧憲之性清直父凱之仕宋爲吏部郎中於庭列植嘉樹謂人曰|||||耳齊武帝時憲之果爲此職

四節卧疾病三時營灌植 齊劉虬居江陵少而抗節靜處永明中徵爲通直郎不就竟陵王子良致書通意虬答曰虬|||||||||暢餘陰於山澤託暮情於魚鳥寧非唐虞重思周召宏施

端凝若植 唐馮定爲太常少卿文宗肆舞定部諸工立縣問||||||帝異之問李玨以定對帝曰豈非能爲古章句者耶親誦送客西江詩召升殿賜瑞錦

【食】犯肉腥臊何足食 史記晉文公事

探爵鷇而食 史記趙武靈王爲公子成李兌所圍不得食||||||之餓死沙邱

一日不作百日不食 史記趙武肅侯游大陵大戊午叩馬諫曰耕事方急||||||肅侯下車謝

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 史記吳起爲將||||||||||||

坐之堂下賜之僕妾

之食史記張儀謁蘇秦秦激怒之||||||||||曰以子之才能自令屈辱吾寧不能言而富貴子子不足收也云云

餽遺人不過算器食史記鄭當時||||||||||

|不與騎奴同席食史記田仁任安見監字

耳食史記六國年表學者牽於所聞見秦在帝位日淺不察其終始因舉而笑之不敢道此與以||無異悲夫

亭長妻苦之乃晨炊蓐食漢韓信淮陰人家貧從下鄉南昌亭長食|||||||||食時信往不為具食信亦知其意自絕去至城下釣有一漂母哀之飯信竟漂數十日信曰吾必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餘見下字百字

吾哀王孫而進食見上

今日破趙會食漢韓信欲東下井陘擊趙趙成安君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信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萆山而望趙軍戒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拔趙幟立漢幟令其裨將傳餐曰||||||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而陳趙兵望見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旗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信棄旗鼓走水上軍趙空壁爭漢旗鼓

信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者候趙空壁逐利即馳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趙軍已不得信欲歸壁壁皆漢赤幟大驚因亂遁走趙將雖斬之弗能禁漢兵夾擊斬成安君禽趙王諸將皆賀問曰兵法右背山陵前左水澤今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何也信曰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投之亡地而後存乎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其勢非置死地人人自爲戰即予生地皆走寧尚得而用之乎

不置箸賜食 漢周亞夫見臣字

大丈夫生五鼎食 漢主父偃見烹字

日旰天子忘食 漢張湯見位字

此蝗豈鳳凰食 漢嚴延年爲河南太守用刑刻急時黃霸在潁川以寬爲治郡中屢豐年鳳凰下宣帝下詔稱揚加金爵之賞延年素輕霸爲人比郡爲守襃賞反在己前心內不服河南界中有蝗府丞義出行蝗還見延年延年曰—————邪

誇布服糲食 漢孝成許后上疏曰妾———————加以幼稚愚蒙不明理義注言在家時野賤服大布之衣誇大也

對食 漢孝成趙后傳宮婢道房與曹宮——注曰宮人自相與爲夫婦曰———甚相妬忌也

今者歸老更欲低頭

與小兒曹共槽櫪而食後漢馬援見軒字生當封侯死當廟食後漢梁竦見石字骸骨長爲豺狼食後漢班超使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更疏懈超曰此必匈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召侍胡詐之侍胡惶恐具服超會其吏士三十六人飲酒酣曰今匈使到纔數日而王廣禮敬即廢如令收吾屬送匈奴｜｜｜｜｜矣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獨有因夜以火攻匈使彼不知我多少可殄滅也遂夜奔匈營順風縱火前後鼓譟匈衆驚亂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悉燒死明日召王廣以匈使首示之遂納子爲質每忌日輒三日不食後漢申屠蟠陳留人九歲喪父哀毀過禮服除不進酒肉者十餘年｜｜｜｜｜｜｜爲中丞厄器蔬食後漢宣秉見坐字井無景則日陰食後漢蔡邕傳見直字革寒食後漢周舉字宣光爲并州刺史太原舊郡以介子推焚有龍忌之禁至其亡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士民每冬中輒一月寒食莫敢煙爨歲多死者舉到州作弔書置子推之廟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意宣示愚民使還溫食風俗頗革少遭飢亂不敢妄過人食

後漢第五倫見公字飯盡機上覆杯食後漢董宣見平字潰癰雖痛勝於內食後漢董卓上書乞誅宦者略云｜｜｜｜｜生平未曾食人之食後漢董宣字少平爲北海相以誅殺多濫爲州所奏徵詣廷尉及當出刑官屬具饌送之宣厲色曰董宣｜｜｜｜｜｜｜況死乎升車而去同刑九人次應及宣光武馳使特原宣刑左轉懷令推去麥飯葱葉之食後漢井丹見春字含棗核可不食後漢孟節能｜｜｜十年｜｜｜五年｜｜｜如張公之計今已乞食吳張昭嘗勸孫權迎曹公及權即尊位請會百官歸功周瑜昭舉笏欲褒贊功德未及言權曰｜｜｜｜｜｜｜｜｜矣昭大慙伏地汗流昭忠謇亮直有大臣節權所以不相昭者以昔駁瑜等議爲非也見龐統徑上牀卧又先責食蜀彭羕見卧字蒸餅上不坼作十字不食晉何曾見處字東牀坦腹食晉王羲之清貴有鑒裁爲從伯導所器重時太尉郗鑒使門生求女壻於導導令就東廂徧觀子弟門生歸謂鑒曰王氏諸少並佳然聞信至咸自矜持惟一人｜｜｜｜｜獨若不聞

鑒曰正此佳壻邪訪之乃義之以女妻之
要當先滅此寇而後食晉謝炎爲會稽內史孫恩至尚未食炎曰｜｜｜｜｜｜耳跨馬出至千秋亭炎帳下都督張猛於後斫炎馬炎墮地與二子俱被害後劉裕生擒猛送炎小子混刳肝生食之詔以炎父子忠孝萃于一門贈司空并贈二子
門人欲進飯每曰已食晉庾袞歲大飢｜｜｜｜｜｜｜｜莫敢爲設
大雨雹復寒食晉載記石勒時暴風大雨雹起西河介山千餘里行人禽獸死者萬數禾稼蕩然勒問徐光光曰去年禁寒食介推帝鄉之神或者以爲未宜替縱不能令天下同爾介山左右宜奉之勒令定議有司請普復寒食黄門郎韋謏駁曰按春秋藏氷失道陰氣發泄爲雹子推賢者曷爲暴害如此懼令氷室不在涸陰沍寒之地氣泄爲雹也勒乃遷氷室於重陰凝寒之所并州復寒食如初
是爲我耕稼而君食晉符堅載記見世字
每戰殺賊名爲熟食晉載記符登堅之族孫生事自長安令黜爲狄道長堅爲姚萇所殺符丕即帝位于晉陽諸氏共推登爲河州牧遣使詣丕請命丕以登爲征西大將軍南安王登與姚萇弟碩德相持時歲旱衆飢登｜｜｜｜｜｜

丨丨丨丨謂軍人曰汝等朝戰暮便飽肉何憂於飢士眾從之咲死人肉輒肥健能鬬姚萇聞之急召碩德曰汝不來必為苻登所食盡碩德乃并萇及苻丕為慕容永所敗而死登僭帝位立堅神主于軍中凡有所為啟主而後行繕甲纂兵引師而東刻牟鎧為死休字示以死戰為志所向無前與姚萇相持互有勝負姚萇死後登為姚興所破被殺

召我擊賊豈來覓食 晋載記姚萇父弋仲赤亭羌人石季龍從其部眾於清河以弋仲為大都督弋仲鯁直不修威儀季龍甚重之季龍太子宣殺其弟韜季龍誅宣并其四帥以下三百餘人東宮衛士十餘萬皆謫涼州行次雍城謫卒梁犢因眾怨遂反舉兵東掠所向無前季龍大懼召弋仲弋仲至鄴季龍病不時見引入頒軍省賜食弋仲怒曰丨丨丨丨丨丨丨邪及引見弋仲數季龍曰兒小時不能使好人輔相至令相殺兒自有過責其不人太甚老羌請效死前鋒使一舉而了季龍以為征西大將軍賜以鎧甲弋仲曰汝看老羌堪破賊以不於是貫甲策馬南馳不辭而出遂滅梁犢弋仲性狷直無尊卑皆汝之季龍恕而不責

臨汝飾安成食 宋徐湛之見飾字

何長瑜當今仲宣而飴以下客之食 宋謝惠連傳見

遇字

姊激之設菜羹麤飯乃曰此貧家好食（宋朱脩之見飯字）

宗軍人串噉麤食（宋宗慤少任氣好武先是鄉人庾業家豪侈與賓客相對膳必方丈而為慤設粟飯菜菹謂客曰——慤後為豫州以業為長史不以昔事為嫌）

上馬橫槊下馬談論此可不負飲食（齊垣榮祖見羊字）

度無食（齊焦度材謚欲就高帝求郡不知置辭人教之習誦上口臨自陳卒忘所教大言曰度啓公度啓公——帝大笑曰卿何憂無食賜米百斛）

問金鋌可食（梁宗室應見否字）

寧餓死不以班史充食（梁謝僑見錢字）

沈文季以羹膾吴食（齊崔祖思見推字）

褚蘿從理入口竟保衣食（梁褚覍傳見蘿字）

所須名位不須衣食（梁劉緩見見字）

顧郎難衣食（梁顧協見者字）

兄欲激之為狹被蔬食（梁裴之横見被字）

好獵寧三日不食（後魏咸陽王坦齊王元吉並見獵字）

手抄口誦不暇寢食（後魏李彪家世寒微高悅家富典籍彪於其家——————）

此近爲我舉食後魏侯剛爲將軍侍中唯司空任城王以剛起由膳宰云｜｜｜｜｜性不立食北齊神武見都字得銅槃重肉之食北齊楊愔見宰字徐郎不用心思義但事食北齊徐之才初在梁年八歲造周捨宅聽老子捨爲設食戲之曰｜｜｜｜｜｜｜｜｜予之才曰盖聞聖人虛其心而實其腹捨嗟賞自攜匙箸就崔贍食北齊崔贍傳見箸字譬如猛獸物不能害反爲毛間蝨所損食隋蜀王秀文帝以秀任非其人譴責之謂羣臣曰壞我法者必在子孫｜｜｜｜｜｜｜｜｜｜｜｜｜｜｜｜耳不勝五品食隋侯白見官字爲縣令與奴僕日一食唐馮元淑見林字肉非黃羊不畏其食唐張說見刺字宰相伴食唐盧懷慎見相字猨子勸吾食唐李建見飽字大丈夫勿顧一飯恩以骨肉腥健兒食唐劉從諫客張谷侍人見壽字生不能富貴死得廟食唐孫儒嘗曰大丈夫不能萬里苦戰賞罰由己奈何居人下｜｜｜｜｜｜｜｜

乎子當御殿食唐馬存亮傳祭署工張韶與卜者蘇元明善元明曰｜｜｜｜我與焉乃結諸工百餘人匿兵車中若輸染材者入右銀臺門出兵大呼浴室門閉斬關入清思殿升殿御坐盜乘輿餘膳揖元明偶食且曰如占元明驚曰止此乎韶惡之餘見足字

夏時向陽食冬時向陰食五代契丹父母死載尸深山置大木上三歲取其骨焚之酹而祝曰｜｜｜｜｜｜｜｜使我射獵豬鹿多得

以中書堂食爲不可食五代漢蘇逢吉貪詐豪侈既爲相｜｜｜｜｜｜命家廚進羞日極珍善

潛捕民間小兒食五代萇從簡見帶字

畜犬百餘共一牢而食五代南唐李昇時江州陳氏宗族七百口每食設廣席長幼以次坐而共｜｜｜｜｜｜一犬不至諸犬爲之不食

此吾子也汝安得而食五代李茂貞見兒字

父母疾以竹竿繫飲食五代周知裕傳見竿字

〔側〕赤側史記平準書公卿請令京師鑄錢官赤側一當五賦官用非赤側不得行後以赤側錢賤

民巧法用之不便廢凡為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坐側後漢崔寔字子真論當世便事數十條名曰政論指切時要言辯而確當世稱之仲長統曰｜｜｜｜｜｜｜｜｜｜｜

齋麥酒待王與道側後漢范冉見與字三貍共踞城側魏管輅見貍字必葬我陶家之側吳鄭泉字文淵嗜酒臨死曰｜｜｜｜｜｜庶百歲後化而成土幸見取為酒壺珠玉在側晉衛玠見人字冏若明珠之在側同上醉

臥隣家少婦側晉阮籍見設字密書裙帶云死當埋我段氏墓側晉段豐妻慕容德之女德僭位署為平原公主豐為人所譖被殺慕容氏改適壽光公餘熾慕容氏姿容婉麗熾覩之甚喜經再宿慕容氏辭以疾熾不之逼三日還第沐浴置酒至夕｜｜｜｜｜｜｜｜｜｜｜｜遂於浴室自縊及葬人莫不歎息曰貞哉公主路經餘熾宅熾聞挽歌慟哭良久馳

馬入秦州其帽微側後周獨孤信見帽字見李崧在側五代蘇逢吉見券字

【惻】闓闓惻惻後漢張酺爲郎以尚書入授皇太子以嚴見憚肅宗即位出爲東郡太守自出後帝見諸王師傅常曰酺前入侍講屢有諫正｜｜｜｜出於誠心可謂有史魚之風矣

【測】上懸無極下垂不測漢枚乘見　後漢毛義字　見徼

賢者固不可測

賀循自云不能測晉虞喜博學好古邑人｜｜先達貴顯每詣喜信宿忘歸

桓温常謂不能測晉郗超字嘉賓有曠世之度爲大司馬｜｜參軍温英氣高邁罕有所推與超言｜｜｜｜｜｜

王昶自以不能測晉阮籍見癡字

終日與居莫能測齊張緒見廟字

王秀之令陸探微畫已對宗測齊宗測見對字

王海千尋窺應不測梁朱异見尋字

清虛元遠殆不可測陳蕭允字升佐後主問蔡徵曰允志操何如徵曰｜｜｜｜｜｜｜云云

唯以怨報德爲不可測唐白敏中初武宗雅聞兄居易名欲召用之時居易足病廢宰相李德裕薦敏中文詞類其兄而有器識即日知制誥召入翰林爲學士宣宗立敏中爲相德裕貶敏中詆之甚力

議者訾惡德裕著書亦云｜｜｜｜｜｜｜｜蓋斥敏中云｜｜怒者常情笑者不可

測]唐宦者魚朝恩為觀軍容使兼判國子監會釋菜執易升座百官咸在言鼎有覆餗象以侵宰相王縉怒元載怡然朝恩曰｜｜｜｜｜｜｜｜也載銜之

[穡]良農能稼而不能為穡史記孔子見容字茅容共言稼穡後漢徐穉見維字農無畏則惰稼穡唐孫思邈見慎字

[色]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漢賈誼曰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母取箕箒立而誶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說則反唇而相稽吏士無人色漢李廣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匈奴左賢王四萬騎圍廣廣為圍陳外鄉胡急擊矢石如雨漢兵死者過半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殺數人虜益解會暮｜｜｜｜｜｜廣意氣自如益治軍軍中服其勇注大黃黃肩弩即黃間也接牀策承恩色後漢光武郭后論見酕字此繒特宜染色後漢明德馬后見裙字常遜

言恭色（後漢明廣見公字）隱身不見帝令物色（後漢嚴光見態字）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後漢劉寬見鞭字）奉檄而入喜動顏色（後漢毛義見檄字）及在際會每之温潤之色（後漢王允見稜字）唯郭有道無愧色（後漢郭林宗司徒辟太常舉有道皆不應及卒同志共刻石立碑蔡邕爲其文既而謂盧植曰吾爲碑銘多矣皆有慙德｜｜｜｜｜｜耳）賊每一部到輒有喜色（魏武征馬超｜｜｜｜｜｜｜｜｜｜賊破後諸將問其故答曰關中長遠若賊各依險阻征之不一二年不可定也今皆来集其衆雖多莫相歸服軍無適主一舉可滅爲功差易吾是以喜之）魂不守宅血不華色（魏管輅傳見幽字）身有醜女黃頭黑色（蜀諸葛亮傳見女字）每捉玉柄麈尾與手同色（晉王衍有盛才美貌明悟若神常自比子貢妙善元言唯談莊老爲事｜｜｜｜｜｜｜｜｜義理有所不安隨即改更號口中雌黃朝野翕然謂之一世龍門（梁簡文帝見辨字）内兄潘岳每令鼓琴終日達夜

無忤色晉阮瞻字千里咸之子也善彈琴人聞其能多往求聽不問貴賤長幼皆為彈之而不知向人所在｜｜｜｜｜｜｜｜｜｜｜｜｜｜｜識者歎其恬淡不可榮辱也雖僮豎厮養不加聲色晉鄭默見怨字執炙者貌狀不凡有欲炙之色晉顧榮字彥先趙王倫篡位倫子虔為大將軍以榮為長史初榮與同寮宴飲見｜｜｜｜｜｜｜｜榮割炙啖之生者問其故榮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及倫敗榮被執將誅而執炙者為督率救之得免形雖恭而神有不可動之色晉庾袞字叔褒世號庾異行潁州太守乃為功曹袞服造役之衣杖鍤荷斧不俟駕而行曰請受下夫之役太守飾車而迎袞逡巡辭退請徒入郡｜｜｜｜｜｜｜｜｜太守知其不屈厚為之禮而遣焉一昨夢殊不好門內不宜赤色晉孟昶妻周氏昶弟顗妻又其從妹也二家並豐於財劉裕將建義與昶定謀昶欲盡散財物以供軍量其妻可語以大事乃謂之云云周氏曰觀君舉措非謀及婦人者不過欲得財耳時其所生女在抱推而示之曰此可賣亦當不惜遂傾資產給之及將舉事周氏謂顗妻曰｜｜｜｜

取作七日｜｜｜｜宜浣濯沐浴以除之且｜｜｜｜我當悉召買帳中潛自剔綿以絳與裍遂得數十人被服赫然悉出孟氏家人不知也每見一軍至輒有喜色晉載記姚萇與符登相持魏褐飛雷惡地赴之者首尾不絕萇又攻萇萇衆不滿三千惡地衆數萬氏人惡相濟吾得一舉覆其巢穴云云與魏武事同曰同甥殊不及夏侯色宋范煜謀逆事覺在獄中作詩曰雖無嵇生琴庶同夏侯色及詣市其妓妾來別煜悲涕流連煜煜㮚謝綜曰｜｜｜｜每訪疑議先戒信命曰善候何顏色宋何承天見陳字范悌我特不目色陳徐陵傳見悌字邢邵此表足使袁公變色北齊邢邵深為魏元乂所禮乂除尚書令李神儁表翻在席乂令邵作謝表須叟便就神儁曰｜｜｜｜｜｜｜｜｜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北齊魏收見史字一再誦賢賢易色唐章懷太子賢甫數歲讀書一覽輒不忘至論語賢賢易色一再誦之高宗問其故對曰性實愛此鳶肩火色唐馬周見益字拜

中書令有憂色唐岑文本見賀字賦日五色唐李程擢宏辭｜｜｜｜造語警拔士流稱之跬步不能相物色唐郭子儀見度字縣令使浚渠執畚無忤色唐張志和見鉺字旄節吾自可為要假長安本色唐劉仁恭節度盧龍襲取滄景以子守文為留後請命于朝昭宗不與仁恭嫚謂中人曰｜｜｜｜｜｜｜｜｜｜｜｜｜耳何見拒耶鬼貌藍色唐盧杞｜｜｜｜生六十年未嘗識女色唐元德秀見餘字植立不動無懼色五代周鄭仁誨初事唐將陳紹光紹光好使酒嘗醉怒仁誨拔劍欲殺之左右皆走仁誨｜｜｜｜｜｜｜紹光擲劍于地曰汝有器量必富貴後位樞密使

〔息〕

時間不容息史記張耳陳餘說武臣自立曰將軍毋失時｜｜｜｜｜昭王臨朝歎息史記范睢見拙字滯怒不為春夏息後漢寇榮自云命中上書略曰今殘酷之吏欲使嚴朝必加濫罰是以自竄山林不意｜｜｜｜｜｜｜淹恚不為順時息云云

孤

客窮軍仰我鼻息 後漢袁紹為渤海太守欲奪韓馥冀州使人說馥曰君自料寬仁容衆為天下所附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臨危吐決智勇過人孰與袁氏曰不如也世布恩德天下受其惠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又曰將軍資三不如之勢久處其上袁氏必不為將軍下也莫若舉冀州以讓袁氏馥然其計馥官屬曰紹｜｜｜｜｜｜｜｜譬嬰兒在股掌之上絕其乳哺可立餓殺柰何欲以州與之馥不聽乃避位紹領冀州牧承制以馥為奮威將軍後懷猜懼去依張邈紹使使有所計議因共耳語馥謂見圖無何如廁自殺

柏孝長二日出户問消息 魏杜襲傳見習字

假

嚮言者責息 晉五行志吳孫休時烏程人有得困病及差能以嚮言言於此而聞於彼自其所聽不覺聲之大也自遠聽之如人對言遠音所過十數里其隣人有責息於外歷年不還乃假之使為責讓懼以禍福負物者以為鬼神耶顛仆云云此言不從之答也

一氣千餘息 晉許邁字叔元一名映句容人未弱冠造郭璞為之筮遇泰之上六爻發璞曰君元吉自天宜學升遐之道邁乃候南海太守鮑靚探其至要謂餘杭懸霤山是洞庭西門潛通五嶽遂立精舍而往來茅嶺之洞室以尋仙

館父母終遂婦還家携同志徧游名山初採藥桐廬
之栢山映欲斷𧂐以此山近人不得專一四面藩之
好道之徒欲相見者登樓與語常服氣｜｜｜｜｜
永知中移入臨安西山登巖茹芝眇然自得改名元
字遠遊與王羲之書云自山陰南至臨安多有金堂
玉室仙人芝草左元放之徒漢末諸得道者皆在焉
自後莫測所終好
道者謂之羽化
猛獸歎息梁沈崇傃母卒倚墳哀慟飛鳥翔集栢有｜｜｜
衆望之有聲狀如｜｜者
神力虛弱唯令以食味消息後魏彭城王勰孝文時輔政帝不豫醫欲進藥勰以帝｜｜｜｜｜｜｜｜｜｜｜｜
千人逐兎一人得之
諸人咸息北齊徐之才勸文宣受禪曰｜｜｜｜｜｜｜｜｜｜｜｜｜須定大業
高麗王左右皆雀息北史高麗傳見狀字
張嘉貞閣堂衆失聲歎息唐宋璟見衆字
天子播越人臣當百舍一息唐李晟以神策將屯定州德宗出奉天詔名晟即日治嚴語衆曰｜｜｜｜｜｜｜｜｜｜｜｜｜
美止息唐韓皐生知音律常曰長平後不顧聽樂以門內事多逆知之聞鼓琴至止息歎曰美哉嵇康之為是曲其當晉魏之際乎其音主

商商爲秋秋者天將搖落肅殺其歲之旻乎晉秉金
運商又金聲所以知魏方季而晉代也綏其商茲與

宮同音知司馬氏之將篡也王凌等繼爲揚州都督
成有興復之謀皆爲懿父子所殺故其曲名廣陵散

言魏散亡自廣陵始止息者言晉雖
暴興終止息於此永嘉之亂其兆乎 **自言唯馬上乃**

得休息 五代梁敬翔從太祖三十餘年事無細大必
問之翔亦盡心勤勞晝夜不寐｜｜｜｜

｜｜進券以宋民負絲息 五代常思
見券字

【稷】譬如衆星之有北辰百穀之有黍稷 後漢孔融辟
司徒楊賜府

時河南尹何進爲大將軍楊賜遣融奉謁賀進不時通
融奪謁還府投劾而去進官屬恥之遣劍客欲殺融

客言於進曰孔文舉英雄特傑｜｜｜｜｜｜
｜｜｜｜｜｜將軍若怨此人則四方之士引領去

矣進然之辟融舉
高第拜侍御史 **彼農皆黍而獨稷** 後漢朱穆作絕
交論蔡邕作正

交曰｜｜｜｜｜｜｜｜馬黍亦神
農之嘉穀使交可發則黍其怨矣 **欲以誣毀唐帝諷**

解禹稷 蜀諸葛亮輔後主魏司徒華歆司空王朗尚
書令陳羣各與亮書使稱藩亮不報作正議

曰紙二三丁逞說進辭｜｜｜｜｜｜｜奏妓因張稷
｜｜｜｜從甚文藻煩勞翰墨省矣

梁柳惔見妓子寒年纖纊儉歲梁稷梁劉訏見震字天生晟為社稷

晉李晟復京師秋毫無擾坊人之遠者宿昔乃知王
師之入露布至梁德宗感泣羣臣上壽且言晟蕩夷
兇憝而市不易廛宗廟不震長安之人不識旗鼓雖
三代用師不能加之帝曰｜｜｜｜｜｜萬人豈獨
朕哉

陟 哭羊陟 後漢趙壹造河南尹羊陟不得見壹以公
卿中非陟無足以託名者乃日到門陟尚
臥未起壹經上堂臨之曰竊伏西州承高風舊矣乃
今方過而忽然柰何命也因舉聲哭陟知非常人起
延與語大奇之因
稱薦之名動京師 既涉太行險斯路信難陟 宋謝晦
敗檻送
建鄴於路作悲人道以自哀晦兄子世基臨死為連
句詩曰偉哉橫海鱗壯矣垂天翼一旦失風波翻為
螻蟻食晦續之曰功遂侔昔人保退無智力｜｜｜
｜｜｜｜｜｜｜晦女為彭城王義康妃被髮徒跣
與父訣曰阿公大丈夫當橫屍
疆場柰何狼籍都市言訖叫絶

〔敕〕欲得貴職依刀敕齊茹法珍傳見刀字南面向按代帝畫敕齊徐龍駒鬱林時爲羽林監常住含章殿著黄綸帽被貂裘｜｜｜｜｜｜｜左右侍直與帝不異明帝輔政請誅之買德胄奏學書作敕北齊樂陵王百年見玦字忘宣敕隋牛宏見之字不經鳳閣鸞臺何謂之敕唐劉禕之武后時爲宰相或告禕之受孫萬榮金與許敬宗妾私通后遣王本立鞫治以敕示之禕之曰｜｜｜｜｜｜｜｜｜后以謂拒制使賜死批敕唐李藩見尾字羨餘銀悉供別敕唐裴延齡見銀字

〔直〕輕魏將栢直漢韓信見佂字蒼天與直漢趙幽王友高帝子也以諸呂女爲后不愛女怒去讒之太后太后怒召趙王置邸令衛圍守之不得食王餓乃歌曰諸呂用事兮劉氏微迫脅王侯兮彊授我妃我妃既妒兮誣我以惡讒女亂國兮上曾不寤我無忠臣兮何故棄國自快中野兮｜｜｜｜于嗟不可悔兮寧早自賊爲王餓死兮誰者憐之呂氏絕理兮託天報仇遂幽死殺史見極平易正直後漢班彪見目字地將震而樞星直後漢蔡邕字伯

啗作釋誨略曰｜｜｜｜｜｜｜井無景而日陰食注云晏子春秋曰吾見維星絕樞星散地其動乎陰食謂不顯食凡日陰食則井無影

宇直後漢董卓見態字

賣病豬追還半直後漢公沙穆見豬字

文生訾呵減價子許隨價讎直魏衛臻傳見情字

賣魚如常取直魏任嘏見魚字

欲視氣候令奴樓上更直蜀周羣見災字

不復呼劉備字以關張杖刀立直蜀馬超見字字

奏馮愜不敦儒業令學生畚直晉崔洪見陵字

酒色之殺人甚於作直晉傳咸見了字

勸母不宜受伯送錢禪宅直宋蔡興宗父廓起二宅以東宅與兄軌軌送錢五十萬禪宅直興宗白母曰一家由來豐儉必共今日宅直不宜受也軌深愧曰我年六十行事不及十歲小兒

置讀書左右翻次上直梁元帝患目不自執卷｜｜｜｜｜｜｜五人各伺一更帝眠熟大鼾左右讀失次第或偷卷度紙帝必驚覺更令追讀

誹諧似優剛腸似直梁周宏正見談字

馬夜逸暴人禾駐馬

待明訪主酬直 隋趙軌見甚字 意密理新惟庚自直 隋虞世基傳見胄字 不救野狐落火自劾入三十直 唐温造見叱字 詔有司給宅直 唐馬周見宅字 世長愚且直 唐蘇世長為王世充守襄陽歸唐授玉山屯監高祖曰卿自謂佞邪直邪答曰愚且直帝曰若直者何為背賊歸我世長曰臣智窮力屈乃歸陛下使世充不死臣尚為勍敵帝笑曰何名長而意之短口正而心之邪世長曰名長意短誠如聖旨口正心邪不敢奉詔昔竇融以河西降漢十世侯之臣舉山南以歸唯蒙屯監帝悅遷諫議大夫 以選事委令史句直 唐蕭子儒見配字 學直 唐裴耀卿為相王府典籤與掾邸悅文學韋利器更直備顧問府號||| 吾屬命繞一馬直 唐鄭景山為太原尹裨將抵死諸將請贖不許其弟請代不許請納一馬贖乃許眾怒曰|||||||予遂作亂殺景山 坐失囚貶以代同舍夕直 唐竇參見因字 賤帛估高鹽直 唐陸長源見鹽字 納解中檣直 唐柳玭見檣字 元宗以宋璟賣直 唐李林甫傳見叱字 民訟以骰

子擲之勝者爲直五代董昌在越州素愚不能決事｜｜｜｜｜｜｜｜｜

〔力〕時力史記蘇秦者字韓努名　天授非人力史記漢文帝爲代王漢大臣誅諸呂使人迎代王張武勸毋往宋昌曰呂后立諸呂專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士卒皆左袒此乃｜｜｜｜｜也云云漢韓信見伍字　李悝爲魏文侯作教盡地力漢食貨志見教字　不如仲力漢高紀見頼字　吾寧鬬智不能鬬力漢項羽傳見羹字　秋豪皆帝力漢張敖嗣立爲趙王尚高帝魯元公主七年帝從平城過趙趙王旦暮自上食體甚卑有子壻禮帝箕踞詈甚慢之趙相貫高故父耳客也怒曰吾王孱王也說敖曰皇帝過王無禮請爲王殺之敖齧其指出血曰君何言之誤先王失國賴皇帝而復國德流子孫｜｜｜｜｜也願君勿復出口高曰吾王長者不背德今帝辱我王故欲殺之何迺汙王爲事成歸王事敗獨身坐耳云云餘見諾字　縣官不足爲盡力漢楊惲失爵位家居兄子安平侯譚曰西河太守建平杜侯前以罪過出令徵爲御史大夫侯罪薄又有功且復用惲曰有功何益｜｜｜｜｜｜譚曰縣官實然盍

司隸韓馮翊皆盡力吏也俱坐事誅蒙子公力漢陳咸見恨字見謂憂邊思職馭吏力漢丙吉見上字此人顯於世何侯力漢何武仁厚好進士為楚內史厚兩龔在沛郡厚兩唐及為公卿薦之朝廷｜｜｜｜｜｜｜也世以此多焉此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漢龔遂見生字今日所蒙稽古之力後漢桓榮字春卿少習歐陽尚書建武中入授皇太子拜博士詔問誰可傅太子者羣臣言太子舅執金吾陰識可博士張佚正色曰今陛下立太子為陰氏乎為天下乎即為陰氏則陰侯可為天下則固宜用天下賢才帝稱善即拜佚為太子太傅而以榮為少傅賜輜車乘馬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可不勉哉後拜太常榮初遭王莽之亂與族人桓元卿同飢厄而榮講誦不息元卿嗤曰但自苦氣力何時復施用榮笑不應及為太常元卿歎曰我農家子豈意學之為利乃若是哉注曰勞拜太常元卿來候榮諸弟子曰平生笑盡氣力今何如元卿曰我安能知此哉平生笑盡氣力見上唐堯以德化為冠冕以稷契為筋力後漢黃瓊字世英位太尉病篤

上疏曰｜｜｜｜｜｜｜｜｜｜｜｜｜｜｜嗚呼時蔡佞擅權外戚專恣所冠不以仁義爲冕所蹈不以賢佐爲力云云

臣食不敢遺餘奉職不敢遺力後漢董宣見平字

陸子可謂駑馬有逸足之力蜀龐統使吳吳人多聞其名及還並會昌門陸績顧劭全琮皆往統曰｜｜｜｜｜｜｜｜｜顧子可謂駑牛能負重致遠也謂全琮曰卿好施慕名有似汝南樊子昭雖智力不多亦一時之佳也績劭謂統曰使天下太平當與卿共料四海之士注或問統曰陸子爲勝乎統曰駑馬雖精所致一人耳駑牛一日行三百里所致豈一人之重哉劭問吾與卿孰愈統曰陶冶世俗甄綜人物吾不及卿論帝王之秘策攬倚伏之要最吾似有一日之長**諸人**

以舌擊賊伺惟以力晋朱伺見賊字

得無貽厥之力梁到溉孫藎早聰慧位殿中郎溉每和御詩武帝輒手詔戲溉曰｜｜｜｜｜帝登北顧賦詩藎受詔便就上謂溉曰藎定才子翻恐卿從來文章假手於藎又賜溉連珠曰硯磨墨以騰文筆飛毫以書信如飛蛾之赴火豈焚身之可吝必耄年其已及**朕當使卿智不使卿力**可假之於少藎見賞如此

梁孫謙爲零陵太守以老徵爲光祿大夫每朝見猶請劇職自效武帝笑曰｜｜｜｜｜｜｜｜｜｜｜夢

佛授戒名勝力梁陶宏景見萬字官好任無所用力陳任忠小名蠻奴爲領軍隋兵渡江忠敗於皇闕馳入見後主曰｜｜｜｜｜｜｜遂出降引韓擒虎入南掖門隋文帝後謂羣臣曰平陳之初悔不殺任蠻奴受人榮祿兼當重寄不能橫尸亦無所用力與宏演納肝何遠也

莫怪儀衛多稽古之力北齊崔㥄見多字沙苑之敗策耿馬而走曰丁掾力北齊李神雋見我字我得邊力後周晉公護太祖病屬以後事時嗣子幼强寇在近人情不安護綱紀中外撫循文武衆心乃定太祖常曰｜｜｜｜｜人莫曉至是人以護字當之彦之所貢稽古之力隋辛彦之見類字甄公好得法華經力後梁主蕭詧初鎮襄陽時與梁元帝有隙詧記室甄元成懷貳密書與元帝申款或得書送詧詧深信佛法常願不殺誦法華經人元成素誦此經遂獲免詧後見元成曰｜｜｜｜｜｜｜教以秦中團力唐曹王皐見法字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唐張元素爲侍

御史太宗發卒治洛陽宮元素諫罷之魏徵聞而歎曰｜｜｜｜｜｜｜豈抄經鑄像力唐姚崇治令曰五帝之時致仁壽無凶短下逮三王國祚延久其臣則彭祖老聃皆得長齡此時無佛｜｜｜｜｜｜邪

此令狐丞相之力唐裴坦見生字

罵任圜曰爾何蟲豸恃婦家力五代盧程見豸字

【翼】

多為奇陣張左右翼史記李牧見怯字

漢盆縱左右翼漢衛青見贏字

假賊兵為虎翼漢賈誼

夢生八翼晉陶侃少時漁雷澤得一織梭以挂于壁有頃雷雨自化為龍而去又｜｜｜｜飛而上天見天門九重已登其八唯有一門不得入閽者以杖擊之墜地折其左翼及寤左臂猶痛又嘗如廁見一人朱衣介幘斂板曰以君長者故來相報君後當為公位八州都督有善相者師圭謂曰君左手中指有豎理當為公若徹于上貴不可言侃以針決之見血灑壁而為公字以紙裛之公字愈明及都督八州據上流擁彊兵潛有窺窬之志每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

每思夢折翼見上

未若諸庾翼翼晉孫放見文字

升輅車

觸毀金翼 後魏魏鸞體幹雄偉孝文以有容儀以爲奉車都尉|||||||歛容請罪帝曰御體貌過人素不便習何足懼也

兄弟天生之羽翼 唐寧王傳元宗賜王書曰魏文詩西山一何高高高殊無極上有兩仙童不飲亦不食賜我一丸藥光耀有五色服之四五日身體生羽翼朕每言服藥而求羽翼寧如||||||予陳思王之才足以經國卒使憂死魏祚未終司馬氏奪之豈神丸劾耶

使吾得之傳虎以翼 五代唐李襲吉初爲晉王掌書記晉與梁交兵後晉王數困欲與梁和使襲吉爲書梁祖使人讀之至毒手尊拳交相於暮夜金戈鐵馬蹂踐於明時歎曰李公僻處一隅有士如此|||||||也

【弋】羌人謂奴爲無弋 後漢羌無弋爰劍者爲秦奴隸亡歸秦人追之藏山穴中得免||||||以爰劍嘗爲奴隸因名之後世世爲豪

【匿】識服匿 齊陸澄博覽無不知竟陵王子良得古器小口方腹而底平可容七八升澄曰此名服匿單于以與蘇武王視器底有字如澄言

〔棘〕孔子塋中不生荊棘 史記｜｜｜｜｜｜｜｜｜及刺人草 羿居人外

門生荊棘 後漢尹勤見門字 鸞鳳棲枳棘 後漢仇覽見生字 定闗中

披荊棘 後漢馮異見恩字 孔子闕里無故自除荊棘 後漢鮑永見除字

字 會見銅駞在荊棘 晉索靖見駞字 圖鄰女形釘其心以棘

晉顧愷之見心字 但使十步而有一芳余亦何辭於荊棘 北齊

盧詢祖見爪字 夢走超蒺棘 北齊馬敬德為後主侍講其妻夜｜猛獸將來向之敬德｜｜

｜｜妻伏地不敢動敬德占曰吾當為大官超棘過九卿也爾伏地夫人也後以師傅恩拜儀同三司其

徒曰馬生勝孔子孔子不得儀同 屯田微有不理名主掌解衣倒曳

於荊棘 隋趙仲卿見菟字 跣足履棘 五代梁主彥章見槍字 放牓開門

徹棘 五代和凝唐明宗時以翰林學士知貢舉時進士浮薄喜為諠譁以動主司每放牓則圍之以

棘閉省門絕人出入以為常凝徹圍開門而士皆肅然所取皆一時之秀故事知貢舉者所放進士以已

及第時名次為重歲及第時第五後知貢舉選范質為第五而歲與質皆位宰相封魯國公官太子太傅當時以為榮

〔億〕討東羌無慮用錢五十四億 後漢段熲為護羌校尉桓帝欲|||先零等詔問術略熲上言若以騎兵五千步萬人車三千兩三冬二夏足以破定|||||||||帝從之及平費用四十四億軍士死者四百餘人斬首三萬八千六百餘級獲牛馬羊驢騾駱駝四十二萬七千五百餘頭

〔極〕布衣之極 漢張良見侯字 唯天子建中和之極 漢兒寬為左內史武帝議封禪諸儒者五十餘人未能有所定上以問寬寬曰封泰山禪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節也然享薦之義不著于經以為封禪告成合祛於天地神祇祇戒精專以接神明總百官之職各稱事宜而為之節文唯聖王所由制定其當今將舉大事優游數年使羣臣使人自盡終莫能成||||||||兼綜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上然之乃自制儀采儒術以文焉合開也祛開也 更烏孫馬為西

極漢張騫傳初天子發書易曰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馬宛馬曰天馬云云

殺史見極後漢班彪見目字

收之斗極後漢趙壹見火字

與顧榮共論易太極晉紀瞻字思遠召拜尚書與顧榮同赴洛在塗｜｜｜｜｜｜｜｜榮曰太極謂混沌之時曚昧未分天地混其體聖人藏其身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誠易之太極也而王氏云太極天地愚謂未當若太極為天地則是天地自生無生天地者也瞻曰仲尼稱易準無復其餘也夫天清地平兩儀交泰其間自然之數孰知其始吾子云曚昧未分豈其然乎聖人人也安能藏其身於混沌未分之內意者直謂太極極盡之稱言其理極無復外形外形既極而生兩儀王氏指向可謂近之

名行殿曰圓極後魏念賢為太師錄尚書事西魏文帝時行殿初成詔近侍名之對者非一莫允帝心賢乃為圓極帝笑曰與朕意同即以名之

所居室自號寧極唐盧鴻隱嵩山｜｜｜｜｜｜

夜夢若有告者易有太極唐王勃嘗讀易｜｜｜｜｜｜｜｜｜子勉思之寤而作易發揮至晉卦會病止

〔域〕穿域 漢霍去病 見鞠字 閉玉關謝西域 後漢臧宮傳 見歃字 江南卑薄之域 後漢徐稺 見出字 秀異固産於方外不出於中域 晉華譚字令思廣陵人吳平舉秀才時九州秀孝策無逮譚者王濟嘲之曰君吳楚之人亡國之餘有何秀孝而應斯舉譚曰｜｜｜｜｜｜｜｜明珠文貝生於江鬱之濱夜光之璞出乎荊藍之下文王生於東裔大禹生於西羌子弗聞乎昔武王克商遷殷頑民于洛邑諸君豈其苗裔乎濟甚禮之 上

行先生已生彌陁淨域 梁庾詵 見公字 代同府使絕域 唐狄仁傑爲并州參軍同府鄭崇質母老疾當使絕域仁傑曰君可貽親萬里憂乎詣長史藺仁基請代行時仁基與司馬李孝廉不平相語曰吾等可少愧矣則相待如初

〔逼〕朱异曰徐叟出入兩宮漸來見逼 梁徐摛 見郡字 恐富貴來逼 隋楊素 見臣字

回溪先生史韻入聲卷第四十七

回溪先生史韻入聲卷第四十八

回溪錢　諷　正初編集

二十五德

德 吾爲若德 史記項王謂王翳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自刎而死注曰德亦可是功德之德也漢書作得

三王以弋道德 史記楚頃襄王時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者王召問之對曰小臣之好小矢之發也何足爲大王道且稱楚之大因天王之賢所弋非直此也昔｜｜｜｜｜｜五霸以弋戰國故秦魏燕趙者鶀鴈也齊魯韓衛者青首也鄒費郯邳者羅鸗也王何不以聖人爲弓以勇士爲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可得而囊載也王出寶弓碆新繳涉鄳塞以待秦之倦則南面稱王矣故秦爲大鳥負海内而處東面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臂傅楚鄢郢膺擊韓魏垂頭中國奮翼鼓翄方三千里則秦未可獨招而夜射也欲以激怒襄王王召與語遂告曰先王爲秦所欺怨莫大焉今楚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猶足以踊躍中野而坐受困竊爲大王弗取也注鶀音其鸗

音寵皆野烏天下之陰德史記韓獻子言於晉景公復立趙後太史公以爲｜｜｜｜｜

行陰德史記田成子見子字徧報諸所嘗見德史記蘇秦見印字精白

以承休德漢賈山至言曰陛下念思祖考術追厥功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焉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士莫不｜｜｜｜｜｜衛卒顧留一年報恩

德漢蓋寬饒見衣字功曹推賢可謂至德後漢郭丹見闕字吾爲碑

銘皆有憖德後漢郭林宗傳見色字雄姿傑出有王霸之略吾

敬劉元德魏陳登見錄字張子臺似與陰陽合德魏邴原傳張閣見好字

吾知禁三十年何意臨危處難反不及龐德魏于禁爲左將軍太祖使禁助曹仁討關羽於樊秋大霖雨漢水溢平地數丈禁等七軍皆沒禁與諸將登高望水無所回避羽乘大船就攻禁等禁遂降惟龐德不屈節死太祖哀歎曰｜｜｜｜｜｜｜｜｜｜｜｜｜｜｜｜｜邪會孫權禽羽禁復在吳文帝踐阼權稱藩遣禁還帝引見禁鬚髮皓白形容憔悴泣涕頓首

帝慰喻拜安遠將軍先北詣鄴謁高陵使豫於陵屋畫關羽戰克龐德憤怒禁降服之狀禁見慙恚發病薨

身是張益德 蜀張飛見橋字

二王當國羊公無德 晉羊祜為尚書僕射從甥王衍嘗詣祜陳事辭甚俊辯祜不然之衍拂衣而起祜謂客曰王夷甫方以盛名處大位然敗俗傷化必此人也及祜鎮荊州步闡之役戎以軍法將斬王戎戎行並憾之每言論多毀祜時人語曰｜｜｜｜｜｜｜｜

羊主養買德 晉桓沖見郎字

孟嘉故是盛德 晉孟嘉見吏字

彈蕭惠開曰非才非望非勳非德 宋劉瑀見未字

此是送吏部郎非關何彥德 宋何尚之見郎字

汝不患不富貴但將之以道德 梁周捨幼聰穎父容臨終曰｜｜｜｜｜｜｜｜｜｜

威鳳一羽足以驗其五德 梁劉遵簡文為太子時遵為中庶子及卒太子與其從兄令曰賢從弟中庶內含王潤外表瀾清及宏道下邑未申善政而能使人結去思野多馴翟此亦｜｜｜｜｜｜｜｜

吾以此文報德 後魏常景初高聰徙於北京高允為之聘妻給其資宅聰後為允立碑每

云｜｜｜｜｜｜足矣景爲允作遺德頌崔光曰高光祿平日每矜其文自許報允之德今見常生此文不得獨擅其美

夢雉來謝德後魏裴安祖見雉字卿今得免足使夷甫慙德後魏溫子昇陷於葛榮還京李楷曰｜｜｜｜｜｜｜｜｜里曰茅義門曰文德後魏李謚見義字

頑使安於德北齊安德王見王字改宣武軍爲歸德五代袁象先見設字

〔得〕意氣揚揚甚自得史記晏嬰傳見去字

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兎豈可得史記李斯爲趙高所誣謀反具五刑論腰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中子曰｜｜｜｜｜｜｜｜｜｜｜｜｜｜｜｜｜｜手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

吾爲公得漢項羽見罪字史記得爲德

天下共逐鹿高材者先得漢蒯通見主字

搖楚之下何求不得漢路溫舒曰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

獨可起而索不可坐而得漢燕王旦見小

字臣頭可得璽不可得漢霍光初輔幼主殿中嘗有怪一夜羣臣相驚光君符璽

郎郎不肯授光光欲奪之郎按劒曰｜｜｜｜｜｜

｜｜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郎秩二等衆庶莫不

多光膠西王有諛臣侯得漢龔遂為昌邑郎中令諫王賀曰臣聞｜｜｜｜｜｜｜

｜王所為擬於桀紂也得以為堯舜也王說其諂諛

嘗與寑處唯得所言以至於是今大王親近羣小漸

漬邪惡所習存亡之機不可不慎佳人難再得漢李夫人見立字魏荀粲見傷字成

帝復生天下不可得後漢王昌一名郎邯鄲人素為卜相工與趙繆王子林親善初

王莽篡位長安中或稱成帝子子輿者莽殺之郎緣是詐稱眞子輿與林等與趙國大豪共立郎率車騎入

邯鄲上王宮光武自薊得走信都發兵與郎戰不利使杜威請降威雅稱郎成帝遺體光武曰｜｜｜｜｜

｜｜｜｜況詐子輿予威求萬戶侯光武曰顧得全身足矣威曰邯鄲雖鄙終不君臣相率但全身而

已遂去因急攻拔之郎夜走追斬之及其破壞頭顱墮地願為孤豚豈

可得後漢翟酺字子超安帝時為尚書帝追感祖母宋貴人悉封其家又元舅耿寶皇后兄弟閻顯

等並用威權酺上疏曰昔竇鄧之寵傾動四方至使
議弄神器改更社稷｜｜｜｜｜｜｜｜｜
｜｜｜哉今外戚親幸功均造化臣恐威權外假歸
之良難孔子曰吐珠於澤誰能不含此最安危之極
戒也注春秋保乾圖曰臣功大者主威侵權并族害
已姦行吐珠於澤誰能不含言君之權柄外假必競
取以為已利猶珠出於澤誰不含取以為已寶謂公府掾可劫得後漢馬日磾見節字
少答我常侍萬戶侯不足得後漢傳燮見侍字不如生賣布
可大得後漢呂布既殺董卓卓將李傕等破長安布奔張揚於河內時李傕募求布急揚下諸將
皆欲圖之布懼謂揚曰與卿州里今見殺其功未必多｜｜｜｜｜｜｜所以瘦恨不
早相得魏呂布傳見瘦字爾向不取我豈能得晉郭翻見刁字此兒
雖小後能自得晉石崇司徒苞之幼子生於青州故小名齊奴少敏惠有謀苞臨終分財
物與諸子獨不及崇其母以為言苞曰｜｜｜｜｜｜｜及為荊州刺史劫遠使商客致富不貲時
人歎王阮兩得晉阮籍見居字我圖數千戶郡尚未能得晉何

充字次道居宰相強方有器局以社稷爲己任性好
釋典崇修佛寺供給沙門糜費巨億不吝也親友貧
乏無所施遺以此獲譏於世阮裕戲之曰卿志大宇
宙勇邁終古充問其故裕對曰｜｜｜｜｜｜｜
｜｜卿圖作佛不亦大乎時郗愔及弟曇奉天師道
而充與弟準崇信釋氏謝萬譏之曰二郗諂於道二
何佞於佛欲爲丹徒布衣豈可得晉諸葛長民見機字正忠事主難
得晉何無忌與劉裕相親結桓元篡位密共圖之劉毅家在京口與無忌素善言及興復之事無忌曰
桓氏強盛其可圖乎毅曰天下自有強弱雖強易弱
｜｜｜｜｜耳無忌曰天下草澤中非無英雄也
毅曰所見唯有劉下邳無忌笑而不答還以告裕因共要毅舉義每見錢曰我昔思
汝一箇不得齊鬱林王見未字百年復何可得齊豫章王嶷見年字宮
商暫離不可得齊褚彥回嘗聚袁粲舍初秋涼夕風月甚美彥回援琴奏別鵠之曲宮商
既畢風神諧暢王彧謝莊撫節歎曰以無累之神合有道之器｜｜｜｜｜｜｜也卿詐作善
非實得齊張融傳見流字范散騎小復儉之一晝不可復得

梁范雲仕齊爲散騎使魏魏人李彪爲設甘蔗黃甘粽隨盡絶益彪笑曰｜｜｜｜｜｜｜｜｜

｜經師易求人師難得 後魏盧誕博學有詞彩孝文詔曰｜｜｜｜｜｜｜｜朕諸兒稍長欲令卿爲師乃親幸晉王第令晉王以下皆拜之於帝前

白擲劇飲亦天性所得 北齊九文遥傳見風字

論易異先儒之旨天然獨得 隋楊伯醜見鱠字

不畏登不得 唐志見登字

君且輔政須大怖乃得 唐金梁鳳善相謂呂諲曰｜｜｜｜｜｜｜諲責驛史榜之史突入射諲兩矢幾中走而免明年知政事

枷名喘不得 唐來俊臣見枷字

此時佛出救不得 五代馮道見子字

特是子天才英特 唐李白舉有道蘇頲見而異之曰｜｜｜｜｜｜少益以學可比相如

〔勒〕魏延何人豈爲楊儀所部勒 蜀魏延見將字

摩訶兜勒 晉樂志胡角者本以應口笳之聲後漸用之橫吹有雙角者即口樂也張博望入西域傳其法於西京惟得摩

｜｜｜一曲李延年因造新聲二十八解乘輿以爲武樂健牟羅啄評邑勒南史新羅國呼城曰健牟羅其邑在內曰啄評在外曰邑勒猶中國之郡縣也涉度婆勒唐高仙芝見川字上馬挾鞍勒唐史敬奉見帶字

【肋】雞肋後漢楊修見惜字晉劉伶見拳字平澤中逐麞數肋梁曹景宗見婦字周武帝賜羊肋另見

【北】鷩東南備西北漢吳王濞反兵至梁梁城守吳兵欲西不敢即走條侯軍欲會戰條侯壁不肯戰吳粮絕卒飢數挑戰遂夜奔條侯壁｜｜｜｜條侯使｜｜｜｜果從西北不得入吳大敗騎馳東西車鶩南北漢東方朔見輿字尹翁歸部汾南閭孺部汾北漢尹翁歸見南字撫鳴劍而抵掌志馳於伊吾之北後漢臧宮傳見敵字鳴鼓攻賊西南自將掩賊東北後漢朱儁爲右中郎將討南陽黃巾趙宏宏衆十餘萬據宛城儁擊斬之餘賊韓忠復據宛儁因鳴鼓攻其西南賊悉衆赴之儁自

將精兵五千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退保小城乞降司馬張超等皆欲聽之雋曰昔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賞附以勸來耳今海內一統唯黃巾造寇今若受降更開逆意非計也因急攻不剋雋登土山望曰吾知之矣賊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不如徹圍并兵入城忠見圍解執必自出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既而圍解忠果出戰雋大破之忠等降賊遂解散

燕南趙北 後漢公孫瓚見碣字

南山之南北山之北 後漢法真見南字

太傅指南爲北 魏曹爽傳見渴字

避難者多在郡南而寧居郡北 魏管寧漢末之亂聞公孫度令行海外遂往遼東時｜｜｜｜｜｜｜｜｜｜｜｜｜｜示無還志

魏文帝臨江歎曰固天所以隔南北 吳孫權黃武四年魏文帝臨江觀兵有渡江之志帝見波濤洶湧歎曰固天所以隔南北也遂歸

北也

辭平北 晉王恭以平北將軍鎮京口初都督以北爲號者多不祥故相温王坦之之徒不受鎮北之號恭以超受爲辭實惡其名改前將軍

猶未識辰緯而意斷南北 齊顧歡隱於天台與孔珪共談四本曰蘭石危而密宣國安而踈士季似而非公深謬而是何者同

昧其本而競談其末｜｜｜｜｜｜｜置逆羣迷暗爭失得無準所以四本並立莫能相塞

旅肅然山南大路北 後魏崔敬友見旅字 朝来靡旗亂轍者皆

子昇逐北 後魏溫子昇字鵬舉御史中尉元匡博召詞人以爲御史時射策者八百人唯子昇與孫搴等二十四人爲高第于是預選者爭相引決匡使子昇當之皆受屈而去孫搴曰｜｜｜｜｜｜｜｜｜｜｜｜遂補御史時子昇年二十四

嚴興之南丁鄒之北 北齊封孝琰爲吏部郎和士開母喪附託者咸往奔哭鄴中富商丁鄒嚴興並爲義孝有一士人亦在哭限孝琰入弔出謂人曰｜｜｜｜｜｜｜有一朝士號哭甚哀聞者傳之士開大怒譖于武成決鞭一百

曹植陸機復生於北 北齊溫子昇見渾字

死以手指北 唐張孝忠爲成德李寶臣守易州寶臣晚節稍忌刻殺大將召孝忠孝忠不往然寶臣素善孝忠及病不能語以手指北而死其子惟岳擅立

【踣】

英王踣 唐志英宗賜宰臣巾子樣其制高而踣帝在藩邸時冠也時號｜｜｜踣頭仆也

【墨】注吳都賦直為壓纖紙墨 魏志載晉衛權注左思吳都賦無所發明直為壓纖紙墨 若士北息沉墨 蜀郤正傳見墾字 躬自伐薪以質紙墨 晉葛洪見名字 眉目分明鬢髮如墨 宋謝晦見及字 會楯上摩墨 後魏荀濟見文字 鳳泉墅燎松丸墨 唐王方翼見墅字 以頭濡墨 唐張旭工草書每大醉叫呼狂走乃下筆或丨丨丨丨而書既醒自視以為神不可復得也 妍捷不擇筆墨 唐裴行儉見捷字

【塞】虛羡熏心實禍蔽塞 漢路溫舒上書語 孟津捧土塞 後漢朱浮傳見丞字 此江與開闢俱生寧可以沙囊塞 吳步騭表云魏人圖以東向多作布囊欲以盛沙塞江孫權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若不如孤言當以牛千頭為君作主人也 猿母箭創子為以木葉塞 蜀鄧芝見創字 兩耳壁塞 晉夏統見處字 頸創以草塞 隋張定和見創字

【則】師象山則漢樂志安世房中歌曰美芳磑磑即即|||注曰磑磑崇積也即即充實也師衆也則法也言積實之盛衆類如山也

我兒曹蓬髮歷齒未知禮則後漢太原王霸妻不知誰氏霸立高節與同郡令狐子伯爲友子伯爲楚相而其子爲郡功曹子伯令子奉書于霸車馬服從雍容如也霸子方耕于野聞客至投耒而歸見令狐子沮怍不能仰視霸目之有愧色容去久卧不起妻怪其故霸曰吾與子伯素不相若向見其子容服甚光擧措有適||||||||父子恩深不覺自失耳妻曰君少修清節不顧榮祿今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奈何忘宿志而慙兒子乎霸屈起而笑曰有是哉遂共隱遯終身

下筆必爲楷則後漢張芝見書字

行欲爲無窮則晉阮籍見傳字

名範字士則魏鄧艾年十二隨母過潁川讀陳太丘碑言爲世範行爲士則遂||||||後宗族同者改之

德爲世表行爲士則後周盧昌衡爲徐州長史甚有能名吏部尚書蘇威考之曰|||||||

知我者亦以叔則不知我者亦以叔則梁任昉不事生產人或譏其多乞貸亦隨

復散之親故帝自歎曰｜｜｜｜｜｜｜｜｜｜｜｜｜｜｜獻瑤山往則唐裴光庭見執

字

【賊】子輿弊賊後漢耿弇見意字臣以武勇可守尉督盜賊後漢

馬武字子張南陽人王莽末入綠林中後與漢兵合位至捕虜將軍揚虛侯世祖後與功臣讌語從容曰諸卿不遭際會自度爵祿何所至乎鄧禹曰臣少學問可郡文學博士帝曰何言之讓乎卿鄧氏子志行脩整何為不掾功曹餘各以次對至武曰｜｜｜｜｜｜｜｜｜帝笑曰且勿為盜賊自致亭長斯可矣武嗜酒闊達敢言時醉在御前面折同列言其短無所避忌帝故縱之以為笑樂帝雖制御功臣每能回容其宥小失遠方貢珍甘必先徧賜列侯而太官無餘不任以吏職故皆保其福祿終無誅譴者

事行則為福不行則為賊後漢張元字處虛沈深有大略中平二年張溫以車騎將軍出征邊章等元自田廬要說溫翦除中官溫聞大震曰非不悅子之言顧力不能行何如元曰事行則為福不行則為賊今與公長辭矣即仰藥飲之溫執其手曰云云元遂去隱魯陽山中

謂曹操

清平之姦賊後漢許劭見雄字

蛾賊後漢黄巾賊亦名｜｜音蟻謂賊衆多也皇甫嵩傳

豈以一子之命而縱國賊後漢橋元爲太尉以疾罷少子十歲獨游門次卒有三人刧之登樓就元求貨有頃司隷率河南尹至恐并殺其子不欲迫之元瞋目曰姦人無狀元｜｜｜｜｜｜｜｜｜｜乎促令兵進元子亦死元乞下天下凡刧質皆并殺之不得贖以財寶時京師刧質不避豪貴子此遂絶

米賊後漢張魯祖父陵造作符書受其道者輒出米五斗故謂之｜｜陵傳子衡衡傳於魯其來學者初名鬼卒領部衆多者曰理頭各起義舍於路縣置米肉以給行旅量腹取足過多則鬼能病之

性雖猾吏志除豪賊後漢周紆字文通爲南行唐長到官曉吏人曰長｜｜｜｜｜｜｜且勿相試殺縣中尤無狀者數十人

君信可人必能辨賊蜀費禕見碁字

用官物討官賊晉陶侃爲江夏太守時陳敏冦武昌侃出兵衆之乃以運舩爲戰艦或言不可侃曰｜｜｜｜｜｜但須列上有本末耳遂擊破賊

天下寧有白頭賊晉陶侃爲荊州刺史擊杜弢于湘城弢將王貢挑戰侃遣謂曰弢爲益州吏盜用庫錢父死不

奔喪卿本佳人何爲隨之｜｜｜｜｜｜｜手貢初
横膝馬上侃言訖貢斂容下脚辭色甚順侃知其可
動復令諭之截髪爲信貢遂來降是乃遵養時賊晋陶侃以太尉鎮武昌時詔徵北中
郎將郭默爲右將軍默不願宿衛及赴召矯詔殺平
南將軍劉允自領江州侃聞投袂而起曰此必詐也
遂率大衆平之初司徒王導懼默不可制以默爲西
中郎將豫州刺史侃與導書曰郭默殺方州即得方
州害宰相便得宰相乎導答曰默居上流有如船艦
成資故包含隱忍潛嚴足下軍到是以得風發相赴
豈非遵養時晦以定大事者邪此手何可使着賊晋
侃省書笑曰｜｜｜｜｜也庾
亮見步字得一利刀子足以殺賊晋荀羨字令則七歲遇蘇峻難隨父崧在石頭
峻甚愛之恒置膝上羨陰白其母曰｜｜｜｜
｜｜｜｜｜｜｜母掩其口曰無妄言若其復至
正是天不養國賊晋謝炎字瑗度太傅安之子爲衛將軍會稽內史炎以資望鎮越土
及至郡無撫綏之能不爲武備將帥諫曰孫恩在海
冋人形便宜振揚仁風開自新之路炎曰符堅百萬
尚送死淮南況孫恩奔衂歸海何能復出｜｜｜
｜｜｜｜｜｜｜今速就戮耳後恩果復入寇炎被

害諸人以舌擊賊晉朱伺字仲文為江夏騎督時西陽諸賊抄掠太守楊珉每請督將議距賊計伺獨不言珉曰朱將軍何以不言伺曰｜｜｜｜｜｜伺惟以力耳又問將軍前後擊賊何以每得勝伺曰兩敵共對惟當忍之彼不能忍我能忍是以勝耳珉大笑此客必能作賊晉王敦見鼓字諸君怯懦乃是譽賊晉蘇峻陷京師縱兵大掠驅役百官逼令檐負上蔣山裸剝士女皆懷苫草自鄣無草者坐地以上自覆峻東西擒擄兵威日盛戰無不克溫嶠等唱義朝士之奔義軍者皆云峻狡黠有智力徒黨驍勇惟當以天討有罪誅滅不久若言人事未易除也嶠怒曰｜｜｜｜｜｜｜｜及累戰不捷嶠亦深憚之每入見符堅輒箕踞而坐呼之為氐賊晉周虓為梓潼太守母為符堅所獲遂｜｜｜｜｜｜｜｜｜｜｜｜｜｜｜堅不悅餘見羣字樊坦對石勒言猾賊晉石勒見言字六情所受皆悉是賊晉佛圖澄見葱字臨海太守謂為山賊宋謝靈運見海字孔熙先三十為散騎侍郎郍得不作賊宋范煜傳見彩字卿南

人怯懦豈辦作賊宋顧覬之吴郡人爲尚書郎嘗于文帝坐論江東人物言及顧榮袁叔謂曰||||||||覬之正色曰鄉乃復以忠義笑人何敞之崔百姓以鹽蒜食賊梁郡陵王見蒜字鹺榆賊後魏宗室天穆傳河間邢杲冦青州衆踰十萬先是河南人笑河北人好食榆葉故齊人號之爲|||天穆討平之對大衆呼天唱賊後漢宗室脩義爲吏部尚書唯事貨值時高居求上黨郡脩義已私許人抑居不與居言不遜脩義命左右牽曳之居||||||人問曰白日公庭安得有賊居指脩義曰此坐上者違天子詔物多者得官京師白劫非大賊予脩義失色君著白衣稱白賊後魏李孝伯與宋張暢遂語曰知水路爲白賊所斷暢曰||||||也孝伯大笑我此二婦並堪擊賊北齊神武納孝莊后爾朱氏爲別室神武甚敬重之見必束帶自稱下官神武後迎蠕蠕公主爾朱氏迎于木井公主引角弓仰射翔鴟應弦而落爾朱氏引長弓斜射飛鳥亦一發而中神武喜曰||||||||不作偷驢摸犢賊北齊崔㥄與神武定議廢立有功後以貪汙逃還鄉里時

清河多盜太守石愷得專殺愷經悛宅謂少年曰諸郎輩莫作賊太守打殺人悛曰下官家作賊止捉一天子牽臂下殿捉一天子推上殿｜｜｜｜｜｜｜｜｜｜

伊常於沈約集中作賊 北齊魏收每陋邢邵文邵云江南任昉文體本踈魏收非直模擬亦大偷竊收聞曰｜｜｜｜｜｜｜｜何意道我偷任任任沈俱有重名邢魏各有所好顏之推以二公意問祖珽珽答曰見邢魏之臧否即是任沈之優劣收以溫子昇全不作賦邢邵雖有文非所長常云會須能作賦始成大才士唯以章表碑誌自許此外更同兒戲

文宣常呼爲賊 北齊祖珽見油字

卿是好人那忽作賊 隋藝術韋鼎鼎爲光州刺史有土豪外脩邊幅常爲劫盜鼎於都會謂曰｜｜｜｜｜｜｜因條其徒黨其人驚懼即首服

射七十發皆中賊 唐高祖爲隋將擊龍門賊｜｜｜｜｜｜｜｜｜｜｜｜｜敗去晝得其箭于其尸

比來人多口打賊 唐嗣虢王巨剛銳果決祿山反元宗召對大悅勅楊國忠與語久不得罷國忠怠曰｜｜｜｜｜｜召不爾乎巨曰誰爲相公手打賊者乎

鳥賊 唐李容師見識字

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 唐唐儉見戩字

反殘

賊 唐王遂傳李師道平析齊爲三鎭以遂爲沂兖海觀察使遂褊刻杖仆皆踰制盛夏治署舍程督憏峭將吏素悍戾遂輒罵曰｜｜｜尋爲禪校王弁所殺

吾欲氣吞逆賊 唐張巡見碎字

臣生不能報陛下死爲鬼厲賊 唐張巡守睢陽城將陷巡西向再拜曰孤城備竭弗能全｜｜｜｜｜｜｜｜｜｜｜｜

肉食者欲以兒戲禦劇賊 唐蕭穎士傳安祿山反穎士見河南採訪使郭納言守禦計不用歎曰｜｜｜｜｜｜｜｜｜｜難矣哉

破銅山賊 唐李義府見布字

劫天子賊奪天子賊 唐韓全誨劫昭宗幸鳳翔失全忠圍之外兵詬守者曰｜｜｜｜｜守者亦詬外曰｜｜｜｜｜

黃賊打黑賊 唐志黃巢未破京師時都人以黃米及黑豆屑蒸食之謂之｜｜｜｜｜

扳矢反以射賊 五代梁張歸霸拒張晊於赤岡矢中歸霸拔之反以射賊一發而斃太祖望見甚壯之

【劾】殺趙繡以爲兩劾 漢嚴延年見家事

【黑】臨池學書水爲之黑 後漢張芝見書字

狀肥醜而黑 後漢梁鴻

傳見光字形長而色黑晉孝武李太后崙字賈家種婼而少子醜而短黑晉惠賈后見可字食鵝肉知白黑晉載記符融見口字衣裳不澣几案塵黑齊王逡之字宣約位光祿大夫給事中逡之率素|||||||年老手不釋卷不可濟江以舟中人鼻下氣皆黑唐袁客師見負字

【克】文翁柔勝先生剛克後魏常爽與高尚不仕教授門徒七百餘人立訓有勸農之科弟子事之若嚴君高允稱爽之嚴教曰||||||||立教雖殊成人一也八遇八克唐婁師德與吐蕃戰白水澗||||

【剋】八戰八剋後漢吳漢與公孫述戰于廣都成都之間||||遂平蜀

【刻】天囚行尸命在漏刻漢王莽傳王尋王邑自以功在漏刻後漢光武紀見勇字賦三十韻詩限三刻成二刻梁謝微見成字賦二百字詩以三刻梁到沆見成字武帝與語常移晷刻

梁賀琛見雅字漢秝後天二日十二刻梁陶宏景以等推知漢熹平三年丁丑冬至加時在日中而大賓以乙亥冬至加時在夜半凡差三十八刻是｜｜｜｜｜｜也每延英對宰臣率漏下十一刻唐文宗銳意於治｜｜｜｜｜｜｜｜｜｜｜凡除吏必召見訪問察其能否故太和之初政事修飭

惑

有君人之言退熒惑史記宋景公見度字堯放四罪而天下服今除一吏而衆皆惑漢鮑宣字子都哀帝時丁傅子弟並進董賢貴幸宣以諫大夫從其後上書諫曰｜｜｜｜｜｜｜｜｜｜｜｜｜｜｜｜古刑人尚服今賞人反惑我有三不惑後漢楊秉見財字與柏景造膝何由退熒惑晉陶回見舍字胥靳王波厭熒惑晉石季龍見矢字求熒惑後魏崔浩字伯深研精元象明元時太史奏熒惑在匏瓜星中一夕忽失所在帝召諸儒與史官求之浩曰庚午之夕辛未之朝天有重陰熒惑之亡當在此二日之內庚與未皆主秦辛爲西裔今姚興據咸陽是熒惑入秦矣諸人曰天上失

星人熒能知其所詣浩笑而不答後熒惑果出東井明年姚興死三年國滅人乃服 賀修德退熒惑 隋袁充爲太史令熒惑守太微數旬時繕修宮室征役繁重充上表稱陛下修德熒惑退舍百寮果賀充取媚于上如此 拒府中賀退熒惑 唐李晟見退字 置水城門以禳熒惑 五代唐莊宗同光二年九月｜｜｜｜｜｜｜｜注以非禮故書

【國】

吾不知水之可以亡人之國 史記魏世家見足字 若不脩德舟中之人盡爲敵國 史記吳起見險字 此天下辯士所居傾國 史記項羽紀漢王使侯公說項王與漢中分天下歸漢王父母妻子漢王封侯公爲平國君曰｜｜｜｜｜｜｜｜三王弋道德五霸弋戰國 史記楚世家見德字 金城湯池千里之國 漢張良傳劉敬說上都關中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上都雒陽雒陽東有成皐西有殽黽背河嚮洛其固亦足恃良曰雒陽雖其中小不過數百里且地薄四面受敵夫關中左殽函右隴蜀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固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此所謂｜｜｜｜｜｜｜

丨劉敬說是也上即日駕西都關中

恐天下以吾私廣國

漢申屠嘉文帝時爲御史大夫張蒼免相文帝以皇后弟竇廣國賢有行欲相之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久念不可而高帝時大臣餘見無可者廼以嘉爲丞相

臣請乞火於曹相國

漢蒯通傳曹參爲齊相請通爲客初齊王田榮畔項羽劫齊處士東郭先生梁石君及榮敗二人醜之入深山隱居客謂通曰先生知梁石君東郭先生何不進之於相國乎通曰臣之里婦與里之諸母相善也里婦夜亡肉姑以爲盜而逐之婦過所善諸母語以事而謝之里母即束縕請火于亡肉家曰昨暮夜犬得肉爭鬬相殺請火治之亡肉家遽追呼其婦故里母非談說之士也束縕乞火非還婦之道也物有相類事有適可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廼見相國曰婦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幽居守寡不出門者足下即欲求婦何取曰取不嫁者通曰然則求臣亦猶是也東郭先生梁石君齊之俊士也隱居不嫁未嘗卑節下意以求仕也願足下禮之相國曰敬受命皆以爲上賓注曰縕亂麻也

致金帛贖通國

漢蘇武留匈奴十九歲年老子前坐事死宣帝憫之問左右武在匈奴久豈有子乎武因平恩侯白前發匈奴時□婦適產一子通國有

聲問未報因使者｜｜｜｜｜｜之上許焉｜｜至上以為郎器人于絲竹鼓鞞之間

則是陳惠李微高于斥衡可相國漢史丹元帝時以駙馬都尉護太子家時定陶王有材蓺太子頗有酒色之失元帝被疾留好音樂或置鼓鞞殿下天子自臨軒檻上隤銅丸以擿鼓聲中嚴鼓之節後宮左右習知音者莫能為而定陶王亦能之上數稱其材丹進曰凡所謂材者敏而好學温故知新皇太子是也若迺｜｜｜｜｜｜｜｜｜｜｜｜｜｜｜｜｜｜也上嘿然而笑注曰陳惠李微是時好音者為黄門鼓吹

天下騷動大將軍得之若一敵國漢劇孟以俠聞吴楚反太尉周亞夫東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吴楚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為已｜｜｜｜｜｜｜｜｜｜｜｜｜｜｜｜

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漢李夫人見立字

吴公差彊人意隱若一敵國後漢吴漢字子顔為大司馬性彊力每從征伐帝未安恒側足而立諸將見戰陳不利或多惶懼漢意氣自若方整厲器械激揚吏士光武遣人觀大司馬何為還言方修戰攻之具乃歎曰｜｜｜｜｜｜｜｜｜｜｜｜矣每出師朝受詔

夕引道初無辨嚴之日故能任職以功名終及在朝廷謹質形于體貌漢嘗出征妻子在後買田業漢還讓之田軍師在外吏士不足何多買田宅乎遂分與昆弟外家

苦身待士不如爲國

後漢第五倫肅宗時爲司空帝以明德太后故尊崇舅氏馬廖兄弟廖等傾身交結士爭赴趨之倫以后族過盛上疏曰明帝譬諸外戚曰｜｜｜｜｜｜｜戴盆望天事不兩施臣常刻著五藏書諸紳帶竊聞衞尉廖以布三千疋城門校尉防以錢三百萬私贍三輔衣冠越騎校尉光臘日用羊三百頭米四百斛肉五千斤臣不敢不以聞及諸馬得罪歸國竇氏姑貴倫復上疏竇憲椒房之親年盛志美此誠好士交結之方然諸出入貴戚者類多瑕釁禁錮之人三輔論議者至云以貴戚發錮當復以貴戚浣濯之猶解醒當以酒也臣願嚴敕憲等閉門自守

河伯以水爲城國

後漢周舉傳曰昔齊大旱景公欲祀河伯晏子諫曰｜｜｜｜魚鼈爲氏族水盡魚枯豈不欲雨自是不能致也

中國名士聞有李安國

魏夏侯元傳李豐字安國明帝嘗問吳降人曰江東聞｜｜｜｜爲誰降者曰｜｜｜｜｜帝曰豐名被于吳越邪

吾之不可負桓侯猶桓侯之

不負國 晉桓彝為宣城內史蘇峻反彝遣將軍俞縱攻峻別將軍敗或勸縱退縱曰｜｜｜｜｜｜｜｜｜也戰死

魯詩書之國 五代慕容彥超據兗州反判官崔周度曰｜｜｜｜｜自伯禽以來未有霸者云云彥超怒因事斬之

劉約死至冡珠離國 晉載記劉聰子約死一指猶暖及蘇言見聰父元海于不周山諸王公卿將相死者悉在宮室甚壯麗號曰冡珠離國元海謂約曰東北有遮須夷國無主久待汝父為之汝父後三年當來約拜辭歸道遇一國曰倚尼渠餘國引約入宮與約皮囊一枚曰為吾遺漢皇帝約歸置皮囊於機俄蘇使左右機上取囊開之有一方白玉題曰猗尼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馳使呈聰聰曰若審如此吾不懼死矣及聰死與玉并葬焉

赤火南流喪南國 齊武帝紀先是魏地謠曰｜｜｜｜｜｜｜永明十一年有沙門從北齎此火至色赤於常火而微云以療疾多得其驗咸云聖火炙至七炷而疾愈是年帝崩

學士輩不堪經國 齊劉係宗見宗字 三雋共掌帝

儀可謂舅甥之國 後魏李瑾為散騎侍郎與黃門郎王遵業尚書郎盧觀與脩儀注王

盧即瑾之外兄臨淮三或曰｜｜｜｜｜｜｜｜｜｜｜｜何以亡秦之官稱於上國後魏李安世見秦字待見外孫然後返國北齊蠕蠕公主阿那瓌女也神武娉之阿那瓌使弟禿突佳送女戒曰｜｜｜｜｜｜｜｜公主性嚴毅一生不肯華言神武嘗病不得往公主所禿突佳怨恚神武自射堂輿疾就公主見將護如此骨肉還相殘何況執玉帛者萬國北齊盧詢祖封大夏男好臧否人物衆嫉之言其淫于從妹宗人思道曰大夏何為招四海議詢祖曰｜｜｜｜｜｜｜｜｜｜｜｜稱門閥者推八柱國後周李弼論見家字當為汝求柱國隋李敏選尚周宣帝后樂平公主女娥英公主謂敏曰我以天下與至尊唯一女夫｜｜｜｜｜｜若授餘官慎無謝及進見上謂公主曰敏何官曰白丁耳謂敏曰今授儀同敏不答上曰不滿爾意邪今授開府又不謝上曰公主有大功于我我何得向其女婿惜官今授卿柱國敏乃蹈舞敏與宇文氏大業末俱為煬帝所殺今是大國臣非復赤土國北史赤土國扶南別種也隋大業中屯田主事常駿求使其國既至駿宣詔書其王曰｜｜｜

｜｜｜｜｜美｜汝曹誑我將我入狗國北史悅般國見中字三柱國

唐劉仁軌見里字敗膚髮痛在身辱衣冠恥在國唐李傑爲御史大夫尚衣奉御長孫昕素惡傑遇于道內侍元宗姻壻與所親共歐辱之傑訴曰｜｜｜｜｜｜｜｜｜帝怒杖殺昕謝百官降書慰傑君不負臨賀肯負國唐楊憑傳徐晦見賀字

新羅君子國唐新羅傳元宗遣邢璹使其國詔璹曰｜｜｜｜｜卿往宜演經誼使知大國之盛破面不愈於破國唐李林甫爲相元宗將立太子林甫探帝意數稱壽王而帝意自屬忠王太子既立林甫畏禍起韋堅杜有鄰獄以搖東宮未幾誣河西節度使王忠嗣欲擁兵佐太子帝不信林甫未得忘一日從容曰古者立儲君必先賢德非有大勳力于宗社則莫若元子帝曰慶王往年獵爲豹傷面甚答曰｜｜｜｜｜｜｜｜子帝頗惑曰朕徐思之然太子自以謹孝聞帝無所發其猜

殺民姓萬姓國五代皇甫暉見姓字逸豫可以忘身憂勞可以興國五代伶官傳

二十六緝獨用

【習】勇可習 魏杜襲字子緒爲西鄂長劉表攻西鄂襲率男女固守時南陽功曹柏孝長在城中入室閉户牵被覆頭相攻半日稍敢出面其明側立而聽二日出户問消息四五日乃更負楯親鬬語子緒曰｜｜｜也 畫地書空寓所習 唐劉仁軌少貧賤好學遭亂不能自安每動止｜｜｜｜｜｜｜卒以通博聞後至將相 特由水墨之積習 唐王紹宗工草隸常曰鄙夫書無工者｜｜｜｜｜｜｜耳常精心率意虛神靜思以取之吳中陸大夫以余比虞君以不臨寫故也聞虞被中畫腹正與余同虞即世南也

【襲】妻省疾命左右扶起冠幘加襲 吳顧悌見幘字 剋日方戰不爲掩襲 晉羊祜見計字

【集】神未至而百鬼集 史記武紀五利將軍欒大常夜祠其家欲以下神｜｜｜｜｜｜｜矣然頗能使之 字遥集 晉阮孚字遥集咸次子也其母胡婢孚初生其姑取王廷壽魯靈光

殿賦曰胡人遥集於上楹而以字爲郡庭白烏集晉虞溥見庭字玉海集齊張融見海字七葉之中人人有集梁王筠與諸兒論家集云史稱安平崔氏汝南應氏累葉有文才然不過父子兩三世耳非有｜｜｜｜名德重光爵位相繼｜｜｜｜如吾門者也以一官爲一集梁王筠自撰其文章｜｜｜｜｜｜自洗馬中書中庶吏部左佐臨海太府各十卷尚書三十卷凡一百卷先通回文集後魏邢臧與裴敬憲盧觀共讀回文集臧獨先通達生文人集北齊李槩爲殿中侍御史性倨傲每對兄弟露髻披服略無少長之禮臨卒自簡詩二十四首謂之｜｜｜｜｜｜自爲之序一覽便誦何遜集北齊元文遥初魏濟陰王暉業大會賓客時有人將何遜集初入洛邢邵試命文遥幾編可得文遥一覽便誦時年十餘歲暉業曰吾家千里駒也邵曰此殆古未有手寫梁武簡文二集後周蕭大圜梁簡文帝子爲麟趾殿學士梁武集四十卷簡文集九十卷各止一本並藏秘閣六圜既入麟趾方見之乃手寫二集一年並畢識者稱歎寶章集唐王方慶傳武后嘗就求羲之書方慶奏十世從祖羲之書今

所存唯一軸并上十一世祖導至曾祖讚并九世從祖獻之等書共十篇后詔崔融序其閥閱號｜｜｜後賜之

瓜上蠅集 唐武儒衡見上字

李氏花蕚集 唐李乂與二兄俱以文章自名兄弟同為一集號｜｜｜｜

每遷官升平第烏集 唐郴沖郢見第字

聯珠集 唐竇羣兄常弟牟庠鞏皆為郎工詞章為｜｜｜｜義取昆弟若五星然

偷江東集 唐羅紹威為魏博節度以江東羅隱工詩學幣結之通譜系昭穆因目已所為詩曰｜｜｜｜云

西江集 五代王仁裕好為詩嘗夢剖腸胃以西江水濯之頓見江中沙石皆為篆籀文因取而吞之由是文思益進乃集平生所作詩萬餘首號｜｜｜｜云

撰佛國記法喜集 五代馬允孫見記字

〔濕〕為人上操下急如束濕 漢甯成好氣為少吏必陵其長吏｜｜｜｜｜｜

｜｜推燥居濕 後漢李善見湩字後漢楊震言安帝阿母王聖出自賤微得遭千載雖有｜｜｜之勤而前後賞惠過報勞苦而無猒之心不知紀極

驗蠶中鼠矢裹乾外

濕吳孫亮見矢字 詹唐黏濕宋范煜見方字 書獲全而被大濕齊虞龢少好學居貧屋漏恐濕墳典乃舒被覆書|||||||時人以比高鳳 蔣帝廟中人馬脚畫泥濕梁曹景宗傳見廟字

【執】埶同友執晉王導與元帝||||

【汁】衆啜汁史記魏世家見術字 明府政未能致甘露此青木汁後漢鄭敬見露字 何賴飲肉汁後漢孔融傳見砍字 飲糞汁後漢董卓傳郭汜見藥字 我曹自可相食何宜使犬舐其汁後漢陽球靈帝時為司隸校尉奏收中常侍王甫太尉段熲等付獄自臨考甫等五毒備至甫小子永樂少府萌謂球曰父子既當伏誅少以楚毒假借老父球曰若罪惡無狀死不減責欲求假借邪萌罵曰爾前事吾父子如奴奴敢反主乎球使以土窒萌口箠朴交至甫父子悉死杖下熲亦自殺乃僵磔甫夏門城曹節見之抆淚曰|||||||||||||予直入省白帝曰陽球故酷暴吏不宜使在司隸乃從為衛尉球被召急求見帝

曰乞假臣一月令豺狼梟鴟各伏其辜叩頭流血殿上呵叱曰衛尉折詔耶再三乃受後與司徒劉郃等謀誅中官下獄死

引羊車以竹葉鹽汁晉胡貴嬪傳見車字

石崇廁上置甲煎粉沉香汁晉王敦見鼓字

滑臺蹈毋出乳汁宋朱脩之見出字

擢崔叔瓚髮沃以溷汁北齊文宣見頭字

【十】

知二五而不知十史記越王無彊見論字

楚戰士無不以一當十漢項羽救趙大破秦軍當是時諸侯救鉅鹿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侯皆從壁上觀｜｜｜｜｜｜｜｜｜呼聲動天地諸侯軍人人惴恐於是楚已破秦軍羽見諸侯將入轅門膝行而前莫敢仰視羽繇是始為諸侯上

蒸餅坼作十晉何曾見處字

怒兄子為謝安設盛饌杖之四十晉陸納見業字

如此人曾不得四十晉王濛見兒字

每醉於父墓前自杖三十晉庾袞初袞父戒袞以酒每醉自責曰發先人之誡何以訓人乃於父墓前自杖三十

每須一物輒造正御三十副御

次副各三十宋明帝見枕字少時常恐不滿五十梁任昉見爪字一

大人只十北齊文宣登祚改元天保識者曰天保字｜｜｜｜帝其不過十乎帝曾問大山道士曰吾得幾年爲天子答曰三十年帝曰十年十月十日得非三十乎帝果以天保十年十月甲午崩時以爲知命

領軍一時三十北齊後主見依字天杖以百二十後周宣帝見杖字

部內縣令犯法遂自杖三十後周長孫儉鎮荊襄所部縣令爲百姓所訟推按得實儉大集僚屬於聽事前引己過內祖自罰捨令不問文帝與儉書曰近聞公｜｜｜｜｜｜｜｜用肅羣下聞之嘉歎良久

外祖慜其孤幼捨之命左右自杖三十隋皇甫績少孤爲外祖韋孝寬所鞠養孝寬以諸子墮業督以嚴訓慜績孤幼持捨之績曰我無庭訓養於外氏不能尅躬勵己何以成立深自感激命左右自杖三十孝寬聞而對之流涕

每笞不滿十隋酷吏燕榮爲幽州總管貪暴淫縱時詔以元宏嗣爲幽州長史懼辱固辭文帝知之敕榮曰宏嗣杖十已上罪皆奏聞榮忿曰豎子何敢弄我｜｜｜｜｜然一日中或至三數

如是歷年怨隙日構榮遂收宏付獄禁絕其粮宏嗣飢抽衣絮雜水咽之其妻詣闕稱冤遂徵榮還賜死先是榮家寢室無故有蛆數斛從地墳出榮果死於蛆出之處

唐元載傳 吾家世無五十郞謨欲獻字三十見監字 五代唐趙鳳見著字改二十爲五十

五代漢蘇逢吉見券字 執伶奴安十十 五代唐王思同爲京兆尹潞王從珂反鳳翔遣伶奴安十十以五絃詞思同欲因以通意思同執送京師

褶

使世子燔翳捐褶 魏崔炎太祖出征炎傳文帝於鄴世子仍出田獵變易服乘炎諫||||||世子報曰昨奉嘉命欲使燔翳捐褶翳已壞矣褶亦去焉 釋韝着袴褶 吳呂範嘗與孫策棊範曰將軍士衆日盛綱紀猶不整乞暫領都督部分之策曰子衡士大夫豈宜屈小職範便||||||執鞭詣閤下自稱領都督策乃委以事軍禁大行 遣行刑人袴褶 晉郭璞見廁字 户內爛顧颸所贈韋袴褶 晉郭文見骨字 謂其子曰汝後勿袴褶 齊呂安國見宮字 詔送白紬袴褶 後魏王元威宏農人獻文

崩元威立草廬於州城門外衰裳蔬粥哭泣無時刺史以聞詔問狀云先帝澤被蒼生元威不勝哀慕心如此詔問欲有所訴聽列上元威曰聞諱悲號竊謂從子同例無所求詔大除日｜｜｜｜｜｜與元威繹服下州令表異焉

乘犉牛弊韋袴褶 後魏胡叟見岭字 不肯著烏衣

袴褶 後魏傳靈越初自北走南迎者出烏皮袴褶令代常服曰豈可著體上衣見垣公也謂刺史垣護之對曰當著此見南方國主豈垣公也竟不肯著

停服袴褶 唐歸崇敬為主客員外郎時百官朝朔望皆服袴褶崇敬非之建言三代逮漢無其制隋以來始有服者事不稽古宜停代宗詔可

【入】

天子祓然後入 史記漢武紀見法字

三反而不致一入 史記孟嘗君傳見門字

恣所為不問出入 漢陳平傳楚圍漢王於滎陽漢王問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平曰項王為人恭敬愛人士之廉節好禮者多歸之至於行賞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大王嫚而少禮士之廉節者不來然大王能饒人以爵邑士之頑頓嗜利無恥者亦多歸漢誠各去兩短集兩長天下指麾可定矣然大王資侮人不能得廉節之士顧楚有可亂者彼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眜龍

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耳大王能出捐數萬斤金行
反間間其君臣項王意忌信讒必內相誅漢王乃出
黃金四萬斤予平｜｜｜｜｜｜平既多縱反間於楚軍宣言諸將欲與漢爲一滅項氏分王其地項王果疑之使使至漢漢太牢之具舉進見楚使陽驚曰以爲亞父使使復持去惡草具進楚使使歸具以報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乞骸骨歸未及彭城疽發背死

持盾入漢樊噲見酒字排闥直入漢樊噲見闥字畫地爲獄議不入漢路溫舒
司馬遷傳並見對字行縣邑陳兵出入漢韓信爲楚王初之國｜｜｜｜｜｜有變告信欲反音狀甚怪自牖而入後漢公沙穆見三字立祠於永康至
今蚊蚋不能入後漢趙炳有道術章安令惡其惑衆收殺之人爲｜｜｜｜｜｜｜｜｜｜
｜｜城中外雀鼠不得出入魏文帝黃初四年詔曰朕以孫權命征南攻圍江陵｜｜｜｜｜｜｜｜｜｜｜｜｜北几上內耳步騎蹙人船豈得入吳呂蒙見嶋字遇
雨拜官不許以繖入晉王雅見傳字人仕宦不入當出不出

當入宋劉璵見疾字從鳳莊門入宋謝朏莊之子起宗鳳之子明帝嘗敕起宗朏||
|||起宗曰君命不可以不往乃趍而入朏曰君處臣以禮遂退不入時以比王尊王陽使二
老婦守閤不聽何尚之入宋王敬宏見女字元麗後醉輒令
閉閤曰勿使丞入後魏辛琛為滎陽郡丞太守元麗性頗使酒琛每諫止之||||
|||||||||也斗酒隻雞不敢入北齊宗室永樂神武從凡于封陽州公罷
豫州刺史家產不立神武問故答曰裴監為長史辛公正為別駕受王委寄|||||||神武乃以
永樂為濟州仍以監公正為長史別駕謂永樂曰爾勿大貪小小義取莫復畏杖門者曰何
故聽蠅入北齊庫狄伏連性愚狠為鄭州刺史居室忠蠅|||||||||又不識士流
開府參軍多是衣冠士族皆加棰撻過遣築墻夢神決脅以入唐肅宗吳后忽寢厭曰夢
神降我介而劍決我脅以入殆不能堪燭至其文尚隱然生代宗鐵簪畫壁記祖入
唐漢陽公主見祖字權貴干請但厚奉以稟入唐劉晏分置天下租庸補署數

百人皆盡當時之選趣督倚辦故能成功雖｜｜｜｜｜｜以稟入奉之未嘗使親事是以人人自勸

遠坊之人宿昔乃知王師之入唐李晟見稷字朕謂久次欲

優其稍入唐郭承嘏自給事中出爲華州刺史給事中盧載還詔書言承嘏宜在禁闥文宗曰｜｜｜｜｜｜｜｜｜耳乃復給事中

江淮弩士入唐王栖曜爲浙西兵馬使李希烈反將東襲宋州栖曜以彊弩三千涉水夜入寧陵希烈不之知晨朝矢集帳前驚曰｜｜｜｜｜｜矣遂不敢

東崔四入唐崔允文結朱全忠凡四拜相世謂｜｜｜｜

〔立〕

秦爲大鳥負海內而處東面而立史記楚世家見德字

家徒四壁立漢司馬相如與卓文君歸成都｜｜｜｜卓王孫大怒曰女不材我不忍殺一錢不分也文君久之不樂曰第俱之臨邛從昆弟假貸猶足爲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與俱之臨邛盡賣車騎買酒舍乃令文君當壚相如身自着犢鼻褌與庸保雜作滌器於市中卓王孫恥之爲杜門不出諸公更相謂曰有一男兩女所不足者非財也長卿故倦雖貧其人材足依也卓王孫不得已分與文君僮百人錢

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又見都字　後漢崔寔字子真初父卒困窮以酤釀販鬻爲業人多譏之寔終不改亦取足而已及仕宦歷位邊郡而愈貧薄及卒家徒四壁立無以殯斂

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　漢孝武李夫人以倡進兄延年知音善歌舞每爲新聲變曲聞者感動延年侍上歌曰|||||||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上曰今世豈有此人乎平陽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召見之實妙麗善舞由是得幸

當熊立　漢孝元馮昭儀見熊字

三十而五經立　漢藝文志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力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

每從征伐帝未安恬側足而立　後漢吳漢見國字

鍾離尚書若在此殿不立　後漢鍾離意顯宗時爲尚書僕射永平三年大旱而大起北宮意免冠諫會連有變異意復上疏帝雖不時能用然知其至誠亦以此不得久留出爲魯相後德陽殿成百官大會帝思意言謂公卿曰|||||||

蒼天已死黃天當立　後漢皇甫嵩傳黃巾賊張角置三十六方猶將軍號也大方萬餘人小方

六七千訛言｜｜｜｜｜｜｜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書京師城寺門及州郡官府作甲子字皆着黃巾為摽幟角稱天公將軍弟寶地公將軍弟梁人公將軍後為皇甫嵩朱雋所破以諸博士坐居上不就席獨立後漢戴憑見席字稠人廣坐與張飛終日侍立蜀關羽見日字孫夫人侍婢百餘皆執刀侍立蜀誌正傳見刀字母命守丹柰每雨輒抱樹而立晉王祥見炙字處衆人中居然獨立｜｜｜｜｜晉庾敳字子嵩有遠韻都下震懼咸荷擔而立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魏太武至瓜步聲欲度江｜｜｜｜｜｜｜手執鞍橋倒立後魏傳永見期字卿之三義何以自立北齊杜弼文襄平王思政弼曰思政不察逆順之理不識大小之形不度強弱之勢宜其俘獲文襄曰古有逆取順守大吳困於小越弱燕能破強齊｜｜｜｜｜｜｜｜弼曰王若順而不大大而不強強而不順得如聖旨今既兼備鄙言可以還立所乘馬升聽事登牀而立後周盧光見破字命裴

俠別立後周裴俠爲河北郡守常與牧守俱謁文帝｜｜｜｜曰使清慎奉公爲天下之最今衆中有如俠者可與之俱衆默然時號獨立使君

耳目之官固當特立唐韋思謙見偶字

捧首立唐劉栖楚見垺字

射令人戴瓠立唐日本國高宗時使者與蝦蛦人俱来蝦蛦亦居海島其使鬚長四尺許令人戴瓠立數十步射無不中

桑蔭不徙而大功立唐尉遲敬德賛

〔粒〕夏屋初成大匠先立其下嘉禾始熟農夫先嘗其粒魏劉楨荅借鄭落帶書與晉庾懌扇事周見新字

噉落席飯粒晉殷仲堪見盌字

日食米百粒晉桑虞見哀字

織落毛拾遺粒北史隱逸傳叙見毛字

〔笠〕扞兩笠史記帝舜文瞽叟欲殺舜使上塗廩瞽叟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扞而下去後又使舜穿井□□□舜既入深瞽叟與象共下土舜從匿空旁出

斬壓下士以取民家一笠吳呂蒙見鎧字

塗中見相識輒覆面以傘笠梁王籍見面字

篙工

柂師皆侈袖大笠唐韋堅見潭字

【揖】見沛公長揖漢酈食其見狂字見大將軍揖漢汲黯見客字奉高譬諸汎濫雖清易挹後漢黃憲傳見來字爲計吏見司徒獨長揖後漢趙壹見怪字客室中學揖齊張敬兒見對字五郎虛位揖唐宋璟見坐字舉笏却揖唐宋璟爲御史中丞有丧告滿入朝公卿以次謁通禮意張易之後至促步前璟丨丨丨唯唯故積怨欲中傷之性不喜拜揖唐王績字無功性簡傲不喜拜揖見甬知績誕縱不嬰以家事

【泣】爲近婦人不泣史記箕子見詩字送燕后持踵泣史記趙世家見面字牛衣中涕泣漢王章見時字張升與友人相抱而泣後漢陳留老父見所字金狄泣魏明帝從長安承露盤盤折丨丨或丨諸葛亮卒廖立垂泣蜀廖立字公淵爲長水校尉諸葛亮表其誹謗從汶山郡立聞亮卒垂泣曰吾終左衽矣何

至作楚囚相對泣晉王導見吾字百姓有罪應加捶撻向之

涕泣晉夏方爲高山令百姓有罪｜｜｜｜｜｜｜而不加罪大小莫敢犯焉誤道耶

目者輒涕泣宋袁粲忤孝武其母候帝出負塼叩頭流血塼碎傷目後粲與人語有｜｜｜

｜｜聞樂令亡老姥棄槲葉大泣齊樂預見葉棄葉字見諸父

常泣梁劉苞三歲而孤至六七歲｜｜｜｜｜時伯父悛繪等並貴其母謂其畏憚怒之苞曰早孤

不及有識聞諸父多相似故悲耳母亦悲慟野老田父知與不知皆爲流

泣梁王琳見血字李貴聞轉工部中大夫於府中悲泣後周裴俠

爲民部中大夫姦吏主守倉儲隱沒至千萬使摘發略盡轉工部有大司空掌錢物李貴於府中悲泣曰

官物多費用裴公清嚴懼罪俠聞之許其自首貴言隱費錢五百萬若行事不允或妄

嗔怒母還堂蒙袂而泣隋鄭善果見後字諸因聞還皆垂泣

唐張文瓘爲大理卿不旬日斷獄四百抵罪者無怨言嘗有小疾囚相與齋禱願亟視事及拜侍中｜｜

｜｜｜

［急］客星犯帝坐甚急 後漢嚴光見態字 良怖急 後漢馬援見游字 縛虎不得不急 後漢呂布為曹操所圍城陷乃下降布見操曰今日已往天下定矣明公所患不過於布今已服矣今布將騎明公將步天下不足定也顧謂劉備曰元德卿為坐上客我為降虜繩縛我急獨不可一言邪操笑曰｜｜｜｜｜命緩縛劉備曰明公不見呂布事丁建陽董太師乎操頷之布目備曰大耳兒最叵信陳宮字公臺本操將以東郡叛降布布與布俱禽操謂宮曰公臺平生自謂智有餘今竟何如宮指布曰是子不用宮言以至於此操曰奈卿老母何宮曰老母在公不在宮也夫以孝理天下者不害人之親操復曰奈卿妻子何宮曰霸王之主不絕人之祀固請就刑遂出不顧操為之泣涕布與宮皆縊殺之 持我何太急 魏辛毗見裾字 占婦殺夫以閤屋鵲鳴聲甚急 魏管輅見鳴字 怒客言西南風急 宋謝宏微見舟字 定復不急 齊謝朓為吏部郎常輕江祏祏為人祏請朓朓言有一詩呼左右取既而便停祏問故曰｜｜｜

｜祐以爲輕已後祐又與弟祀侯朓朓曰可謂帶二江之雙流祐轉不堪因共說之朓下獄死二江雙流蜀都賦語

華帶太急 齊張融華帶寬殆將至髀王敬則曰｜｜｜｜荅曰既非步吏急帶何爲

〔給〕**鹵救死扶傷不給** 漢司馬遷曰李陵提步卒五千足歷王庭垂餌虎口與單于連戰｜｜｜｜｜｜

築塹以自給 後漢周紆字文通爲渤海太守每赦令到先遣使屬縣盡決刑罪乃出詔書坐徵詣廷尉免紆廉潔無資常｜｜｜｜｜肅宗聞而憐之復以爲郎

以馬磨自給 蜀許靖字文休汝南人與從弟劭私將情不協排擯靖不得齒叙｜｜｜｜｜

諸子樵釆自給 後魏高允見官字

馮公營婚日不暇給 北齊袁聿修爲吏部尚書初馮子琮以僕射領選婚姻相尋聿脩常非笑之云馬公營婚日不暇給及聿修自居選曹亦不能免時論謂地勢然也

隴種車騎尚不足給 唐竇軌見詔字

〔級〕**上功首鹵差六級** 漢馮唐傳見用字

融不知階級 齊張融見丞字

足狗肉便了事何用階級 齊周山圖傳見爲字

在官以來不冐

一級後魏崔光詔誡子孫曰吾｜｜｜｜｜｜｜豈以垂老之年求一階半級隋李超見樹字不樂胃游少年間取一班一級唐韋表微見味字

[汲]斬美人以笑躄者髮散行汲史記平原君見躄字城中負戶而汲後漢光武紀王尋王邑圍昆陽數十重雲車十餘瞰臨城中或爲地道衝輣撞城｜｜｜｜｜｜乞降不許餘見勇字文簿書記皆姬妾汲後漢公孫瓚見步字拜姑禮畢提甕出汲後漢鮑宣妻見時字母好飲江水妻常泝流出汲後漢姜詩妻見繪字

[及]吾不見賈生久自以爲過之今不及漢賈誼見席字心氣動則精神散而邪氣及漢東方朔見酒字八及後漢黨錮見禮字泰始皇漢孝武之儔才具微不及魏明帝與朝士素不接即位後數日獨見

侍中劉煜語畫日衆人側聽煜旣出問何如
煜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耳 真粹之
地所不及 晉荀藩二子邃闓俱有名明帝問王廙曰
二荀孰賢廙答以闓才明過邃庾亮曰邃
丨丨丨丨亦闓丨丨丨由是 清貞簡貴不減父祖但
議者莫能定其兄弟優劣
曠淡微不及 晉王述 人言汝勝我定不及 晉王述每
見癡字 受職不爲
虛讓其有所辭必于不受及遷尚書令其子坦之諫
以故事應讓述曰汝謂我不堪邪坦之曰非也但克
讓自美事耳述曰旣云堪何爲復讓丨丨丨丨丨
丨丨也坦之爲桓溫長史溫欲爲子求婚于坦之及
還家省父而述愛坦之雖長大猶抱置膝上坦之因
言溫意述大怒遽排下曰汝竟癡邪詎可畏溫面而
以女妻兵也坦之辭以他故 其子朝棄而暮及 晉鄧
溫曰此尊君不肯耳遂止 攸見
兒 仲尼生而知之非希企所及 晉孫放字齊莊七八
字 歲庾亮問欲齊何莊
放曰欲齊莊周亮曰不慕仲尼邪放曰 時人以方楊
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亮大奇之
德祖微將不及 宋謝晦字宣明美風姿善言笑眉目
分明鬢髮如墨涉獵文義博贍多通

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梅聞猶以爲恨 其狂不可及 宋顔延之見狂字 我聽

鼓吹殆不及 齊孔珪見鳴字 常常貴人所不及 齊紀僧真見户字 若

貴臣盡杖正恐吾輩及 唐張嘉貞傳見保字 官車載物賜優人

李可及 唐曹確傳見車字又見彈字

〔邑〕絳水可以灌平陽汾水可以灌安邑 史記魏世家見尺字 祠

三神于百邑 史記趙世家見令字 表會稽山爲奉邑 史記范蠡見意字

以沛爲朕湯沐邑 漢高祖見鄉字 獻城陽郡爲魯元湯沐邑

漢齊悼惠王見危字 陳兵行縣邑 漢韓信見入字 誘單于於馬邑 漢韓安國

傳見壹字 陳仲弓宏道下邑 後漢左雄黄瓊傳論見倫字 豈以口腹累

安邑 後漢閔仲叔見去字 置圍棊州邑 宋王諶傳明帝好圍棊丨丨丨丨以建安王

休仁爲圍棊州都大中正諶等四人爲小中正褚思莊等爲清定訪問 屈折小官栖泊

京邑後魏高燮有文才大武每徵辭疾不應笑其兄兄丨丨丨丨丨丨丨常從容於家若得

封必以居巢紹司徒舊邑唐劉子元見史字德宗親擇吏宰

畿邑唐郴渾爲相丨丨丨丨丨丨丨政有朕它宰相賀帝得人渾獨曰此特京兆尹職耳陛下當

擇臣輩以輔聖德臣當選京兆尹以承大化尹當求令長親細事代尹求令非陛下所宜帝然之

回溪先生史韻卷第四十八

回溪先生史韻入聲卷第四十九

回溪錢　諷正初編集

二十七合與盍通

〔合〕履至尊而制六合秦紀見旗字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史記佞幸傳諺曰｜｜｜｜｜｜｜｜｜固無虛言仕不爲祿所如不合漢敘傳班彪字叔皮數應三公之名｜｜｜｜｜｜｜｜｜學不爲人博而不俗言不爲華述而不作常以爲落落難合後漢耿弇傳見父字詭言滹沱冰合後漢王霸見揄字伏波論兵與我意合後漢馬援爲人明鬚髮眉目如畫閑于進對尤善述前世事每言及三輔長者下至閭里少年皆可觀聽自皇太子諸王侍聞者莫不屬耳忘倦又善兵筴光武曰｜｜｜｜｜｜｜｜｜｜｜｜性嗜榮貴不求苟合魏王肅見友字不學孫吳而暗與之合晉山濤爲右僕射時平吳之後武帝詔天下罷軍役示海內大安州郡悉

去兵帝常講武于宣武場濤時有疾詔乘步輦從因與盧欽論用兵之本以爲不宜去州郡武備其論甚精時咸謂山濤｜｜｜｜｜｜｜帝稱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及永寧之後寇盜猋起郡國皆以無備不能制天下遂大亂卒如濤言焉

非無此論但晚合 晉謝石傳 見凝字

以慧琳道人比甘松蘇合 宋范曄 見方字

戴日依天清六合 後魏鄭道昭 見照字

不讀兵書而暗與之合 ｜｜｜｜｜後魏賀拔岳｜｜｜｜｜｜

望之如黑雲四合 北齊安德王延宗傳周軍圍晉陽｜｜｜｜｜｜

文又愚於六合 北齊劉晝 見馳字

七月葉河冰合 唐王方翼討三姓咽麪以｜｜次｜｜無舟而一夕冰合時以爲祥

名流民所居里曰義合 唐袁滋 見里字

【閤】

起客館開東閤 漢公孫宏自見爲舉首起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于是｜｜｜｜｜以延賢人與參謀議宏身食一肉脫粟飯故人賓客仰衣食家無所餘宏薨李蔡莊青翟趙周石慶公孫賀劉屈氂繼踵爲丞相自蔡至慶客館邱虛而已至賀屈氂時壞爲馬廄車庫奴婢室矣

傷兄

弟訟曰不聽事臥閤漢韓延壽見田字在田野亡事且留我東閤漢朱雲傳見士字刺史去從後閤漢陳遵見飲字開後閤晉王敦見鼓字不聽何尚之入閤宋王敬宏見女字洗黃閤宋何尚之元凶立以為司空孝武兵至新林門生皆逃尚之父子與裨妾共｜｜｜見張暢傳因雷震黃閤宋鄧琬傳見輦字釘塞內外閤齊褚貢見攏字買朱侃半宅回黃閤梁王瑩見銅字太守每醉輒令閉閤後魏辛琛見入字韓長鸞遣人推出柏閤北齊祖珽為相與陸媼等爭權出為北徐州珽求見後主｜｜｜｜｜｜｜｜珽不肯行又令軍士曳辛而出犬吠晝入內閤北齊邢邵見吠字母聽處決常坐閤唐鄭善果見決字宣政正衙紫宸入閤五代李琪傳唐故事天子日御殿曰常參朔望薦食陵寢思慕不能臨前殿則御便殿曰入閤宣政前殿也謂之衙衙有仗紫宸便殿也謂之閤其不御前殿自正衙喚仗由閤門而入百官隨以入見謂之入閤衙朝也其禮尊閤宴見也其事殺乾

符後因亂正衙常日廢仗而朔望入閤有仗遂以入閤爲重出御前殿猶謂之入閤

【鴿】讀經有飛鴿後漢崔光見前字射殿梁鳴鴿隋崔彭見鳶字賦五色鴿唐徐浩見英字

【帀】圍漢王三帀漢高帝伐楚入彭城項羽自以精兵三萬擊漢漢大戰彭城靈壁東大破漢軍睢水爲之不流｜｜｜｜大風從西北起折木發屋揚砂石晝晦楚軍亂漢王得遁去遲明圍宛城三帀漢高祖略南陽南陽守走保宛沛公欲引兵過宛西張良諫曰今不下宛宛從後擊彊秦在前此危道也沛公乃夜引軍從他道還偃旗幟｜｜｜｜｜南陽守欲自剄其舍人陳恢踰城見沛公云云爲四起大髻髮尚繞髻三帀後漢明德馬后見髻字環洛陽城一帀後漢馮異傳更始遣朱鮪等將三十萬守洛陽光武北狥燕趙以異爲孟津將軍與河內太守寇恂拒鮪鮪遣蘇茂攻溫鮪自將攻平陰以綴異異遣軍與恂合擊茂破之異因度河擊鮪鮪走異追至洛陽環城一帀而歸天子稱無上將軍行陣三帀後漢

何進傳見觀字弔婦父被髮裸身繞之三帀晉王忱見文字賈充令妓女繞其船三帀晉夏統見御字夢日化爲龍繞已數帀後魏宣武母高夫人見龍字皇風一鼓九地匝後魏鄭道昭見照字夢柱轉三匝北齊陽休之初將仕夢一大冢休之登冢頭見一銅柱趺爲蓮花形休之從西北登柱礎以手捉柱柱遂右轉休之呪曰柱轉三帀吾至五三公柱遂三帀而止其夢竟驗云吾已許周匝五代伶官傳莊宗嬖伶周匝爲梁所得後入汴周匝謁于馬前曰身得不死者教坊使陳俊裁接使儲德源之力乞二州以報莊宗皆許爲刺史郭崇韜曰所與共取天下者封賞未及因格其命踰年莊宗謂崇韜曰丨丨丨丨丨矣卒以俊爲景州德源憲州刺史

【颯】今日荅颯宋鄭鮮之見遠字

【雜】漢家本以霸王道雜漢元帝紀見度字殊翁雜漢樂志象載瑜歌云赤鴈集六紛員丨丨丨丨五采文六鴈數也翁鴈頸也言其文采殊異也麥已雜後漢范冉見燕

字曠而有檢通而不雜晉嵇紹誕於行已不飾小節｜｜｜｜｜｜｜臣

性不耐雜宋張敷為江夏王義恭參軍義恭就文帝求一學義沙門會敷赴假還江陵入辭帝令後車載沙門往謂曰道中可得言晤敷不奉詔曰｜｜｜｜｜｜文帝甚不悅

【答】布渠答漢朝錯傳注曰渠答鐵蒺藜也

廣談虞不能對虞筆廣不能答晉摯虞才學通博時東平太叔廣樞機清辯｜｜｜｜｜｜｜｜更相嗤笑紛然於世

王導問在東米價張目不答晉王述見癡字

老兄試為卿答晉劉毅傳見借字

高晉陵自答齊高爽詣晉陵令劉蒨了不相接爽甚銜之俄爽代蒨為縣蒨迎贈甚厚爽受餉答書曰｜｜｜｜｜｜人問之爽曰劉蒨餉晉陵令耳何關爽事

白麻答五代白再榮當契丹滅晉再榮從契丹北歸至鎮州契丹留麻答守之而去晉人留者共攻麻答走之推再榮為留後再榮貪而無謀悉拘嘗事麻答者取其財鎮人號｜｜｜｜

【踏】蹹蹋

怒雞子圓轉不止以屐齒踏晉王述見子字

庾信上有

饌牀踐踏梁宗室詔見饌字　堯廟壁直上橫踏梁羊侃見尋字　神武

怒世子親加毆蹋北齊陳元康見知字

〔納〕聽肆意聚納內宋蕭惠開妹當適桂陽王女又當適孝武子資遣當二十萬乃以爲豫章內史‖‖‖‖由是在郡著貪暴之聲　欲爲舍人在殿中周旋吐納唐孫處約見又字又見家字

二十八盍

〔榼〕玉縫馬瑙榼後魏孝武高后見鉢字　家娶婦懿宗賜珠珍二

銀榼唐優人李可及見彈字

〔榻〕懸榻後漢徐稺南昌人恭儉禮讓太守陳蕃以禮請爲功曹旣謁而退蕃在郡不接賓客唯稺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後漢陳蕃字仲舉爲樂安太守郡人周璆高潔之士前後郡守招命莫至唯蕃能至焉字而不名特爲置一榻去則懸之　坐穿木榻魏管寧見穿字　見諸葛亮巳

下獨擅一榻蜀簡雍見語字恕杜預坐客連榻晉羊琇見客字劉柳

東脩整帶造于別榻晉謝道韞見佳字客莚不置連榻梁宗室猷封臨汝侯爲益州刺史頗僭濫||遂有香橙||||||武帝以此爲愆以憂愧卒坐庾信於

別榻梁宗室韶見饌字中齋別施一榻梁孔休源爲晉安王長史王深相倚於||||||||云此是孔長史坐人莫得預換父所坐榻後魏宗室順任城王澄長子也初拜尚書僕射上省見榻甚故令史云此榻曾經先王順涕泗交集令換之吏人追思留所

坐榻後魏薛聰爲齊州刺史政存簡靜卒於州||||||以爲遺愛每引見或

升御榻北齊趙彥深位司徒歷事累朝皇建以後禮遇稍重||||||常呼官而不名

獨坐滿一榻隋韋藝爲營州總管藝容貌瓌偉每邊裔參謁必整儀衛盛服以見之|||||蕃人畏懼莫敢仰視賜坐御榻唐竇軌見公字坐與妃嬪連榻唐姜皎爲殿中監元宗詔出入卧內||||||笏積一榻唐崔琳見笏字試彛樽銘命

施特榻唐崔渙見銘字撤傳詔榻唐李峴爲相故事政事堂不接賓客自元載爲相中人傳詔者引升堂置榻待之峴至即敕吏撤榻金雞障前坐特榻唐安祿山見障字

未病衣冠寢墓中石榻唐李適見歎字

臘以嘉平名臘史記秦始皇見平字用漢家正臘漢元后傳王莽更漢家黑貂著黃貂又改漢家正朔伏臘日太后令其官屬黑貂至漢家正臘日獨與左右相對飲酒食我先人豈知王氏臘後漢陳寵曾祖咸成哀間以律令爲尚書王莽輔政多改漢制咸心非之去職及莽篡位猶用漢家祖臘人問故咸曰｜｜｜｜｜｜｜｜乎乃收斂其家律令書文皆壁藏之咸性仁恕常戒子孫曰爲人議法當依于輕雖有百金之利慎無與人重比祀竈神以臘後漢陰識傳見羊字下有兄弟布粟之資上可以供先公伏臘唐揚場伯父志操頗剛簡未遇時著閒居賦自託常日得田十頃僮婢十人｜｜｜｜｜｜｜｜｜｜｜｜｜｜｜｜足矣

【蠟】代薪以蠟 晉石崇見薪字 屐好自蠟 晉阮孚見屐字 阿奴投然蠟 晉周顗見策字

二十九葉與帖業通

【葉】百步射柳葉 史記周紀蘇厲說白起曰楚有養由基善射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而百中之有一夫曰可教射矣養由基怒曰客安能教我射乎客曰吾非能教子支左詘右也夫去柳葉而射之百發而百中之不以善息少焉氣衰力倦一發不中百發盡廢今破韓魏北取趙藺離石者公之功多矣今又將兵過兩周倍韓攻梁一舉不得前功盡棄公不如無出 固塞文法爲枝葉 史記陳勝世家曰先王以仁義爲本以||||||| 龜千歲巢于蓮葉 史記龜策傳見上字 王氏墓梓柱生枝葉 漢劉向見屋字 猶以烈風掃彼枯葉 後漢鄭公業說對董卓曰明公將帥皆中表腹心忠誠可任以膠固之衆當解后之執|||||| 俎豆以素木瓠葉 後漢劉昆見首字 推去麥飯葱葉 後漢

井丹見春字猶迅風之振秋葉魏辛毗說太祖救袁譚語猿子拔箭塞木葉蜀鄧芝見創字朱異餘卒餒甚食葛葉晉文帝輔魏政諸葛誕稱兵淮南吳遣朱異救誕帝令石苞等破之於都陸｜｜｜｜｜｜｜｜｜而遁引羊車插竹葉晉武胡嬪傳見車字蔽蟬翳葉晉顧愷之見詠字削桐葉晉唐叔虞見圭字枕白石席松葉宋關康之見帕字竹燈纘生枝葉齊南海王子罕武帝子也母寢疾子罕晝夜祈禱特以竹爲燈纘照夜宿昔生枝葉人以爲孝感學書以若葉齊徐伯珍見蕉字媼棄槲蔌葉齊樂預爲永世令卒有一媼擔槲蔌葉造市貨之聞預亡大泣葉漢中曰失樂令我輩孤獨老姥政應就死耳市人亦皆泣母喪菜惟食老葉齊江以見心字聽鐘鳴悲落葉梁豫章王綜武帝次子自以爲齊東昏子奔魏不得志作｜｜｜｜｜｜以申其志當時莫不悲之尋終于魏善政感古樹生枝葉梁褚翔字世舉爲義興太守百姓安之郡西亭有古樹積年枯死翔在郡更生枝葉人以爲善政所感棲服庭

樹葉梁王志爲齊吏部尚書梁武軍至城內殺東宮百僚著名送首志取庭樹葉挼服之僞悶不署名梁武覽牋無志署心加之弗以讓也

江東謡桃葉陳後主紀見辭字

多營麥飯裹以荷葉陳孔奐見裹字

昆明池中取荷葉後魏李順興乍智乍愚盛冬跣行水上及入洗浴其家嘗齎方食器用不周順興云昆明池中有大荷葉可取盛餅食具所居去池十數里日不移影順興負荷葉歸脚猶泥舉坐驚異

獲偷葉賊以銜書菜葉北齊彭城王浟見美字

彈桐葉北齊李元忠見栗字

北人深蕪窮其枝葉北史儒學敘見華字

進破桐葉唐李泌德宗在奉天召泌特李懷光叛議者欲赦之帝博問羣臣泌破一桐葉附使以進曰陛下與懷光君臣之分不可復合如此葉矣

夏則臝冬蔽木皮葉唐朱桃椎見索字

糧食葉即槐葉唐張允濟見節字

書柿葉唐鄭虔好丨常苦無紙慈恩寺貯丨丨數屋遂往日取肄書久之殆徧

飲水服松葉唐潘師正見須字

百步外射中針芒木葉唐李克用見中字

麫蓬子甕槐葉

唐志見
韲字
〔妾〕不出閭巷而售者良僕妾史記陳軫曰買僕妾｜｜｜｜｜｜｜｜
也出婦嫁于鄉曲者良婦也殺愛妾後漢臧洪守東郡唐張巡守睢陽穿後垣出
肥妾魏太祖父嵩見垣字許臧艾顯官艾與父妾魏鄧颺見茂字以戟
擲孕妾晉惠賈后見差字開後閤放婿妾晉王彭見鼓字羊志副急
淚自哭亡妾宋劉德願傳見淚字逼求姨女為妾齊鬱林王何妃傳馬澄者
｜｜｜｜｜姨不與詣建康令訟之令曰姨女可為婦不可為妾澄曰僕門戶既成姨家猶是寒賤政
可為妾耳令呵而遣之鄙祿不及親父而傜僕妾唐鄭餘慶仁四朝其祿悉
周所親常語人曰｜｜｜｜｜｜｜｜｜者吾鄙之
〔接〕對明主非精神不接魏劉煜字子揚太祖徵煜及蔣濟胡質等五人皆揚州名
士每舍亭傳未嘗不講論而煜獨臥車中終不一言濟怪問之煜曰｜｜｜｜｜｜｜精神可學而得

乎及見太祖果問揚州先賢賊之形勢四人爭對煜不一言四人笑之後見煜設遠言以動太祖太祖適知便止如是者三其旨以為遠言宜徵精神獨見以盡其幾不宜于猥坐說也太祖已探見其心矣尋以四人為令而授煜以腹心之任每有疑事輒函以問之一夜數十至

爲厚蓐大被令子游學與氣類接吳孟仁母見被字

【睫】目見毫毛而不見睫史記越世家見論字

太后病文帝三年不交睫漢爰盎謂文帝曰陛下居代時太后嘗病三年陛下不交睫解衣湯藥非陛下所嘗弗進夫曾參以布衣猶難之陛下親以王者修之過曾參遠矣

自可觀書于市安能看人眉睫後魏崔亮少貧傭書自業時李冲用事亮從兄光往依之謂亮曰安能久事筆硯不往託李氏也彼家饒書因可得學亮曰弟妹飢寒豈容獨飽｜｜｜｜｜｜｜｜｜｜乎光言之于冲召與語沖甚奇之迎為館客沖謂其兄子曰大崔生寬和篤雅汝宜友之小崔生峭整清徹汝宜敬之二人終當大至

【楫】經制不定猶度江河而亡維楫漢賈誼曰｜｜｜｜｜

｜｜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 中流扣楫晉祖逖見誓字 江東多歌桃葉復桃葉度江不用楫陳後主紀見辭字 汎洪源俟舟楫唐戴至德爲相高宗嘗賜飛白書曰｜｜｜｜｜｜郝處俊飛九霄假六翮李敬元日資啓沃罄丹誠崔知悌曰竭忠節贊皇猷皆見意于辭云

【捷】三戰三捷晉桓溫伐蜀｜｜｜｜ 哂王肅高曳長縑虛張功捷後魏韓顯宗見布字 自旦及午三戰三捷隋宇文弢爲南司州刺史與陳將樊義戰于漳口｜｜｜｜｜ 一日中七戰皆捷隋宇文述征叛軍飢鹵將乙支文德欲疲述衆每鬬便北｜｜｜｜｜｜｜ 一日七文德僞降述還度薩水半濟賊擊之大潰 隋楊義臣從煬帝征遼以軍將指肅慎道每爲先鋒｜｜｜｜後與諸軍俱敗 不擇筆墨捷 而妍捷唐裴行儉工草隷高宗嘗以絹素詔寫文選每日褚遂良非精紙佳筆未嘗輒書｜｜｜

｜｜｜｜者唯余與虞世南耳制藁具而蔡捷唐衛次公見至字

【攝】目攝史記荊軻過榆次與蓋聶論劍蓋聶怒而目之荊軻出蓋聶曰曩者吾與論劍有不足稱者吾目之是宜去使使往則荊軻已去矣使還報蓋聶曰固去也吾曩者｜｜之荊軻游邯鄲與魯勾踐博爭道魯勾踐怒而叱之荊軻然而逃去後魯勾踐聞荊軻刺秦王曰嗟乎惜哉不講劍之術也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乃以吾爲非人也常侍者黃門之麤冗領軍者三衛之假攝後魏宋弁爲散騎常侍遷右衛將軍領黃門弁屢陳讓孝文詔曰卿豈得專守一官不助朕爲政且｜｜｜｜｜｜｜｜｜｜｜｜｜｜不足空存推讓以棄大委除正大夫

何爲攝唐房琯爲相肅宗詔賀蘭進明攝御史大夫入謝帝曰朕語琯｜｜｜｜｜｜｜｜邪進明衛之因言琯性疏闊大言無當非宰相器帝始惡琯

【獵】探知趙王獵史記魏信陵君與魏王博而北境舉烽言趙寇至魏王釋博欲召大臣謀公子正王曰趙王田獵耳非爲寇也居頃北方傳言來趙王果獵魏王大驚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

之客有能探得趙王陰事者是以知之魏王畏公子賢能不敢任以政王以故不大出

獵漢田叔見合字秋夏讀書春冬射獵魏武帝微時｜｜｜｜｜｜｜｜涉

獵漢賈山見儒字爲宣城守三五日不歸游獵宋王僧達見近字合

圍縱火令母觀獵宋周朗爲廬陵內史郡界有野獸母薛氏欲見獵朗乃｜｜｜｜｜

｜｜｜火逸燒郡廨朗以秩米起屋償之爲州司所糾還都謝孝武曰州司舉臣愆失不允臣在郡猛獸

三食人虫鼠犯稼以此二事仰負陛下帝變色曰州司不允或可有之虫獸之災寧關卿小物柏直

狗雖老猶能獵梁元徐妃見情字我寧三日不食不能一日

不獵後漢咸陽王坦自言｜｜｜｜｜｜｜｜｜｜唐齊王元吉曰｜｜｜｜｜｜｜

｜｜｜不能作不可檀臺山上見桑門因罷獵後周盧光傳見門字豈有

獲鹿後忿同獵唐蘊世長見罷字少爲獵師老猶能獵唐姚崇見

澤字伏獵唐嚴挺之爲尚書左丞時戶部侍郎蕭炅乃李林甫所引不知書嘗與挺之言蒸嘗伏臘

乃為丨丨挺之見中書令張九齡曰省中有丨丨侍郎乎乃出昊張視經史猶漁獵唐張鎬有大志丨丨丨丨丨然好王霸大略率嗜鼓琴自娛人或邀之杖策往醉即返不及世務從劉元佐夷門獵唐崔宏禮見客字優詔許近郊獵唐賈躭見郊字入淄青境獵唐賈躭見境字葬日元宗半道還羽獵唐蘇頲見娛字

[鬣]盧曹臂毛逆如猪鬣北齊高昂傳見曹字劉龍仙右足加馬鬣唐白孝德傳見仙字

[躐]易綾機以十二躡魏馬鈞見機字

三十帖

[帖]遣人伏地持帖後梁蕭琛善引馬丨丨丨丨丨丨奔馬射之十發十中持帖者亦不懼

[牒]截蒲為牒漢路溫舒見書字玉牒石牒後漢志見檢字正自不解

訖牒宋王敬宏見解字推白牒梁蔡樽為吏部尚書奏用王筠為殿中郎武帝嫌不取參
掌通署｜｜｜於地下曰卿殊不了事樽俯身拾牒起曰臣謂舉爾所知無煩參掌署名因捧牒直出欲
抗表自解帝悔取事為畫俯身拾牒見上武帝問奏事但云事在牒
梁張率見中字嫗復取訴牒唐戴至德見射字責破賊限牒唐李回武宗伐
劉稹李德裕薦回以御史中丞督戰至蒲東王宰石雄橐鞬謁道左回不施行呼直史｜｜｜｜宰等
震恐期六日取潞否則死之未及期二日而賊平學官始署惟判祥瑞案三
牒唐儒學敘見案字

〔疊〕三起三疊晉庾翼為征西將軍鎮武昌率衆北伐次襄陽大會僚佐陳旌甲親授弧矢曰
我之行也若此射矣｜｜｜｜徒衆屬目其氣十倍初翼遷襄陽舉朝謂之不可時武昌累有妖怪又猛
獸入府議者謂翼避衰唯兄冰意同藏銅疊北齊祖珽性不羈曾至司馬世雲家飲酒｜｜｜二
回廚人請搜諸客于珽懷中得之後為神武中外府功曹神武宴僚屬于坐失金叵羅竇太令飲酒者皆

脫帽于斑髩上得之神武不能罷也識按樂圖是霓裳第三疊唐王維見拍字

【蝶】養身靜嘿賦黑蝶齊沈驎士見賦字魏收驚蛺蝶北齊魏收輕薄甚人號云｜｜｜｜文襄游東山謂左右曰魏收恃無宜適須出其短往復數番收忽大唱白楊遵彥理窟已倒愔曰我綽有餘暇山立不動若遇當塗恐翩翩遂逝文襄大笑稱善曰向語猶微宜更指斥愔曰收在并作一篇詩對衆讀訖云打從叔季景出六百斗番亦不辦此遠近所知不敢妄說文襄喜曰我自先聞收雖自申雪不復抗拒終身病之

【堞】血䘏邢壕可浮不能殘半堞唐康日知見浮字

【協】二協梁顏協為湘東王荊州記室時顧協亦在蕃邸才學相亞府中稱為｜｜盧公之言為崔協五代王延字世美知貢舉時吏部尚書盧文紀與故相崔協有隙協子頎方舉進士文紀謂延曰貢舉選士當求實效無以虛名昔有越人善泅生子方晬其母浮之水上人怪而問之則曰其父善泅子必能之若是可乎延退而笑曰｜｜｜｜｜｜｜也恨其父遂及其子耶明年選頎甲科人

稱其公

〔俠〕卿形雖散朗內實勁俠晉王澄見巢字

〔頰〕尚方禁盜人妻見斫創著其頰漢朱博見禁字流矢傷絶影頰魏武帝見足字以簿搏頰蜀秦宓廣漢人太守夏侯纂請爲師友祭酒稱爲仲父將功曹古朴等就宓家宴談宓卧不起纂問朴曰貴州養生之具實絶餘州不知士人何如餘州也朴曰嚴君平楊雄司馬相如天下所共聞也纂謂宓曰仲父何如宓｜｜｜｜曰願明府勿以仲父之言假于小草民也注簿平版也以飯著兩頰晉郗鑒字道徽高平人永嘉亂鑒窮餒鄉人以鑒名德傳共飼之時兄子邁外甥周翼並小常攜之就食鄉人曰各自飢困以君賢故相濟不能兼有所存鑒於是獨往食訖｜｜｜｜邊還吐與二兒後並得存同過江鑒位至太尉邁位護軍翼爲剡令鑒薨翼追撫育恩心喪三年以手版拄頰晉王徽之見曹字三毛加頰晉顧愷之傳見精字下牀鳴翟嵩頰後魏賀拔岳爲關中大行臺孝武興齊神武有隙密令岳圖之神武使左

丞翟嵩令侯莫陳悅以計斬岳嵩復命于神武以嗚神武下牀嗚其頰曰除吾病者卿也何日忘之

鏑射李后母正中其頰北齊文宣見鏑字 單使弄頰唐李軌據涼州安興貴自表招軌高祖曰今興兵討擊尚爲難||||可下邪軌後爲興貴所執 升沉在牙頰唐楊虞卿見張字 批回紇大酋頰唐李正已從青州侯希逸討史朝義時回紇恃功橫諸軍莫敢抗正已欲折之與大酋角逐約曰後者批之既逐而先正已批其頰回紇矢液流離衆軍哄然酋大慙自是不敢暴 敬新磨批頰五代唐莊宗見下字 黥雙鴈于頰五代梁朱漢賓見都字 刻木爲人以手擊其頰五代閩主王延翰長大美皙如王其妻崔氏陋而淫延翰不能制延翰多選良家子爲妾崔氏性妬良家子之美者輒幽之別室繫之大械||||||||||又以鐵錐刺之一歲中死者八十四人崔氏病見以爲祟而卒

【莢】令劉休妻親賣掃帚皂莢宋劉休傳見帚字 授左右餘皂莢齊明帝見用字 王儉方盥投皂莢齊虞玩之見惡字 黃塵皂莢陳後

主見理字人患脚跟腫剖得蛤子二如大楡莢北齊徐之才見疾字

藂皂莢五代蜀主王衍奢縱無度藂諸香晝夜不絶久而厭之｜｜｜以亂其氣

[篋]樂羊攻中山謗書一篋史記秦甘茂代韓茂謂秦王曰魏文侯令｜｜將而｜｜三年而拔之樂羊返而論功文侯示之｜｜｜｜｜樂羊再拜曰此非臣之功主君之力也今臣羇旅之臣也樗里子公孫奭挾韓而議之王必聽之云云

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漢賈誼曰｜｜｜｜｜｜｜｜｜｜而不知大體注曰刀所以削書筐篋所以盛書

識

亡書三篋漢張安世字子孺爲郎給事尚書武帝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其作其事後購求得書以相較無所遺失上奇其材擢爲尚書令

宮中亡大珠一篋後漢和熹鄧后初臨朝時新遭大憂法禁未設｜｜｜｜｜｜｜太后欲考問恐有不辜者乃親閲宮人觀察顔色即時首服

預自制終亡衣服四篋魏武帝常以送終之數繁而無益乃｜｜｜｜｜｜｜｜而已

曹公遺書無所道但以當歸貯篋吳太

史慈見歸字以瑞物為家人筽篋吳韋曜見物字其母不忍復開

作篋晉王導見門字抄書滿數十篋齊沈麟士遭火燒書數千卷年過八十耳目猶

聰手以反故｜寫火下細｜｜復成二三千卷｜｜｜｜惜八百萬錢不市明珠

一篋隋文獻獨孤后突厥與中國交市有明珠一篋價直八百萬幽州總管白后市之后曰當今邊

裔屢寇將士疲勞未若以八百萬分賞有功者百寮聞而畢賀盛賜物以金篋隋譙國夫

人洗氏見心字

【屧】白楊郊步屧宋袁粲見間字夜讀書晝斫屧齊江泌見光字江無

畏寶屧梁臨川王宏奢侈過度所幸｜｜｜｜｜直千萬好鯖魚頭日進三百食之不盡棄之道

路元帝聞廬陵王薨入閤而躍破屧梁廬陵王續傳見貌字

三十一業

【業】不事家人生產作業漢高祖常有大度｜｜｜｜｜｜｜事不十

者不易業漢韓安國見語字絕出金華之業漢班伯見出字出征還讓妻子買田業後漢吳漢見國字長而能勤學者唯吾與袁伯業魏武帝稱曰||||||||||||||袁道字伯業游學不飲酒以荒思廢業魏邴原見送字羊叔子何必減郭大業晉郭奕字大業山濤稱其高簡有雅量為野王令羊祜常過之奕歎曰|||||||||||少選復往又歎曰羊叔子去人遠矣送祜出界數百里坐此免官汝不能光益父叔乃復穢我素業晉陸納字祖言為吏部尚書謝安欲詣納納殊不供辦兄子俶密為之具安至納所設唯茶果而已俶遂陳盛饌客罷納大怒曰|||||||||||||邪杖之四十一門興七業晉劉毅見與字得道應須慧業宋謝靈運在會稽時太守孟顗事佛精懇而為靈運所輕常謂顗曰|||||||文人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顗深恨之晉安始安二王博士諮習業宋恩倖徐爰頗涉書傳尤悉朝儀孝武時朝廷大禮儀非爰議不行孝武崩公除後

晉安王子勛博士諮爰宜習業與不爰曰居喪讀喪禮習業何嫌少曰始安王子真博士諮爰爰曰小功廢業三年喪何容讀 安能久事筆硯爲腐儒業 後周宗室書專斷乖謬如此

慶少頗涉經史既而謂人曰書足記姓名而已|||||||乎 江南人士有

學業者不習世務習世務者又無學業 隋柳莊見莊字

[脅]觀駢脅 晉文公爲公子過曹曹共公不禮欲||| 唯當白刃加頸長

矛挾脅 後漢段熲見熲字 東羌如癰疽伏疾滯於脅 今日

動者刃入脅 後漢儒林傳楊政字子行京兆人果敢自矜嘗詣楊虛侯馬武武難見政稱疾不起政入戶徑升牀排武把臂責之曰卿蒙國恩備位藩輔不思求賢以報殊寵而驕天下英俊非養身之道也||||矣武家大驚以爲見劫操兵滿前政顏色自若會陰就至責數武令爲交友剛果任情如此

客飲一石腐脅 晉周顗見死字 大丈夫何至以死相

脅 晉江績字仲元爲南郡相會荆州刺史殷仲堪將舉兵要績與南蠻校尉殷顗同行並不從仲堪屢

以爲言績終不屈覬慮績及禍乃於仲堪坐和解之績曰｜｜｜｜｜｜｜｜｜江仲元行年六十但未知獲死所幷仲堪憚其堅正以楊佺期代之

夢神入脅 唐肅宗吳后見入字

〔怯〕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爲怯 史記管仲曰｜｜｜｜｜｜｜｜｜｜

我固知齊軍怯 史記孫臏傳見竈字

匈奴以李牧爲怯 史記李牧趙北邊良將也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收入莫府日擊牛饗士匈奴每入盜謹收保不敢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然｜｜｜｜｜雖趙邊將亦以吾將怯趙王怒代之歲餘匈奴來出戰數不利亡失多邊不得田畜趙王復請李牧牧持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爲怯邊士日得賞賜皆願一戰乃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大率衆來李牧多爲奇陣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單于奔走十餘歲不敢近趙邊

一市皆笑以爲怯 漢韓信見下字

龍且固知信怯 漢韓信見水字

熊之上殿何其勇今何怯 漢孝元馮昭儀見熊字

見大敵勇見小敵怯 後漢光武見勇字

爲將有時

當怯魏夏侯淵見勇字 魏延以諸葛亮爲怯蜀魏延字文長
梁韋睿見時字
每隨丞相亮出師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于潼關如韓信故事亮制而不許延常謂亮爲怯歎恨己才用之不盡

〔刼〕卿才器如此乃復作刼晉戴若思少遊俠遇陸機赴洛與其徒掠之機察知非常人遥謂曰｜｜｜｜｜｜｜耶若思感悟 奉敕賜死方與客棊思行｜｜｜｜
宋王景文
爭刼後魏宗室脩義見賊字
見勸字 京師白刼

三十二洽與狎乏通

〔狹〕亦作陿峽 孝敬深而狹吳孫登傳見疎字 法性寬佛性陿北齊杜弼自晉陽使鄴魏帝問經中佛性法性爲異弼曰正是一理又曰說者妄言｜｜｜｜｜｜何如弼曰在寬成寬在陿成陿若論性體非寬非陿帝曰既言成寬成陿何得非寬非陿弼曰若定是寬則不能爲陿若定是陿亦不能爲寬以非寬非陿所成雖異能成恒一帝稱善 白帝呵禦道三峽唐蕭

遘見禦字問洞庭廣狹五代楚王馬殷遣其子希範修貢京師唐莊宗｜｜｜｜希範曰車駕南巡纔堪飲馬耳莊宗嘉之

〔帢〕亦作幍裁縑帛爲帢魏武紀漢末多以幅巾爲雅袁紹崔豹雖在軍中皆著縑巾曹公以資財匱之｜｜｜｜合于簡易無顏帢晉五行志魏造白帢橫縫其前以別後名之曰顏永嘉中稍去其縫名曰｜｜｜無顏者愧之言也及懷愍二帝不返天下愧焉繒中之美莫過錦錦不可以爲帢晉袁甫見蝨字乘軺車冠白幍晉張重華傳見兆字

〔鍤〕隨車荷鍤晉劉伶見我字報父讎以利鍤晉王談十歲父爲鄰人竇度所殺談恐爲度所疑不畜寸刃年十八密市利鍤若耕鉏者伺度以鍤斬之歸罪有司具興太守列上宥之

三十三狎

〔匣〕發趙忠父墓棺驗璵璠玉匣後漢朱穆見憲字九轉金丹

置之玉匣 北齊張遠遊見天字

〔甲〕李必駱甲 漢灌嬰傳漢王與楚相拒滎陽楚騎來衆廼擇軍中可為騎將者皆推故秦騎士重泉人｜｜｜可爲騎將漢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軍不信臣願得大王左右善騎者傳之嬰雖少然數力戰廼拜嬰中大夫令｜｜｜｜爲左右校尉將帥中騎兵擊楚騎滎陽東大破之

善遇田甲 漢韓安國見然字

交富賈田甲 漢張湯見沒字

天子稱無上將軍躬行陳擐甲 後漢何進傳見觀字

背無三甲 魏管輅見壽字

腹中有鱗甲 蜀陳震傳李平為都護震謂諸葛亮曰正方｜｜｜｜｜鄉黨以爲不可近亮不聽後平果坐誣罔廢平字正方

在軍常輕裘緩帶身不被甲 晉羊祜見帶字

人告反而蟲網其甲 梁王茂見網字

胃中所懷乃踰於兵甲 後魏崔浩位司徒太武嘗名新降高車渠帥於前指浩示之曰汝曹視此人纖尫懦弱手不能彎弓持矛｜｜｜｜｜｜｜｜｜朕前後剋捷皆此人導吾至此及平凉既平帝執浩手以示沮渠蒙遜使曰所云崔公

此是也才略之美當今無比朕行止必問成敗決焉合若符契

剖魚者多得爪甲 北齊文宣天保十年諸元氏皆斬東市嬰兒投於空中承之以矟死者七百二十一人悉投尸漳水｜｜｜｜｜｜｜都下為之久不食魚元黃頭使與諸囚自金鳳臺各乘紙鴟以飛黃頭獨能至紫陌乃墜赴獄餓殺之

武成與宮人登城被緋甲 北齊趙郡王口見鐵字 執白褶衣

兩襠甲 北齊陽休之見卿字 每出戰不擐甲 後周王罷見頞字 上駿馬

鎧甲 後周于謹滅梁後自以功名既立願保優閑乃上先所乘駿馬及所著鎧甲文帝識其意曰今巨猾未平公豈得便爾獨善遂不受

賜所著鐵甲 後周田宏文帝書以所著鐵甲賜宏曰天下若定還將此甲示孤也

天下若定還示孤此甲 見上

賜所乘騅馬及賞泰年甲 後周李彌從平賞泰功多文帝｜｜｜｜｜｜

每戰唯著破衣弊甲 後周王思政河橋之戰用長矟一擊踣數人重創悶絕思政｜｜｜｜｜｜｜敵人疑非將帥得免

不借胡操刀子割爪甲 隋薛孺為侍御史性孤介太常丞明

操會在朝堂借刀子割爪甲孺
以操非雅士不與不妄交如此
賜綠沈甲
隋張奫擊
賊有功文
帝丨丨丨丨
獸文具裝
一發洞貫五甲
唐薛仁貴討九姓將行
高宗宴內殿曰古善射
有穿七札者卿試五甲射焉
仁貴丨丨丨丨丨丨帝大驚
坯土畫爪甲
唐袁恕已
見畫字
殺一老卒何甲
唐段秀實爲邠寧都虞候郭晞軍士
十七人入邠市取酒刺酒翁敗釀器
秀實列卒取之斷首置槊上一營盡甲秀實選老躄
一人持馬至晞門下甲者出秀實笑曰丨丨丨丨
丨也吾戴吾頭來矣因見
晞諭之云云邠由是安
留守不賜旗甲
唐呂元膺
拜東都留
守故事留守賜旗甲至元膺不給或言東都近淮西
賊損其儀沮威望請比華汝壽三州憲宗不聽并三
州罷之丨丨丨
丨丨丨自此始
李希烈遺以七屬甲
唐伊慎爲江西
節度曹王皋拔
爲文將丨丨丨丨丨丨丨行反間
德宗詔斬之皋表其誣後果有功
蔡賊悉以雷公
符斗星畫甲
唐李光顏
傳見符字
中人謬言楊升兵多十五里
明光甲
唐李德裕
傳見里字
大龍甲
唐崔瀣舉止秀峙咸通中
士大夫以流品相尚推名

德者爲之首以李都爲|||而澹與馬佯避白馬朱甲五代唐周德威見五字隱

帝達旦不寐以夜闌作坊鍜甲五代漢宏肇傳見聲字

【胛】惖中牽斷鹿胛晉謝鯤見怪字減銅象臂胛宋戴容見肥字烹羊

胛唐北口骨利幹部去京師最遠又北度海則晝長夜短日入|||熟東方已明蓋近日出處也

【鴨】青頭雞者鴨魏齊王芳紀見雞字入廁得二物似烏鴨晉鮑靚傳

廣州刺史王機|||見二人著烏衣相捍良久擒之|||||靚曰不祥焚之徑飛上天機尋誅

揚列橋觀鬭鴨宋王僧達爲太子舍人坐屬疾而狂||||||爲有司所劾炊

米煑鴨陳武帝爲梁相北齊兵度江至林陵時食盡兵困會文帝送米三千石鴨千頭帝令||

||計糧數臠人人裹飯餽以鴨肉攻齊兵大破之元冑元旻正似鴨後周元善爲祭

酒以高熲有宰相之具言於武帝曰楊素麤疎蘇威怯懦||||耳可以付社稷者唯獨高熲

馬如鴨唐劉從諫傳李萬江本退渾部從李抱玉至潞州牧津梁寺地美水草|||而健世號

津梁種

狸齘鬬鴨唐燕王祐見山字

【壓】輦轂之下先彈壓唐柳仲郢見養字　陳本分錢以浴堂殿棟將壓唐裴延齡見棟字　雖頹嵩岱不吾壓唐忠義傳叙大凡捐生以趨義者寧豫期垂名不朽而爲之雖一世成敗亦未必濟也要爲重所終始一操｜｜｜｜｜｜｜也　楊琦欲謀作亂而屋壓唐朱忠亮傳見壞字

三十四之

【法】利不百不變法史記商君見器字　書法史記漢武紀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蹏氏觀神君者長陵女子以子死悲哀故見神於先後宛若宛若祠之其室平原君往祠其後子孫以尊顯及武帝即位厚禮置祠之內中聞其言不見其人又天子病鼎湖甚使人問神君神君言天子毋憂病病少愈强與會甘泉於是病逾幸甘泉置壽宮神君最貴者大夫其佐大禁司命之屬皆從之時來時去來則風肅然也居室帷中時晝言然常以夜天子祓然後入神君所言上使人受書其言命之曰｜｜其

所語世俗之所知也毋絕殊者而天子獨喜其事秘世莫知也注曰子死謂產乳而死兄弟妻相謂曰先後死若｜｜者謂策書之法也漢郊禮志作畫法

從理入口餓死法 漢周亞夫見口字

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法 漢霍去病為驃騎將軍擊匈奴去病所將常選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軍大軍亦有天幸未嘗因絕去病為人少言不泄有氣敢往上嘗教之孫吳兵法對曰｜｜｜｜｜｜｜｜｜｜上為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為上益愛之然少而侍中貴不省士其從軍上為遣太官齎數十乘既還重車餘棄粱肉而士有飢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去病尚穿域蹋鞠也注穿地作鞠室

一日至十一犯法 漢梁王立鴻嘉中太傅奏立｜｜｜｜｜｜｜

使端無窮而輕犯法 漢張騫傳自騫開外國道以尊貴其吏士爭求使天子為其絕遠非人所樂聽其言遣之來還不能無侵盜幣物及使失指天子為其習之輒復按致重罪以激怒令贖復求使｜｜｜｜｜｜妄言之屬皆爭相效其使皆私縣官齎物賤市以私其利

孟喜改師法 漢孟喜云云見書字後博士缺衆人薦喜宣帝聞喜改師法遂

不用

不得以逆詐廢正法 漢翟方進 見比字

沈命法 漢咸宣傳 武帝末郡守諸侯相欲為治者大抵盡効王溫舒等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上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督之猶弗能禁乃使范昆等衣綉衣發兵興擊數歲頗得其渠率散卒復聚黨阻山川往往而羣無可奈何於是作｜｜｜曰羣盜起不發覺發覺而弗捕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弗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不言故盜賊寖多上下相匿以避文法

人人自愛而重犯法 漢食貨志 見孫字

代田法 漢食貨志武帝末悔征伐之事封丞相為富民侯以趙過為搜粟都尉過能為代田一畮三甽歲代處故曰｜｜古｜也詩曰或芸或芓芸除草也芓附根也苗稍壯每耨輒附根比盛暑隴盡而根深能風與旱民或少牛亡以趣澤故平都令光教過以人輓犂過奏光為丞過試以離宮卒田其宮壖地課得穀多其旁田晦斛以生是後邊城河東宏農三輔太常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穀多注曰能讀曰耐趣讀曰趍及澤雨澤也

禮順人情律設大法 後漢卓茂 見遺字

明日冀洲刺史案事者公法 後漢蘇章字孺文為

冀州刺史故人爲清河太守章行部案其姦贓乃請太守爲設酒肴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也遂擧正其罪州境望風畏肅後魏源懷事類見口字

除輕侮法

後漢張敏字伯遠和帝時爲尚書建初中有人侮辱人父者其子殺之肅宗貰其死刑自後遂以爲輕侮法敏駁議曰輕侮之法先帝一切之恩若開相容恕著爲定法令託義者得減妄殺者有差使執憲之吏得設巧詐又曰輕侮之法必不能使不相輕侮而更開相殺之路乞下廷尉蠲除其弊和帝從之

三五法

後漢蔡邕傳初朝議以州郡相黨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兩州人士不得對相監臨至是復有｜｜｜禁忌轉密邕上疏選用可無拘三五靈帝不省注曰三五謂婚姻之家及兩州人不得交互爲官

力求猛敵不如清平勤明孫吳不若奉法

後漢皇甫規上疏臣窮居孤危之中坐觀郡將數十年矣自烏鼠至于東岱其病一也｜｜｜｜｜｜｜｜｜｜｜｜｜云云

隄流法

後漢王景辟司空時人言景能理水者顯宗詔與謁者王吳共修浚儀渠吳用景｜｜｜水不爲害

使人盡

如是儀安用科法吳是儀見爲字關羽怙恃勇名作軍無法

蜀廖立見災字我自用我家法卿自用卿家法晉庾敳見卿字月旦

私法晉祖納見桓字正謂如臣等輩始可以肅化明法晉胡威字伯武爲尚書嘗諫時政之寬武帝曰尚書郎以下吾無所假借威曰臣之所陳豈在丞郎令史｜｜｜｜｜｜｜｜｜｜｜｜｜｜耳

鍾夫人之禮郝夫人之法晉王渾妻鍾氏見心字

以醇酒飲老人犯法晉謝奕見酒字吾今始知天下之有法

晉苻堅見世字王太保家法宋王宏字休元位太保宏既人望所宗造次必存禮法凡動止施爲及書翰儀體人皆依放之世謂｜｜｜｜｜

非恨臣無二王法亦恨二王無臣法齊張融善草書高帝曰卿書殊有骨力但恨無二王法荅曰｜｜｜｜｜｜｜｜｜｜｜｜｜又常歎曰不恨我不見古人所恨古人不見我

臣知何物科法齊王敬則在會稽擅殺人武帝問之曰｜｜｜｜｜｜｜見背後有節便言應得殺人

欲使太子微有

瑒風法 陳王瑒沈靜有器局美風儀爲太子中庶子文沖嘗爲瑒辭中庶子文帝曰所以久留瑒於承華者｜｜｜｜｜｜｜｜耳 羨古人食玉法 後魏李預｜｜｜乃躬往藍田攻掘得若環璧雜器形者有餘皆光潤可玩預椎七十枚爲屑食之餘名惠人後預及聞者更求於故處皆無所見預疾篤謂妻子曰吾酒色不絕自致於死非藥罪也然吾尸體必當有異時七月中旬長安毒熱停屍四宿體色不變其妻以玉珠唅之口閉妻曰君自云飡玉有神驗何不受唅言訖齒啟因噓其口都無穢氣死時

掩卷笑名法 後魏劉顯有遺玉屑數升之見小字

此必英公法 隋宇文忻爵英國公解兵法馭戎齊整當時六軍有一善事雖非忻建在下輒相謂曰｜｜｜｜｜也

教以秦中團力法 唐嗣曹王臯爲江西節度李希烈反臯以士二千五百委其將伊慎教之自將五百人｜｜｜｜｜｜乃約以五百人擊慎卒二千五百莫能當即晝以教之擊希烈大有功

僕不去曹囚無死法 唐李日知爲司將丞嘗免一囚死少卿胡元禮執不可曰吾不去曹囚無生理日知曰｜｜｜｜｜｜｜｜｜皆以狀讞武后用日知議

此臨淮脫

遺法 唐郝廷玉善布陣魚朝恩請觀之歎曰口口口間久今始識訓練法廷玉曰｜｜｜｜｜口善御軍賞當功罰適過每校旗不如令者斬由口口皆自効赴蹈馳突心破膽裂自臨淮歿無復校口事此何足賞哉

作均水法 唐戴叔倫為撫州刺史民歲爭灌溉｜｜｜民便利之 漢召信臣見水字

心正則筆正筆正乃可法 唐柳公權為侍書學士穆宗問用筆法對曰｜｜｜｜｜｜｜｜｜矣帝改容悟其以筆諫

亂我家法 唐裴坦性簡儉子娶楊收女齎具多飾金玉坦命撤去曰｜｜｜｜｜人清其槩

用兵未嘗依古法 唐張巡｜｜｜｜｜｜勸大將各出其意或問之荅曰古者人情敦樸故軍有左右前後大將居中三軍望之以齊進退今之人變態百出吾止兵識將意將識士情上下相習人自為戰爾

我得陶隐居正一法 唐司馬承禎事潘師正傳其術師正異之曰｜｜｜｜｜｜｜逮而四世矣

囬溪先生史韻入聲卷第四十九

回谿錢諷字正初吾鄉人也所撰史韻四十九卷予嘗見宋時鋟本于京師僅存七冊憮其殘闕未之録也歸田之後始大悔之從琴川毛氏長洲何氏訪其所藏合之才十七卷亟寫而存之笥宋人兎園冊類摘雙字編四聲以便簡閲回溪獨采成語有多至三四句者未嘗剖裂原文信著書之良法矣天下之寶離者會有合時安知後來所求不適少此十七卷邪

竹垞老人跋















